促织 ---- 1751
江城 ---- 1716
翩翩 ---- 1701
向杲 ---- 1693

卷之十九

狐联 ---- 1690
毛狐 ---- 1680
公孙九娘 ---- 1658
罗刹海市 ---- 1622
田七郎 ---- 1598

卷之十八

狐妾 ---- 1582
阿霞 ---- 1569
雷曹 ---- 1554
青梅 ---- 1522
庚娘 ---- 1501

卷之十七

目录

聊斋志异选译（下册）

花姑子 ---------- 2070
卷之二十三
荷花三娘子 ---------- 2054
莲花公主 ---------- 2037
伍秋月 ---------- 2019
狐梦 ---------- 2003
西湖主 ---------- 1976
卷之二十二
八大王 ---------- 1954
鸦头 ---------- 1930
阿英 ---------- 1908
巩仙 ---------- 1887
卷之二十一
余德 ---------- 1878
牛成章 ---------- 1871
青娥 ---------- 1841
梅女 ---------- 1818
邵女 ---------- 1780
卷之二十
鸽异 ---------- 1769

附录 ---------- 2279
禄数 ---------- 2276
绿衣女 ---------- 2270
二商 ---------- 2258
聂政 ---------- 2253
柳生 ---------- 2238
章阿端 ---------- 2220
封三娘 ---------- 2193
金生色 ---------- 2179
卷之二十四
僧术 ---------- 2174
胡四娘 ---------- 2155
仙人岛 ---------- 2118
彭海秋 ---------- 2097

愿为前驱。

金喜，行止与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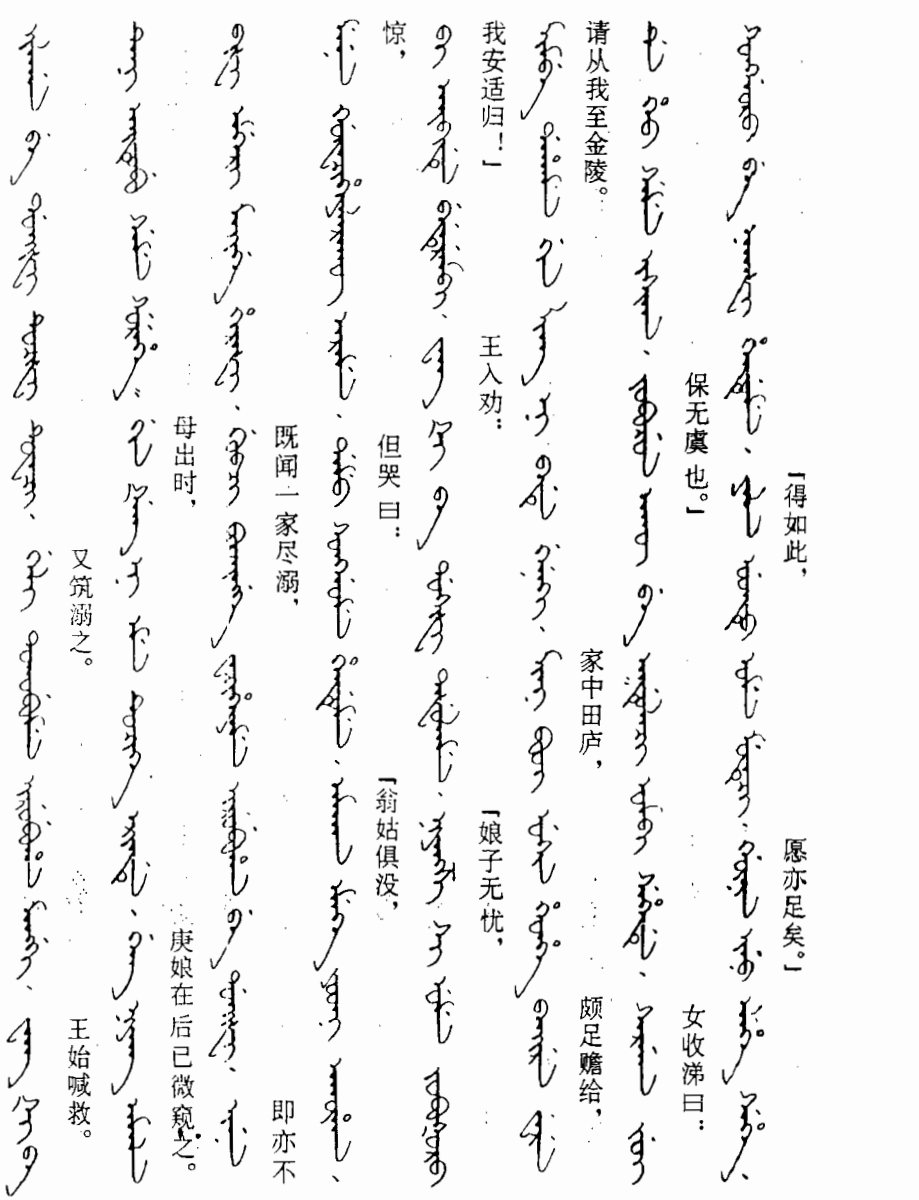
自言广陵王十八，途遇少年，亦偕妻以逃者，家人离逖②。以流寇之乱，金携家南窜。

字庚娘，丽而贤。述好甚敦。

金大用，中州①旧家子也。聘尤太守女，庚娘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十七

舟人以篙筑之，
亦溺。
生母闻声出窥，
金父见之，
欲号。
乃乘间挤金入水。
既泊，
王邀金父子出户一豁，
顷之，
皎月初升，
见弥望皆芦苇。
金四顾幽险，
颇涉疑怪。
未几，
日落，
水程迢递，
漫漫不辨南北。
与橹人倾语，
似其熟识戚好。
王坐船头上，
意度亦颇温婉。
妇与庚娘同居，
应亦无他。
又念其携有少妇，
金不忍③却。
劬劳臻至。
代金运装，
王殷勤觅巨舟，
金诺之。
中叵测也。」
目动而色变，
「勿与少年同舟。
彼屡顾我，
女隐告金曰：
至河上，



「得如此，愿亦足矣。」

保无虞也。」

女收涕曰：

请从我至金陵。

家中田庐，颇足赡给，

我安适归！」

王入劝：

「娘子无忧，

惊，

但哭曰：

「翁姑俱没，

既闻一家尽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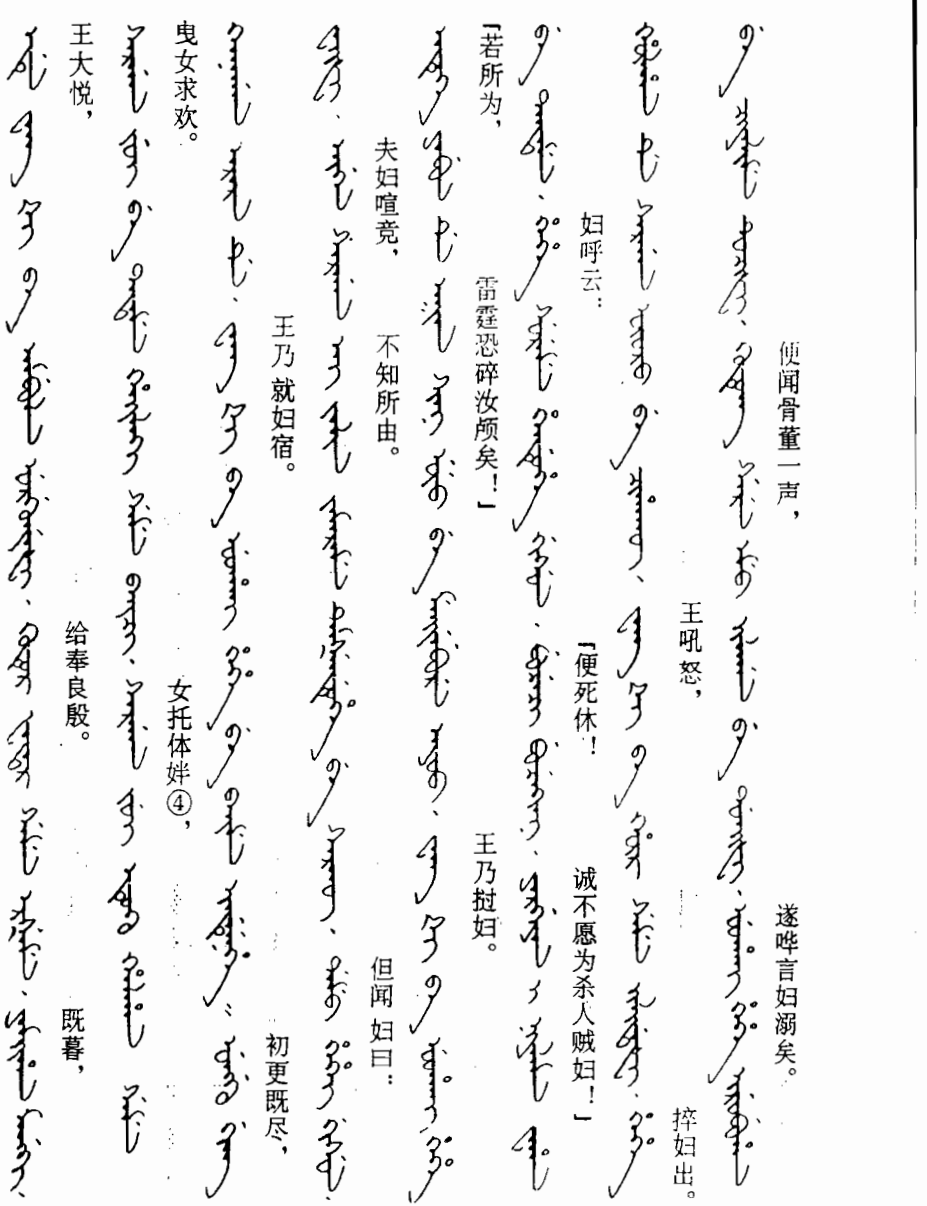
即亦不

母出时，

庚娘在后已微窥之。

又筑溺之。

王始喊救。



便闻骨董一声，遂哗言妇溺矣。

王吼怒，捽妇出。

妇呼云：「便死休！诚不愿为杀人贼妇！」

「若所为，雷霆恐碎汝颅矣！」王乃挝妇。

夫妇喧竞，不知所由。但闻妇曰：

王乃就妇宿。初更既尽，

曳女求欢。女托体舛④，

王大悦，给奉良殷。既暮，

清醒相对，是何体段？」王喜，

汝沃饶，当亦不难。

也？市儿初合卺，亦须一杯薄浆酒，

媪讶非故妇。尚未经人道⑤

导庚娘至家，登堂见媪。

庚娘笑曰：「三十许男子，归房，又欲犯之。

新娶此耳。」王言：「妇堕水死，

未几，抵金陵，

庚娘力切之，不死，号而起；

王犹捉臂作呢声。

出房，以刀入，暗中以手索王项，

庚娘撤器灭烛，托言溲溺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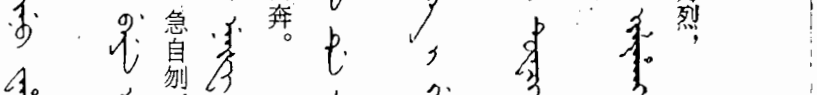
之。於是酣醉，裸脱促寝。

强媚劝之。王不忍拒，又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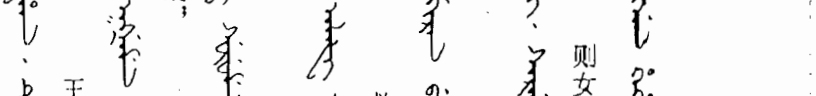
王渐醉，辞不饮。庚娘引巨碗，

具酒对酌。庚娘执爵，劝酬殷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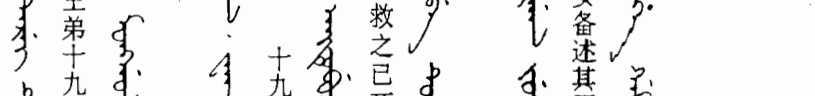
群以为烈，　　谋敛资作殡。　　天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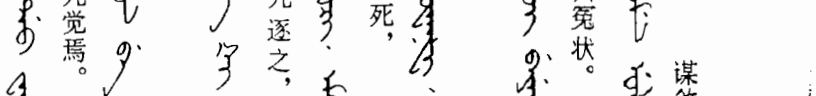
升视，　　则女备述其冤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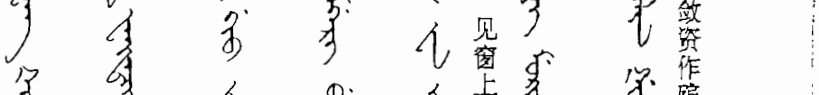
见窗上一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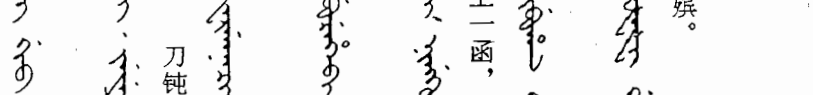
救之已死，　　丽如生。　　共验王尸，



已投池中矣，　　呼告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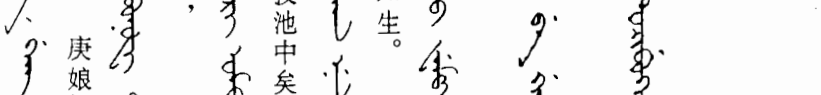
急自刎，　　刀钝不可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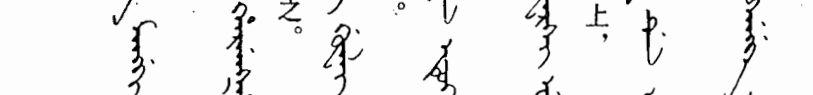
之。　　王弟十九觉焉。　　庚娘知不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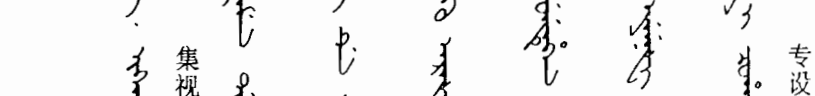
又挥之，　　始殪。　　媪仿佛有闻，　　趋问之，　　女亦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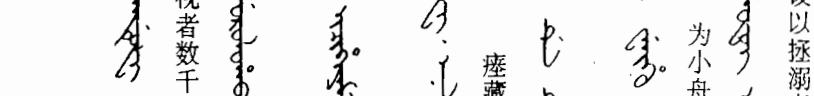
金既苏，　　诣翁申谢。　　翁优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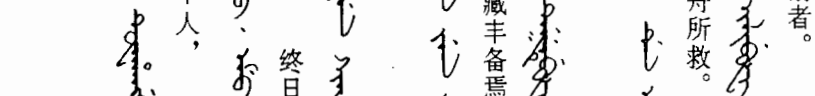
专设以拯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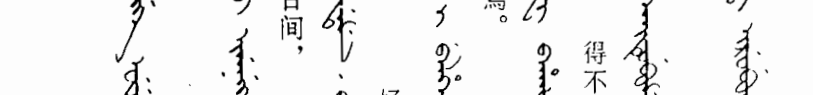
为小舟所救。　　舟盖富民尹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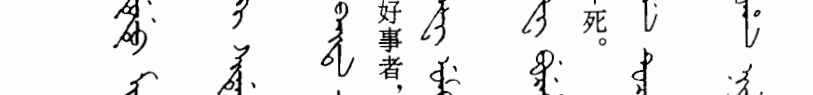
浮片板上，　　得不死。　　将晚至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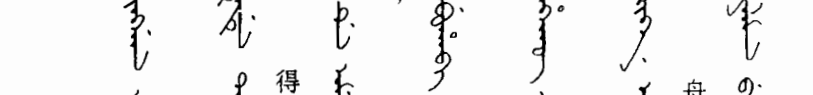
瘞藏丰备焉。　　初，　　金生之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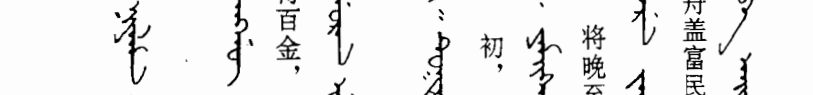
诸南郊。　　好事者，　　为之珠冠⑦袍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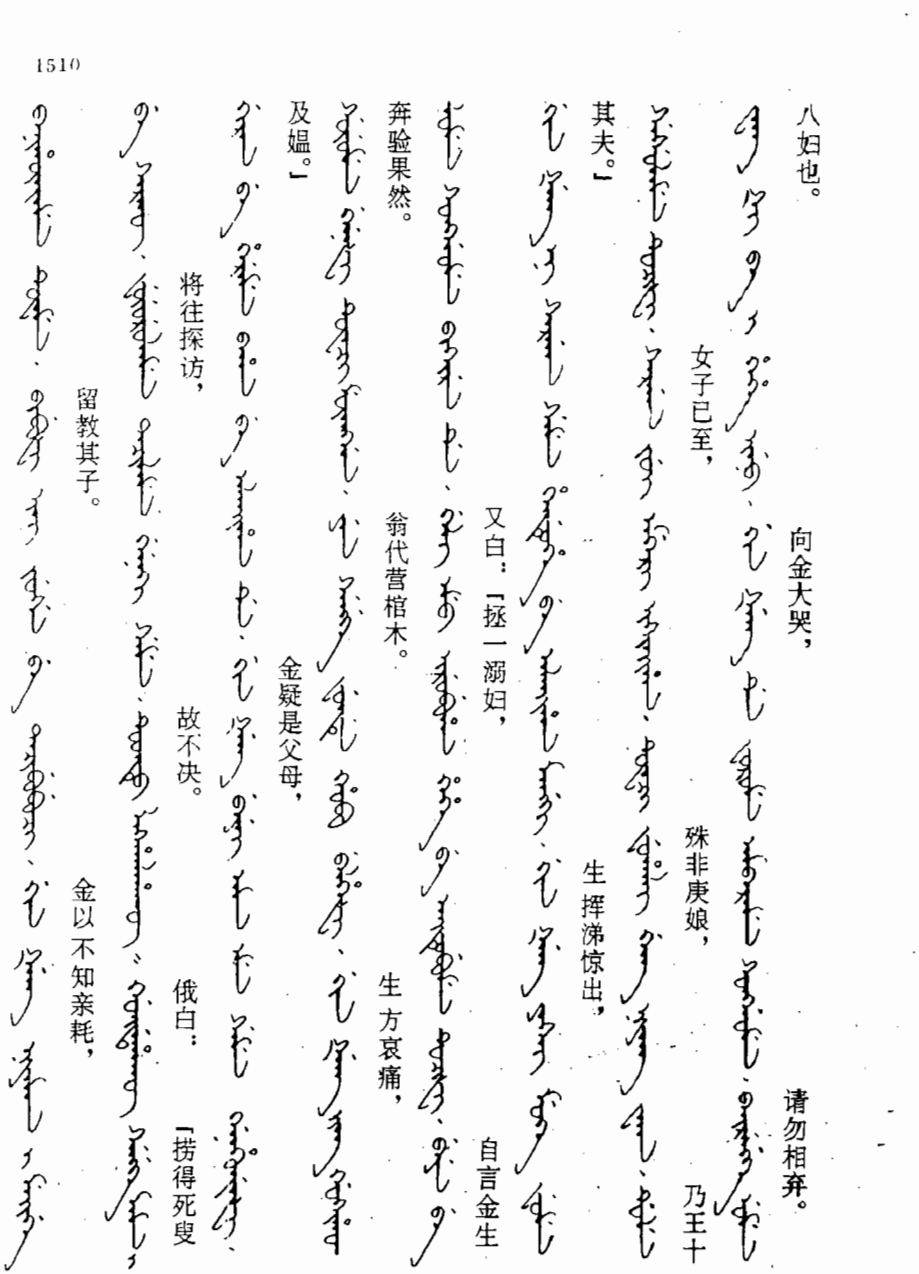
皆朝拜之。　　终日间，　　得百金，　　於是葬



集视者数千人，　　见其容，



八妇也。向金大哭，请勿相弃。



女子已至，殊非庚娘，乃王十生捽涕惊出，自言金生其夫。」

又白：「拯一溺妇，金疑是父母，生方哀痛，翁代营棺木。奔验果然。及媪。」

将往探访，故不决。俄白：「捞得死叟，金以不知亲耗，留教其子。

金乃许之。卜葬翁媪，翁以其言善，请暂代收养，脱庚娘犹在，将以报仇居丧去之耶？」

惧细弱作累。妇曰：「如君言，金以居丧为辞，且将复仇，喜为天报，劝金纳妇。妇益悲。尹审得其故，金曰：「我方寸已乱，何暇谋人？」

忽传女子诛仇事，

洋溢河渠，

金徘徊，

不知所谋。

党，

仇不能复，

只取祸耳。」

诈也。

且江湖水寇，

半伊同

祖居金陵，

与豺子同乡。

前言广陵者，

陵。

「妾唐氏，

既葬，

金怀刃托钵，

将赴广

妇缞绖⑧哭泣，

如丧翁姑。

无何，

流寇犯顺，

袁有大勋，

见生大相知爱，

请为记室⑨。

与尹有旧，

适将西发，

过尹，

愿自居以媵妾。

会有副将军袁公，

妇以业有成说，

不肯中离，

家有烈妇如此，

何忍负心再娶？」

然益悲。

辞妇曰：

「幸不污辱。

姓名甚悉。

金闻之一快，

妇自窗中窥金，神情益肖。

舟急过，

过，中有一媪及少妇，怪少妇颇类庚娘。

欲登金山。漾舟中流，欻一艇

将以展庚娘之墓⑩。暂过镇江，

居数日，携妇诣金陵，

授游击以归。夫妇始成合卺之礼。

金以参机务，叙劳，

庚娘惊问，

伤感行旅。唐氏以嫡礼见庚娘⑪。

相抱哀哭，

之，真庚娘也。青衣扶过舟，

谑也。金大惊，返棹近

「馋猢儿欲吃猫子腥耶！」盖当年闺中之隐

鸭儿飞上天也！」少妇闻之，亦呼云：

惊疑不敢追问，急呼曰：「看群

忽一人呼曰：「庚娘，汝夫不死，
先是⑬，庚娘既葬，自不知几历春秋，
唐少庚娘一岁，妹之。
何以此礼相向？」乃以齿序，
蒙代葬翁姑，所当首谢，
不图吴越一家矣⑫。心常不忘，
「同舟一话，庚娘执手曰：
金始备述其由。

悉将去，愿嫁我为尼，更可少得直。
使我得睹天日。头上簪珥，
庚娘恐其害己，「幸汝辈来，哀之曰：
见庚娘犹活，相共骇惧。
葬具丰美，发冢破棺，方将搜括，
只觉闷闷，亦无所苦。有恶少年，窥其
扪之，四面皆壁，始悟身死已葬。
尚当重圆。」遂如梦醒。

悉付盗。盗不敢受，

必大喜。」庚娘谢之。自拔珠饰，

人，寡而无子，若见娘子，

曰：「此我自乐之。」又一盗曰：「镇江耿夫

漏言，幸矣，何敢鬻作尼！」庚娘

作此不仁。但无

贞烈，神人共钦。小人辈不过贫乏无计，

我亦不泄也。」盗稽首曰：「娘子

后往来不绝焉。

母款之若婿。遂至其家，留数日始归。

金乃登舟拜母，

庚娘缅述其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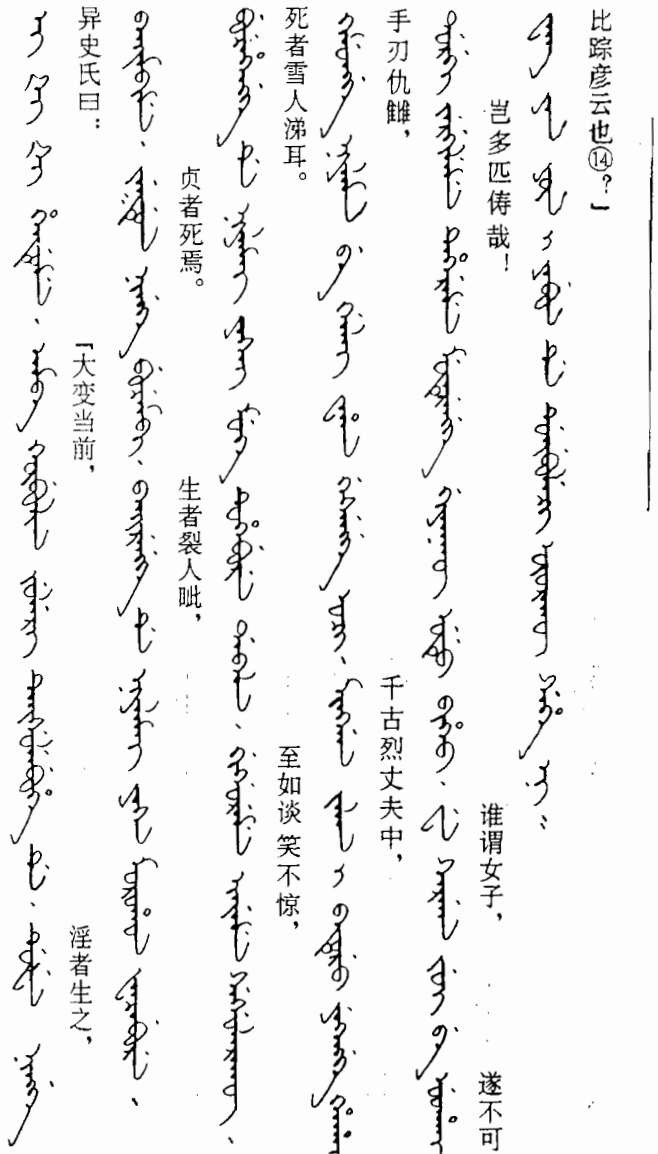
大喜，以为己出。适母子自金山归也。

耿夫人，巨家，寡媳自度。见庚娘，

至耿夫人家，托言船风所迷。

固与之，乃共拜受。遂载去，

比踪彦云也⑭？」



岂多匹俦哉！

谁谓女子，　遂不可

手刃仇雠，

千古烈丈夫中，

死者雪人涕耳。

至如谈笑不惊，

贞者死焉。

生者裂人眦，

异史氏曰：

「大变当前，

淫者生之，

结在头上或腰间的麻布带曰「绖」。⑨记室—官名。东汉置，掌管表书记文檄，元后废。此借指副　将属下同一职掌的幕僚。—此句下原衍「出房」两字，去之。⑦冠—原文作「寇」。⑧缞绖—丧服，俗所谓披麻带孝即是也。披于胸前的麻布条曰「缞」，围束在头上。「绖」，围束在腰间的麻布带曰「绖」。⑨忍—原文作「思」。⑩体絪—正值月经期内。《说文》：「絪，妇人污也。」⑪人道—指男女交合之事。⑫托言溲溺　⑬中州—指河南省，河南省为古豫州地，地处九州中央，故称中州。⑭离逖—谓远离故土。《书·多方》：「我则致天之罚，

踪，并驾，行事相类。

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烈，」女父诸葛诞字公休。王公渊之父王凌，字彦云，曹魏末　以反对司马氏专权被杀。比《世说新语·贤媛》：三国魏「王公渊娶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谓新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侯国名，两国数世敌对交战，故称敌对双方为吴越。⑬是—原文作「自」。⑭比踪彦云—意谓女子亦可同英烈男子并驾齐驱。⑮展墓—扫墓。展，省视。⑪以嫡礼见庾娘—以正妻之礼，拜见庾娘。⑫吴越一家—敌对双方成为一家。吴、越，春秋时诸

鬼且不惧，而况於狐。」遂与狎。

狐也。」程曰：「倘得佳人，

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

有女子从衣后出，掠发微笑，丽绝。

若有物堕。视之，无所见。宛转间，

一日，自外归，缓其束带，觉带端沉沉，

白下①程生，性磊落，不为畛畦②。

青梅

乳媪乎！」出门径去。青梅长而慧，

家赔钱货，生之杀之。俱由尔。我何故代人作

就女乳之，委於程曰：「此汝

聘湖东王氏。狐闻之怒，

戚友共诮姗之。程志夺，

男。」程信之，遂不娶。

每谓程：「勿娶，我且为君生

二年，生一女，小字青梅。

梅亦善候，

能以目听，以眉语，

见梅忻悦，

与同寝处。

使从女阿喜服役。

喜年十四，

容华绝代。

闻其慧，

购以重金，

欲鬻以自肥。

适有王进士者，方候铨③於家，

青梅寄食於堂叔，

叔荡无行，

王再醮去。

病卒，

貌韶秀，

酷肖其母。

既而程

液污衣⑤，

翁觉之而自恨；

时翁卧病，

生入，

抱父而私便。

见案上具豚蹄焉。

据石啖糠粥，

入室与生母絮语，

又笃於学。

青梅偶至其家，

见生

性纯孝，

制行不苟④，

字介受，

家窭贫，

无恒产，

税居王第。

由是一家俱怜爱之。

邑有张生，

但应之曰「诺」也，则诸也。」女恐终贫为天下笑。

妾潜告，使求伐⑥焉。夫人必召而商之，

梅曰：「不然，是在娘子。如以为可，

张生其人也。」女恐父厌其贫。

娘子不欲得良匹则已，欲得良匹，

谓女曰：「吾家客非常人也。

梅以此大异之。归述所见，

生掩其迹，急出自濯，恐翁知。

媪曰：「诺。」乃托侯氏卖花者往。

纵其否也，於公子何辱乎？」

以为言。冰人⑦往，我两人袒焉，计合允遂。

之也，妾故窥其意，

谓其言不祥。梅曰：「小姐闻公子而贤

明日，往告张媪。媪大惊，

「妾自谓能相天下士，必无谬误。」

梅曰：

者，无穷期矣。或命之薄：彼锦绣王孙，

倘命之厚，则贫无几时，而不贫

顾壁而答曰：「贫富命也。

如能啜糠歠也，即为汝允之。」女俯首久之，

决其必贵。夫人又问曰：「此汝百年事。

女未及答，青梅亟赞其贤，

唤女至，述侯氏意。

夫人闻之而笑，以告王。王亦大笑。

青梅见不谐，欲自媒。过数日，

含涕引去。媒亦遂弃。

宁不羞死！」女涨红气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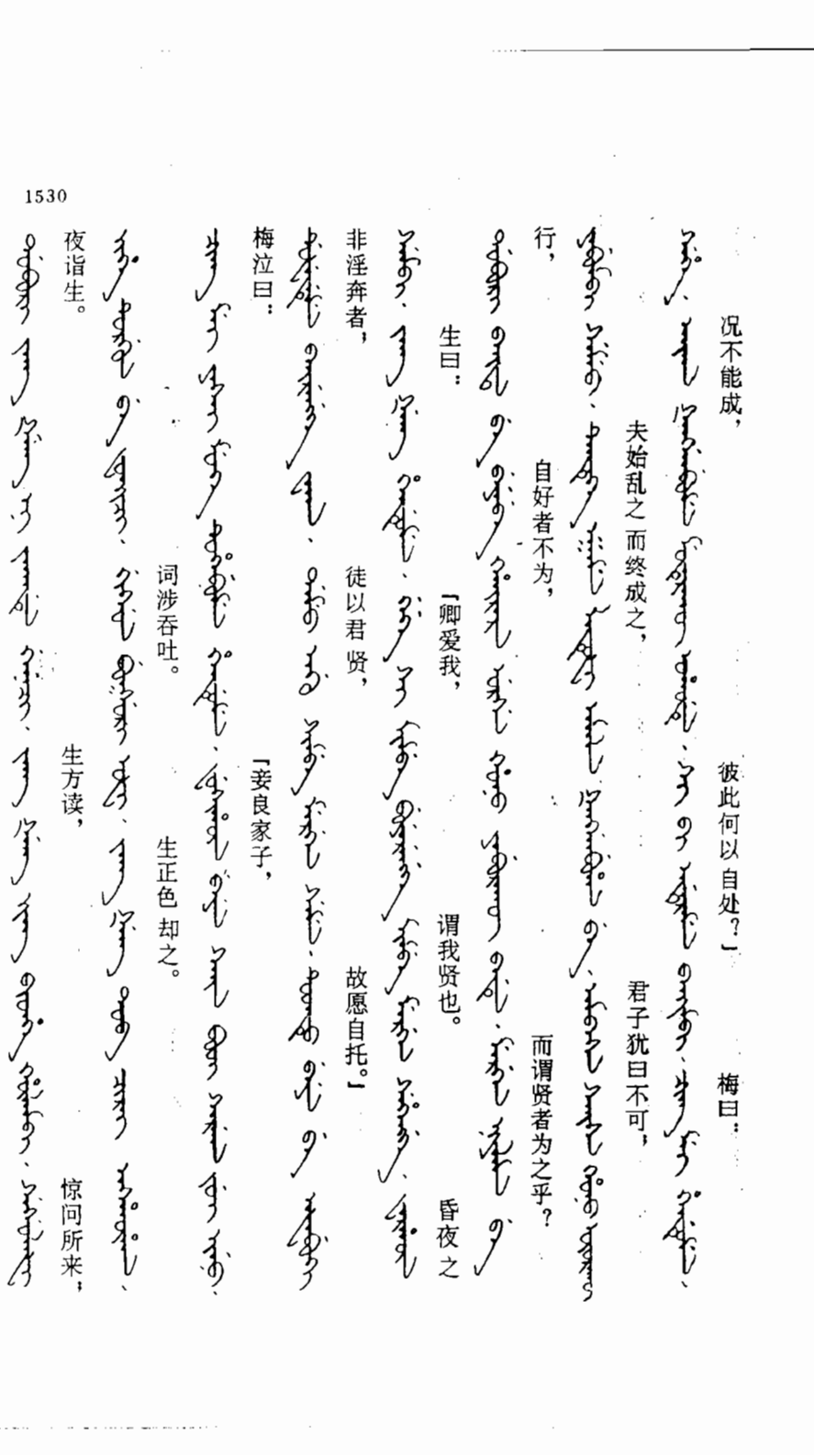
答。怒曰：「贱骨子不长进！欲携筐作乞人妇，

「汝欲适张氏耶？」女不答，再问，再不

将以博笑，及闻女言，心不乐曰：

是在父母。」初，王之商女也，

其无立锥者岂少哉？



况不能成，彼此何以自处？」梅曰：夫始乱之而终成之，君子犹曰不可，而谓贤者为之乎？「卿爱我，谓我贤也。昏夜之非淫奔者，徒以君贤，故愿自托。」「妾良家子，生正色却之。词涉吞吐。生方读，惊问所来；夜诣生。

梅临去，又嘱曰：「君倘有意，何。卿速退，瓜李之嫌⑨可畏也！」我贫不能措，则尤不可如重，则不可如何，即乐之，而卿之身直必不乐，主，则不可如何，即能自主，我父母故不敢轻诺耳。」曰：「若何？」曰：「卿不能自「得人如卿，又何求？但有不可如何者三，「万一能成，肯赐援拾⑧否？」生曰：

既而曰：「子将若何？」曰：「嫁之。」女笑曰：
天必佑之，
其无患贫也已。」
孝也，不轻然诺，信也：有此三德，
女叹曰：「不苟合，礼也，必告父母，
梅泣白无他，
女怒其淫奔，
女诘所往，
遂跪而自投。
乞共图之。」生诺。
梅归，

女沉吟曰：「是非我之能为力矣。
必取盈焉，嫁我犹不嫁也。
答曰：「张生不能致聘，婢子又无力可以自赎，
则尚有微情，并祈垂怜焉。」女问之，
「曩而言之戏乎，抑果欲慈悲也？果尔，
梅稽首而拜之。又数日，谓女曰：
之。」女曰：「我必如所愿。」
「痴婢，能自主耶？」曰：「不济，则以死继

会王授曲沃宰，喜乘间告多方乞贷，共得如干数，藏待好音。因潜告张。张母大喜，当倾囊相助。」梅拜谢，金，但求怜拯。女思良久，曰：「无已，我私蓄数青梅闻之，泣数行下，是大人所必不允，亦余所不敢言也。」我曰嫁汝，且恐不得当，而曰必无取直焉，

於襄昔。」女急进曰：「青梅待我久，然鬻媵高门，价当倍王笑曰：「是只合偶婢子，前此何妄也！逾两日，有佣保妇白张氏意。而恐女不乐也。闻女言甚喜。恐导女不义，每欲嫁之，不如遣之。」夫人固以青梅太黠，母曰：「青梅年已长，今将莅任，

得资稍可御穷⑪。

且劝勿以内顾误读，

售且速，

贾人候门以购，惟恐弗得。

青梅。

梅又以刺绣作业，

而操作更勤，

赓糠秕不为苦。

由是家中无不爱敬

曲折承顺，

尤过於生，

以青梅嫔於生⑩。

入门孝翁姑，

传语张氏，

仍以原金署券，

卖为妾，

良不忍。」

王乃

罚赎万计，

夫人卒，

停柩寺中。

又二年，

遂泣相别。

王如晋，

半载，

然以为不如婢子，

恐促婢子寿。」

我固不如。」

梅曰：

「是何人之赐，

而敢忘之？

喜见之，

泣曰：

「子得所矣，

因主人之任，

往别阿喜。

经纪皆自任之。

事难合也：　　贫者不能为而葬，　　富者又嫌子半月后来曰：

「我为娘子极力，

ᠭᠡᠳᠡᠭᠡᠨ ᠮᠢᠨᠦ ᠠᠯᠢᠪᠠ ᠬᠡᠯᠡᠪᠡᠯᠴᠢ، ᠪᠠᠶᠢᠨ ᠬᠦᠮᠦᠨ ᠲᠡᠮᠦᠭᠡᠲᠡᠢ ᠪᠠᠢᠬᠤ ᠶᠡᠬᠡ ᠪᠠᠢᠳᠠᠯ ᠲᠠᠢ ᠪᠠᠢᠵᠤ، ᠪᠢᠳᠡ ᠲᠡᠭᠦᠨ ᠳᠤ ᠬᠠᠮᠲᠤ ᠠᠪᠴᠠᠭᠠᠵᠤ ᠪᠤᠶᠤ ᠭᠡᠵᠤ ᠬᠡᠯᠡᠪᠡ᠃

从之。」　　媪怜之，　　赠以斗米而去。

ᠳᠠᠭᠠᠵᠤ ᠪᠠᠶᠢᠭᠠᠭᠠᠷᠠᠢ᠃

女曰：　　「能为我葬双亲者，

ᠭᠡᠵᠤ ᠬᠡᠯᠡᠪᠡ᠃ ᠪᠢᠳᠡᠨᠢᠶ ᠡᠴᠡᠭᠡ ᠡᠵᠢ ᠨᠠᠷ ᠢᠶᠠᠨ ᠤᠨᠢᠭᠠᠵᠤ ᠴᠢᠳᠠᠬᠤ ᠬᠦᠮᠦᠨ ᠪᠠᠢᠪᠠᠯ ᠪᠢᠳᠡ ᠲᠡᠭᠦᠨ ᠳᠤ ᠬᠠᠮᠲᠤ ᠠᠪᠴᠠᠭᠠᠵᠤ ᠪᠤᠶᠤ ᠭᠡᠵᠤ ᠬᠡᠯᠡᠪᠡ᠃

有邻妪劝之嫁，

ᠪᠢᠳᠡᠨᠢᠶ ᠡᠴᠡᠭᠡ ᠡᠵᠢ ᠨᠠᠷ ᠢᠶᠠᠨ ᠤᠨᠢᠭᠠᠵᠤ ᠴᠢᠳᠠᠬᠤ ᠬᠦᠮᠦᠨ ᠪᠠᠢᠪᠠᠯ ᠪᠢᠳᠡ ᠲᠡᠭᠦᠨ ᠳᠤ ᠬᠠᠮᠲᠤ ᠠᠪᠴᠠᠭᠠᠵᠤ ᠪᠤᠶᠤ ᠭᠡᠵᠤ ᠬᠡᠯᠡᠪᠡ᠃

惟一媪从女。　　未几，　　媪亦卒。

ᠭᠡᠵᠤ ᠬᠡᠯᠡᠪᠡ᠃

是时疫大作，

ᠲᠡᠭᠦᠨ ᠴᠠᠭ ᠲᠤ ᠲᠤᠩᠭᠠᠯᠠᠭ ᠤᠶᠢᠳᠠᠭᠠ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ᠠᠷᠠᠢ᠃

王染疾亦卒。

ᠭᠡᠵᠤ ᠬᠡᠯᠡᠪᠡ᠃

渐贫，　　不能自给，　　从者逃散。

一日，　　媪至，　　女泣告曰：　　「困顿如

ᠨᠢᠭᠡᠳᠦᠭᠡᠷ ᠡᠳᠦᠷ᠃ ᠡᠮᠡᠭᠲᠡᠢ ᠪᠠᠢᠵᠤ ᠢᠷᠡᠪᠡ᠃ ᠭᠡᠵᠤ ᠬᠡᠯᠡᠪᠡ᠃ ᠪᠢᠳᠡ ᠲᠡᠭᠦᠨ ᠳᠤ ᠬᠠᠮᠲᠤ ᠠᠪᠴᠠᠭᠠᠵᠤ ᠪᠤᠶᠤ ᠭᠡᠵᠤ ᠬᠡᠯᠡᠪᠡ᠃

延息待价。　　居半年，　　益不可支。

ᠭᠡᠵᠤ ᠬᠡᠯᠡᠪᠡ᠃

媪无言，　　遂去。　　日仅一餐，

ᠭᠡᠵᠤ ᠬᠡᠯᠡᠪᠡ᠃

「我缙绅裔，

ᠪᠢᠳᠡ ᠲᠡᠭᠦᠨ ᠳᠤ ᠬᠠᠮᠲᠤ ᠠᠪᠴᠠᠭᠠᠵᠤ ᠪᠤᠶᠤ ᠭᠡᠵᠤ ᠬᠡᠯᠡᠪᠡ᠃

而为人妾也耶！」

ᠭᠡᠵᠤ ᠬᠡᠯᠡᠪᠡ᠃

必当不惜。」　　女大哭曰：

ᠭᠡᠵᠤ ᠬᠡᠯᠡᠪᠡ᠃

欲见侧室，　　倘见姿容，　　即遣厚葬，

ᠭᠡᠵᠤ ᠬᠡᠯᠡᠪᠡ᠃

能从也。」　　女曰：　　「若何？」曰：　　「此间有李郎，

ᠭᠡᠵᠤ ᠬᠡᠯᠡᠪᠡ᠃

为陵夷⑫嗣。

ᠭᠡᠵᠤ ᠬᠡᠯᠡᠪᠡ᠃

奈何！　尚有一策，　　但恐不

及见女，　暴怒，　杖逐而去，

李初未敢言妾，

但托买婢。

入参冢室⑬。　冢室故悍妒，

即出金营葬，　双楮具举。　已，乃载女去，

媪於是导李来，　微窥女，　大悦。

故思不如依汝所言也。」

徒以有两柩在。　己将转沟壑，　谁收亲骨者？

此，　每欲自尽，　犹恋恋而苟活者，

戏，　尼不能制止。　女号泣，

居无何，　市中无赖窥女美，　辄打门游语为

姑寄此以待之。　时至，　子自去。」

庵中陶器脱粟，　粗可自支，

尼不可，　曰：「我视娘子，　非久卧风尘者。

女喜从之。　至庵中，　拜求祝发⑭。

进退无所。　有老尼过，　邀与同居，

不听入门。　女披发零涕，

又以厚赂啖尼。

尼婉语之曰：

见女，

惊绝，

强尼通殷勤，

始渐安。

又年余，

有贵公子过庵，

捉得首恶者，

送郡笞责，

因复告吏部，

后有夜穴寺壁者，

尼惊呼始去。

揭示严禁，

恶少始稍敛迹。

欲自死。

尼往求吏部某公，

不足忧也。

福且至，

勿忘老身矣。」

惊曰：

「睹子面，

浊气尽消，

横逆⑰

女异之。

天明，

盥已，

尼望之而

但缓须臾勿死，

夙愿尚可复酬。」

「我不从汝志，

至汝至此，

悔之已晚。

夜梦父来，

疾首⑯曰：

迟迟当有以报命。」

既去，

女欲乳药求死⑮。

「渠誉缨胄，

不甘媵御。

公子且归，

「有老身在，　斩杀　自当之。」　次日，方晡，

女虑三日复来，　无词可应。　尼曰：

女大悲，　又欲自尽。　尼止之。

尼唯唯敬应，　谢令去。

奴述主言，　事若无成，　俾尼自复命。

尼甘语承迎，　但请缓以三日。

意必贵家奴。　尼启扉，　果然。奴骤问所谋。

语未已，　闻叩户声。　女失色，

各寻休憩。　入室见女，

肃坐。　家人妇群奔禅房，

暂避风雨。」　导入殿中，　移榻

冠盖甚都。　惊问之，　云：「是司理⑱内眷，

女奴数辈，　捧一丽人出，　仆从煊赫，

尼冒雨启关，　见有香舆停驻，

女意变作，　惊怯不知所为。

暴雨翻盆，　忽闻数人拉户大哗。

生奉母之任，后移诸眷口。

连捷⑳授司理。

盖张翁病故，生起复⑲后，

各失声哭，因道行踪。

久。夫人非他，盖青梅也。

凝眸不瞬。女亦顾盼良

夫人起，请窥禅舍。尼引入，睹女骇绝，

艳之，走告夫人。无何，雨息，

尼从中赞劝之。女虑同居，其名不顺。

也。」女俯首徘徊。

乃取珠冠锦衣，催女易妆，

邂逅？此中具有鬼神，非人力

倘非阻雨，何以有此

何啻霄壤！」天正欲我两人完聚耳。

梅笑曰：「幸娘子挫折无偶，

女叹曰：「今日相看，

至此。

倘念旧好，得受一庐，

「庵中但有一丝生路，亦不肯从夫人

因谋择吉合卺。女曰：

「今无颜见母。」母笑慰之。

抵任，母子皆喜。女拜曰：

岂负义者？」强妆之。别尼而去。

婢子敢忘大德！试思张郎，

梅曰：「昔日自有定分，

又顾生曰：「今夜得报恩，

曰：「虚此位以待君久矣。」

遂不觉盈盈而亦拜。梅曳入洞房，

挽扶而出。见生朝服而拜，

女益无以自主。梅率婢媪强衣之，

女左右不知所可。俄闻鼓乐大作，

及期，抱艳妆来。

可容蒲团足矣。」梅笑而不言。

过尼庵，以五百金为尼寿。

罔敢懈。三年，张行取㉒入都，

然梅终执婢妾礼，

於是母命相呼以夫人。

莫敢当夕㉑。而女终惭沮不自安。

解指脱去。青梅事女谨，

代也。」

襟，梅笑云：「勿留我，此不能相

可好为之。」返身欲去。女捉其

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赠纨绔。

异史氏曰：「天生佳丽，固将以报名贤，

俱封夫人。

王夫人四子一女。张上书陈情，

程夫人举二子一女，

建王夫人碑。后张仕至侍郎㉔。

乃受二百金，起大士㉓祠，

尼不受。固强之，

何智出婢子下哉！」

顾弃德行而求膏粱，

志，　期以必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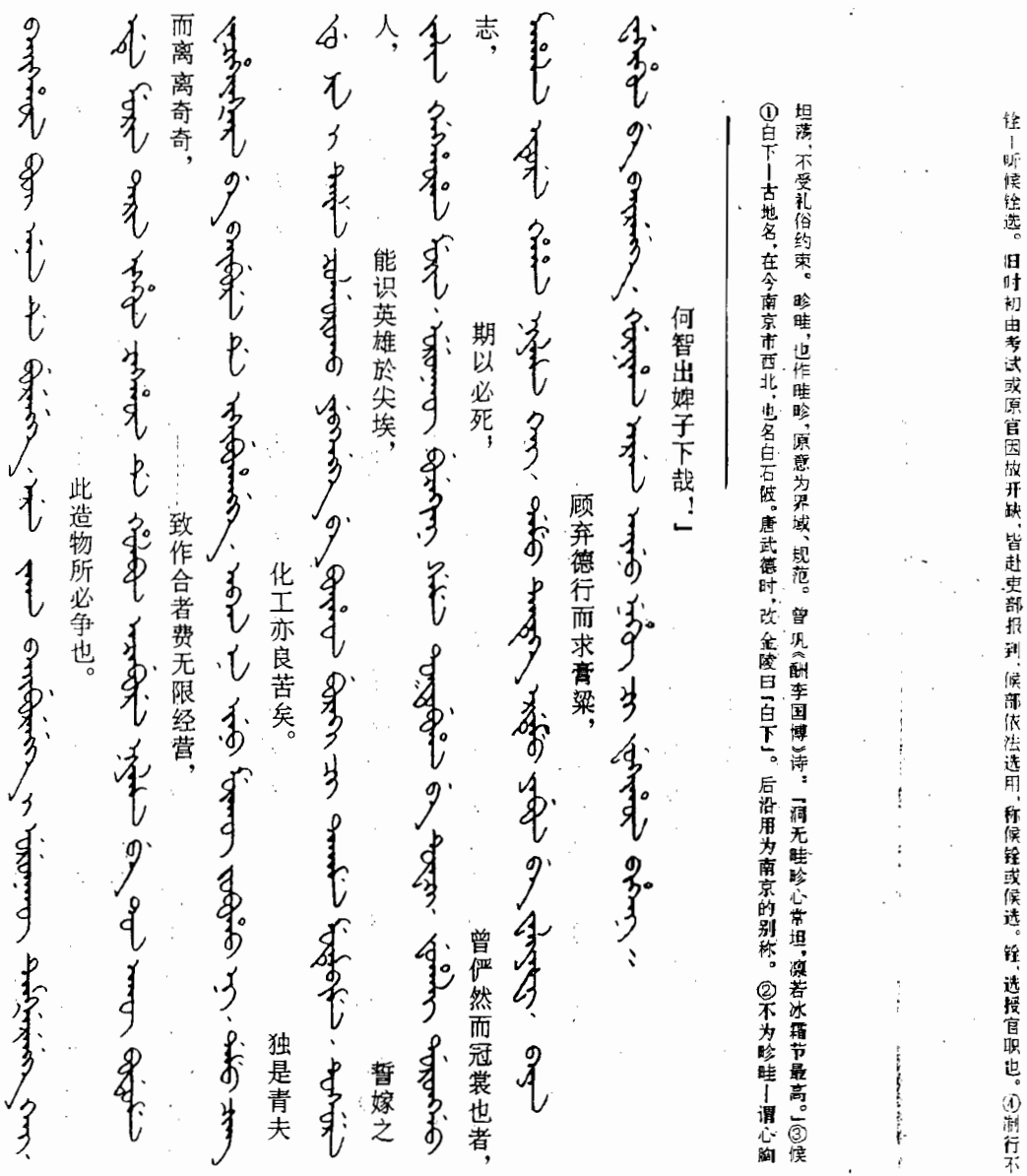
人，　能识英雄於尖埃，

而离离奇奇，　致作合者费无限经营，

此造物所必争也。

坦荡，不受礼俗约束。畛畦，也作畦畛，原意为界域、规范。曾巩《酬李国博》诗：「洞无畦畛心常坦，濮若冰霜节最高。」③候①白下—古地名，在今南京市西北，也名白石陂。唐武德时，改金陵曰「白下」。后沿用为南京的别称。②不为畛畦—谓心胸

调取入京，转任六科给事中或各道御史等职，称为「行取」。㉙大士—佛教称菩萨为大士。㉚侍郎—旧时中央各部的副长官，的封建礼法。《礼记·内则》：「妻不在，妾御莫敢当夕。」㉒行取：明清时官员铨选的一种制度。有政绩的州、县官，吏部可重新出来做官。㉓连捷—指由举人而进士，不隔科而连续中式。㉔莫敢当夕—指不敢代替正妻侍寝。此为古代约束侍妾俗称「推官」为司理。⑲起复—古时官员遭父母丧，守制尚未满期而应召任职，称为「起复」。明清时，则专指为父母守丧期满「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⑱司理—官名，宋于各州设司理参军，主管狱讼，简称司理，又作「司李」。明代合的毒药。⑯疾首—忧恨之极。《诗·小雅·小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⑰横逆—强暴无理的行为。《孟子·离娄》下：夷，落败。此指破落家庭。⑬家室—正妻，嫡妻。⑭祝发—削发，指削发为尼。⑮乳药求死—饮毒药自尽。乳，以水或酒调⑩嫔于生—谓下嫁于张生。⑪御穷—应付穷日子。《诗·邶风·谷风》：「宴尔新婚，以我御穷。」⑫陵夷—原文作「凌夷」。陵李之嫌—喻涉嫌的处境。瓜李，即瓜田李下。古乐府《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抱父而私。便液污衣。⑧求伐—请人作媒。伐，伐柯。见前《黄九郎》注⑬。⑦冰人—媒人。⑧援拾—收留的意思。⑨瓜荷—严格遵礼而行，谓品行端正。荷行，本指荷法立行，语出《礼记·表记》。㉕抱父而私便。液污衣—此两句别本断为：铨—听候铨选。旧时初由考试或原官因故开缺，皆赴吏部报到，候部依法选用，称候铨或候选。铨，选授官职也。④荷行不



家贫不能葬，　　乐锐身自任之。

战辄北③。　　无何，　夏遭疫卒，

由是名并著。　　而潦倒场屋②，

夏亦相规不倦，　　乐文思日进，

十岁知名，　　乐虚心事之，

相交莫逆①。　　夏少慧，

乐云鹤、　夏平子，　二人少同里，　长同斋，

雷曹

戚戚终岁，　　恐先狗马填沟壑④，

於我！　　人生富贵须及时，

「文如平子，　　尚碌碌以殁，　而况

家计日蹙。　　乃叹曰：

乐恒产无多，　　又代夏生忧内顾，

夏妻子赖以活。　　於是士大夫益贤乐。

每得升斗，　　必析而二之，

遗褓褓子及未亡人，　　乐以时恤诸其家，

乐又益以兼人之馔，食复尽。

乐推食食之，则以手掬啖，顷刻已尽。

乐问：「欲得食也耶？」其人亦不语。

彷徨坐侧，色黯淡，有戚容。

见一人颀然而长，筋骨隆起，客金陵，家资小泰。

一日，操业半年，休於旅舍。

於是去读而贾。负此生矣，不如早自图也。」

乐辞之。告曰：「君有大难，吾不忍忘一饭之德。」

乐整装欲行，其人相从，恋恋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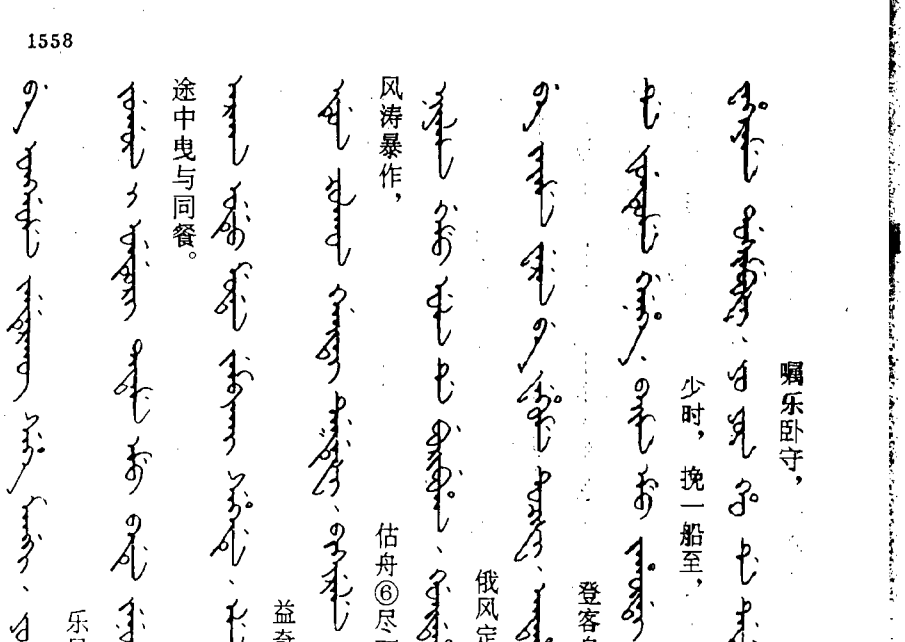
水无舟，朝林而暮郭耳。」

不可脱⑤也。」问其里居，曰：「陆无屋，何飘泊如此？」

曰：「罪婴天遣，以来，未尝如此饫饱。」乐曰：「君固壮士，又尽数人之餐。

始果腹而谢曰：「三年遂命主人割豚肩，堆以蒸饼，

嘱乐卧守，　　复跃入江，



少时，挽一船至，　　扶乐入，

登客舟，　　又破浪去。

俄风定，　　其人负乐踏出，

估舟⑥尽覆，　　乐与其人悉没江中。

风涛暴作，　　益奇之。　　次日，　　渡江，

途中曳与同餐。　　辞曰：　　「我终岁仅数餐耳。」

乐异之，　　遂与偕行。

乐笑云：　　「此一厄也，　　止失一金簪耳。」

告退，　　乐苦留之，　　遂与共济。

惊为神人。　　放舟欲行，　　其人

检视货财，　　并无亡失。　　益喜，

亦良足矣，　　敢望珠还哉⑦！」

乐谢曰：　　「君生我，

又入之，　　数入数出，　　列货满舟。

以两臂夹货出，　　掷舟中，

适昼晦欲雨，



闻雷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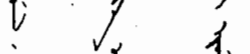
乐曰：



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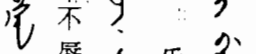
又言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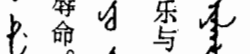
乐固挽之。



数日始一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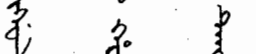
食则啖嚼无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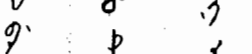
乐与归，



寝处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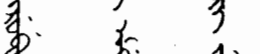
每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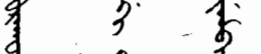
「幸不辱命。」



江上人罔不骇异。



忽见含笑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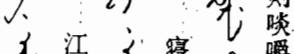
以簪授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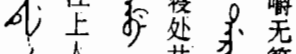
已投水中而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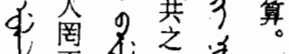
惊愕良久。



乐方劝止，



其人欲复寻之。



间。



遂疑是梦。



细视星嵌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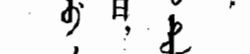
踏之，



实无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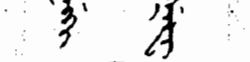
仰视星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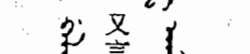
在眉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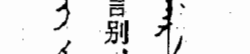
周身如絮。



惊而起，



晕如舟上。



觉身摇摇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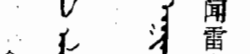
不似榻上，



开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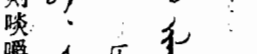
则在云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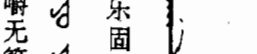
少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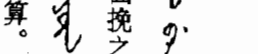
乐倦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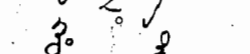
伏榻假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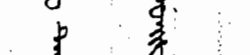
既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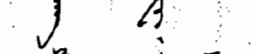
其人笑曰：



「君欲作云中游耶？」



天上视之，



此疑乃可解。」



「云间不知何状？

雷又是何物？

安得至

尾一掉，　　如鸣牛鞭。　　车上有器，

ᠨᠠᠭᠤᠷ ᠪᠠᠢᠭᠤᠯ᠂ ᠮᠣᠷᠢᠨ ᠤ ᠰᠤᠭᠤᠯ᠂ ᠮᠣᠷᠢᠨ ᠤ ᠰᠤᠭᠤᠯ ᠪᠠᠢᠵᠤ᠂

俄见二龙，　　夭矫驾幔车来。

ᠳᠠᠭᠤᠨ᠂ ᠳᠠᠭᠤᠨ ᠤ ᠮᠣᠷᠢᠨ ᠤ ᠰᠤᠭᠤᠯ᠂ ᠮᠣᠷᠢᠨ ᠤ ᠰᠤᠭᠤᠯ ᠪᠠᠢᠵᠤ᠂

设一脱足，　　此身何可复问。

ᠨᠢᠭᠡ ᠪᠠ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ᠢᠳᠡᠨ ᠤ ᠪᠢᠶᠡ ᠶᠠᠭᠠᠵᠤ ᠪᠤᠴᠠᠵᠤ ᠪᠤᠯᠬᠤ᠂

则银河苍茫，　　见城郭如豆。

ᠨᠢᠭᠡ ᠪᠠ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ᠢᠳᠡᠨ ᠤ ᠪᠢᠶᠡ ᠶᠠᠭᠠᠵᠤ ᠪᠤᠴᠠᠵᠤ ᠪᠤᠯᠬᠤ᠂

遂摘其一，　　藏袖中。　　拨云下视，

ᠨᠢᠭᠡ ᠪᠠ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ᠢᠳᠡᠨ ᠤ ᠪᠢᠶᠡ ᠶᠠᠭᠠᠵᠤ ᠪᠤᠴᠠᠵᠤ ᠪᠤᠯᠬᠤ᠂

小者动摇，　　似可摘而下者，

ᠪᠠᠭᠠᠰᠤ ᠪᠠ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ᠢᠳᠡᠨ ᠤ ᠪᠢᠶᠡ ᠶᠠᠭᠠᠵᠤ ᠪᠤᠴᠠᠵᠤ ᠪᠤᠯᠬᠤ᠂

次如瓿，　　小如盎盂。　　以手撼之，　　大者坚不可动，

ᠨᠢᠭᠡ ᠪᠠ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ᠢᠳᠡᠨ ᠤ ᠪᠢᠶᠡ ᠶᠠᠭᠠᠵᠤ ᠪᠤᠴᠠᠵᠤ ᠪᠤᠯᠬᠤ᠂

如莲实之在蓬，　　大者如瓮，

ᠨᠢᠭᠡ ᠪᠠ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ᠢᠳᠡᠨ ᠤ ᠪᠢᠶᠡ ᠶᠠᠭᠠᠵᠤ ᠪᠤᠴᠠᠵᠤ ᠪᠤᠯᠬᠤ᠂

「我本雷曹，　　前误行雨，　　罚谪三载，

ᠨᠢᠭᠡ ᠪᠠ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ᠢᠳᠡᠨ ᠤ ᠪᠢᠶᠡ ᠶᠠᠭᠠᠵᠤ ᠪᠤᠴᠠᠵᠤ ᠪᠤᠯᠬᠤ᠂

尽情倾注。　　未几，　谓乐曰：

ᠨᠢᠭᠡ ᠪᠠ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ᠢᠳᠡᠨ ᠤ ᠪᠢᠶᠡ ᠶᠠᠭᠠᠵᠤ ᠪᠤᠴᠠᠵᠤ ᠪᠤᠯᠬᠤ᠂

乐接器排云，　　约望故乡，

ᠨᠢᠭᠡ ᠪᠠ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ᠢᠳᠡᠨ ᠤ ᠪᠢᠶᠡ ᠶᠠᠭᠠᠵᠤ ᠪᠤᠴᠠᠵᠤ ᠪᠤᠯᠬᠤ᠂

授乐令洒。　　时苦旱，

ᠨᠢᠭᠡ ᠪᠠ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ᠢᠳᠡᠨ ᠤ ᠪᠢᠶᠡ ᠶᠠᠭᠠᠵᠤ ᠪᠤᠴᠠᠵᠤ ᠪᠤᠯᠬᠤ᠂

语众曰：　　「是吾友也。」　　因取一器，

ᠨᠢᠭᠡ ᠪᠠ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ᠢᠳᠡᠨ ᠤ ᠪᠢᠶᠡ ᠶᠠᠭᠠᠵᠤ ᠪᠤᠴᠠᠵᠤ ᠪᠤᠯᠬᠤ᠂

共怪之。　　乐审所与，　　壮士在焉，

ᠨᠢᠭᠡ ᠪᠠ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ᠢᠳᠡᠨ ᠤ ᠪᠢᠶᠡ ᠶᠠᠭᠠᠵᠤ ᠪᠤᠴᠠᠵᠤ ᠪᠤᠯᠬᠤ᠂

以器掬水，　　遍洒云间。　　忽见乐，

ᠨᠢᠭᠡ ᠪᠠ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ᠢᠳᠡᠨ ᠤ ᠪᠢᠶᠡ ᠶᠠᠭᠠᠵᠤ ᠪᠤᠴᠠᠵᠤ ᠪᠤᠯᠬᠤ᠂

围皆数丈，　　贮水满之。　　有数十人，

ᠨᠢᠭᠡ ᠪᠠ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ᠢᠳᠡᠨ ᠤ ᠪᠢᠶᠡ ᠶᠠᠭᠠᠵᠤ ᠪᠤᠴᠠᠵᠤ ᠪᠤᠯᠬᠤ᠂

愕然自念：

摘星仍在。　　出置案上，　　黯黝如石。

独乐里沟塗皆满。

时久旱，　　十里外，　　雨仅盈指，　　归探袖中，

绳渐收入云中，　　不可见矣。

飓飓然瞬息及地。　　视之，　　则堕村外。

乐危之。　　其人笑言：　　「不妨。」　　乐如其言，

乃以驾车之绳万尺，　　使握端缒下。

今天限已满，　　请从此别。」

梦夏平子来曰：　　「我少微星⑨也。　　君之

愕奔告乐，　　乐亦奇之。　　既寝，

已入口中，　　咯之不出，　　竟已下咽。

流动横飞。　　妻方怪咤，

妻坐对握发，　　忽见星光渐小如荧，

正视之，　　则条条射目。　　一夜，

益宝之，　　什袭而藏⑧。　　每有佳客，　　出以照饮。

入夜，　　则光明焕发，　　映照四壁。

异史氏曰：「乐子文章名一世，忽觉

十六岁及进士第。

因名「星儿」。机警非常。

及临蓐，光耀满室，如星在几上时，

得梦甚喜。自是，妻果娠，

以报大德。」乐三十无子，

可云有缘。今为君嗣，

惠好，在中不忘。又蒙自天上携归，

公报贤豪耳。」

岂神人之私报恩施哉？乃造物之

少微酬良友之知，

何以少异？至雷曹感一饭之德，

如脱屣⑩，此与燕颔投笔者⑪，

苍苍之位置我者不在是，遂弃毛锥

《史记·天官书》，它是象征士大夫的星宿。⑩弃毛锥如脱屣——意谓放弃文墨生涯，是那样的容易。毛锥，笔的代称。脱屣，脱还——比喻财物失而复得。见前《赌符》注⑬。⑩什袭而藏——郑重珍藏。⑩少微星——又名处士星，在太微西南，共四星。据者。此谓恐己未及脱离贫贱而忧瘁致死，尚不如狗马得终其天年也。⑬脱——别本作「说」。⑭估舟——商船。估，通「贾」。⑮珠之名，故以喻走为北也。」此指考试失利，考不中。④恐先狗马填沟壑——语出《汉书·公孙弘传》，狗马，服役于人之最低下⑰莫逆——彼此志趣相投，无所忤逆。⑱场屋——科举考场。⑲北——战败。《荀子·议兵》：「遇敌处战则必北。」注：「北者，乖背

心，畜我不卒①。伶仃如此，

母远去，托妾於外兄。不图狼子野

若将自经。陈诘之，挥涕而对曰：

近临，则树横枝有悬带，

之墟，闻女子啼松柏间，

斋隔一短垣。一日，陈暮过荒落

文登景星者，少有重名。与陈生比邻而居，

阿霞

传》。

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燕颔，据说班超「燕颔虎颈」，相者说他有「万里侯相」。见《汉书·班超传》。

超投笔从戎。班超，是东汉班彪之子、班固之弟。父死家贫，为官府抄书养母。「尝辍业投笔曰：「大丈夫无它志略，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燕颔投笔」指班

去鞋子，比喻轻易。《汉书·郊祀记》上记汉武帝刘彻说：「嗟呼，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

凝眸停睇，　久乃奔去。

陈乃释女。　女见景，

纷纭之声，　达於间壁。　景生遁坦来窥，

大悦，　欲乱之。　女厉声抗拒，

女从之。　既归，　挑灯审视，　丰韵殊绝。

陈请暂寄其家。

陈解带，　劝令适人。　女虑无可托者。

不如死！」　言已，　复泣。

过数日，　曰：　「妾姑去。

斋中多友人来往。　女恒隐闭深房。

入以游词，　笑不甚拒，　遂与寝处。

「妾祖居於齐，　为齐姓，　小字阿霞。」

景大喜，　诘其姓氏。　曰：

答曰：「彼德薄福浅，　不可终托。」

户欲寝，　则女子盈盈自房中出。　惊问之，

二人共逐之，　不知去向。　景归，　阖②

既去，景思斋居不可常，而相从以终焉。」问：「几日别？」约以旬终。

明日将从母去，容即乘间禀命，终属苟合。家君宦游西疆，

谓景曰：「我两人情好虽佳，夜果复来，欢爱綦笃。又数日，问：「家何所？」曰：「正不远耳。」遂早去，

此处繁杂困人甚。继今，请以夜卜。」

妻乃出门去。自是坚壁清尘，

景不听，逐愈急。未尝有失德，何决绝如此！」

遂促妻行。妻啼曰：「从子十年，

景曰：「死恐见累，请早归。」

辄诟厉。妻不堪其辱，涕欲死。

计不如出妻。志遂决。妻至，

移诸内，又虑妻妒。

越年余，并无踪绪。会海神寿，然犹冀阿霞复来，差足自慰。

之故，世有郤。景闻之，益大恚恨。

夏侯里居，与景接壤，以田畔

景不纳，遂适夏侯氏。

数浼知交，请复於景，

如石沉海。妻大归后④，

引领翘待，不意信杳青鸾③，

望之，霞也。因问从人：「娘子

著朱衣，从苍头、鞚黑卫来。

后半载，适行於途，见一女郎，

竟去。景追之不及，恨悒而返。

入於人中，从之，出於门外，又从之，飘然

甚似阿霞。景近之，

景亦在。遥见一女，

祠内外士女云集，

女急止之。　　启嫜⑤纱谓景曰：

从人闻呼主妇，　　欲奋老拳。

大呼：「霞娘！　何忘旧约？」

见其已适他姓，　　愤填胸臆，

回眸一睇，　　景视，　　真霞。

景思，得毋误耶？　　女郎闻语，

又问：「娶几时矣？」　　曰：　「半月耳。」

答言：　「南村郑公子继室。」

王昌替汝名者也。　　我归郑君，

冥中消尔禄秩⑧，　　今科亚魁，

故⑦委身相从；　　今以弃妻故，

向以祖德厚，　　名列桂籍⑥，

结发者如是，　　而况其他？

女曰：　「负夫人甚於负我！

景曰：　「卿自负仆，　　仆何尝负卿？」

「负心人何颜相见？」

留宿焉。女窥客，见而怜之，问郑曰：

景落第，亚魁果王氏昌名。郑款之，偶诣郑，

悵恨而已。是科，郑亦捷。

口不能道一⑨词。视女子，策蹇去如飞，家益替，

无劳复念。」景俯首帖耳，恒趋⑩食於亲友家。

「此私贮，聊酬夙好，

有婢持廿余金赠景。女在窗外言曰：

易其败絮，留以数日。夜分欲寝，

亦宜有绨袍之义⑪。」郑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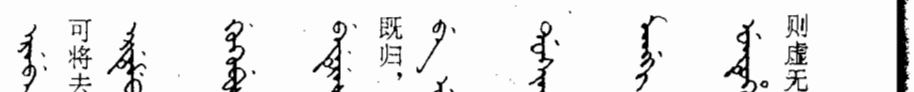
而祖德未斩，且与君为故人，

亦深得其豢养。彼行虽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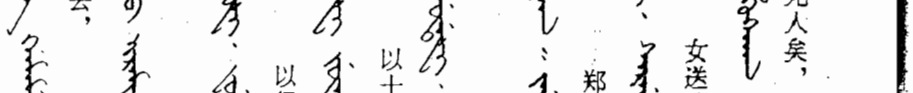
曰：「未适君时，曾避难其家，

「堂上客，非景庆云耶？」问所自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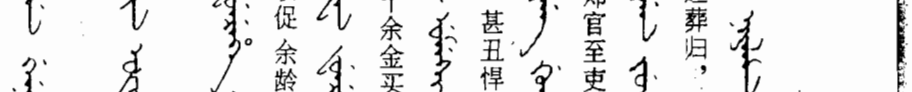
则虚无人矣，　　始知其非人也。　　嘻！人之无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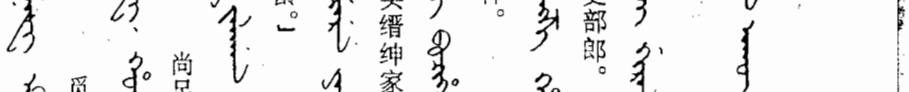
女送葬归，　　启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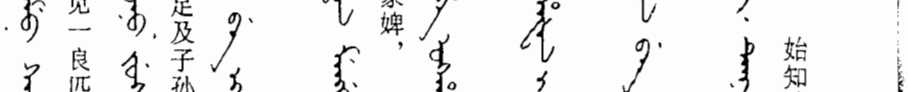
郑官至吏部郎。　　既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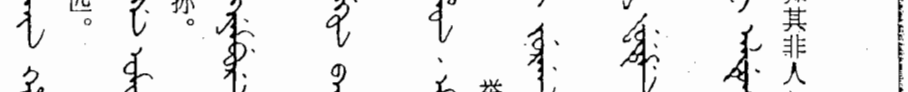
甚丑悍。　　举一子，　　后登两榜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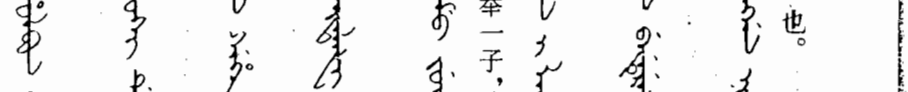
既归，　以十余金买缙绅家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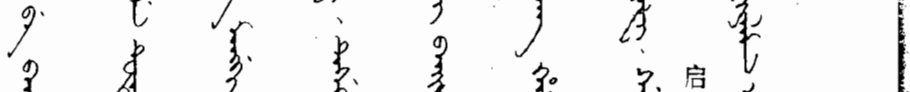
以促余龄。」　　景感谢之。



尚足及子孙。　　无复丧检，



可将去，　　觅一良匹。　　幸祖德厚，



释公。」⑪登两榜——清代以会试、乡试榜文为甲榜、乙榜。登两榜就是乡试、会试都被取中，成了进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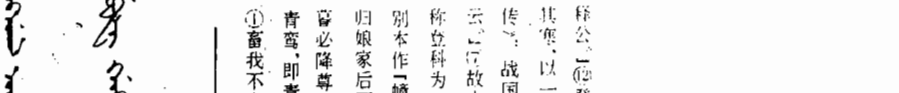
其妻，以一绨袍为赠，旋知睢为秦相，大惊请罪。范睢历数罪已，曰：「然公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绨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故传：战国范睢事魏中大夫须贾，为贾毁谤，笞辱几死。逃入秦，更名张禄，为秦相。后须贾使秦，范睢故以敝衣往见，贾怜云。」⑩故——原文脱，补之。⑩禄秩——俸禄官阶。⑪一——原文无，补之。⑩趋——别本作「趁」。⑩绨袍之义——《史记·范睢蔡泽列

称登科为「折桂」。科举及第人员的名籍亦称为「桂籍」。宋徐铉《庐陵别朱观先辈》诗：「桂籍知名有几人，翻飞相续上青别本作「幢」。⑥桂籍——唐以后习称科举及第为折桂。晋郤诜举贤良对策列最优，自谓「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后遂归娘家后不再回夫家。如《左传·文公十八年》：「夫人姜氏归于齐，大归也。」后称妇女被丈夫休弃回娘家为「大归」。⑤障——旁必降尊像。」……有顷，王母至，……有二青鸟如乌，夹侍王母旁。」后乃以青鸟或青鸾借指信使。④大归——原指已嫁妇女青鸾，即青鸟。班固《汉武故事》：「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斋。日正中，忽见有青鸟从西来。上问东方朔。朔对曰：「西王母①畜我不卒——养我不终。《诗·邶风·日月》：「父兮母兮，畜我不卒。」卒，终。②阖——原文作「阁」。③信杳青鸾——杳无音信。

天之所报亦惨矣！



舍其旧而新是谋，　　卒之巢覆而鸟亦飞，



巾，戏抛面上。刘拾掷窗间，

ꡀꡨꡏꡀꡨꡏꡀꡨꡏ

婢媪参谒，　　赏资甚丰。

每行坐，　　与小婢俱。　　家人俱尊以小君②礼。

转身云：　　「请试扣之。」　　自此，遂留不去。

女觉之，　　笑曰：　　「君将无谓狐有尾耶？」

遂飘然若狐。」　　刘因以手探尻际。

奄忽以死，　　乡园内。　　众狐以术生我，

妾，前官之女，　　蛊於狐，

女曰：　　「妾固非人，　　而实亦人也。

悉移内署。　　家中人但闻刀砧声，

亦不难办。」　　刘喜，　　命以鱼肉姜桂，

妾固短於才，　　然三十席，

庖人既不足用，　　不如并其来者遣之。

刘不胜恚。　　女知之，　　便言：「勿忧。

牒拘，　　仅一二到者。

共三十余筵，　　须庖人甚众，　　先期

值刘寿辰，　　宾客烦多，

客既去，乃谓刘曰：「可出呼取汤饼。视之，三十余碗，蒸腾几上。以办？」既而曰：「无已，其假之。」少顷，内言曰：「主人未尝预嘱，咄嗟何取之不竭。末后，行炙人来索汤饼。托去复来，十余人络绎於道，则肴俎已满。行炙者置一柈其上，转视，繁碎不绝。门内设一几，

夫人遣二仆如汾。途中一仆曰：真家中瓮头春也。越数日，可供数日饮。」刘视之，果得酒，去，移时返曰：「门外一骡，偶思山东苦酸。女请取之。遂出门使至，疑始解。一夕，夜酌，则其家失汤饼，方共惊疑，金资，偿某家汤饼。」刘使人将直去。

仆自思：初来未解装，时至当自瘥。」众疑其获罪小君。

医药。刘笑曰：「勿须疗，头大痛，至署抱首号呼。共拟进必报之。」明日，仆甫入城，

向刘曰：「家中人将至。可恨伧奴无礼，可买一裘。」女在署已知之，

「闻狐夫人犒赏优厚，此去得赏金，

仆言都无事，惟夜失藏酒一罌。稽其时得五金。刘问家中消息，

曰：「此一羔羊裘也，可将去。」仆解视，忽自帘中掷一裹出，

言已，仆病若失。仆拜欲出，

「既欲得裘，何得复无礼？」已而曰：「汝愈矣。」

何谓狐也？」仆乃悟，叩不已。又曰：

帘中语曰：「尔谓夫人则亦已耳，

罪何由得？无所告诉，漫膝行而哀之。

乃托身於鬖鬖鬖之老！

朝夕祝之云：

张强携而去。

一面。

日，

下官殊不恶於洞九，

何之不可？

归悬左④右，

女拒之。

刘示以像，

欲乞

闻其异，

呼之「圣仙」。

刘为绘小像。

群惮其神，

既取酒夜也。

以实告。

无何，婿亓生来，请觐之。

「主人额上得无痛否？」

使不能堪，

使隐其故，

而诡对之。

刘笑曰：

大惧，反卷。

刘诘之，

似有人以界方击额，

崩然甚痛。

当小惩之。」

一日，张方祝，

忽谓刘曰：

「张公无礼，

何不一惠顾？」

女在署，

辄回眸注盼。

但闻女言曰：「阿婿回首矣！」

隐约，

不敢审谛。

既退，数步之外，

及期，

亓入，

隔帘揖之，

少致存问。

仪容

既固请之，

乃许以十日见。

其志，

故适不欲见耳。」

「婿相见，

必当有以赠之。

渠望我奢，

自度不能满

「婿非他人，

何拒之深？」

女曰：

亓请之坚。

刘曰：

女闻之曰：

「我固知其然。

囊底适

宁不知我素性挥霍，

不贯使小钱耶？」

谓婢曰：

「圣仙日与丈人居，

命，

赠亓二十金。

亓受之，

竟不觉身为己有。」

少顷，婢以女

乃曰：「适闻笑声，

如听霹雳，

胫股皆软，

摇摇然若丧魂魄。

既出，坐移时始稍定。

言已，大笑，

烈烈如鸦鸣。

亓闻之，

为之奈何！」刘惊问家口，曰：

ᠵᠢᠭᠠᠨ ᠪᠣᠯᠤᠭᠰᠠᠨ ᠤ ᠠᠷᠭ᠎ᠠ ᠶᠠᠭᠤ ᠪᠣᠯᠤᠨ᠎ᠠ ᠭᠡᠵᠦ᠂ ᠯᠢᠦ ᠭᠡᠵᠦ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ᠤ᠌ᠨ ᠠᠷᠭ᠎ᠠ᠂

并坐，忽仰天大惊曰：「大劫将至，

ᠬᠤᠶᠠᠷ ᠤᠷᠤᠨ ᠳᠡᠭᠡᠭᠡᠷ ᠲᠠᠯᠠ ᠳᠤ ᠪᠠᠢᠵᠤ᠂ ᠭᠡᠭᠡᠭᠡᠨ ᠳᠡᠭᠡᠷ ᠡᠴᠡ ᠤᠭᠰᠠᠷᠠᠵᠤ᠂ ᠭᠡᠭᠡᠭᠡᠨ ᠳᠡᠭᠡᠷ ᠡᠴᠡ ᠤᠭᠰᠠᠷᠠᠵᠤ᠂

遇有疑难与议，无不剖。一日，

ᠪᠣᠯᠤᠭᠰᠠᠨ ᠤ ᠠᠷᠭ᠎ᠠ ᠶᠠᠭᠤ ᠪᠣᠯᠤᠨ᠎ᠠ ᠭᠡᠵᠦ᠂ ᠯᠢᠦ ᠭᠡᠵᠦ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ᠤ᠌ᠨ ᠠᠷᠭ᠎ᠠ᠂

任。」女凡事能先知之，

ᠵᠢᠭᠠᠨ ᠪᠣᠯᠤᠭᠰᠠᠨ ᠤ ᠠᠷᠭ᠎ᠠ ᠶᠠᠭᠤ ᠪᠣᠯᠤᠨ᠎ᠠ ᠭᠡᠵᠦ᠂ ᠯᠢᠦ ᠭᠡᠵᠦ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ᠤ᠌ᠨ ᠠᠷᠭ᠎ᠠ᠂

且我纵能厚馈，彼福薄，亦不能

ᠵᠢᠭᠠᠨ ᠪᠣᠯᠤᠭᠰᠠᠨ ᠤ ᠠᠷᠭ᠎ᠠ ᠶᠠᠭᠤ ᠪᠣᠯᠤᠨ᠎ᠠ ᠭᠡᠵᠦ᠂ ᠯᠢᠦ ᠭᠡᠵᠦ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ᠤ᠌ᠨ ᠠᠷᠭ᠎ᠠ᠂

些须，何能饱无餍之求？

ᠵᠢᠭᠠᠨ ᠪᠣᠯᠤᠭᠰᠠᠨ ᠤ ᠠᠷᠭ᠎ᠠ ᠶᠠᠭᠤ ᠪᠣᠯᠤᠨ᠎ᠠ ᠭᠡᠵᠦ᠂ ᠯᠢᠦ ᠭᠡᠵᠦ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ᠤ᠌ᠨ ᠠᠷᠭ᠎ᠠ᠂

伯占据，库藏皆没水中，入水各得

ᠵᠢᠭᠠᠨ ᠪᠣᠯᠤᠭᠰᠠᠨ ᠤ ᠠᠷᠭ᠎ᠠ ᠶᠠᠭᠤ ᠪᠣᠯᠤᠨ᠎ᠠ ᠭᠡᠵᠦ᠂ ᠯᠢᠦ ᠭᠡᠵᠦ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ᠤ᠌ᠨ ᠠᠷᠭ᠎ᠠ᠂

磬，向结伴至汴梁，其城为河

ᠵᠢᠭᠠᠨ ᠪᠣᠯᠤᠭᠰᠠᠨ ᠤ ᠠᠷᠭ᠎ᠠ ᠶᠠᠭᠤ ᠪᠣᠯᠤᠨ᠎ᠠ ᠭᠡᠵᠦ᠂ ᠯᠢᠦ ᠭᠡᠵᠦ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ᠤ᠌ᠨ ᠠᠷᠭ᠎ᠠ᠂

难，惟刘以公出，

ᠵᠢᠭᠠᠨ ᠪᠣᠯᠤᠭᠰᠠᠨ ᠤ ᠠᠷᠭ᠎ᠠ ᠶᠠᠭᠤ ᠪᠣᠯᠤᠨ᠎ᠠ ᠭᠡᠵᠦ᠂ ᠯᠢᠦ ᠭᠡᠵᠦ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ᠤ᠌ᠨ ᠠᠷᠭ᠎ᠠ᠂

适遭其变，遂被害。城陷，官僚皆罹於

ᠵᠢᠭᠠᠨ ᠪᠣᠯᠤᠭᠰᠠᠨ ᠤ ᠠᠷᠭ᠎ᠠ ᠶᠠᠭᠤ ᠪᠣᠯᠤᠨ᠎ᠠ ᠭᠡᠵᠦ᠂ ᠯᠢᠦ ᠭᠡᠵᠦ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ᠤ᠌ᠨ ᠠᠷᠭ᠎ᠠ᠂

汾州没为贼窟。刘仲子自山东来，

ᠵᠢᠭᠠᠨ ᠪᠣᠯᠤᠭᠰᠠᠨ ᠤ ᠠᠷᠭ᠎ᠠ ᠶᠠᠭᠤ ᠪᠣᠯᠤᠨ᠎ᠠ ᠭᠡᠵᠦ᠂ ᠯᠢᠦ ᠭᠡᠵᠦ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ᠤ᠌ᠨ ᠠᠷᠭ᠎ᠠ᠂

无何，姜瓌叛⑤，而女独贺。

ᠵᠢᠭᠠᠨ ᠪᠣᠯᠤᠭᠰᠠᠨ ᠤ ᠠᠷᠭ᠎ᠠ ᠶᠠᠭᠤ ᠪᠣᠯᠤᠨ᠎ᠠ ᠭᠡᠵᠦ᠂ ᠯᠢᠦ ᠭᠡᠵᠦ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ᠤ᠌ᠨ ᠠᠷᠭ᠎ᠠ᠂

道里辽远，闻者吊之，

ᠵᠢᠭᠠᠨ ᠪᠣᠯᠤᠭᠰᠠᠨ ᠤ ᠠᠷᠭ᠎ᠠ ᠶᠠᠭᠤ ᠪᠣᠯᠤᠨ᠎ᠠ ᠭᠡᠵᠦ᠂ ᠯᠢᠦ ᠭᠡᠵᠦ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ᠤ᠌ᠨ ᠠᠷᠭ᠎ᠠ᠂

刘从之，乞於上官，得解饷云贵间。

ᠵᠢᠭᠠᠨ ᠪᠣᠯᠤᠭᠰᠠᠨ ᠤ ᠠᠷᠭ᠎ᠠ ᠶᠠᠭᠤ ᠪᠣᠯᠤᠨ᠎ᠠ ᠭᠡᠵᠦ᠂ ᠯᠢᠦ ᠭᠡᠵᠦ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ᠤ᠌ᠨ ᠠᠷᠭ᠎ᠠ᠂

君当求差远去，庶免於难。」

ᠵᠢᠭᠠᠨ ᠪᠣᠯᠤᠭᠰᠠᠨ ᠤ ᠠᠷᠭ᠎ᠠ ᠶᠠᠭᠤ ᠪᠣᠯᠤᠨ᠎ᠠ ᠭᠡᠵᠦ᠂ ᠯᠢᠦ ᠭᠡᠵᠦ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ᠤ᠌ᠨ ᠠᠷᠭ᠎ᠠ᠂

「余悉无恙，独二公子可虑。此处不久当为战场，

ᠵᠢᠭᠠᠨ ᠪᠣᠯᠤᠭᠰᠠᠨ ᠤ ᠠᠷᠭ᠎ᠠ ᠶᠠᠭᠤ ᠪᠣᠯᠤᠨ᠎ᠠ ᠭᠡᠵᠦ᠂ ᠯᠢᠦ ᠭᠡᠵᠦ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ᠤ᠌ᠨ ᠠᠷᠭ᠎ᠠ᠂

女从之。后数年，

取之不尽，刘营谋得脱归，

何庸窃乎。」

问：「窃之何处？」曰：「天下无主之物，

可资用度。」刘大喜，

死。女曰：「勿忧，床下三千金，

而当道者又多所需索，因而窘忧欲

贫至饘飧不给，

得免。盗平，刘始归。寻以大案挂误，

群以为不祥。刘寻卒。

中有丧家挂门之小幡，长二寸许，

忽去，纸裹数事留赠，

清。清顺治五年，瑮又连结义军余部抗清，后被剿平。

叛—姜瑮，明末大同总兵官。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义军入云中，瑮以城迎降。同年六月，复杀义军首领柯挽相等，以城降并》：「维桑与梓，必恭敬之。」古人常植桑梓于宅旁，以供养生送死。后遂以之作为故乡的代称。④左—别本作「座」。⑤姜瑮词。②小君—诸侯夫人之称，亦称「少君」。此指仆人们以夫人之礼对待狐妾。③以桑梓谊—以同乡之谊。《诗·小雅·小为野菜。下体，指葑、菲的根茎。原意指采葑菲时不要光采叶而不取根，因为其根茎亦可食用。后因用作有一德可取的谦七无弃葑菲—意谓不要因舍妹寒贱而舍弃其一德之长。《诗·邶风、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葑，蔓菁。菲，萝卜。均

诘朝见所与游，

辄问七郎。

客或识为

问之何人，

曰：「田七郎非与？」

醒而异之。

人可共患难，

何反不识？」

「子交游遍海内，

皆滥交耳。

惟一

士。

夜梦一人告曰：

武承休，

辽阳人。

喜交游，

所与皆知名

田七郎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十八

见破屋数椽，

木岐支壁。

答曰：「即我是也。」

遂延客入。

快，

借庐憩息。

问七郎，

武展姓字，

且托途中不

多白补缀。

拱手於额而问所自。

年二十余，

貌目蜂腰，

着腻帢，

衣皂犊鼻，

以马棰挝门。

未几，

一人出，

东村业猎者。

武敬谒诸家，

不欲令事贵客！」

母龙钟而至，厉色曰：「老身止此儿，

固辞不受。

武强之再四。

七郎受以白母。

遽贻金作生计，

武与语，言词朴质，

榻可坐。

七郎就地设皋比①焉。

入一小室，虎皮狼蜕，

武惭而退。

固予之，大悦之。

悬布楹间，更无杌

武闻之，深叹母贤，

无故而得重赂不祥，恐将取死报於子矣。」

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

忧，受人恩者急人难。

必罹奇祸。闻之：受人知者分人

七郎持金白母，母曰：「我适睹公子有晦纹，

归途辗转，先是，因以告武。

不解其意。适从人於舍后闻母言，

日，无所猎获。会妻病，思再猎而后献之。入山三计不足偿，乃受之。归视所蓄②，皮，款洽甚欢。却不受。武托购虎越日，武邀酬之，乃至。

自行酒，陈鹿脯，殊尽情礼。

辞不至。武登其堂，坐而索饮。七郎然益倾慕七郎。翼日，设筵招之，

武因先索旧藏，以速其来。而七郎终以负债为憾，不肯至。辄劝勿急。切望七郎姑一临存，而迄无所得。武探得其故，既葬，负弩山林，益思所以报武，武亲临唁送，礼仪优渥。妻奄忽以死。为营斋葬④，所受金稍稍耗去。守视汤药，不遑操业。浹旬③，

治具，请三日留。七郎辞之坚。

数夜，得一虎，全而馈之。武喜，

武，裹粮入山，

同往。七郎不可，乃自归。七郎终念不足以报

原不以毛。」遂抽⑤鞞出，兼邀

入视败革，曰：「此亦复佳。仆所欲得，

愧丧益甚。武知之，驰行其处，极意慰解之。

七郎检视故革，则蠹蚀殃败，毛尽脱，

自是，七郎日以兔鹿相贻，

曰：「归语老姥，故衣已拆作履衬矣。」

返新衣，索其敝缀。武笑

不得已而受之。既去，其子奉媪命，

却不受，承其寐而潜易之，

殊异诸客。为易新服，

窃谓公子妄交。而武周旋七郎，

武键庭户，使不得出。宾客见七郎朴陋，

但云：「此后，烦恤老母。」

驰视之，已械收在狱。

捉将官里去。」

家人忽白⑥：「七郎为争猎豹，

武敬礼之，惭而退。

「再勿引致吾儿，

值出猎未返。

招之，即不复至。武一日诣七郎，

小恩可谢，大恩不可谢。」

母曰：「往则往耳，见公子勿谢也。

即儿福。」七郎欲诣谢武，

爱惜者矣。但祝公子终百年无灾患，

然曰：「子发肤受之武公子⑦，非老身所得而

月余无事，释七郎归。母慨

又以百金赂仇主。

武惨然出，急以重金赂邑宰，

三仆即床下藉刍藁⑨。

夜舍腾满。

会武初度⑧，

武偕七郎卧斗室中，

宾从繁多，

馈遗辄受，

不复辞，

亦不言报。

益厚遇之。

由是恒数日留公子家，

七郎见武，

武喜其诚笃，

怪其疏，

七郎唯唯。

家人咸

藉，

武温语慰

诸异国，

杀人未尝濡缕⑪。

迄今佩三世矣。

武问故，

七郎曰：

「此刀购

「皆厮仆。」

七郎曰：

「此中必有恶人。」

七郎亦起，

问：「床下卧者何人？」

武答：

响，

光闪烁如电。

武惊之。

忽自腾出匣数寸许，

铮铮作

两人犹刺刺⑩语。

七郎佩刀挂壁间，

二更向尽，

诸仆皆睡去，

武他出，留林儿居守。斋中菊花

武长子绅，娶王氏。一日，

诘旦，唤至，善言遣令去。

武恒怒之。当夜默念，

疑必系此人。

每因细事，与公子裂眼争，

武所常役者，一李应，最拗拙，

是老弥子⑫，能为主人欢，一僮仆，年十二三，

盖床下三人：一为林儿，

武曰：「何遽至此？」七郎曰：「无则便佳。」

「我诸无恐怖，徒以有老母在。」

数耳，何忧之深？」七郎曰：

辗转床席。武曰：「灾祥，

七郎终不乐，武颔之。

可免。」

公子宜亲君子，远小人，或万一

人，则鸣跃，当去杀人不远矣。

决首至千计，见恶尚如新发於硎。

某官都中，家务皆委决於弟。始知其投身某御史⑬家。

觅林儿，竟已不知所之。过二三日，

林儿始释手逃去。武归，闻之怒，

妇啼拒，色变声嘶。绅奔入，

突出勾戏。妇欲遁，林儿强挟入室。

自诣摘菊。林儿

方灿。新妇意翁出，斋庭当寂，

林儿夜归，为逻者所获，执见武。

即径去。武嘱干仆逻察林儿。

告诉。七郎颜色惨变，终无一语，

至。武曰：「君言验矣。」因与

官亦不问。武方愤怒，适七郎

质诃邑宰。勾牒虽出，而隶不捕，

某弟竟置不发。武益恚，

武以同袍义⑭，致书索林儿，

忿塞欲死。

他日登御史门，

武无奈之，

林儿意益肆，

倡言丛众中，诬主人妇与私。

幸释林儿，

付纪纲以去。

繁赴公庭。

而御史家刺书⑯邮至，

武从之，

劝不如治以官法。

武叔恒，

故长者，

恐侄暴怒致祸，

武掠⑮楚之。

林儿语侵武。

则生实为之，

无与叔事。」

「杀人莫须有⑱！

至辱詈缙绅、

欲笞恒。

武抗声曰：

遂偕叔赴质。

幸不容辨，

得伸⑰。

俄顷，

御史家讼其叔侄，

间。」

武惊喜，

意气稍

逾夜，

忽有家人白：

「林儿被人脔割，

抛尸旷野

俯仰叫骂。

里舍劝慰令归。

窃自念：待七郎不薄，何遽如思欲得七郎谋，而七郎更不吊问。

遂舁叔归，哀愤无所为计。

复究。武号且骂，宰亦若弗闻也者。

奄然已死。宰见武叔垂毙，亦不签数未半，

恒又老耄，操杖隶皆绅家走狗，

群役禁捽之。武裂眦欲上，

宰置不闻。

某惶急，以手格刃，刃落断腕，

前，释担抽利刃，直奔之。

值晨进薪水，忽一樵人至

一日，某弟方在内廨，与宰关说。

至则扃镭寂然，邻人并不知耗。

胡得不谋？於是遣人探诸其家，

转念，果尔，

行路人？亦疑杀林儿必七郎。

尸忽崛然跃起，竟决宰首，

刃。方停盖审视，

始出复验。见七郎僵卧血泊中，手犹握

识者知为田七郎也。宰惊定，

纷纷集认，

樵人乃自刭死。

诸役吏急阖署门，操杖疾呼。

审去。樵人犹张皇四顾。

又一刃，宰大惊，

始决其首。

起行伍，以军功至同治将军⑳。归辽，

其子流寓於登，变姓为佟。

禽犬环⑲守之。武取而厚葬之。

始得免。七郎尸弃原野三十余日，

武破产夤缘当路，

驰哭尽哀。咸谓其主使七郎。

日矣。武闻七郎死，

已而复踣。衙官捕其母，则亡去已数

世道茫茫，　　恨七郎少也。

荷有其人，　　可以补天网之漏㉓，

使荆轲㉒能尔，　　则千载无遗恨矣。

死犹伸之，　　抑何其神？

贤哉母乎！　　七郎者，愤未尽雪，

异史氏曰：　　正其一饭不忘者也㉑。

二钱不轻受，

武已八十余，　　乃指示其父墓焉。

悲矣！」

天网之漏——言可以弥补天道惩恶的疏漏。天网，上天设置的罗网，喻天道的制裁。《老子》：「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千金。见《史记·淮阴侯列传》。⑫荆柯——荆柯曾奉太子丹之命刺秦王，不中，被秦王所杀。见《史记·刺客列传》。⑬可以补国》注⑭。㉑一饭不忘——汉代韩信，少年贫困，曾钓鱼于淮阴城下，接受漂母赠食。后来韩信为楚王，不忘一饭之德，酬谢漂母不实之词诬陷他人为「莫须有」。⑲环——原文作「逆」。兹从别本改。⑳同治将军——犹言副将军。同知，佐武官秩，详前《夜叉有」。世忠佛然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一年》。莫须有，两可之言。后因以伸——原文作「呻」。⑱莫须有——南宋秦桧陷害岳飞，狱成，韩世忠不平，质问秦桧。桧曰：「飞子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莫须代军人行军时，日当衣夜当被。⑮掠——原文作「振」。⑯刺书——书信。《释名·释书契》：「书曰刺，书以笔刺纸简之上也。」⑰《韩非子·说难》。⑬史——原文作「吏」。⑭同袍义——同事的情谊。《诗·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袍，长衣，古的幸臣弥瑕。他曾假托君命，驾灵公车外出，又曾把自己吃过的桃子给灵公品尝。灵公不但不予责怪，反而更加宠信。见《史记·刺客列传》谓荆柯所用匕首，「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⑫老弥子——指久受宠爱的宠臣。弥子，春秋时卫灵公曰。⑨刍藁——原指喂牲口的干草。此指草席，草垫。⑩刺刺——原文作「剌剌」。⑪未尝濡缕——谓刀过头落，血尚不及沾衣。发肤受之武公子——犹言武公子为再生父母。发肤，代指身体。《孝经·开宗明义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⑧初度——生「斋」。③浹旬——浹，周匝，旬，十天。浹旬，过了十天。④斋葬——祭祀与埋葬。⑤抽——别本作「轴」。⑥白——原文作「曰」。⑦①皋比——虎皮。《左传·庄公十年》：「公子偃……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注：「皋比，虎皮也。」②蓄——原文作

吾儿可仍继父贾。」

马由是稍稍曰：

「数卷书，　饥不可煮，　寒不可衣。

即知名。　父衰老，　罢贾而居。　谓生因复有「俊人」之号。

十四岁，　入郡庠，

以锦帕缠头，　美如好女，

辄从梨园子弟①，　喜歌舞。

马骏，　字龙媒，　贾人子。　美丰姿。　少倜傥，

罗刹海市

其间形貌，亦有似人者，　然③褴褛如

则奔而往，　人惊遁，　则啖其余。　久之，　入山村。

遂反以此欺国人。　遇饮食者，

大惧，　追知国人之骇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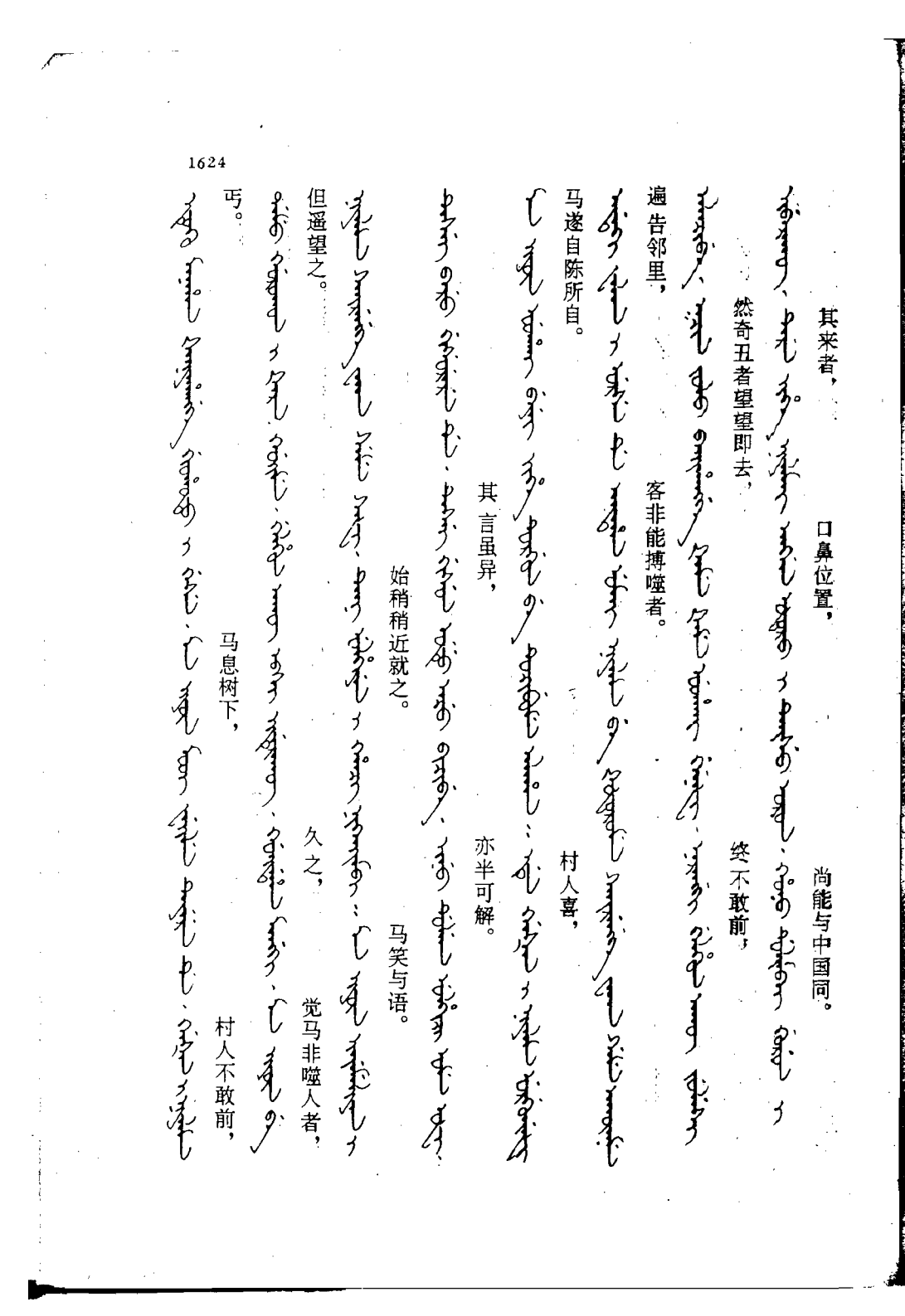
以为妖，　群哗而走。　马初见其状，

其人皆奇丑，　见马至，

为飓风引去，　数昼夜，　至一都会。

权子母②。　从人浮海，

其来者，　　口鼻位置，　　尚能与中国同。



然奇丑者望望即去，　　终不敢前，

遍告邻里，　　客非能搏噬者。

马遂自陈所自。　　村人喜，

其言虽异，　　亦半可解。

始稍稍近就之。　　马笑与语。

但遥望之。　　久之，　　觉马非噬人者，

丐。　　马息树下，　　村人不敢前，

故得鼎烹以养妻子。　　若我辈初生时，

次任民社⑦；　　下焉者，　　亦邀贵人宠，

而在形貌。　　其美之极者，　　为上卿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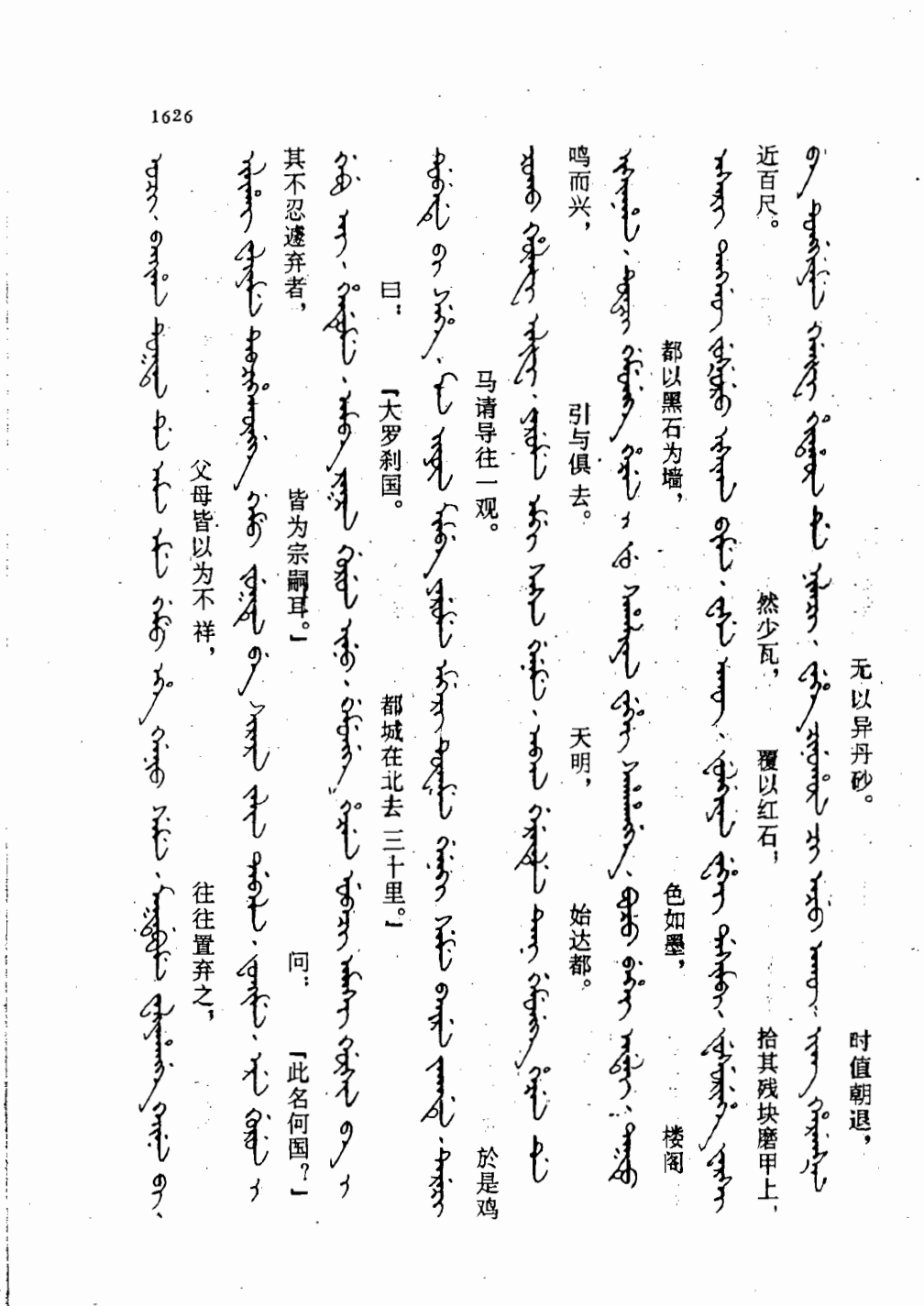
问其何贫。　　曰：「我国所重，　　不在文章，

率诡异。　　但耳食⑤之，　　今始信。」

西去二万六千里，　　有中国，　　其人民形象

答曰：「尝闻祖父言：

共罗浆酒奉马④。　　马问其相骇之故，



无以异丹砂。 时值朝退，

然少瓦， 覆以红石， 拾其残块磨甲上，

都以黑石为墙， 色如墨，

鸣而兴， 引与俱去。 天明， 始达都。

马请导往一观。 於是鸡

曰：「大罗刹国。 都城在北去三十里。」

其不忍遽弃者， 皆为宗嗣耳。」 问：「此名何国？」

父母皆以为不祥， 往往置弃之，

如逢怪物。 村人百口解说，

无何， 马归， 街衢人望见之， 噪奔跌蹶，

然位渐卑， 丑亦渐杀。

率髻髭怪异，

骑出， 曰：「此大夫也。」 以次各指其官职，

鼻三孔， 睫毛覆目如帘。 又数

村人指曰：「此相国也。」 视之，双耳皆背生，

朝中有冠盖出，

然⑨伏卧林下⑩，十余年睹上国人物，此不可不上闻於天子。独未尝至中华。今一百二十余岁，又得出使最多，须卷如猬。曰：「仆少奉王命，视其貌，如八九十岁人。目睛突出，郎果喜，揖为上宾。或不以子为惧。」造郎门。所阅人多，曾为先王出使异国，

村人曰：「此间一执戟⑧，窃窃自门隙中窥语，终一日，无敢延见者。然每至一家，阍人辄阖户，丈夫女子遂令村人要马。於是缙绅大夫，争欲以广见闻，既归，国中无大小，咸知村有异人，市人始敢遥立。

主人喜曰：「异哉！声如凤鸣龙啸，
主人请拟其声，
遂击桌为度一曲。
主人顾而乐之，
问：「中国亦有此乐乎？」
曰：「有。」
扮唱不知何词，
腔拍恢诡。
貌类如夜叉，
皆以白锦缠头，
拖朱衣及地。
出女乐十余人，
更番歌舞。
乃具饮馔，
修主客礼。
酒数行，
不践朝阶，
早旦为君勉一行。」

宰相必乐用之，
厚禄不难
主人以为美，
曰：「请客以张飞见宰相，
把剑起舞，以煤涂面作张飞。
深为扼腕。
居久之，
与主人饮而醉，
王乃止。
即出告马，
有二三大臣，
言其怪状，
恐惊圣体。
趋朝，
荐诸国王。
王忻然下诏。
得未曾闻。」
翼日，

一座无不倾倒。

遂与共饮，甚欢。马婆娑歌「弋阳曲」⑪，

「异哉！何前媿而今妍也！」

未几，客至，呼马出见客。客讶曰：

饮，令马绘面以待。

马乃诺。主人设筵，邀当路者

何能以面目图荣显？」主人固强之，

致。」马曰：「噫！游戏犹可，

时与私宴，恩宠殊异。

王大悦，即日拜下大夫。

亦效白锦缠头，作靡靡之音⑭。

可使寡人得而闻之乎？」马即起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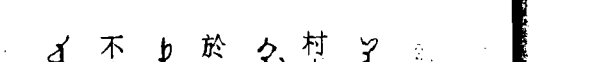
酒酣，王曰：「闻卿善雅乐，

曲上陈，大蒙嘉叹，赐宴离宫⑬。

既见，问中国治安之道，马委

明日，交章荐马。王喜，诏以旌节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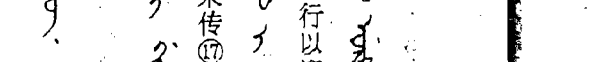
欢声雷动。村人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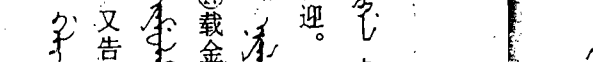
马以金资分给旧所与友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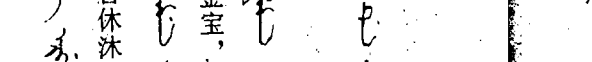
村人膝行以迎。



复归山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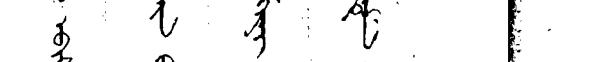
乃给三月假。



遂上疏乞休致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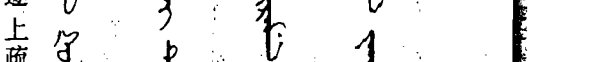
恫然不自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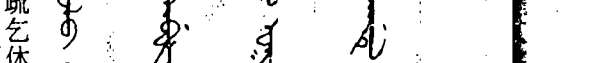
马至是孤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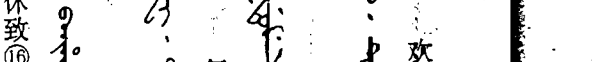
辄见人耳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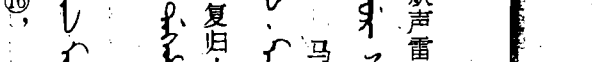
不甚与款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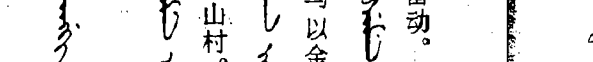
久而官僚百执事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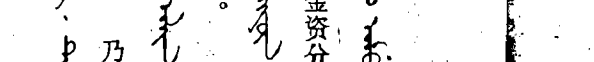
颇觉其面目之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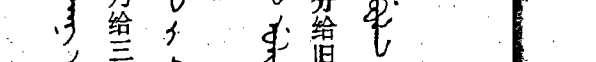
皆以金帛付我辈，



代购异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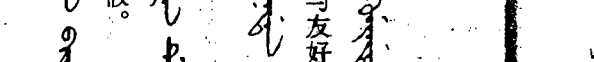
贵人自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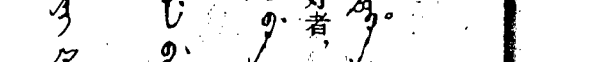
不敢犯险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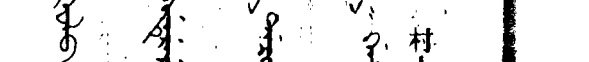
云霞障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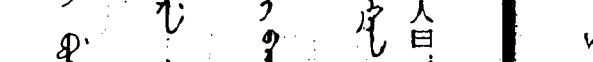
波涛间作。



均来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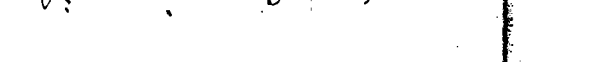
中多神人游戏。



人⑱，



集货珠宝，



四方十二国，



问：「海市何地？」



曰：「海中市，



四海鲛

明日赴海市，

当求珍珠，

用报大夫。」

「吾侪小人，

受大夫赐，

摇橹，激水如箭。凡三日，

船容数十人，平底高栏。十人

未几，果有踵门寄资者，遂与装资入船。

「我顾沧海客，何畏风涛？」

村人劝使自重。马曰：

即市。」马问行期，欲同游瞩。

曰：「每见海上朱鸟来往七日，

今其期不远矣。」问所自知，

目生曰：「此非异域人？」

避，云是「东洋⑲三世子」。世子过，

一少年乘骏马来，市人尽奔

异宝，光明射眼，多人世所无。

云汉。维舟而入，见市上所陈奇珍

视墙上砖，皆长与人等。敌楼高接

贸迁之舟，纷集如蚁。少时，抵城下，

遥见水云晃漾之中，楼阁层叠，

四壁晶明，　　鉴影炫目。

俄睹宫殿，　　玳瑁为梁，　　鲂鳞作瓦，

则见海水中分，　　屹如壁立。

所骑嘶跃入水。　　生大骇失声。

授生骑，　　诸与连辔。　　乃出西城，　　方至岛岸，

「既蒙辱临，　　缘分不浅！」　　於是

具展邦族。　　世子喜曰：

即有前马者来诘乡籍。　　生揖道左，

墨气如兰。　　生立成千余言，

首受命。　　授以水精之砚，　　龙鬣之毫，　　纸光似雪，

幸无吝珠玉。」　　生稽

必能衙官屈、宋㉑。　　欲烦椽笔赋「海市」，

龙君乃言：　　「先生文学士，

引见大王。」　　生前拜舞⑳。

世子启奏：　　「臣游市廛，　　得中华贤士，

下马揖入。　　仰见龙君在上，

宫人数辈，扶女郎出。佩环声动，

龙君顾左右语。无何，

先生尚有意乎？」生离席愧荷，唯唯而已。

「寡人所怜女，未有良匹，愿累先生。

酒炙数行，龙君执爵而向客曰：

族，宴集采霞宫。

「先生雄才，有光水国多矣！」遂集诸龙

献殿上。龙君击节曰：

都尉㉒。以其赋驰传诸海，

生起，趋去朝谢。拜为驸马

天方曙，则雏女妖鬟，奔入满侧。

缀明珠如斗大，衾褥皆香软。

珊瑚之床，饰以八宝，帐外流苏，

导生入副宫。女浓妆坐伺。

女拜已而去。少时酒罢，双鬟挑画烛，

鼓吹暴作。拜竟，睨之，实仙人也。

本莹澈，　如白琉璃，　中有心，淡黄色，　梢细於臂，

宫中有玉树一株，　围可合抱，

叶类碧玉，　厚一钱许，　细碎有浓阴。

状类簪㉓葡。　每一瓣落，　铿然作响。

尝与女啸咏其下。　花开满树，

马上弹筝，　车中奏玉。　三日间，

皆雕弧，　荷白棓，　晃耀填拥。

驾青虬，　呵殿而出。　武士数十骑，

争折简招驸马饮。　生衣绣裳，

诸海龙君，　皆专员来贺，

「亡出三年，　恩慈间阻。　每一念及，

生每闻，　辄念乡土。　因谓女曰：

声等哀玉，　侧人肺腑。

时有异鸟来鸣，　毛金碧色，　尾长於身，

拾视之，　如赤瑙雕镂，　光明可爱。

每一瓣落，　铿然作响。

尝与女啸咏其下。　花开满树，

叶类碧玉，　厚一钱许，　细碎有浓阴。

由是「龙媒」之名，　噪於四海。

遍历诸海。

马上弹筝，　车中奏玉。　三日间，

皆雕弧，　荷白棓，　晃耀填拥。

驾青虬，　呵殿而出。　武士数十骑，

争折简招驸马饮。　生衣绣裳，

诸海龙君，　皆专员来贺，

生谢曰：「逆旅孤臣，过蒙优宠，衔报之有故土之思，诘旦趋装，可乎？」

明日，生自外归。龙君曰：「闻都尉女亦叹曰：「此势之不能两全者也！」

容徐谋之。」生闻之，泣不自禁。

妾亦不忍以鱼水之爱，夺膝下之欢。

女曰：「仙尘路隔，不能相依。

涕膺汗背。卿能从我归乎？

君为妾义，两地同心，即伉俪也，

此后妾为君贞，

百年犹旦暮耳，何用作儿女哀泣？

「归养双亲，见君之孝。人生聚散，

「情缘尽矣。」生大悲，女曰：

别。生订后会。女曰：

当图复聚耳。」入暮，女置酒话

诚㉔，结於肺腑。容暂归省，

「三年后，四月八日，君当泛舟南岛，出以授女。

女曰：

物为信。

生在罗刹国所得赤玉莲花一对，

「其女也耶，可名龙宫；男耶，可名福海。」

女乞一自奉裳衣㉖，似有佳朕㉗，烦君命名。」

生曰：

乏人㉕，纳婢可耳。更有一事相嘱：

若渝此盟，婚姻不吉。倘虑中馈

何必旦夕相守，乃谓之偕老乎？

海水复合，不可复见。生乃归。

回车便去，少顷便远。

生上岸下马。女致声珍重，

女乘白羊车，送诸海涘㉚。

馈遗甚丰。生拜别出宫。

着不尽也。」天微明，王设祖帐㉙，

实以珠宝，授生曰：「珍藏之，数世吃

还君体嗣㉘。」女以鱼革为囊，

不动亦不沉。

近引之，

儿哑然捉生臂，

见两儿坐浮水面，

拍流嬉笑，

谨志三年之期，

泛舟岛中。

父欲为生再婚，

生不可，

纳婢焉。

言，

盖已先知也。

自浮海去，

及至家，

咸谓其已死，

幸翁媪无恙，

家人无不诧异。

独妻已他适。

乃悟龙女[守义]之

茫茫蔚蓝，

盈盈一水，青鸟难通㉛。

结想为梦，

忽忽三年，红尘永隔，

拆视，

得书云：

[翁姑计各无恙。

玉，

则赤莲在焉。

背有锦

一男一女，

貌皆婉秀。

额上花冠缀

生之不援已者。

亦引上之。

细审之，

跃入怀中。

其一大啼，

似嗔

引领成劳，

囊，

饰冠作信。　　膝头抱儿时，

所遗赤玉莲花，　　敬以还君。

不母可活。　　觅枣抓梨，

颇解笑言，

今已啁啾怀抱，　　竟得李生。

别后两月，

辄复破泣为笑。　　兴思於此，

顾念弃月姮娥，　　而能永好？

犹怅银河㉝。　　我何人斯，

投梭织女，　　且虚桂府㉜，

有恨何如也！

岁后阿姑奄　　揆之情理，

曾未一觐新妇，　　亦既抱孙，

亦何得谓非琴瑟哉？　　即置而不御，

妾作荡妇㉞，　　君似征人，

久辞粉黛。　　镜里新装，

不蓄兰膏，　　奁中珍物，

妾此生不二，　　意愿斯慰。

闻君克践旧盟，　　犹妾在左右也。

亦属缺然。　　独计翁姑，

极天无际，　　雾鬟人渺㉟，

儿泣啼，呕哑言归。　　生望海中茫茫，

益恸，　　抚之曰：　　「儿知家在何许？」

两儿抱颈曰：　　「归休乎！」

不尽欲言。」　　生反覆省书揽涕。

「福海」长生，　　或有往还之路。　　伏惟珍重，

过此以往，　　则「龙宫」无恙，　　不少把握之期，

当往临穴，　　一尽妇职。

松柏新植多枯，　　至是皆活。

继以急雨，　　转瞬间已失所在。

众方惊顾，　　忽而风激雷轰，

至殡宫，　　有女子缞绖临穴。

逾岁，　　母果亡。　　灵舆

预具，　　墓中植松楸百余。

怅然遂归㊱。　　生知母寿不永，　　周身物悉为

烟波路穷。　　抱儿返棹，

执手嘬泣。

俄顷，疾雷破屋，

龙脑香一帖，

作为嫁资。

生闻之突入，

明珠百颗，

八宝嵌金合一双，

哭泣何为？」

乃赐八尺珊瑚一株，

龙女忽入，

止之曰：

「儿自成家，

时掩户泣。

一日，昼暝㊲，

龙宫以女子不得往，

数日始还。

忽自投入海，

福海稍长，

辄思其母，

之耳！」

也㊵？

鸣呼！荣显富贵，

当於蜃楼海市㊶中求

子，

将抱连城玉，

向何处哭

其不骇而走者盖几希。

彼陵阳痴

大惭大好」㊴。

若公然带须眉以游都市，

嗜痂之癖，

举世一辙㊳。

「小惭小好，

异史氏曰：

「花面逢迎，

世情如鬼。

女已无矣。

人主持家务。古代妇女在家料理饮食、祭品等事务，称为「主中馈」。㉗自奉装衣—意为自结婚以来。奉装衣，指妻子侍奉丈夫穿衣。㉘夜里梦见一个黄衣童子衔四枚白环相报，谓当使其子孙洁白，位登三位。后杨宝子孙四世，果都显贵。㉙中馈乏人—无人主持家务。衔报—感恩图报的心情。衔报，指衔环报恩。《后汉书·杨震传》注引《续齐谐记》：东汉杨宝救了一只黄雀，饲养以后，帝增例加驸马都尉称号，简称驸马，为虚职。㉚蔷—原文作「薇」。蔷薇，娆子花，也有认为是郁金花。本由梵语而来。㉛衔报之说—感恩图报的心情。衔报，指衔环报恩。《后汉书·杨震传》注引《续齐谐记》：东汉杨宝救了一只黄雀，饲养以后，帝增例加驸马都尉称号，简称驸马，为虚职。㉜蔷—原文作「薇」。蔷薇，娆子花，也有认为是郁金花。本由梵语而来。㉝衙官，是说自己的作品能压倒屈、宋。㉞驸马都尉—官名，汉武帝时置，掌副车之马，秩二千石，多以宗室及外戚诸公子孙担任。魏晋以后，帝增例加驸马都尉称号，简称驸马，为虚职。㉟蔷—原文作「薇」。蔷薇，娆子花，也有认为是郁金花。本由梵语而来。㊱衙官，是说自己的作品能压倒屈、宋。㊲驸马都尉—官名，汉武帝时置，掌副车之马，秩二千石，多以宗室及外戚诸公子孙担任。魏晋以后，帝增例加驸马都尉称号，简称驸马，为虚职。㊳桂府—月宫的代称。桓传月宫有桂树，高五百丈，后因称月宫为「桂府」。㊴衙官屈、宋—意为超过屈原、宋玉。《续世说》谓杜审言曾自夸说：「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衙官，唐代刺史的属官。以屈原、宋玉为其前洋—原文作「阳」。㊵拜舞—跪拜舞蹈。舞，舞蹈，古代朝拜帝王的礼仪。㊶衙官屈、宋—意为超过屈原、宋玉。《续世说》车。㊷鲛人—神话传说，谓南海有鲛人，善纺织，所织薄纱叫「鲛绡」，鲛人常哭泣，其泪则凝为珠。见《博物志》和《述异记》。「休致」。清制，自陈年老而批准休致的称「自请休致」，非己所请，而谕旨令其休致的，称「勒令休致」。㊸乘传—乘驿站的传荡的乐曲为「靡靡之音」。㊹百执事—言百官。执事，指各部门专职人员。㊺乞休致—请求辞官退居。官吏因年迈而退休曰告离宫—别宫。㊻靡靡之音—淫荡的乐曲。《史记·殷纪》：「纣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后因称颓废淫礼去迎接马骥。古礼，君有所命，召唤大夫用旌，旃。旌节，以竹为竿，上缀以旄牛尾和五彩鸟羽；古代出使者持此为凭证。谈说弋阳腔是「俗腔」，昆山腔是「雅乐」，雅俗颠倒。㊼诏以旌节—国王诏令以大夫家。林下，本指退隐之所，后称罢官为退归林下。㊽「弋阳曲」—南曲腔调的一种，明清时代流行于江西弋阳，故名。《顾曲尘记·淮阴侯列传》：「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别本又作「执戟郎」。㊾然—原文脱，补之。㊿卧林下—指退休在诸侯臣称上卿。(71)任民社—古称直接理民的地方官为「职任民社」。民，人民；社，社稷。(72)执戟—古代警卫宫门的官员。《史面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索隐」：「言俗以浅识，举而笑秦，此犹耳食，不能知味也。」(73)上卿—周官制，最尊贵的脱，据别本补。(74)耳食—指不加审察，轻信传闻。《史记·六国年表序》：「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终始，举使之中平。后来指利息与本钱。旧时凡以资本经营与借贷生息的，也称「权子母」。(75)然—原文脱，补之。(76)奉马—二字原园子弟」。(77)权子母—指经商。语出《国语·周语》下。权，权衡；子母，原指货币的大小，以重币为母，轻币为子，权其轻重(78)梨园子弟—戏曲艺人。唐玄宗曾选乐工及宫女数百人，亲授乐曲于梨园。后因称演戏的场所为「梨园」，称戏曲艺人为「梨

璧」。事见《韩非子·和氏》。连城玉，价值连城的宝玉，指和氏璧。(1)蜃楼海市—喻虚幻世界。

王使人问之。卞和说：「臣非悲刖。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为诳，所以悲也。」楚文王使人剖璞，果得宝玉，称为「和氏璧」。事见《韩非子·和氏》。连城玉，价值连城的宝玉，指和氏璧。(1)蜃楼海市—喻虚幻世界。

王使人问之。卞和说：「臣非悲刖。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为诳，所以悲也。」楚文王使人剖璞，果得宝玉，称为「和氏璧」。事见《韩非子·和氏》。连城玉，价值连城的宝玉，指和氏璧。(1)蜃楼海市—喻虚幻世界。

王使人问之。卞和说：「臣非悲刖。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为诳，所以悲也。」楚文王使人剖璞，果得宝玉，称为「和氏璧」。事见《韩非子·和氏》。连城玉，价值连城的宝玉，指和氏璧。(1)蜃楼海市—喻虚幻世界。

有莱阳生至稷下，

有亲友二三人，

多葬南郊。

甲寅间③，

济城工肆，材木一空。

以故伏刑东鬼②，

上官慈悲，

捐给棺木，

尽戮於演武场中。

碧血满地，

白骨撑天。

一日，

俘数百人，

于七一案①，

连坐被诛者，

栖霞、莱阳两县最多。

公孙九娘

絮絮逼问，

我岂暴客耶！」

生笑曰：

自诣床下问之。

瞠目曰：

「我候汝主人，

既而生归，

则暮色朦胧，

不甚可辨。

着履仰卧。

仆人问其谁何，

合眸不对。

造室来访。

见生不在，

脱帽登床，

日，

入城营干，

日暮未归。

忽一少年，

墟。

就税舍於下院之僧。

明

亦在诛数，

因市楮帛，

酹奠榛

曰：「今甥女寡居无偶，

仆欲得主中馈⑤。

遂猜薄之。」

生乃坐，

请所命。

大骇却走。

仆与君文字

朱曳之云：

急呼灯至，

则同邑朱生，

亦死於于七之难者。

极道寒喧。

听其音，

似曾相识。

「主人在此。」

少年急起，

着冠衣而坐④，

阿谁？」

曰：

「与邻媪同居。」

「其父为犹子⑦启椟去，

今不在此。」

问：「甥女向依

生曰：

「渠自有父，

何我之求？」

朱曰：

闻父被刑，

惊恸而绝。

十五始归其家。

俘至济南，

先是，生有甥女，

早失恃，

遗生鞠养。

幸无惜齿牙余惠⑥。」

屡通媒妁，

辄以无尊长之命为辞。

至。」

媪旋反，　须臾复至，

问朱何为。

曰：「烦达娘子，　阿舅

朱叩扉，　即有媪出。

豁开二扉，

有大村落，　约数百家。

至一第宅，

曰：「第行。」　勉从与去。

北行里许，

「何之？」

遂起握生手。　生固辞，　问：

「如蒙金诺⑧，　还屈玉趾。」

生虑生人不能作鬼媒。　朱曰：

尚无寸报，　不图先葬矣。」

女又呜咽曰：　「儿少受舅妗抚育，

遍问妗姑。　生曰：　「俱各无恙，　但荆人物故，

凝眸含涕，

室中灯火荧然。　女貌秀洁如生时。

见半亩荒庭，　列小室二。　甥女迎门啜泣。

劳公子门外少坐候。」　生从之入。

邀生入。　顾朱曰：　「两椽茅舍子大隘，

得舅为政⑨，

方此意慊。」

言次，

老身谓是大好，

小娘子不肯自草草，

媪曰：

「公子聂托杨姥三五返。

得之。」

生乃以朱言告，

女俯首无语。

舅不以沉魂见弃，

又蒙赐金帛，

数百里外，

伶仃如秋燕。

置儿不一念，

旧年伯伯家大哥

殊为恨恨。

羞晕朝霞，

实天人也。

曰：

「往。」

生睨之，

笑弯秋月，

今亦「穷波斯」，

落落不称意。

旦晚与儿还

「九娘，

栖霞公孙氏。

阿爹故家子，

生揖之。

女郎亦敛衽。

甥曰：

女牵其裙曰：

「勿须尔！

是阿舅，

非他人。」

遽掩入，

瞥见生，

转身欲遁。

一十七八女郎，

从一青衣，

九娘笑弃出曰：

「婢子颠疯作也！」

若个小娘子，

颇能快意否？」

甥又笑曰：

「舅断弦未续，

坏人，

教阿舅齿冷也。」

九娘微哂曰：

「小婢无端败

昨儿稍得指教。」

诗词俱大高。

甥笑曰：

「且是女学士，

「可知是大家，

蜗庐人⑩那如此娟好。」

生至户外，

不见朱。

翘首西望，

月明人静，

当遣人往相迓。」

舅有夙分。」

生乃出。

女送之曰：

「五日后，

然虑人鬼难匹。

女曰：

「无伤，

彼与

儿当请诸其母。」

生⑫大悦。

天下无双，

舅倘不以粪壤致猜⑪，

甥似微察，

乃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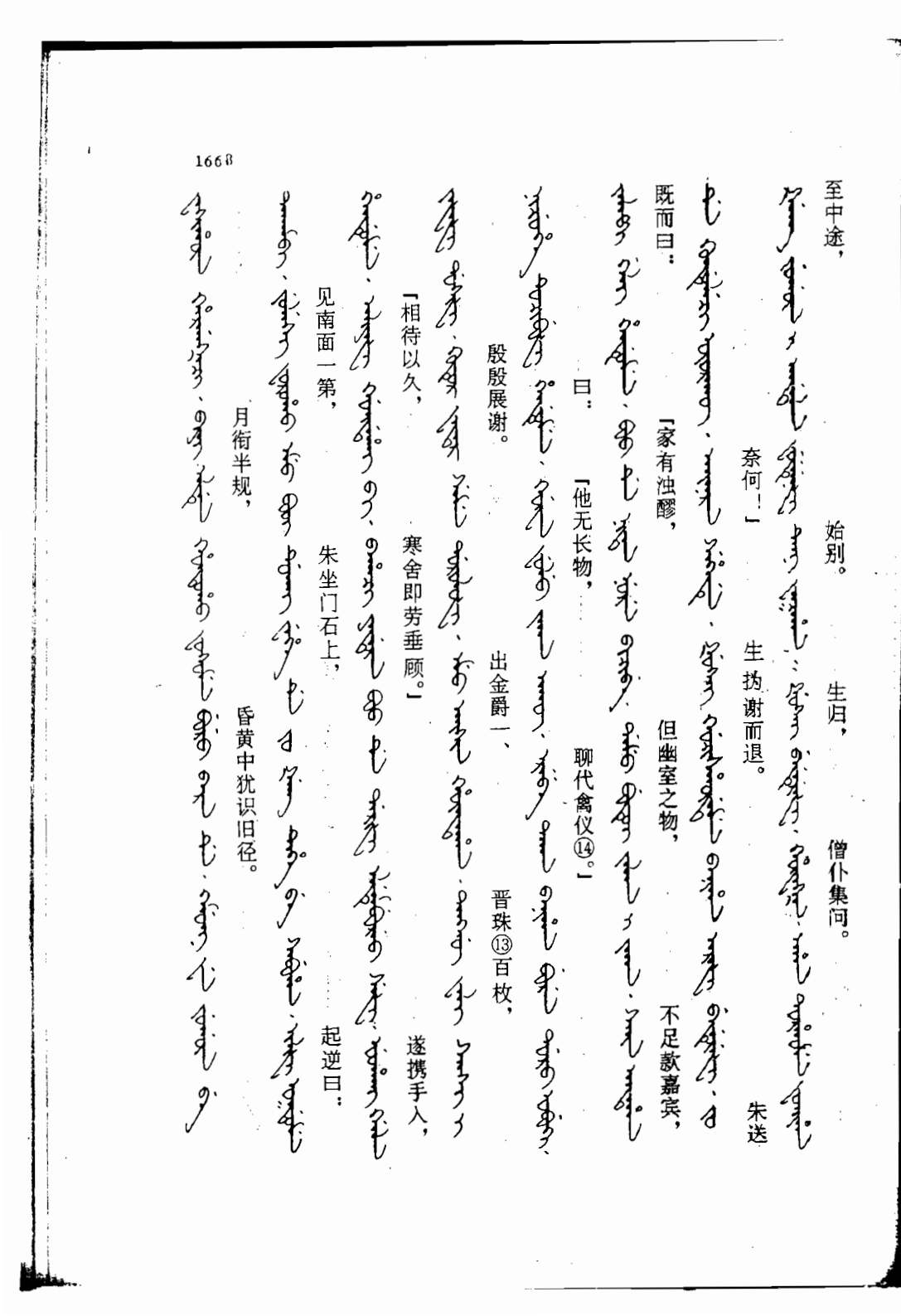
「九娘才貌，

遂去。

言虽近戏，

而生殊爱好之。

至中途，始别。生归，僧仆集问。



殷殷展谢。出金爵一、晋珠⑬百枚，

月衔半规，昏黄中犹识旧径。

生深感荷，从与俱去。直达卧所，

朱曰：「仆已代致之矣。」生曰：「以无回音，尚未致聘，何遽成礼？」

庆在今夕，便烦枉步。」

望尘即拜。少间，笑曰：「君嘉礼既整履摇筐，意甚忻适。才至户庭，

后五日，果见朱来，

生隐之曰：「言鬼者，妄也。适赴友人饮耳。」

往⑯也。」

朱乃导去。

伊家无男子，便可同郎骨肉，不欲九娘远嫁，期今夜舅往赘诸其家。

然主人自举，亦别设一壶，为客行觞。筵中进馔，朱乃唤家人另出肴俎，列置生前，乃指画青衣，置酒高会。

夫人作大欢喜。但言老耄，无他谓生曰：「儿以舅意白公孙老夫人，女三辞乃受，为甥助妆。

朱云：「三日矣。」生乃出所赠珠，龙钟，不能为礼，当即脱边幅⑰。」扶姬升阶。生欲展拜，夫人云：「老朽俄白：「老夫人至。」有二青衣，村将尽，一第门开，二人登其堂。

生问：「何时于归⑮？」则甥女华妆迎笑。

衫化作尘，　　空将业果恨前身。

乃口⑱占两绝云：　　「昔日罗

ᠭᠡᠭᠡᠨ ᠪᠠᠶᠢᠨ ᠭᠡᠵᠦ ᠬᠡᠯᠡᠪᠡᠯᠦ

生凄然而出，　　切怛若丧，　　心怅怅不忍归。

乃以罗袜赠生，　　挥泪促别。

女曰：「人鬼殊路，　　君亦不宜久滞。」

死且不朽。」　　生诺之。

使百世得所依栖，　　收儿骨归葬墓

侧，　　幸念一夕恩义，

蓬游无底，　　母子零孤，　　言之怆侧，

生闻之欷歔。　　女悲曰：　　「千里柔魂，

欲觅九娘之墓，　　则忘问志表⑲。　　及夜

叩寓归寝，　　辗转中旦。

於是相对汍澜，　　生亦含涕而别。

此非人世，　　久居诚非所宜。」

女曰：　　「妗氏不言，　　儿亦夙夜图之。

惊来省问。　　生怊怅移时，　　始述九娘语。

甥亦起，　　云鬓蓬松，

因过扣朱氏之门。　　生白足出逆，

骇人心目。

惊悼归舍，

但见坟兆万宅，

迷目榛荒，

鬼火狐鸣，

息驾庭树，

趋诣丛葬所。

冀有所遇。

及抵南郊，

日势已晚，

半载不能自释，

复如稷门，

腐如灰烬。

遂治装东旋。

复往，

则千坟累累，

竟迷村路，

东山佩玦㉑，

泪渍泥沙；

异史氏曰：

「香草沉罗㉒，

血满胸臆；

举袖自障。

顿呼「九娘」，

则湮然灭矣。

若不相视，

再复近之，

急作怒，

果九娘。

下骑欲语，

女竟走，

神情意致，

怪似九娘。

挥鞭就视，

行里许，

遥见女郎，

独行丘墓间，

失意遨游，

返辔遂东。

冤乎哉！」

脾鬲间物，
不能掬以相示，
而怨怼不释於中耶？

公孙九娘，
当以负骸骨之托，
於君父者。

古有忠臣孝子，
至死不谅

绝。晋侯给太子申生玦，就是表示不要他再回来。

二年》：「晋侯使太子申生讨伐东山皋落氏」，临行，「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玦，玉的一种，形如环而缺。古人常以玦象征决别。⑨香草沉罗——指屈原自沉于汨罗江。香草，屈原赋中常以香草喻忠贞之志。这里代指屈原本人。⑩东山佩玦——《左传·闵公

宁宣为此。

子归，掩门相候，昏夜我当至。」

欲与野合。

曰：「青天白日，

顾四野无人，戏挑之。妇亦微笑。

致亦风流。

马疑其迷途，

践禾越陌而过，

貌赤色，

偶芸田间，见少妇盛装，

农子马天荣，年二十余。丧偶，贫不能娶。

毛狐

「既为仙人，自当无求不得。既蒙缱绻，

遂戏相诘。妇亦自认不讳。马曰：

自念得非狐耶？

细毛遍体，异之。又疑其踪迹无据，

火之，肤赤，薄如婴儿，

夜分，果至，遂相爱悦。觉其肤肌嫩甚，

向背具告之。

妇乃去。

马不信，妇矢之。马乃以门户

深藏於棲。

积半岁，

偶需金，

翘边细纹，

雅可爱玩。

马喜，

妇笑，

向袖中出白金二锭，

约五六金，

请以异日。

逾数日，

马复索。

至夜，

问：「所乞或又忘耶？」

妇笑，

曰：「适忘之。」

将去，

马又嘱。

妇诺之。

次夜来，

马索金。

妇故愕

宁不以数金济我贫？」

何能消受？

以我蠢陋，

固不足以

子且无一金之福，

落雁沉鱼②，

妇曰：

「吾等皆随人现化。

「闻狐仙皆国色①，

殊亦不然。」

真金不能任也。」

一笑而罢。

马曰：

至夜，

妇至，

愤致诮让。

妇笑曰：

「子命薄，

应口而落。

马大骇，

收藏而归。

因持示人。

人曰：「是锡也。」

以齿龁之，

疗。」

次日，果有媒来。先诘女貌，

授黄末一刀圭④，曰：「别后恐病，服此可

使君自有妇③，塘塞何为？」天明而归，

曰：「戴月披星，终非了局。

非人力也。」马问：「何遽言别？」

妇？」妇曰：「此月老注定，

马曰：「此即不敢望。但三金何能买

「子思国色，自当是国色。」

马问：「所言姿貌何如？」曰：

妇曰：「二二日，自当有媒来。」

赠别。」马自白无聘妇之说。

今媒聘有期，请以一妇之资相馈，亦借以

我以子命不应有藏金。

金赠马曰：「子屡相索，

即为国色。」过数月，忽以三

奉上流，较之大足驼背者，

请即伪为谒表亲者而过之，　　觇尺可相窥也。」

适往见女坐室中。

久之，来曰：「诸矣。余表亲与同院居，

既至其村，　　使马待诸村外。

不肯炫露。　　既而约与俱去，　　相机因便。

其人。　　媒恐良家子，

「约四五数。」　　马不难其价，　　而必欲一亲见

答：「在妍媸之间。」　　「聘金几何？」

择吉迎女归，　　入门，　　则胸背皆驼，

计三两已尽，　　亦未多费一文。

乃纳金，　　并酬媒氏及书券者，

妆女出阁。　　马益廉之，

并不争直，　　但求得一二金，

掠之以目，　　貌诚如媒言。　　及议聘，

伏体於床，　　倩人搔背。　　马趋过，

马从之。　　果见女子坐堂中，

之修行，

不可以得佳人。

信因果者，

必不以我言为河汉也⑥。」

流，略无穷极也。」

「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唐成玄英疏：「犹如上天河汉，迢遥清高，寻其源时世取药物的用具，容世极少。⑤数—原文作「世」。⑥河汉—比喻言论迂阔渺茫。《庄子·逍遥游》：「肩吾问于连叔曰：其意，以「沉鱼落雁」形容女子貌美。③使君自有妇—借用乐府民歌《陌上桑》诗句：「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④刀主—古「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本谓鱼鸟兽不辨美色，后反用①国色—一国之中最美的女子。《公羊传·僖公十年》：「骊姬者，国色也。」②落雁沉鱼—形容绝色女子。《庄子·齐物论》：

非本身数⑤世

不可以博高官，

良可深信。

余每谓：

非祖宗数世之修行，

然其言福泽，

或狐女之自为解嘲，

异史氏曰：

「随人现化，

乃悟狐言之有因也。

莲船盈尺。

项缩如龟，

下视裙底，

女笑曰：「迂哉！子尚守腐局耶？

焦曰：「仆生平不敢二色②。」

长者曰：「君髯如戟，何无丈夫气①？」

焦知其狐，正色拒之。

一约十四五，抚几展笑。

七八，有二美人来，颜色双绝。一可十

宵分，章丘石虹先生之叔弟也。读书园中。

焦生，

狐联

乎？

我代对之可矣。己巳连踪，

焦凝思不就。女笑曰：「名士固如此腹中只欠一点。」

请为属对，能对，我自去。戊戌同体，

「君名下士，妾有一联，

焦又咄之。女知不可动，乃曰：

况床第间琐事乎？」

下元③鬼神，凡事皆以黑为白，

长山李司寇言之。

足下何不双挑。」

一笑而去。

二甲子为中元，第三甲子为下元，合称三元。

夫意？二②不二色——即不娶妾，没有外遇。③下元——术数家以六十甲子配九宫，一百八十年为一周始，第一甲子为上元，第二甲子为中元，第三甲子为下元，合称三元。

帝。帝召彦回西上阁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备见逼迫，彦回竖身而立，以夕至晓，不为移志。公主谓曰：「君须娶如戟，何无丈夫君耶？」如戟二句——此用南朝褚彦回拒婚山阴公主之典。《南史·褚彦回传》：「景和中，山阴公主淫恣，竟见彦回，悦之，以白

有庄公子者，素善波斯，请赎为妾。

愿先遣波斯。

所约不遂。适其母欲出籍为良，

名波斯，有割臂之盟②，以其母③取直奢，

友于最敦①。晟狎一妓，

向杲，字初旦，太原人。与庶兄晟，

向杲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十九

便大诟骂。

晟不服，遂帐从人折棰笞之，

好也，

途中偶逢，

竭资聘波斯以归。

庄闻，怒晟之夺所

适晟丧偶未婚，喜，

向生其可。」

母诺之，以意达晟。

若妾媵之，

相去几何矣！

肯从奴志，

是欲出地狱而登天堂也。

波斯谓母曰：

「既愿同离水火，

甚严，

闻汾州有焦桐者，勇而善射，

久之，机渐泄。庄知其谋，出则戒备

日怀利刃，伏於山径之莽。

惟思要路刺杀庄。

杲隐忿中结，莫可控诉，

庄广行贿赂，使其理不得伸。

则兄已死，不胜哀愤。

具造赴郡。

垂毙乃去。杲闻弃视，

呆辄饭之，

道士以故识呆。

则所识道士在焉。

先是，

道士尝行乞村中，

时时逻守之。

越日，

庄适经此，

身已死，

犹恐葬於乌鸢，

处，

见己尸卧丛莽中，

始悟前

而食其肉，

下至旧伏

道士已失所在。

心中惊恨。

转念得仇人

自视，

则毛革顿生，

身化为虎。

曰：

「姑易此。」

呆易衣，

忍冻蹲若犬，

见呆衣服濡湿，

乃以布袍授之，

一日，

方伏，

雨暴作，

上下沾濡，

寒战颇苦。

既而烈风四起，

冰雹继至，

以多金聘为卫。

然犹日伺之。

计，

呆无所施其

计亦良得。

神祠，

身忽忽然痛痒不能自觉。

岭上旧有山

既入庙，

强奔赴。

争即⑤床头庆告之。

杲乃自言，

蹇涩不能语。

少间，闻庄信，

疑，

见之，喜相慰问。

杲但卧，

家人以其连夕不返，

方共骇

又经宵，

始能行步，

厌厌以归。

杲在错楚中，

恍若梦醒，

瞰然遂毙。

咽之。

焦桐返而射，

中虎腹，

乾其首，

虎暴出，

於马上扑庄落④，

矣。

使怨者常为人，

仙人之术何神哉！

然天下事之指人发者多

此千古所悼恨也。

借人之杀以为生，

异史氏曰：

必不生返，

「壮士志酬，

官以其事诞而无据，

置不理焉。

闻而恶之，

因讼杲。

由是播传。

庄子痛父之死也惨，

「虎即我也。」

遂述其异。

【割臂之盟】。③其母—指妓院鸨母。④落—原文脱，补之。⑤即—原文作【集】。

公见大夫党氏之女孟任，表示愿意娶她为夫人，孟任乃【割臂盟公】。见《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后因称男女密订婚约为

①友于最敦—兄弟情谊最为深厚。《尚书·君陈》：【惟孝友于兄弟。】友于，指兄弟之间的友爱。②割臂之盟—春秋时，鲁庄

恨不令暂作虎！」

生窃从遁去。

侨寓郡中，

生悦而惑之。

居娼家半年，

娼返金陵，

会有金陵娼，

十四岁，

为匪人诱去作狭邪游②。

富有金缯而无子，

爱罗若己出。

依叔大业。

业为国子左厢①，

罗子浮，汾人。

父母俱早世。

八九岁，

翩翩

宿。

遇一女子，容貌若仙。

尚趑趄近邑间。

日既暮，欲趋山寺辄遥避。

自恐死异域，

乞食西行，

日三四十里，

渐至汾界。

丐於市，

市人见，

逐而出。

又⑤念败絮浓秽，

无颜入里门，

然犹未遽绝之。

无何，广疮④溃臭，

沾染床席，

床头金尽③，

大为姊妹行齿冷。

拂褥促寝，

浴於溪流，

光明彻照，

无须灯烛。

石梁驾之。

又数武，

入深山中，

见一洞府。

楹，颇不畏虎狼。」

女曰：

「我出家人，

近问：「何适？」

曰：「清即眠，当为郎作裤。」

「濯之，疮⑦当愈。」

又开幛

命生解悬鹑⑥，

有石室二，

从往。

入则门横溪水，

生喜。

居有山洞，

可以下

生以实告。

食之，果饼，又剪作鸡、

少间，具餐。女取山叶呼作饼，

取而审视，则⑨绿锦滑绝。

矣。洁旦，将兴，心疑蕉叶不可著。

生浴后，觉疮疡⑧无苦。既醒，摸之，则痂厚结

曰：「晓取著之。」乃与对榻寝。

生卧视之，制无几时，折迭床头，

乃取大叶类芭蕉，剪缀作衣。

「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

处，大相欢爱。一日，有少妇笑入曰：

生云：「聊以报德。」遂同卧

「轻薄儿！甫能安身，便生妄想！」

就女求宿。女曰：

则以溪水灌益之。数日，疮痂尽脱，

贮佳酝，辄复取饮，少减，

鱼烹之，皆如真者。室隅一罂，

綽有余妍。

心好之。

剥果误落案下，

「小郎君焚好香也。」

生视之，

年廿有三四，

於是坐以款饮。

又顾生曰：

「方鸣之睡却矣。」

曰：

「花娘子瓦

吹送来也！

小哥子抱得未？」

女笑曰：

「又一小婢子。」

女迎笑曰：

「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

今日西南风紧⑩，

几时作得？」

好梦，

然笑谑，

殊不觉知。

突突征忡间，

酬酢间，

又以指搔纤掌。

城垣

窃幸二女之弗见也。

少顷，

几骇绝。

危坐移时，

渐变如故。

自顾所服，

悉成秋叶。

生方恍然神夺，

顿觉袍裤无温，

阴捻翘凤。

花城他顾而笑，

若不知者。

俯假拾果，

矣。」

女亦起曰：

「贪引他家男儿，

花城离席曰：

恐啼肠断

「小婢醒，

相与鼓掌。

「轻薄儿，

便直得寒冻杀！」

女亦哂曰：

大不端好！

「尔家小郎子，

恐跳迹入云霄去。」

若弗是醋葫芦⑫娘子，

城笑曰：

不敢妄想。

由是惭颜息虑，

移时始复变。

衣已化叶，

常如新绵。

逾年，

生一子，

极慧美。

著之，

温暖如襦，

且轻松，

乃持袂掇拾洞口白云为絮复衣⑮，

蓄旨御冬⑭。

顾生肃缩，

脱，

女乃收拾⑬落叶，

居无何，

秋老风寒，

霜零木

花城既去，

惧贻诮责，

女卒晤对如平时。

不忆得小江城啼绝矣。」

去住由君。」

女在洞中，

强健，

无劳悬耿。

待保儿婚后，

「阿叔腊故大高，

女曰：

幸复

姻好。

生每以叔老为念。

因循二三年，

儿渐长，

遂与花城订为

「妾不能从，

不然，君自去。」

然每念故里，

乞与同归。

女曰：

日在洞中弄儿为乐。

不羡绮纨。

今夕聚首，

皆当喜欢。

「我有佳儿，

不羡贵官。

我有佳妇，

举家宴集。

翩翩扣钗而歌曰：

容光照人。

夫妻大悦，

儿年十四，

花城亲诣送女。

女华妆至，

尘寰，

无忧不至台阁⑯。」

未几，

女曰：

「此儿福相，

辄以叶写书，

放教入

教儿读，

儿过目即了。

涕各满眶。

两母慰之曰：「暂去，

可携去，　我不误儿生平。」

花城已至。

儿女恋恋，

新妇思别其母，

终非仙品。

儿亦富贵中人，

女曰：

「子有俗骨，

依依膝下，

宛如所生。

生又言归。

既而花城去，

与儿夫妇对室居。

新妇孝，

为君行酒，

劝君加餐。」

则黄叶满径，

洞口云迷，

零涕而返。

后生思翩翩，

偕儿往探之，

破之，　絮蒸蒸腾去。

乃并易之。

喜如获宝。

入门，　各视所衣，

悉芭蕉叶；

意侄已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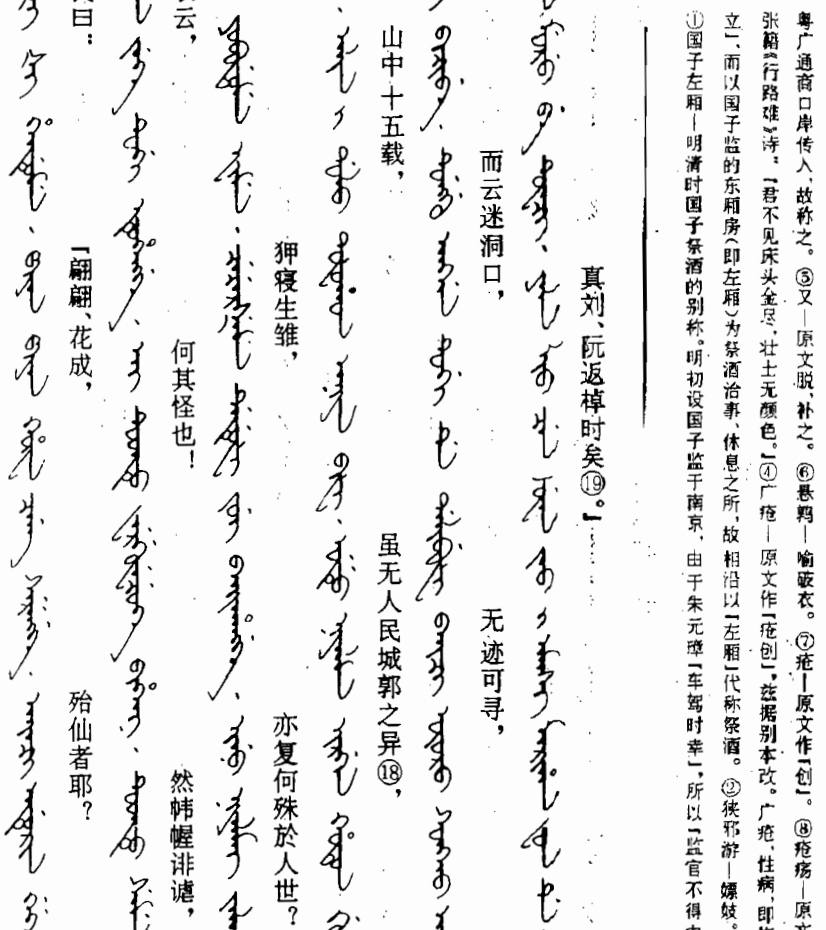
忽携佳孙美妇归，

令三人跨之以归。

大业已老归林下⑰，

「可复来。」

翩翩乃剪叶为驴，



况，

真刘、阮返棹时矣⑲。」……

而云迷洞口，　　无迹可寻，　　睹其景

山中十五载，　　虽无人民城郭之异⑱，

狎寝生雏，　　亦复何殊於人世？

餐叶衣云，　　何其怪也！

异史氏曰：　　然帏幄诽谑，

「翩翩、花成，　　殆仙者耶？

粤广通商口岸传入，故称之。⑤又—原文脱，补之。⑥悬鹑—喻破衣。⑦疮—原文作「创」。⑧疮疡—原文作「创疡」。⑨则张翩《行路难》诗：「君不见床头金尽，壮士无颜色。」④广疮—原文作「疮创」，兹据别本改。广疮，性病，即梅毒。因此病初由立」，而以国子监的东厢房（即左厢）为祭酒治事、休息之所，故相沿以「左厢」代称祭酒。⑫狭邪游—嫖妓。⑬床头金尽—唐①国子左厢—明清时国子祭酒的别称。明初设国子监于南京，由于朱元璋「车驾时幸」，所以「监官不得中厅而坐，中门而

指路」既归，子孙已历七代。后重入天台山访女，则踪杳路迷，不可复往。

载：东汉永平年间，浙江刻县人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迷路，遇二仙女，邀至其家，殷勤款留半年。刘、阮思家，二女相送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见《搜神后记》。⑲刘、阮返棹时—刘义庆《幽明录》隐。⑱人民城郭之异—指年代久远的人事变迁。传说汉朝辽东人丁令威在灵虚山学道千年，化鹤归来，徘徊作歌曰：「有「著」字。⑯台阁—指宰相、尚书之类的高官。明清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臣，称六部尚书、都御史为台官。⑰老归林下—告老归原文作「什」。⑭蓄旨御冬—蓄存食物，准备过冬。《诗·邶风·谷风》：「我有旨蓄，亦以御冬。」⑮复衣—「衣」字下原衍一女子，……载弄之瓦。」由习称生女为「弄瓦」，进而对称多生或只生女孩的妇女为「瓦窑」。⑫葫芦—原文作「胡卢」。⑬拾—缘或助力。⑪瓦窑—本指烧制砖瓦的窑，用以戏称专生女孩的妇女。《诗·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弄之瓦。」乃生—原文脱，补之。⑩西南风—曹植《七哀诗》写思妇云：「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后来常以西南风喻作成男女欢会的机

翁有女，小字江城，与生同甲，时皆
携家做生屋。
宠惜之，不忍少拂。初，东村有樊翁者，授童蒙於市肆，
父仲鸿，止此子，年六十，
生选择良苛，屡梗父命。
十四岁入邑庠。富室争女之，
临江高生，名蕃，少慧，仪容秀美。

江城

相视呆立，移时始别，两情恋恋。
江城也。顿大惊喜。各无所言，
女停睇，若欲有言。细视之，
不敢倾顾，但斜睨之。
艳美绝俗。从一小鬟，仅六七岁。
不复闻问。一日，生於隘巷中，见一女郎，
后①翁徙去，积四五年，
八九岁，两小无猜，日共嬉戏。

「我自欲之，固当无悔。」母心中据拒不自决，

南北流移，生言：

请与论婚。何足匹偶？」

母曰：「家无半间屋，

生得巾大喜。归见母，

物，可追还之。」小鬟果追付生。

伪谓鬟曰：「高秀才非他人，勿得匿其遗

喜以授女。女亦袖中易以己巾，

生故以红巾遗地而去。小鬟拾之，

居然娟好，心大爱悦。

诣之。见女明眸秀齿，

何害。」高诺之。母托烧香黑帝祠③，

我请过於其家，倘其女可偶也，即亦

贫，亦非狙狯无赖者比。

母大忧之，谓高曰：「樊氏虽

鸿执不可。生闻之闷然，嗌不容粒②。

以商仲鸿，

逼令大归④。樊惭惧，

状。浼交好者，

翁姑忿怒，

而丈夫益苦矣。翁姑薄让之，

女抵牾不可言

其初，长跪犹可以解，

渐至屈膝无灵，

宿檐下。女自是视若仇。

生呀呀门外，不敢叩关，抱膝

挞逐出户，阖其扉。

诟骂弥加。生稍稍反其恶声，女益怒，

潜责其子。为女所闻，大恚，

悉含忍之。翁媪稍有所闻，心不善也，

辞舌聒啁，常常聒於耳。生以爱故，

而女善怒，反眼若不相识，

择吉迎女归，夫妻相得甚欢。

生始解颜为笑。逾岁，

樊媪谦抑而后受盟。归述其情，

遂以金帛厚赠之，实告以意。

惟掩饰而弥缝之。

由此三五日，

既曙归，

不敢以情告父母，

坚止宿留，

扫别榻，

使夫妇并寝。

酬劝甚殷。

无何，

日暮，

不觉恻楚。

樊乃沽酒款婿，

谢罪不遑。

妆女出见，

夫妇相看，

遇岳，

岳把袂邀归其家，

清於仲鸿；

仲鸿不许。

年余，

生出

我独何仇乎？」

樊既去，

高呼子而骂。

高赧谢曰：

「我固不之知耳。

彼爱之，

「何时寄宿？」

樊具以告。

不闻有异言。」

高惊问：

诿诸其子。

樊言：

「婿昨夜宿仆家，

迫而后见之。

樊膝行而请。

樊一日自诣仲鸿。

高不承，

初不见，

辄一寄岳家宿，

而父母不知也。

父母明知之，亦忍置不问。

又焉逃乎？」

生面上时有指爪痕，未几，女渐肆，月余，颇相安，不听。

即烦主析爨之盟。

「我不能为儿女任过，不如各立⑤门户。」

言间，樊已送女至。

生但俯首，不少出气。

樊劝之，别院居之，翁姬窃慰。遣一婢给役焉。

高曰：

生被逐，徙倚殊无所归。故析尔。

尔固乐此，以去。

高逐子曰：「我惟避嚣，翁姑沸噪，略不顾瞻，挞至数十，始悻悻挞追入，竟即翁侧捉而棰之。

翁媪方怪问，女已横奔避父所，茫茫然如鸟雀之被鹞殴者。

一日，生不堪挞楚，

故使翁姑闻。

高悉置不校。

女恨之，

亦不临吊，

惟日隔壁噪骂，

无何，樊翁愤生病，

与媪相继而死。

樊拂衣而行，

誓相绝。

女终不听，

反以恶言相苦。

端，

使教其女。

樊入室，

开谕万

令独居而给食之。

又召樊来，

高恐其挫折行死，

适为所遭，

急呼之，

媪神色变异，

日伺生隙。

李媪自斋中出，

矢以天日，

女始归。

自此，

诣斋嫚骂。

生力白其诬，

皆以夜。

久之，

女微闻知，

纳妓斋中，

往来

但觉凄寂。

暗以金啖媒媪李氏，

生自独居，

若离汤火，

也。」

女以其言诚，

成否故未必亦未便作夜度娘⑥，

爱其双翅，

渠虽不贞，

适公子言，

曾於玉笋山见陶家妇，

过此两度耳。

惟勾栏李云娘，

撮毛尽矣！」

媪战而告曰：

「半月来，

或可宥免，

若犹隐秘，

女益疑。

「明告所作，

谓媪曰：

生曰：

「夙昔之愿，

今始得遂，

介介独恋是耳。」

女终不语。

「自山上一觐仙容，

具道饥渴。

女默不语。

生暗中索其足：

生喜极，

挽臂捉坐，

媪如其言。

女即遽入。

呵之曰：

「可先往灭其烛，

便言陶家至矣。」

姑从宽恕。

媪欲去，

又强止之。

日既昏，

去之，

益厌弃不以人齿。

之上，

亦震慑不能为人。

女批颊而叱

若虎狼，

枕席

乃卧以下床，

即偶假以颜色，

生已畏

醒则数骂之。

女摘耳提归，

以针刺两股殆遍，

若兵在颈。

长跪殷觫，

则江城也。

大惧失色，

堕烛於地，

何可觌面而不识也？」

躬自捉火一照，

以故二人最善。

生适戚友，

无他语，

惟各以阃威自鸣得意。

城，

而悍妒与埒。

姊妹相逢，

为人狡黠善辨，

顾影弄姿，

貌不及江

呐於口，

常与女不相洽。

二姊适葛氏，

女有两姊，

俱适诸生。

长姊平善，

人⑦，仰狱吏之尊也。

生日在兰麝之乡，

犹扞蜚中

操杖遽出。　　生察其状凶，　　踩屣

不能对。　　婢闻，　　以告二姊。　　二姊怒，

惑不甚哉！」　　葛大惭，

美也，　　乃有美不及内人，　　而畏与仆等者，

「天下事，　　顾多不解：　　我之畏，　　畏其

既醉，　　葛嘲曰：　　「子何畏之甚？」　　生笑曰：

知之不禁也。　　一日，　　饮葛所。

女辄嗔怒，　　惟适葛所，

二姊笑语承迎。　　女不语，　　以杵击之，

裳，　　怀木杵，　　携婢径去。　　抵葛家，

忿然曰：　　「人家男子何烦他挞楚耶？」　　更短袖

始具陈之。

女以帛束生首，

不敢遽告，　　再三研诘，

二姊去，　　蹒跚而归。　　妻惊问之。　　初以忤姨故，

而不能起。　　误中颅，　　血流如涌。

欲走。　　杖起，　　已中腰膂，　　三杖三踬，

反窃窃与外人交好！

遽出指骂曰：

「龋龌贼！

此等男子不宜打杀耶！」

妻子亏苦，

「龋龌贼！

我两人何嫌焉。」

女已闻之，

悍妇不仁，

幸假手惩创之，

不得不尔。

葛私语曰：

「仆此来，

生趋出，

极意温恤。

遣夫赴诉於高。

女既返，

二姊羞忿，

遗矢溲便。

仆，

齿落唇缺，

裂裤而痛楚焉。

奄奄气息。

女使婢问之曰：

「再敢无礼否？」

投汤中而进之。

未几，

吐利不能堪，

女适窥客，

伏听尽悉，

暗以巴豆

相谑，

颇涉狎亵。

宛转留饮。

饮间，

以闺阁

一所。

同窗王子雅过之，

夺门窜去。

大窘，

生由此往来全无

疾呼觅杖。

葛

可以呼来共饮。」

众大悦。

「适有南昌名妓，

流寓此间，

禀白而往。

日暮，既醉，王生曰：

生托文社，

肆中多红梅，

设宴招其曹侣。

莫敢饮於其家。

王有酤肆，

则绿豆汤已储以待矣。

从此同人相戒，

饮之乃止。

始悟病之所由来，

呻吟而哀之。

兰尤属意生，

屡以色授⑨。

为众所觉，

备极风雅，

举座若狂。

而芳

云：「谢氏，小字芳兰。」

出词吐气，

玉佩丁冬⑧，

问其姓，

云鬟掠削，

少间，妓果出，

年十七八，

因相矢缄口。

生乃复坐。

「阃中耳目虽长，

亦听睹不至於此。」

唯生离席，

群曳之曰：

兴辞。

对烛独酌，

有小僮捧巾侍焉。

肆中酒客愈稀，

惟遥座一美少年，

众窃议其高雅。

虎⑪，

亦并忘之。

少选，

听更漏已动，

醉态益狂，

揭上胭脂

而倾头耳语，

不可言喻⑩。

心如乱丝，

欲去不忍，

生於此时，

欲留不敢，

指书掌作「宿」字。

芳兰把生手，

故曳两人连肩坐。

文宗下学，

从此益禁锢之，

吊庆皆绝。

也。

生从至家，

伏受鞭扑。

匆匆便去。

盖少年乃江城，

僮即其家婢

惟生颜色惨变，

不遑告别，

「主人相候一语。」

众都不知谁何，

出门去。

僮返身入，

向生曰：

众窃议其高雅。

无何，

少年罢饮，

如是种种。

母以子故⑬，偶至其家，

拋尘土中，叱生摭食之。

女每以白足踏饼，

释缚令其自束。

月余，补处竟合为一云。

以绣剪剪腹间肉，互补之，

以酒坛襄婢首而拄之。已而，缚生及婢，

一日，与婢语，女疑与私，

生以误讲，降为青⑫。

醒而述於仲鸿，异之，夫妻咸遵其教。

虔心诵观音咒一百遍，必当有效。」

今作恶报，不可以人力回也。每早起，

偶游其寺，误毙之。

公子前身为士人，

此是前世因⑭。江城原静业和尚所养长生鼠，

夜梦一叟告之曰：「勿须忧烦，

见子柴瘠，既归痛哭欲死。

女奔出，　　见人众无隙，　　命婢移行床，

僧吹鼓上革作牛鸣。

观者如堵，

然不能禁，　　腹诽而已。　　忽有一老僧在门外宣佛果⑯，

益之狂纵。　　闻门外钲鼓，

千人共指，不为怪。　　翁姑共耻之，

辄茁⑮发出，　　憨态引眺，

两月余，　　女横如故，

女殊不语，　　拭面自归。

粉黛淫淫，　　下沾襟袖。　　众大骇，　　意女暴怒，

宣已，　　吸水噗射女面，

今世也非真。　　咄！鼠子缩头去，　　勿使猫儿寻。」

「莫要嗔，　　莫要嗔！　　前世也非假，

索清水一盂，　　持向女而宣言曰：

女为弗觉也者。　　逾时，　　僧敷衍将毕，

翘登其上。　　众目集视之，

乃以手抚生体，每至刀杖痕，　嘤嘤啜泣，

「使君若此，　何以为人！」

忽唤生醒。　生疑其将遗，

啮然若丧，　终日不食，　扫榻遽寝。　中夜，

僧亦遂去。　女入室痴坐，

明日可移家去，　仍与父母同居，

有姑嫜而不能事，　是诚何心！

妾向时得勿非人耶？　有夫妻而不能欢，

今回忆曩昔所为，　都如隔世。

清水一洒，　若更肺腑。

女曰：　「妾思和尚必是菩萨化身。

生见其状，　意良不忍，　所以慰藉之良厚。

辄以爪甲自掐，　恨不即死。

亦泣曰：

「吾儿何遽为

母察其意诚，

但求免死。

母从入。

女伏地哀泣，

母迟回有难色，

女已携婢入。

母出骇问，

告以意。

躬袱被，

婢携篦，

促生

折衣敛器，

昧爽即起，

如话十年之别。

絮语终夜，

庶便定省。」

乡捷⑰。

女每谓生曰：

翁姬不问家计，

而富称巨万矣。

生是岁

且勤俭，

又善积居，

三年，

或戏述往事，

则红涨

过於孝子。

见人则觍如新妇。

为除旧舍。

女自是承颜顺志，

始悟曩昔之梦验也。

喜唤厮仆

生为细述前状，

此？」

言之竟夜，甚详。

余於浙绍，得晤王子雅，

则女以数百金出其籍云⑱。

见芳兰方与江城对弈。惊而问之，

数月乃返。入室，

不敢萌，唯唯而已。会以应举入都，

生以不受荼毒，愿已至足，妄念所

「当日一见芳兰，今犹忆之。」

洒大千 世界耶⑳？」

河不将盂中水，

观自在⑲愿力宏大，

亦以见人世能修善业者少也。

悍妇十之九，

每见天下贤妇十之一，

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惨。

而惟果报之在房中者，

饮啄必报，

「人生业果，

异史氏曰：

道教称宣武大帝为玄天上帝，省称「玄帝」，为主北方之神。⑱大归——已嫁妇女被夫家弃逐，永不回返。⑲立——原文作「百」。⑳噎不容粒——语出《谷梁传·昭公十九年》，谓吃不下一点东西。噎，咽喉。㉑黑帝祠——黑帝，即玄帝。

范围。

界为中千世界，合一千中千世界为大千世界，称「三千大千世界」，或「三千世界」。佛教用以指一佛教化的为一个广大无边的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同一日月所照的四天下为一小世界，合一千小世界，合一千小千世等。⑲观自在—即观世音。⑳大千世界—广大无边的世界，即佛教所说的「三千大千世界」。谓合三种数以千计的世界，而成㉑出籍—古时娼妓，隶于乐籍，不得随意改易身份。以金钱赎身从良，谓之出籍；出籍后，才能享受良家女子的权利，如结婚教说法，意谓今世所得的果报，乃前世所造成。㉕茁—别本作「握」。㉖佛果—佛法因果。㉗乡捷—乡试告捷，谓考中举人。岁试五等的附生、六等的增生，皆降为青，即改着青衣，革去功名。㉙母以子故—此句别本作「母以忆子故」。㉚前世因—佛嫁于陆慎言为妻。陆慎言作尉氏令，政事统由其妻决定而后行，吏民称为「胭脂虎」。㉜降为青—明时生员岁试四等，清时「彼色来投我，我魂往与接也」。㉝喻—原文作「逾」。㉞胭脂虎—喻凶悍之妇。宋陶谷《清异录·女行》载：朱氏女惨毒狡妒，—以眉眼传送情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上林赋》：「长眉连娟，微睇绵藐，色授魂与，心愉于侧。」《索隐》：「张揖曰：猛中人—言犹如在牢狱之中。狂猛，传说中的凶兽，旧时狱门上绘制狂猛，故又作牢狱的代称。㊱冬—原文作「东」。㊲色授㊳夜度娘—本古乐府诗篇名，词云：「夜来冒霜雪，晨去履风波。虽得叙微情，奈侬身苦何。」后借称娼妓为夜度娘。㊴抗仟

假此科敛丁口，

昂其直，居为奇货。

市中游侠儿，得佳者笼养之，

试使斗，而才，因责常供。令以责之里正②。

令，欲媚上官，以一头进，

岁征民间。此物故非西产，有华阴

宣德间①，宫中尚促织之戏，

促织

不如自行搜觅，　　冀有万一之得。」

忧闷欲死。　　妻曰：「死何裨益？

敛户口，　　而又无所赔偿，

薄产累尽。　　会征促织，　　成不敢

百计营谋，　　不能脱。　　不终岁，

为人迂讷，　　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

邑有成名者，　　操童子业③，　　久不售④。

每责一头，　　辄倾数家之产。

一驼背巫，　　能以神卜。

转侧床头，　　惟思自尽。　　时村中来

两股间脓血流离，　　并虫亦不能行捉矣。

宰严限追比，　　旬余，　　杖至百，

即捕得三两头，　　又劣弱，　　不中於款。

靡计不施，　　迄无济，

於败堵丛草处，　　探石发穴，

成然之。　　早出暮归，　　提竹筒丝笼，

成妻纳钱案上，

即道人意中事，

无毫发爽。

各各悚立而听。

少间，帘内掷一纸出，

唇吻翕辟，

不知何词。

香於鼎，

再拜。

巫从旁望空代祝，

则密室垂帘，

问者燕

帘外设香几。

婆，

填塞门户。

入其舍，

成妻具资诣问。

见红女白

细瞻景状，

与村东大

成反复自念，

得无教我猎虫所耶？

隐中胸怀⑥。

归以示成。

若将跃舞。

折藏之，

展玩不可晓。

然睹促

针针丛棘，

青麻头⑤伏焉，

旁一蟆，

类兰若，

后小山下，

怪石卧，

视之，非字而画，

中绘殿阁，

焚拜如前人。

食顷，

帘动，片纸抛落。

蟆入草间，　　踪踪披求，

猝然跃去。　　成益愕，　　急逐趁之。

绝无踪响。　　冥搜未已，　　一癞头蟆，

似寻针芥，　　而心目耳力俱穷，

遂於蒿莱中侧听徐行，

循陵而走，　　见蹲石鳞鳞，　　俨然类画。

执图诣寺后。　　有古陵蔚起，

佛阁逼似。　　乃强起扶杖，

以塞官责。　　成有子九岁，

备极护爱，　　留待限期，

上於盆而养之，　　蟹白粟黄，

举家庆贺，

虽连城拱璧不啻也⑦。

青项金翅。　　大喜，　　笼归，

状极俊健，

逐而得之。　　审视，　　巨身修尾，

掭以尖草，　　不出，　　以筒水灌之，　　始出。

见有虫伏棘根，

遽扑之，　　入石穴中。

儿渺然不知所往。

既而得其尸於井。

闻妻言，

如被冰雪。

怒索儿，

耳！」

儿涕而去。

未几而成归，

「业根！

死期至矣！

而翁归，

自与汝覆算

母闻之，

面色灰死，

大惊曰：

已股落腹裂，

斯须就毙。

儿惧，

啼告母。

迅不可捉，

及扑入手，

窃发盆，

虫跃掷径出，

亦不复以儿为念。

自昏达曙，

成顾蟋蟀笼虚，

则气短声吞，

但儿神气痴木，

奄奄思睡。

半夜复醒。

夫妻心稍慰。

近抚之，

气息惙然。

喜置榻上，

不复聊赖。

日将暮，

取儿藁葬。

茅舍无烟，

相对默然，

因而化怒为悲，

抢呼欲绝。

夫妻向隅，

色，顿非前物。成以其小，

见虫伏壁上。审谛之，短小黑赤

迷其所往。徘徊四顾，

手裁举，则又超忽而跃。急趋之，折过墙隅，

行且速。覆之以掌，虚若无物，

虫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鸣则跃去，

忽闻门外虫鸣，惊起觇视，

目不交睫。东曦即驾⑧，僵卧长愁。

无不胜。欲居之以为利，而高其直，

驯养一虫，自名「蟹壳青」，日与子弟角，

觇之。村中少年好事者，

惴惴恐不当意，思试之斗以

意似良。喜而收之。将献公堂，

视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

壁上小虫，忽跃落衿袖间，

劣之。惟彷徨瞻顾，寻所逐者。

蠢若木鸡。

少年又大笑。

试以猪鬣撩拨虫须，

小虫伏不动，

因合纳斗盆。

不如拼搏一笑。

顾念蓄劣物，

终无所用，

少年固强之。

成视之，

因出己虫，

纳比笼中。

庞然修伟，

自增惭怍，

不敢与较。

视成所蓄，

掩口胡卢而笑⑨。

亦无售者。

径造庐访成。

成骇立愕呼。

幸啄不中，

方共瞻玩，

一鸡瞥来，

径进以啄。

似报主知。

成大喜。

少年大骇，

急解令休止。

虫翘然矜鸣，

张尾伸须，

直眩敌领。

振奋作声。

俄见小虫跃起，

虫暴怒，

直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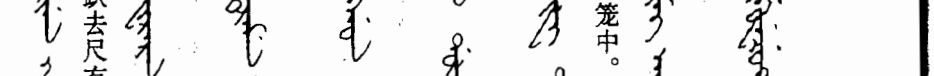
遂相腾击，

仍不动。

少年又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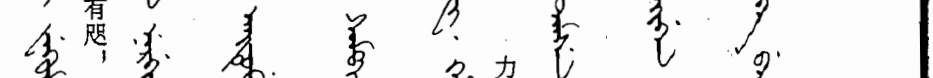
宰不信。

试与他虫斗，



怒诃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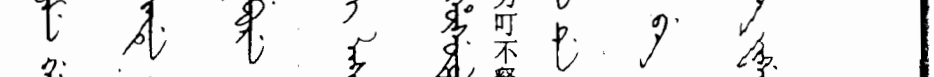
成述其异，



翼日进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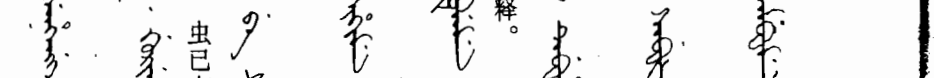
宰见其小，

掇置笼中。



力叮不释。

成益惊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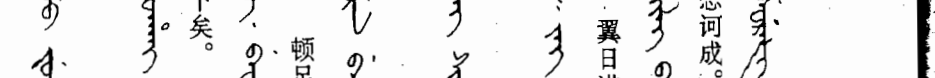
临视，

则虫集冠上，



顿足失色。

旋见鸡伸颈摆扑，



虫已在爪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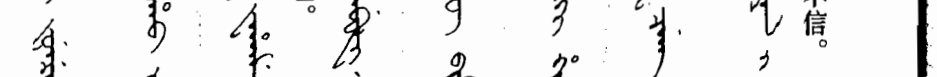
成仓猝莫知所救，



虫跃去尺有咫，

鸡健进，

逐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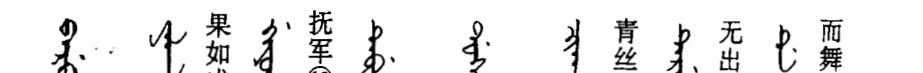


而舞。

益奇之。

上大嘉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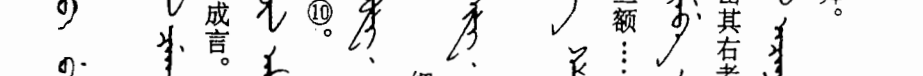
诏赐抚



无出其右者。

每闻琴瑟之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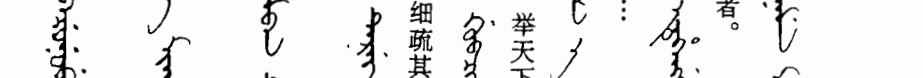
则应节



青丝额……

一切异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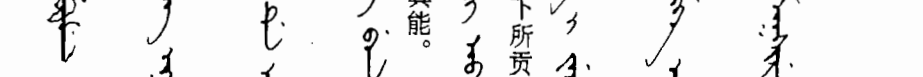
遍试之，



举天下所贡蝴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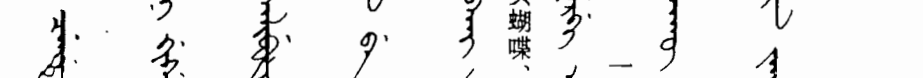
螳螂、

油利挞、



细疏其能。

既入宫中，



抚军⑩。

抚军大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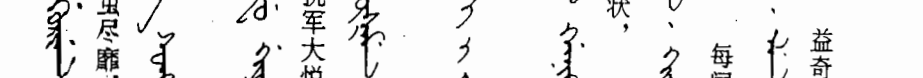
以金笼进上，



果如成言。

乃赏成，

献诸



虫尽靡，

又试之鸡，



田百顷，　楼阁万椽，　牛羊蹄蹴名千计。
抚军亦厚资成。　不数岁，
轻捷善斗，　今始苏耳。
成子精神复旧，　自言身化促织，
卑入邑庠。　后岁余，
幸悦，免成役。　又嘱学使，
无何，　幸以「卓异」闻。
臣名马衣缎。　抚军不忘所自，

仙及鸡犬⑫。　信夫！」
并受促织恩荫⑪。　闻之：一人飞升，
遂使抚臣、令尹，
岂意其至此哉！　天将以酬长厚者，
裘马扬扬。　当其为里正，　受仆责时，
异史氏曰：　「成子以蠹贫，　以促织富，
一出门，　裘马过世家焉。

道，服仙药飞升，「余药器存庭中，鸡犬舐之皆飞升。」

名或官爵，叫做「恩荫」。这里说因贡献促织而受「恩荫」，是讽刺语。⑫一人飞升，仙及鸡犬——《列仙传》谓汉淮南王刘安学强自忍笑的样子。⑩抚军——明清时巡抚的别称。⑪受促织恩荫——封建时代，子孙可以因父、祖的功劳而得到朝廷恩赐的功·天文训》：「爰止羲和，爰息六螭。」许慎注：「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⑨胡卢而笑——笑不可忍。胡卢，也作「卢胡」，《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与我共拱璧。」《疏》：「此璧两手拱抱之，故为拱璧。」⑧东曦既驾——东方太阳已经升起。《淮南子·廉颇蔺相如列传》：战国时，赵国得和氏璧，秦国愿以十五城交换。故称和氏璧为「连城璧」，谓其价值连城。拱璧，大璧。「青丝额」等均为蟋蟀品种名。⑥怀——原文脱，补之。⑦虽连城拱璧不啻也——即便是价值连城的大璧玉，也比不上它。《史记蟋蟀的名称。《帝京景物略》卷三，谓「凡促织，青为上，黄次之，赤次之，黑又次之，白为下。」后文「蝴蝶」、「螳螂」、「油利挞」、凡没有考中秀才的人统称为「童子」。「操童子业」，意谓继续读书欲考秀才。④不售——指考不中。⑤青麻头——一种上等品种①宣德——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②里正——古时乡里小吏。明代称里长。详前《狐谐》注③。③童子业——指童生。科举时代

儿：

冷则疗以粉草，热则投以盐颗。

按经而求，务尽其种。其养之也，如保婴

邹平张公子幼量，癖好之，

花狗眼之类名，不可屈以指，惟好事者能辨之也。

又有靴头、点子、大白、黑石、夫妇雀、

腋蝶，梁有翻跳，越有诸尖：皆异种也。

鸽类甚繁，晋有坤星①，鲁有鹤秀，黔有

鸽异

公子亦以鸽自诩。

一夜，

是名「夜游」。

齐鲁养鸽家，

无如公子最：

使惊诸鸽，

可以免痹败之病，

故常须人把握之。

夜置群中，

盘旋无已时，

不至於死不休也，

体最小，

善走，

置地上，

而死者。

以十金购一鸽，

张在广陵，

有病麻痹

鸽善睡，

睡太甚，

颇愿观之否？」

张喜，

养鸽之能事矣。

仆亦携有一两头，

少年笑曰：

公子可谓尽

「人言果不虚，

五色俱备，

灿若云锦。

之所好也，

愿得寓目。」

张乃尽出所有，

遥闻畜鸽最盛，

此生平

殊不相识。

问之，答曰：「漂泊之人，

姓名何足道。

忽一白衣少年叩扉入，

坐斋中，

且鸣且斗，　每一扑，　必作筋斗。　少年捽之以

而毛纯白，　飞与槍齐，

口中作鸽鸣。　忽有两鸽出，　状类常鸽，

昧无灯火。　少年立庭中，

见一道院，　仅两楹。　少年握手入，

「请勉行，　寓屋不远矣。」　又数武，

心窃疑惧。　少年指曰：

从少年去。　月色冥漠，　野况萧条，

声变如磬，　两两相和，　间杂中节。

大者伸颈不敢动。　鸣愈急，

如燕子落蒲叶上，　声细碎，　类簸鼓，

小者上下飞鸣，　时集其顶，　翼翩翩

张翼作屏，　宛转鸣跳，　若引之，

集阶上②，　学鹤舞。　大者延颈立，

又有两鸽出：　大者如鹜，　少者裁如拳，

眩，　连翼而去。　复撮口作异声，

小蓉，　　悄两柏焉。　　与家人抱鸽，

冲宵而去。　　又目前院宇都渺，　　盖一

回视少年，　　化白鸽，　　大如鸡，

方竞论间，　　家人燎麻炬，　　入寻主人。

「尚有两种未献，　　今不敢复请观矣。」

而意犹未足，　　诡求不已。　　少年曰：

莹，　　脏腑可数。　　张甚奇之，

以手把之曰：　　启其翼，　　胁肉晶

两目通透，　　若无隔阂，　　中黑珠圆於椒粒，

接而玩之，　　晴映月，　　作琥珀色，

「如不嫌憎，　　以此塞责。」

鸽去，　　仍作前声，　　招二白鸽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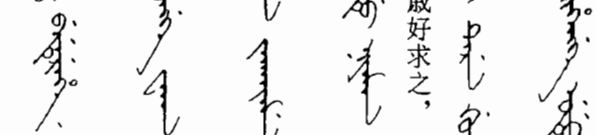
少年不许。　　又固求之。　　少年乃叱

愧③。　　遂揖少年，　　乞求分爱，

张嘉叹不已，　　自觉望洋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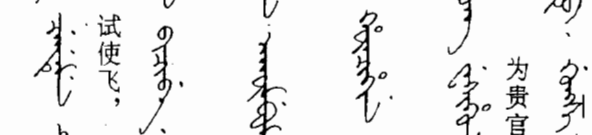
既而小者起飞，　　大者又颠倒引呼之。

又念：长者之求，不可重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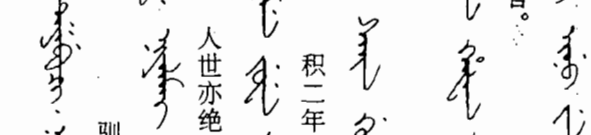


思所以报，而割爱良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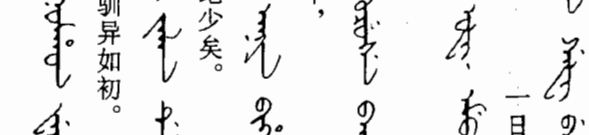
问：「畜鸽几许？」公子唯唯以退。疑某意爱好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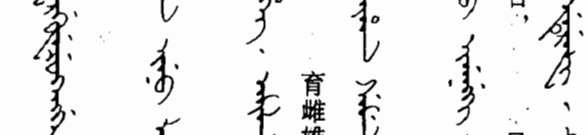
执某公，为贵官。一日，见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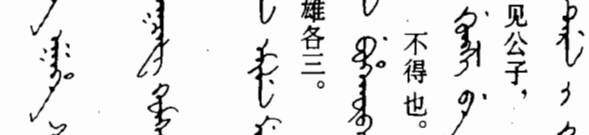
虽戚好求之，不得也。有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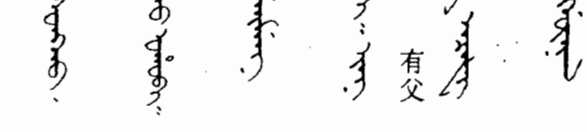
於是爱惜臻至。积二年，育雌雄各三。



虽非其尤，人世亦绝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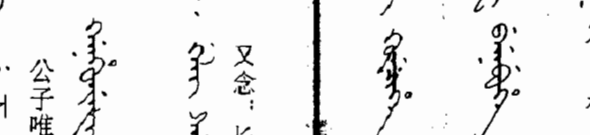
骇叹而归。试使飞，驯异如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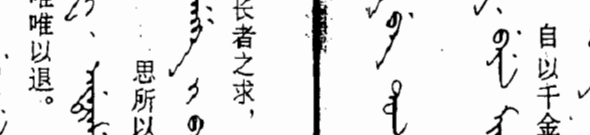
曰：「味亦殊无异处。」张悼恨而



乃俗所言「鞮鞻」者也！」某回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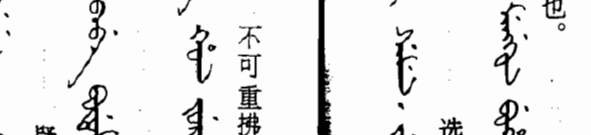
张惊曰：「烹之乎？」曰：「然。」张大惊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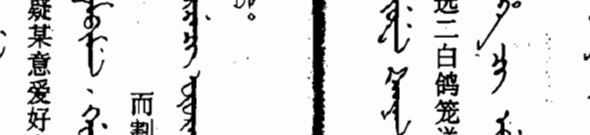
问：「前禽佳否？」答云：「亦肥美。」



而某殊无一申谢语。心不能忍，



他日见某公，颇有德色，



自以千金之赠不啻也。



且不敢以常鸽应④，选二白鸽笼送之，



异史氏曰：「物莫不聚於所好，诚然也。叶公之好龙，则真龙入室⑥；

分赠知交，

数日而尽。

天明视之，

果俱亡矣。

心甚恨之，

遂以所畜，

化为鸽，

所养白鸽，

皆从之，

飞鸣径去。

今率儿辈去矣。」

言已，

责之曰：

何乃以明珠暗投⑤，

致残鼎镬！

「我以君能爱之，

故遂托以子孙。

返。

至夜，

梦白衣少年至，

亦以见鬼神之怒贪而不怒痴也。」

堵之物⑦，

好者更多，

而聚者特少，

友，

贤君之於良臣乎？

而独阿

好龙，

则真龙入室⑥；

而况学士之於良

前晨起，见钱碍路，命令婢女[华堆阿塔物]，终不说钱字。后因以[阿塔物]指钱。阿堵，六朝人口语，犹言[这]或[这个]。

真正得到。⑵阿堵之物——指金钱。世说新语·规箴》：王夷甫自以高，口不言钱。甘更前试，以观间以钱堆其床前，欲

之物不遇识者。⑶叶公二句——叶公好龙，原意为比喻表面上的爱好，并非真的爱好。这里用此故事，表示痴爱某种事物，就能

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路，人无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后因以「明珠暗投」喻有才能的人所事非主，或珍贵

之谓也。」⑷且不敢以常鸽应——本句「应」字下原衍一「选」字，去之。⑸明珠暗投——《史记·邹阳列传》：「臣闻明月之珠，夜

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骚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

脱，补之。⑶望洋可愧——指大开眼界，自愧不如。《庄子·秋水》谓，秋水灌河，「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尽在己。顺流而

⑴坤星——鸽的品种名。下文的鹤秀、脱蝶、翻跳、诸尖、靴头、点子、大白、黑石、夫妇雀、花狗眼等，也均为鸽名。⑵上——原文

为丈夫寿。

一日，柴初度②，金卓词庄礼，

柴忿，独宿，数月不践闺闼。

金暴遇之，经岁而死。

有奇妒。

柴百金买妾，

柴廷宾，太平人。妻金氏，不育，

邵 女①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二十

何便仇忌，遂无结发情③耶？后请

「前日误杀婢子，今甚悔之。

柴乃入，酌酒话言。妻从容曰：

君即醉，请一盏而别。」

曰：「妾竭诚终日，

醉。金华妆自诣柴所，

筵内寝，招柴。柴辞以

柴不忍拒，始通言笑。金设

金一见，　喜形於色，

遍嘱戚好，　为之购致，　得林氏之养女。

如是年余。　柴不能待。

而阴使迁　延勿报，　己则故督促之。

嘱为物色佳媵，　遂止宿焉。　由此敬爱　如初。

柴益喜，　金便呼媒媪来，　烛尽见跋，

纳金钗十二④，　妾不汝瑕疵也。」

而金之怜爱林，　柴痛切於心，　不能为地。

继以鞭楚。

若严师诲弟子。　初犹诃骂，

於是授美锦，　使学制，

「我家素勤俭，　非似王侯家，买作画图看者。」

绣履之外，　须人而成。　金曰：

然林固燕产，　不习女红，

饮食共之，　脂泽花钿，　任其所取。

好⑦。

阴於别业修房囡，

思购丽

柴始悟其奸，

因复反目，永绝琴瑟之

妻怒曰：

「我代汝教娘子，

有何罪过？」

柴悲惨心目，

颇致怨怼。

林不堪其虐，

自经死。

发少乱，

则批两颊：

但履跟稍有折痕，

则以铁杖击双弯⑥，

尤倍於昔，

往往自为妆束，

匀铅黄⑤焉。

尤喜读内经及冰鉴书⑧。

少聪慧，

教之读，

过目能了。

知为邵氏。

邵贫士，

止此女，

秋波斜转之。

询诸人，

停睇神驰。

女怪其狂顾，

女郎，

光艳溢目，

未得其人。

偶会友人之葬，

见二八

人而别居之。

荏苒半载，

柴告所愿，

遂亦灰心，　无所复望。　忽有贾媪者，以货珠过柴。

谋之数媪，　无敢媒者，

然心低徊之。　又冀其家贫，　或可利动。

柴得其端末，　知不可图，

故十七岁犹未字也。

辄令自择，　而贫富皆少所可，

父爱溺之，　有议婚者，

又问：「婿家阿谁？」　邵妻答：「尚未。」

赵家姊妹何足数得⑨！」

惊赞曰：　假到昭阳院，

「好个美姑姑！

睹女，

诺之。　登门，故与邵妻絮语。

千金不惜。」　媪利其有，

其成与否，所勿责也。　万一可图，

赂以重金，

曰：　「止求一通诚意，

柴家郎君云：　　於某家茔边，

ᠴᠠᡳᡥᠠᠨ ᡤᡝᡵᡤᡝᠨ ᡳᠨ ᡤᡠᡵᡠᠨ ᡳ ᡥᡡᡵᡳᠨ ᡳ ᡩᡝᡵᡝ ᡳᠯᠠᠨ ᡤᡝᡵᡤᡝ

闻为贱媵则就之。

但恐为

邵妻笑曰：

「婢子奇特，

多少良匹悉不就，

入楼阁，

老身再到门，

则阖者

赐浆酒，

若得千金，

出车马，

呵叱及之矣。」

登堂便促膝，

若得佳偶，

必减寿数，

少受折磨，

有济矣。

况自顾命薄，

女觍然曰：

「父母安享厚奉，

则养女

此汝自主张，

勿后悔，

致愁父母。」

唤女曰：

「试同贾姥言之。

告以别居之谋。

邵益喜，

大夫人便如何耶？」

言已，

儒林笑也！」

媪曰：

「倘入门得一小哥子，

以冀不漏，何可得乎？

请不如早归，

犹速发而祸小。」

不谋朝夕者也⑩。

塞口防舌，

所谓燕巢於幕，

「君之计，

家人无敢言者。

女谓柴曰：

即置千金，

备舆马，

娶女於别业，

奔告柴。

喜出非望，

亦福相，

媪大喜，

子孙必有兴者。」

未必非福。

前见柴郎，

女青衣而出⑪，

命苍头控老牝马，

终踟蹰而不敢决。

一日，柴他往，

不然，买日为活，

柴以为是，

何可长也？」

「身为贱婢，

摧折其分。

此非常之悍，

不可情理动者。」

女曰：

我苟无过，

怒由何起？」

柴曰：

「不然。

女曰：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柴虑摧残。

立家室，

此岂复是人矣？」

诸婢无行，有以激之。

汝念背妻而

既念其自首可原，

使我横被口语。

其实皆男子不义，

曰：

「被薄幸人播恶於众，

乃命婢子出锦衣衣之，

气亦稍平。

又见容饰谦卑，

妻始而怒，

竟诣嫡所伏地自陈。

一媪携袱从之，

柴闻女归，

惊怛不已，

心虽不乐，

亦暂安之。

「彼自不来，

我何与焉？」

即命婢媪为除舍。

则积怨可以尽捐。」

妻云：

庶之於嫡也。

夫人若肯假以辞色，

以礼论，

妻之於夫，

犹子之於父，

谚云：

「大者不伏下。」

「细察渠亦稍悔之，

女曰：

但不肯下气耳。

妻不肯行

女曰：「妾已言之：夫之於妻，

人，

乞夫人往一姍笑之也。」

心始稳贴。

柴有难色。

女迎门而劝，令诣嫡所。

疾奔而至，

窃意羊入虎穴，

女泣下，

自惭无以见夫

「郎适归，

见家中寂然，

狼藉已不堪矣。

柴意少纳。

女往见妻曰：

犹嫡之於庶。

自是夫妻复和。

孟光举

将返。

女推柴从之，

柴始强颜为笑。

妻色稍霁，

何归为？」

柴俯不对。

女肘之，

「汝狡兔三窟⑬，

分在则然耳。」

妻乃从之。

见柴曰：

案⑫，

而人不以为诒，

何哉？

晓妆犹含盛怒。

女捧镜，

女惟顺受。

一夜，

夫妻小有反唇，

无可蹈瑕，

或薄施呵谴，

然自愧弗如，

积惭成忌。

但女奉侍谨，

一纳。

妻亦心贤之，

柴入其室，

苦辞之，

十余夕始肯

盥已，

授帨，

执婢礼甚恭。

女早起，

青衣往朝，

早起，膝行伺幕外。

妻槌床怒骂，

柴禁女无往。

女弗听，

面肤绽裂，

始退。

由此夫妻若仇。

柴夺鞭反扑，

盛气奔入，

曳女出。

妻呶呶逐击之。

怒不懈，

鞭之至数十。

柴不能忍，

女惧，

长跪哀免。

镜堕，破之。

妻益恚，

握发裂眦。

狡黠，

偶与柴语，

妻疑其

柴於是孤眠。

妻闻之，

意亦稍安。

有大婢素

自夫妻绝好，

女亦莫敢当夕，

恨，

下人皆不可堪。

妻无如何，

惟日挞婢以寄其

柴知之，

谢绝人事，

杜门不通吊庆。

将伺柴出，

而后泄愤於女。

叱去，不听前。

日夜切齿，

惟伏地乞死。

柴欲挞之。

检其衣，

得利刃焉。

婢无言，

婢惊惧，

无所措辞。

柴益疑，

招之来，

诈问：「作何奸？」

有杀机，

叵测也。」

柴如其言，

女嘱柴，禁勿往，

疾首怨骂。

一夕，轮婢值宿，

无人处，

曰：「婢面

暴之尤苦。

婢辄於

私，

前此杀却，乌有今日。」

柴忿，顾女曰：「皆汝自取。

益迁怒女，诟骂益毒。

急货之。妻以其不谋故，罪柴，

柴然之。会有买妾者，

然不如鬻之，既全其生，我亦得直焉。」

必无生理。彼罪固不赦，

女止之曰：「恐夫人听闻，此婢

女而数之曰：「杀主者，罪不赦，

不复作防。适远出，妻乃召

恨其言之不早。柴以为嫌郤尽释，

向女温语，而心转

柴乃返，以实告。妻大惊，

言。心益⑭闷怒，捉裙浪骂。

并无知者，问女，女亦不

言已而走。妻怪其言，遍诘左右，

当嫁君时，　　岂以君家为天

欲往寻之。　　女捉襟曰：　　「妾明知火盆而故蹈之。

柴归，　　见面创，　　大怒，

妻乃不烙，　　以针刺肠二十余下，　　始挥去之。

则家人尽哭，　　愿代受死。

欲毁其容。　　婢媪皆为之不平。　　每号痛一声，

妻烧赤铁烙女面，

汝纵之何心？」　　女造次不能以辞自达。

一如往日。　　金前见众哭，

彼烙断我晦纹矣！」　　朝夕事嫡，

曰：　「君今日宜为妾贺，

数日寻愈。　　忽揽镜若喜，

遂以药糁患处，

尚有满时，　　若再触焉，　　是坎已填而复掘之也。」

聊以泄造化之怒耳。　　安心忍受，

堂耶？　　亦自顾命薄，

疑其怨报，故谢之。金为人，持家严整，
金自觉畴昔过惨，
金益德之。女以医理自陈，
日夜浸困。女侍伺不遑眠食，
略不顾问。数日，腹胀如鼓，
月余，忽病，逆害饮食⑮。柴恨其不死，
女共事，辞色平善。
自知身同独夫，略有愧悔之萌，时时呼

又将烹药，女进曰：「此等药百裹无益，
凡易数医，卒罔效，亦滨危矣。
以故医脉之，无不指为气郁者。
金对人辄自言为「气 蛊」⑰，
由是慨然兴中馈之思⑯，聘医药之。
劬劳甚苦，而家中盐米，不食自尽。
自病后，皆散诞无操作者。柴躬自经理，
婢仆悉就约束，

请虽家政㉑，听子而行。」无何，病痊，子之覆载⑳而不知也！今而后，始实告之。泣曰：「妾日受女及群婢皆笑。

坤而呼之曰：「女华陀⑲，今何如也？」金问故，遗⑱，病若失。遂益笑女言妄，信。女暗撮别剂易之。药下，食顷三只增剧耳。」金不

金亲调视，若奉其母。后金患心女产一男。产后多病，食必偕，即㉒姊妹无其和也。无何，强与连榻。自此，事必商，金遣二婢曳还之，曳与连肩，爱异常情。更阑，女托故离席，金自起夺壶，柴整设为贺。女捧壶侍侧，

神问：「汝金氏耶？汝罪过多端，

夜梦至一处，似庙宇，殿中鬼神皆动。

然心常惴惴，恐其复萌。

过六七日又发。虽应手奉效，不至大苦，

画然痛止。十余日复发，复刺，

比至，则气息濒尽，按穴刺之，

但欲觅死。女急市银针数枚，

痛起，则面目皆青，

痂㉓，

犹冀为妖梦之验。食后果病，

明日又当作矣！」醒而大惧，

次止偿零数，便望病除根耶？

可以相准，所欠一烙、二十三针，今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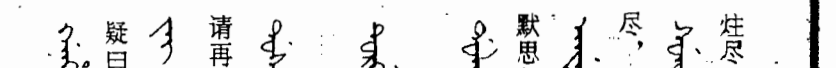
而惨毒至此？鞭挞之刑，已有柴生代报，

此其宿报。至邵氏何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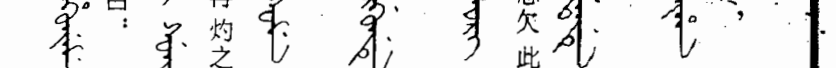
故仅降灾，以示微谴。前杀两姬，

寿数合尽，念汝改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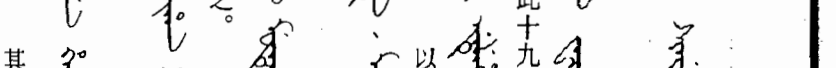
灶尽，求女再针。女笑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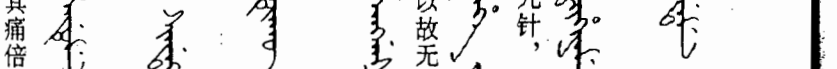
尽，庶免后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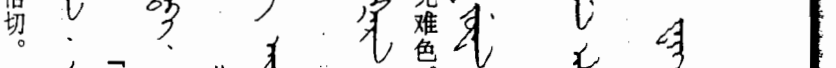
默思欠此十九针，不知作何变症，不如一朝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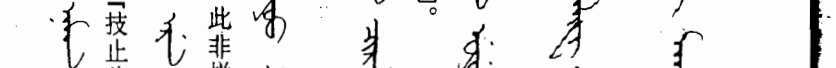
以故无难色。然呻吟忍受之际，



金忆梦中语，



请再灼之。此非烂烧不可，但恐夫人不能忍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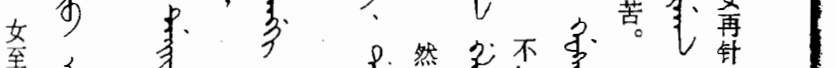
疑曰：「技止此矣，病本何以不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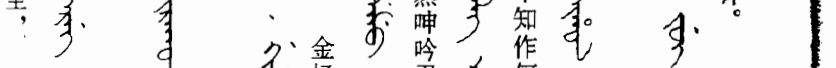
其痛倍切。女至，刺之，随手而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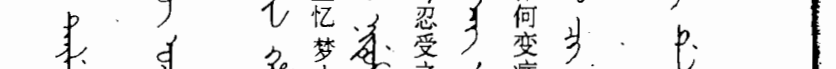
子名曰俊，秀慧绝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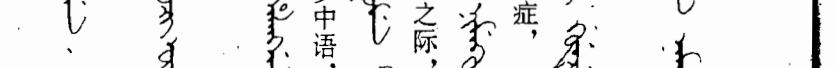
弥自忏悔，临下亦无戾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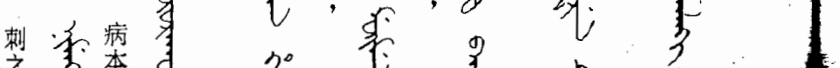
刺之如数。自此平复，果不复病。



实以梦告。女乃约略经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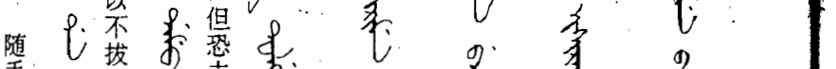
起㉔跪榻上。女终不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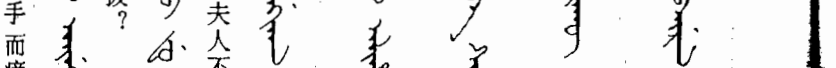
女大笑不可。金请益坚，



「不必论穴，但烦十九刺。」



：「针岂可以泛常施耶？」金曰：



异史氏曰：「女子狡妒，天性然也。始有通往来者。

家暴富，至是，而士林羞与为伍；

乡里荣之。邵翁自鬻女后，

耳。與马归宁，

是时夫妇年四十，如夫人㉖三十有二三

神童之目，十五岁以进士授翰林。

女每曰：「此子翰苑相也㉕。」八岁有

不亦慎乎！每见愚

而不增之息，亦造物之恕矣。顾以仁术作恶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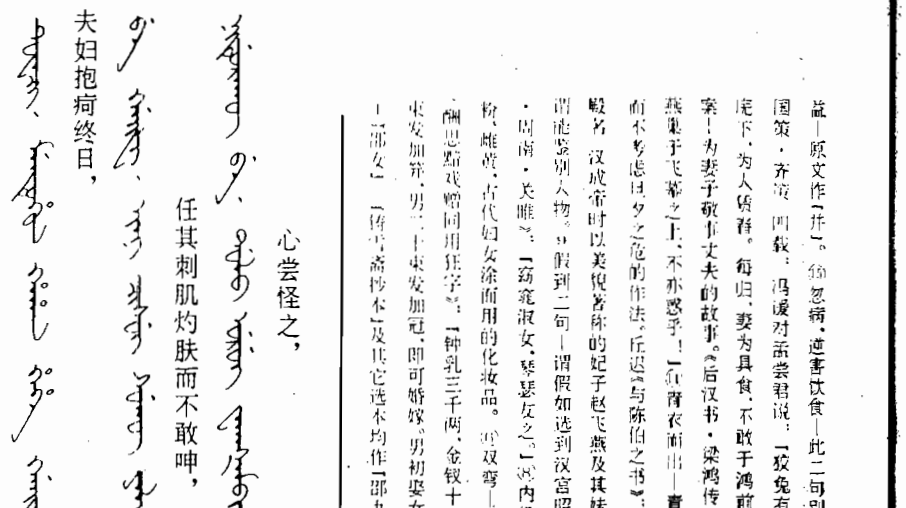
鸣呼！岂人也哉！如数以偿，

而始有悔萌。此岂梃刃所能加乎！乃至於再拯其死，

以分自守，百折而不移其志，

以增其怒。鸣呼！祸所由来矣。若以命自安，

而为妾媵者，又复炫美弄机，



心尝怪之，

至此始悟。」

任其刺肌灼肤而不敢呻，

夫妇抱疴终日，

即招无知之巫，

六七。」

称翰林，其长官为掌院学士，以大臣充任。㉖如夫人—妾的别称。《左传·僖公十七年》：「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㉗翰苑相—有跻身翰林院的骨相。翰苑，指翰林院。所属职官统称翰林。㉘疴—此句别本作「请惟家政」。「虽」恐为「惟」字之误。㉙即—原文脱，补之。㉚心痗—心病。《诗·卫风·伯兮》：「愿言思之，心痗如疾。」㉛遗—遗失，大便。《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失矣。」㉜华陀—本作「华佗」，汉末名医。㉝覆载—天覆地载之恩。《礼记·中庸》：「天之所覆，地之所载。」㉞请虽家顿饭的功夫，大便三次。遗—遗失，大便。《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指妻子。详前《罗刹海市》注㉕。㉟「气虫」—亦称「气鼓」，中医认为由怒气郁结而致腹部肿胀的一种疾病。㊱食顷三遗—一

盏—原文作「升」。㊲忽病，逆害饮食—此二句别本断为：「忽病逆，害饮食。」㊳兴中懑之思—产生了对妻子的思念。中懑，国策·齐策四载：冯谖对孟尝君说：「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㊴庇下，为人质荐。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案，食器。㊵狡兔三窟—比喻藏身之处多，便于避祸。《战案—为妻子敬事丈夫的故事。《后汉书·梁鸿传》载，梁鸿家贫而有节概，洁身不仕，与妻孟光避居吴地，「依大家皋伯通，居燕集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㊶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㊷孟光举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㊸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㊹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㊺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㊻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㊼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㊽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㊾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㊿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51)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52)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53)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54)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55)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56)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57)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58)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59)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60)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61)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62)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63)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64)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65)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66)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67)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68)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69)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70)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71)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72)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73)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74)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75)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76)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77)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78)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79)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80)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81)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82)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83)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84)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85)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86)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87)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88)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89)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90)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91)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92)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93)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94)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95)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96)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97)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98)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99)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00)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01)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02)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03)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04)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05)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06)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07)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08)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09)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10)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11)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12)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13)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14)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15)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16)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17)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18)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19)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20)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21)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22)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23)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24)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25)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26)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27)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28)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29)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30)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31)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32)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33)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34)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35)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36)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37)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38)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39)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40)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41)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42)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43)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44)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45)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46)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47)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48)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49)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50)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51)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52)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53)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54)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55)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56)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57)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58)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59)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60)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61)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62)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63)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64)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65)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66)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67)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68)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69)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70)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71)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72)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73)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74)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75)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76)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77)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78)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79)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80)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81)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82)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83)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84)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85)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86)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87)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88)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89)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90)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91)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92)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93)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94)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95)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96)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97)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198)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199)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200)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201)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202)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203)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204)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205)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206)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207)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208)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209)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210)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211)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212)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213)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214)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215)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216)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217)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218)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219)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220)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221)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222)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223)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224)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225)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226)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227)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228)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229)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230)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231)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部女穿上婢妾的衣服而出。(232)孟光举眉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后退与陈伯之书》：「夫以嘉容韶之颜，……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蔓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不亦愚乎！」(233)青衣而出—青衣，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此指

梅女

容蹙舌伸，索环秀领。

异之。起视转真，再近之，俨然少女，

昼卧寓室。时年少丧偶，岑寂之

封云亭，太行人。偶至郡，

下，颇有所思。凝视间，见墙上有

女子影，依稀如画。念必意想所致。

而久之不动，亦不灭。

惊顾未已，冉冉欲下。知为缢鬼，

遂灭。呼主人前，问状。主人言：

恩同山岳矣。」诺之，

舌不得缩，索不得除，求断屋梁而焚之，

何敢遽以重务浼君子。但泉下槁骸，

影居然下，曰：「萍水之人，

「娘子如奇冤，小生可以极力。」

然以白昼壮胆，不大畏怯。语曰：

楹，

费不资，

故难之，

封乃协力

靖之。」

封以鬼言告。

主人计毁舍易

宅归於余。

客往往见怪异，

而无术可以

后梅夫妻相继卒，

将拘审验。

女闻自经。

典史受盗钱三百，

诬其女与通，

为梅所执，

送诣典史。

「此十年前梅氏故宅，

夜有小偷入室，

「饮乎？」

答言：「不饮。」

封曰：

「坐对佳人，

未。」

问：「何时？」

但笑不言。

封问：

西江不濯矣。

会合有时，

今日尚

利，

若此之为，

则生前之垢，

濒①然而惭曰：

「阴惨之气，

非但不为君

溢，

姿态嫣然。

封爱悦之，

欲与欢。

梅女夜至，

展谢已，

喜色充

助作。

既就而复居之。

骨若醉。

自顶及踵皆遍，

女叠掌为之轻按，

愿尽技能，

请君自休。

更阑颇怠，

双线，

即可成文。

女辄口道而颐指之，

翻变良久，

封从之。

今长夜莫遣，

但两人寥落，

夜深又苦无局。

「妾生平戏技，

闷眼相看，

不穷於术。

封笑曰：

「此闺房之绝技也。」

愈出愈幻，

封迷乱不知所从，

促膝戟指，

聊与君为交线之戏③。」

惟谙打马②。

亦复何味？」

女曰：

既而握指细擂，

如以团絮相触状，

手所经，

女叠掌为之轻按，

以侑清梦。」

封从其请。

妾解按摩之术，

强使就寝，

曰：「我阴人不寝，

人自不之察耳。」

女曰：

「此妾自悟，

但有

要在地下。」

问：「地下有隙可容身乎？」

使我呼欲遍？」

曰：「鬼无常所，

女始至。

封曰：

「卿居何所，

慕，

绕屋而呼之，

并无响应。

日夕，

和，

殊於往日。

心益爱

则沉沉睡去矣。

及醒，

日已向午，

觉骨节轻

擂至腰，

口目皆慵，

至股，

体舒畅不可言：

聊以自代，

若何？」

封允之。

颇极风致。

明夕招与俱来，

有浙娼爱卿者，

新寓北邻，

女曰：

「君勿缠我。

破产。」

戏至半夜，

封苦逼之。

当破产购致之。」

女笑云：

「无须

封握腕曰：

「使卿而活，

曰：「鬼不见地，

犹鱼不见水也。」

北壁，微呼曰：「壶卢子！」即至。

道，但曰：「郎如爱妾，当以指弹北壁，我且去。」

女起曰：「嘉会方殷，

次夕，与一少妇同至，

眉目流转，阴含荡意。

三人狎坐，打马为戏。

封欲挽之，飘然已逝。两个登榻，

于飞④甚乐。诘其世，则含糊不以尽

封问爱卿。女来。

天晓，入北壁隙中而去。次日，

三呼不应，可知不暇，勿更招也。」

「被高公子招去侑酒，以故不得来。」

因而剪烛共语。女每欲有所言，

吻已启而辄止，固诘之，终不肯言，

敬猷而已。封强与为戏，

四漏始去。自此二女频来，

诺为之招鬼妓。

日既暝，

某力求不已。

封设筵与坐，

遂跨马造封。

封初不肯承，

鬼，

欲以问冥世缘，

期月夭殂，

心甚悼之。

闻封有灵

继娶顾氏，

深相爱好，

典史某，

亦浙之世族，

嫡室以私仆被黜。

笑声常彻宵旦，

因而城社悉闻。

以杖击某，

中颅。

某抱首而哀

坏我家钱树子！

三十贯索要偿也！」

大骂曰：

「贪鄙贼！

故，

方将致诘。

俄暗室中一老妪出，

投以巨碗，

溘然而灭。

封大惊，

不解其

封以身横阻之。

某审视，

大怒，

举头见客，

色变欲走。

叩壁而呼。

三声未已，

爱卿骤至。

愿以爱媳入青楼，

神怒人怨，

死期已迫。

汝父母代哀冥司，

袖有三百钱，

便而翁也！

鼻骨倒竖矣！

汝居官有何黑白？

江浙一无赖贼，

买得条乌角带⑤，

於姥乎何与？」

姬怒曰：

「汝本

少年而殒，

方切哀痛，

不图为鬼不贞。

曰：

「此顾氏！

我妻也。

「某即有罪，

倘死於寓所，

女愤不已。

封劝曰：

封惊极，

以身障客。

颜色变异，

近以长簪刺其耳。

旋见梅女自房中出，

张目吐舌，

方惊诧无从救解，

不知也耶？」

言已，

又击。

某宛转哀鸣。

代汝偿贪债，

衔恨已久。

每欲浼君，一为昭雪，

ᠡᠷᠡᠭᠡᠲᠦ ᠪᠣᠯᠪᠠᠴᠤ ᠨᠢᠭᠡᠨ ᠳᠠᠪᠤᠰᠠᠯ ᠪᠠᠭᠤᠰᠢᠭᠤᠯᠬᠤ ᠪᠠᠶᠢᠰᠤᠭᠠᠢ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ᠶᠢᠨ

女曰：「曩已言之：受贿诬奸，

ᠬᠠᠭᠤᠨ ᠨᠢ ᠤᠷᠢᠳᠠᠴᠢᠯᠠᠨ ᠬᠡᠯᠡᠪᠡ ᠬᠤᠲᠠᠯᠴᠠᠭᠠᠨ ᠪᠤᠯᠪᠠᠴᠤ ᠬᠤᠪᠢᠷᠠᠯᠲᠠᠨ ᠬᠢᠵᠤ ᠪᠠᠶ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ᠶᠢᠨ

「囊已言之：受贿诬奸，

ᠬᠠᠭᠤᠨ ᠨᠢ ᠤᠷᠢᠳᠠᠴᠢᠯᠠᠨ ᠬᠡᠯᠡᠪᠡ ᠬᠤᠲᠠᠯᠴᠠᠭᠠᠨ ᠪᠤᠯᠪᠠᠴᠤ ᠬᠤᠪᠢᠷᠠᠯᠲᠠᠨ ᠬᠢᠵᠤ ᠪᠠᠶ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ᠶᠢᠨ

「痛快！恶气出矣！」问：「何仇怨？」

ᠤᠭᠳᠤᠭᠠᠨ ᠪᠠᠶᠢᠨ ᠪᠠᠶᠠᠷᠲᠠᠢ ᠪᠠᠶᠢᠨ ᠤᠭᠳᠤᠭᠠᠨ ᠪᠠᠶᠢᠨ ᠪᠠᠶᠠᠷᠲᠠᠢ ᠪᠠᠶᠢᠨ ᠠᠭᠤᠷᠢᠨ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ᠪᠠᠶᠢᠨ ᠠᠭᠤᠷᠢᠨ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ᠪᠠᠶᠢᠨ

「痛快！恶气出矣！」问：「何仇怨？」

ᠤᠭᠳᠤᠭᠠᠨ ᠪᠠᠶᠢᠨ ᠪᠠᠶᠠᠷᠲᠠᠢ ᠪᠠᠶᠢᠨ ᠤᠭᠳᠤᠭᠠᠨ ᠪᠠᠶᠢᠨ ᠪᠠᠶᠠᠷᠲᠠᠢ ᠪᠠᠶᠢᠨ ᠠᠭᠤᠷᠢᠨ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ᠪᠠᠶᠢᠨ ᠠᠭᠤᠷᠢᠨ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ᠪᠠᠶᠢᠨ

中夜遂毙。

次夜，女出笑曰：

ᠳᠤᠮᠳᠠᠳᠤ ᠪᠠᠶᠢᠨ ᠤᠭᠳᠤᠭᠠᠨ ᠪᠠᠶᠢᠨ ᠳᠤᠮᠳᠠᠳᠤ ᠪᠠᠶᠢᠨ ᠤᠭᠳᠤᠭᠠᠨ ᠪᠠᠶᠢᠨ ᠳᠤᠮᠳᠠᠳᠤ ᠪᠠᠶᠢᠨ ᠤᠭᠳᠤᠭᠠᠨ ᠪᠠᠶᠢᠨ

某张皇鼠窜而去。

至署，患头痛，

ᠠᠮᠠᠷᠠᠯ ᠪᠠᠶᠢᠨ ᠤᠭᠳᠤᠭᠠᠨ ᠪᠠᠶᠢᠨ ᠠᠮᠠᠷᠠᠯ ᠪᠠᠶᠢᠨ ᠤᠭᠳᠤᠭᠠᠨ ᠪᠠᠶᠢᠨ ᠠᠮᠠᠷᠠᠯ ᠪᠠᠶᠢᠨ ᠤᠭᠳᠤᠭᠠᠨ ᠪᠠᠶᠢᠨ

「暂假余息，

为我顾封郎也。」

ᠪᠠᠶᠠᠷᠲᠠᠢ ᠪᠠᠶᠢᠨ ᠤᠭᠳᠤᠭᠠᠨ ᠪᠠᠶᠢᠨ ᠪᠠᠶᠠᠷᠲᠠᠢ ᠪᠠᠶᠢᠨ ᠤᠭᠳᠤᠭᠠᠨ ᠪᠠᠶᠢᠨ ᠪᠠᠶᠠᠷᠲᠠᠢ ᠪᠠᠶᠢᠨ ᠤᠭᠳᠤᠭᠠᠨ ᠪᠠᠶᠢᠨ

女乃曳妪曰：

请少存投鼠之忌⑥。」

ᠪᠠᠭᠠ ᠵᠤᠭ ᠪᠠᠶᠢᠨ ᠤᠭᠳᠤᠭᠠᠨ ᠪᠠᠶᠢᠨ ᠪᠠᠭᠠ ᠵᠤᠭ ᠪᠠᠶᠢᠨ ᠤᠭᠳᠤᠭᠠᠨ ᠪᠠᠶᠢᠨ ᠪᠠᠭᠠ ᠵᠤᠭ ᠪᠠᠶᠢᠨ ᠤᠭᠳᠤᠭᠠᠨ ᠪᠠᠶᠢᠨ

则咎在小生。

今真不远矣。

君尝愿破家相赎，

ᠡᠷᠡᠭᠡᠲᠦ ᠪᠣᠯᠪᠠᠴᠤ ᠨᠢᠭᠡᠨ ᠳᠠᠪᠤᠰᠠᠯ ᠪᠠᠭᠤᠰᠢᠭᠤᠯᠬᠤ ᠪᠠᠶᠢᠰᠤᠭᠠᠢ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ᠶᠢᠨ

曰：「卧病耳。」

因赧然曰：「妾昔谓会合有期，

ᠬᠠᠭᠤᠨ ᠨᠢ ᠤᠷᠢᠳᠠᠴᠢᠯᠠᠨ ᠬᠡᠯᠡᠪᠡ ᠬᠤᠲᠠᠯᠴᠠᠭᠠᠨ ᠪᠤᠯᠪᠠᠴᠤ ᠬᠤᠪᠢᠷᠠᠯᠲᠠᠨ ᠬᠢᠵᠤ ᠪᠠᠶ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ᠶᠢᠨ

问：「妪为谁？」曰：「老娼也。」又问爱卿，

ᠬᠠᠭᠤᠨ ᠨᠢ ᠤᠷᠢᠳᠠᠴᠢᠯᠠᠨ ᠬᠡᠯᠡᠪᠡ ᠬᠤᠲᠠᠯᠴᠠᠭᠠᠨ ᠪᠤᠯᠪᠠᠴᠤ ᠬᠤᠪᠢᠷᠠᠯᠲᠠᠨ ᠬᠢᠵᠤ ᠪᠠᠶ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ᠶᠢᠨ

妾冤殁十六寒暑矣。」

曰：「彼典史於此十有八年，

ᠬᠠᠭᠤᠨ ᠨᠢ ᠤᠷᠢᠳᠠᠴᠢᠯᠠᠨ ᠬᠡᠯᠡᠪᠡ ᠬᠤᠲᠠᠯᠴᠠᠭᠠᠨ ᠪᠤᠯᠪᠠᠴᠤ ᠬᠤᠪᠢᠷᠠᠯᠲᠠᠨ ᠬᠢᠵᠤ ᠪᠠᠶ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ᠶᠢᠨ

「此即诬卿者耶？」

不意其仇人也。」

ᠬᠠᠭᠤᠨ ᠨᠢ ᠤᠷᠢᠳᠠᠴᠢᠯᠠᠨ ᠬᠡᠯᠡᠪᠡ ᠬᠤᠲᠠᠯᠴᠠᠭᠠᠨ ᠪᠤᠯᠪᠠᠴᠤ ᠬᠤᠪᠢᠷᠠᠯᠲᠠᠨ ᠬᠢᠵᠤ ᠪᠠᠶ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ᠶᠢᠨ

封讶曰：

适闻纷拏，

ᠬᠠᠭᠤᠨ ᠨᠢ ᠤᠷᠢᠳᠠᠴᠢᠯᠠᠨ ᠬᠡᠯᠡᠪᠡ ᠬᠤᠲᠠᠯᠴᠠᠭᠠᠨ ᠪᠤᠯᠪᠠᠴᠤ ᠬᠤᠪᠢᠷᠠᠯᠲᠠᠨ ᠬᠢᠵᠤ ᠪᠠᠶ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ᠶᠢᠨ

窃一伺听，

自愧无纤毫之德，

故将言而辄止。

ᠬᠠᠭᠤᠨ ᠨᠢ ᠤᠷᠢᠳᠠᠴᠢᠯᠠᠨ ᠬᠡᠯᠡᠪᠡ ᠬᠤᠲᠠᠯᠴᠠᠭᠠᠨ ᠪᠤᠯᠪᠠᠴᠤ ᠬᠤᠪᠢᠷᠠᠯᠲᠠᠨ ᠬᠢᠵᠤ ᠪᠠᠶ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ᠶᠢᠨ

「但去无忧。」　　封从其言。

分悬殊，　　恐将不遂。　　女曰：

就展氏求婚，　　计必允谐。」　　封虑势

俾妾得附君以往，

故迁延於是。　　请以新帛作鬼囊，

已投生延安展孝廉家。　　徒以大怨未伸，

女曰：　　「实告君：　　妾殁日，

犹记否？」　　对曰：　　「今日犹此心也。」

无问名者。　　父母忧念成疴。

类犬喘曰。　　年十六岁，

貌极端好，　　但病痴，　　又常以舌出唇外，

访之，　　果有展孝廉，　　生一女，

才启囊，　　女跳身已入。　　携至延安，

急呼曰：　　「勿忘，勿忘！」　　封诺之。

待合卺之夕，　　以囊挂新人首，

女嘱曰：　　「途中慎勿相唤，

「卿不识小生耶？」

举之囊而

封笑曰：

似有疑思。

封覆囊而呼之。

女停眸审顾，

群婢既去，

女解襟露乳，

对封憨笑。

不知为礼，

使两婢扶曳归室。

封到门投刺，

具通族阀。

赘封於家。

女痴绝，

既退，倩媒致辞。

展喜，

展细诘之。

女但嫣然微笑。

因大惊异。

举止皆佳，

无何，

展疑之。

仆不靳相赠。」

封力辨其不痴。

家中慧婢不乏，

君倘有意，

既承青眷，

「痴女无知，

展慰之曰：

封入谒岳。

诘旦，

喜共燕笑。

急掩襟，

女乃悟，

示之。

女觉之，

谓封曰：

「岳家不可久

展惑於浸润⑦，

礼稍懈。

因而郎舅不相能，

斲仆亦刻疵其短。

年余，

大成渐厌薄之，

供给丰备。

学，

使子大成与婿同

爱悦逾於平时。

展大喜，

封为略述梗概。

女进退而惭於言，

始通庆好。

后封举孝廉，

往。

女固辞不

归后，

展招令归宁，

女自出奁资贾马焉。

不给舆马。

父兄尽怒，

女不可。

展欲留女，

封然之，

告展。

宜速归。」

及今未大决裂，

凡久居者，

尽阖茸也。

居，

卒用暴死。

吁！可畏哉！」

夺嘉偶，

入青楼，

夜气之牿亡尽

三百诬奸，

其常情然乎？

「官卑愈贪，

异史氏曰：

牿亡，指因受物欲束缚而失去善心。

不远矣。」这里孟子以「夜气」比喻未受物欲影响的清明纯洁的心境，以此来证明他所主张的「人性本善」的观点。牿，同「梏」。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白昼之所为，有牿亡之矣。牿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

诉。」意谓日积月累的谗言，如水浸润，会有切肤之痛的诬告。⑧夜气之牿亡尽矣—意谓良心丧尽。《孟子·告子上》：「平旦晤坏老鼠所盘踞的器物。本句的意思为：免得使我也受到牵连，请暂住手。⑦浸润—《论语·颜渊》：「浸润之谮，肤受之腰饰。此句意谓花钱买了个小小的官职。⑥投鼠之忌—古代谚语，原语为「欲投鼠而忌器。」说是以物投掷老鼠，应顾忌到·大雅·卷阿》：「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⑤乌角带—用乌角团板四片，镶以银边为饰的腰带，明代最低级官员的另一人亦以双手指接过，翻成另一花样，如此轮换翻弄，花样变化不断。④于飞—比翼而飞，以喻男女欢会，两情相得。《诗博簿遂废。实博弈之上流，乃深闺之雅戏。」③交线之戏—一种小儿游戏，俗称「翻线」。一人架线于双手手指，线股对称成双，①溃—别本作「隤」。②打马—也称双陆，古博戏之一种，多流行于闺阁之中。宋李清照《打马图经·打马赋》：「打马爱兴，

有女青娥，年十四，美异常伦。

武评事者③，好道，入山不返。

尚不能辨伯叔甥舅焉。同里有

而母过於爱惜，禁不令出庭户，年十三岁，

十一岁，以神童入泮②。

早卒。遗生最幼，聪慧绝人。

霍桓，字匡九，晋人也。父官县尉①，

青娥

果不谐。　生行思坐筹，

母恐拂儿意，

遂托往来者致意武，

生郁郁不自得。

故难之。

而不能言，　直告母，

童子虽无知，

母无奈之。

仙姑④之为人。　父既隐，

幼时窃读父书，

酬之以钱，　不受而去。　持归，　历试砖

「公子爱之，　即以奉赠。」　生大喜，

生大异之，　把玩不释於手。　道士笑曰：

斫墙上石，　应手落如腐。

坚石可入。」　生未深信。　道士即以

问：「将何用？」　答云：「刷药之具，　物虽微，

手握小镜，长才尺许。　生借阅一过，

无以为计。　会有一道士在门，

轻解双履，悄然登榻，又恐
穿牖入，女已熟眠。
则青娥卸晚妆矣。少顷烛灭，寂无声。
见小厢中尚有灯火，伏窥之，
凡六两重垣，始达中庭。
更定，逾垣而去，直至武第，
则美人可见，而并不知其非法也。
石，略无隔阂。顿念穴墙，

往。见一总角书生，酣眠绣榻，
拔关轻出，敲窗唤家人妇，共爇火操杖以
大骇，急起，暗摇婢醒，
休，开目，见穴隙亮入。
少一合眸，不觉睡去。女醒，闻鼻气休
而半夜经营，疲殆颇甚，
衾之侧，略闻香息，心愿窃慰。
女郎惊觉，必遭呵逐，遂潜伏绣

共试之，　　骇绝，　　讶为神授。

者。

生出镜以言其异。

众又疑穴数重垣，　　非童子所能

「我非贼，　　实以爱娘子，　　故愿一近芳泽耳。」

众指为贼，　　恐呵之。　　始出涕曰：

似亦不大畏惧，　　但靦然不作一语。

觉，　　遽起，　　目灼灼如流星，

细审视，　　为霍生。　　推之始

阴纳袖中。　　已为婢子所窥，

尚不忘凶器耶？」

生觑枕边有凤钗一股，

生索镜。　　共笑曰：　　「呆儿童！

何如也？」　　女不答。　　众乃促生行。

俾复求媒焉。

诘旦，假盗以告夫人，

「此子声名门第，　　殊不辱玷。　　不如纵之使去，

为可。

众窥知女意，　　因曰：

将共告诸夫人。　　女俯首沉思，　　意似不以

媒氏，急为别觅良姻。母不忍显拒，惟遍托青娥知之，中情皇急，托媒往。

不敢实告母，但嘱母复媒致之。阴使腹心风示媪。

乃曳之，既归，仍自窦中出。媪悦，

「莫道他呆，若小意念乖绝也。」

急白之。女不言，亦不怒。一媪拍颈曰：

辄便披诉。女闻，愧欲死。何不将荡儿淫妇一并杀却？」由是见其亲属，何遂以无礼相加！当交股时，

「不肖儿所为，我都憎憎。媒惧窜归，具述其状。生母亦怒曰：以杖画地骂生，并及其母。不胜恚忿。媒至，益触其怒，会小婢漏泄前事，武夫人辱之，

又四五年，忽谓生曰：「欢爱一切委之乳保，似亦不甚顾惜。二年余，女生一子孟仙。则事事经纪，罔不井井。不甚留心家务。余惟闭门寂坐，女为人温良寡默，珍佩之，恒不去身。

窦，而近地无鱼，百里外始可购由是遘疾，遂愈不起。逆害饮食，但思鱼子思母，如摧肺肝，购材而葬之。母已衰迈，每每抱追而诘之，则仰眠榻上，而气绝矣。母子痛悼，盛妆拜母，返身入室。可将奈何！」生惊问之，即已默默，之缘，於兹八载。今离长会短，母或以庆吊他往，一日三朝其母，恒不去身。

熏生两足讫。

试使行，

不惟痛止，

敲石取火，

以纸裹药末，

毋泡乎？」

生唯唯。

叟便曳坐路隅，

步不能咫。

后一叟至，

问曰：「足得

日已沉冥，

两足跛踦，

昼夜无停趾。

返至山中，

生性纯孝，

急不可待，

怀资独往，

致。

时厮骑皆被差遣，

叟乃拱手，

约以异日入村，

生辞以母病待鱼，

姑不遑暇。

一佳人，

倘能从我去，

仆当为君作伐。」

叟遥指山村曰：

「此处有

叟问：

「何不另娶？」

答云：「未得佳者。」

答以母病，

因历道所由。

叟问：「何事汲汲？」

益兼矫健。

感极申谢。

昧色笼烟矣。

踯躅四望，

而山路崎岖，

踯躅而上，

不可复骑，

乃与仆分上山头，

以瞻里落，

坠，

山谷甚杂，

又不可以极望。

处，

迷村所在，

周章逾时，

夕暾渐

乃命仆马往寻叟。

至旧

烹鱼献母。

略进，

数日寻瘳。

但问老王，

乃别而去。

生归，

心窃喜，

以背着石，

蠕行而入。

约体如栏。

定移时，

见足傍有小洞口，

不敢少动。

又幸崖边皆生小树，

下视黑不见底。

惧极，

坠卧其上，

阔仅容身，

冥坠绝壁。

幸数尺下有一线荒台，

更无村落。

心中燥火如烧。

荒窜间，

方将下山，

而归途已迷。

述苦况，

女亦惨然。

女劝止之。

问母及儿，

生悉生不暇陈，

把手呜恻。

视之，青娥也。

见生，

惊曰：「郎何能来？」

而光明若昼。

一丽人自房中出，

约二三里许，

忽睹廊舍，

并无钉烛，

少顷，

深处有光如星点。

渐近之，

意稍稳，

冀天明可以呼救。

此。」

生辞以母望，

不能久留。

平素。

曰：

「婿来大好，

分当留

女曰：「霍郎来。」

翁惊起，

握手略道

则一修髯丈夫，坐堂上，

生趋拜。

仙缘有分也。」

因导令朝父，

所痤，一竹杖耳。

郎今来，

女曰：

「非也，此乃仙府，

曩实非死，

生曰：

「卿死年余，

此得毋冥间耶？」

宜急去！」　生素负气，　愧不可忍，

翁入，叱曰：　「俗骨污吾洞府！

噭然，　女益惭。　方争拒间，

可容狎亵？」　生捉臂不舍。　窗外婢子笑声

女却之曰：　「此何处，

施锦裀焉。　生既退，　曳女同寝。

即亦何伤。」　乃铒以肴酒，　即令婢设榻於西堂，

翁曰：　「我亦知之。　但迟三数日，

星斗已稀。　怅怅良久，　悲已而恨，

罔所归适。　视天上斜月高揭，

无少隙缝，　只影茕茕，

父子阖扉去。　回头，　则峭壁嵯岩，

招女随之，　启后户送之，　赚生离门，

但令女须便将随。」　翁无辞，

长者何当窥伺？　我无难即去，

作色曰：　「儿女之情，　人所不免，

无所，闻子归，欢喜承迎。

搜山谷，并无踪绪。正忧惶

觅之不得，归而告母。母遭人穷

时失生已七日矣。初，生之与仆相失也，

即化为马，行且驶，俄顷至家。

女折两枝，各跨其一，

不复置辩，但忧路险难归。

欲死？」生得女，意愿已慰，

此者？是何处老道士授汝凶器，

女怨曰：「既爱我为妇，岂有待丈人如

推娥出曰：「可去，可去！」壁即复合。

力凿益急。洞底豁开二扉，生奋

隐隐闻人语曰：「孽障哉！」

瞬息洞入三四尺许。

腰中出锥，凿石攻进，且攻且骂，

面壁叫号，迄无应者。愤极，

「吾家茅田中，有雉抱八卵，其地可葬。

后母寿终。女谓生曰：

年，生一女，适同邑季氏。

刻期徙往，偕居十八

求母播迁。母从之。异郡有别业，

虑骇物听，

生略述之，母益忻慰。女以形迹诡异，

举首见妇，几骇绝。

四旬不售。后以拔贡入北闱⑧，

孟仙文名甚噪，而困於场屋，

心知其异，浩叹而已。

而父母俱杳。问之老奴，

则云：「赴葬未还。」

月余，孟仙往省之，

来。」生从其言，葬后自返。

儿已成立，宜即留守庐墓，无庸复

汝父子扶榇归宅。

宜与款接，吾族也。

父嘱文场中如逢山右霍姓者，

孟悉告之。

仲仙喜曰：「弟赴都时，

仲仙亦异之，

便问乡贯，

瞪目大骇，因自道姓名。

爱之。视其卷，注顺天廪生⑩霍仲仙。

遇同号生⑨，年可十七八，神采俊逸，

以晋中祖墓所在，

从兄而归。

孟仙以为无益，

乃止。

是科仲领荐⑪。

兄弟闻之，

顿足悲哀。

仲仙犹欲追觅，

早旦入室，

则阒无人矣。」

明日大哥来，

母谓：

「昨夕尚共杯酌，

少不更事，

吾无虑矣。」

「汝夫妇

仲仙入而询诸妇，

妇言：

翁及夫人所在。

两人大惊。

抑独何载？

异已！」

则居而终焉，

亦何不可？

乃三十年而屡弃其子，

然既混迹人间，

狎生子女，

者，

惟欲以长生报其孝耳。

凿壁骂翁，

其行则狂，

仙人之撮合之

异史氏曰：

「钻穴眠槐，

其意则痴，

随在探访，

而终无踪迹矣。

犹冀父母尚居人间，

为食廪。⑪领荐—即领乡荐，乡试考中。

房，每个考生占用一间，单独进行考试。⑩廪生—即「廪膳生员」，资历最优的秀才。廪生每月可从儒学领到米粮和津贴，称「南闱」。⑨同号生—考场中同一号舍的考生。乡试的「贡院」，内分若干个巷舍，并按「千字文」编号。每一号巷舍有几十间小选品学兼优的生员，保送入京，作为拔贡。北闱，清代在顺天（今北京市）举行的乡试，称「北闱」。而在江南举行的乡试称为北闱—以拔贡的资格，参加在顺天府举行的乡试。拔贡，科举时代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清初六年一次，由各省学政考世之订婚。纳币，又称「纳征」。《仪礼·士昏礼》：「纳征，玄纁束帛俪皮。」注：「征，成也，使者纳币，以成昏礼。」⑧以拔贡入聘礼。指通媒求婚。⑥教谕—官名。明清以教谕为各县教职，负责县学的管理及课业。⑦纳币—古代婚礼「六一」之一，犹后仙之一。相传为唐广东增城女子，住云母溪，十四、五岁时食云母粉而成仙。另一说，为吕洞宾所超度的赵仙姑。⑤委禽—送试。明代童生试，则不论年龄大小。霍桓十一岁入泮，故称之为「神童」。③评事—官名，掌管评审刑狱。④何仙姑—道教八才。神童，智力过人的儿童。唐宋时科举考试特设有童子科，应试者称「应神童试」。唐制十岁以下，宋制十五岁以下可应

①县尉—掌管一县刑狱缉捕的官员。明代废县尉，以典史掌县尉事。后世因称典史为县尉。②以神童入泮—以幼龄考中秀

遂与居处。数年，姬死，家益替。而忠渐长，有牛从嫂，年已六帙①，贫寡无归，改醮而去。遗两孤，难以存济。母不能贞，货产入赛，时方十二，女八、九岁而已。子名忠，牛三十三岁病死。各一。

牛成章，江西之布商也。娶郑氏，生子女

牛成章

不谕其故。

惟日流连其傍，

出而潜察之，

姓字皆符。

骇异，

典肆，

见主肆者绝类其父，

资斧尽丧，

飘荡不能归。

偶趋

兄从人适金陵，

途中遇寇，

假数十金付兄。

毛姓，

毛，富贾也。

女哀婿，

妹适

思继父业而苦无资。

问：「而母无恙乎？」

忠又不敢谓父死，

主人怅然若失。

久之，

似有所动，

问所从来。

忠泣诉父名。

立券已，

主人视其里居姓名，

求以同乡之故，

进身为佣。

即又不敢拜识，

乃自陈於群小，

如此三日，

觇其言笑举止，

真父无讹。

以窥意旨，

而其人亦略不顾问。

妻虑肆中乏人，故止之。

牛终欷歔不乐，即欲一归故里。

无出，得忠喜，设宴寝门。

又导入参其后母。后母姬，年三十余，

「我即是汝父也。」於是握手悲哀。

婉应曰：主人惨然曰：

久矣。」母醮而去。幸有伯母抚育，不然葬沟洫

「我父六年前经商不返，

而牛已返，携一妇入，

相与疑念，不谕其由。逾一昼夜，

何言死耶？」忠又细述之。

好者，留作当商，娶我已六年矣。

姬乃大惊，言：「彼负贩於此，曩所与交

既别，忠实以父死告母。

月，乃以诸籍委子，趋装西归。

牛乃率子经理肆务，居之三

颜色惨变，　委衣於地，　化为黑气，

相哗以鬼。　旋视牛，

牛犹忿怒，　妇已不见。　众大惊，

忠大不忍，　横身蔽隔其间。

妇呼忠曰：　「儿救吾！　儿救吾！」

妇慑伏，　不敢少动，　牛以口齕其项。

「何弃吾儿！」

头如蓬葆。　忠视之，　则其所生母也。　牛摘耳顿骂，

一家皆见牛成章云。

后归家问之，　则嫁母於是日死，

忠席父业，　富有万金。

亦寻灭矣。　母子骇叹，　举衣冠而瘞之。

①六帙—六十岁。帙，通「秩」。十年为一帙。

一切花石服玩，　俱非耳目所经。

室有丽妹，　美艳逾於仙人，

归语妻。　妻遣婢托遗问以窥其室。

趋与语，　即又蕴藉可爱。

其门，　年最少，　而容仪裘马，　翩翩甚都。

半年来，　亦未尝过问。　一日，　遇诸

武昌尹图南，　有别第，　尝为一秀才税居。

余　德

命酒款宴，　言笑甚欢。

何须通知来历。」　尹谢之。

绝。　应知非寇窃逋逃者，

固诘之，　则曰：「欲相还往，　仆不敢自

语次，　细审官阀，　亦殊隐约。

展其刺呼①，　始知余姓德名。

尹不测其何人，　诣门投谒，　翼日，　即来答拜。

适值他出。

垂枝覆几外，　叶琉花密，　含苞未吐，

不知何名，　亦高二尺许，

各长二尺余。　一水晶瓶，　浸粉花一树，

插凤尾孔雀羽各二，

洁如镜。　金狻猊③熬异香。　一碧玉瓶，

见屋壁俱用明光纸裱，

明日，折简报主人。　尹至其家，

向暮，　有两昆仑②捉马挑灯，　迎导以去。

余笑起，　飞一巨觥，　酒方饮满，

即为一蝶，　飞落尹身。

歇，　渊然⑤一声，　蒂须顿落，

俄而蝶翅渐张，　既而鼓

鼓声既动，　则瓶中花颤颤欲折，

即命童子击鼓催花为令④。

筵间不过八篮，　而丰美异常。

花状似湿蝶敛翼，　蒂即如须。

由是益奇之。然其为人寡交与，不能尽筹，强饮三爵，离席亡去。

余四筹。尹已薄醉，

鼓童笑来指数：尹得九筹，

花乱堕，翩翩而下，惹袖沾襟。

亦引二觥。三鼓既终，

飞集余冠。余笑云：「作法自弊⑥矣。」

蝶亦飏去。顷之，鼓又作，两蝶

指印宛然。惟舍后遗一小白石缸，

空庭洒扫无纤尘，窗间零帛断线，烛泪堆掷青阶下，

忽辞主人去。去后，尹入其家，

盖常相望⑦。余颇不耐，

闻其异者，争交欢余，门外冠

尹逢人辄宣播，

每阖门居，不与国人通吊庆。

常置密室，　非子婿不以示也。　久之渐播，

鱼游如故。　尹畏人知，

冬月亦不冰。　一夜，　忽结为晶，

则水随手泻，　出其手，　则复合。

视之，缸宛在，　扪之虚实。　手入其中，

后为佣保移石，　误碎之。　水蓄并不倾泻。

贮水养朱鱼。　经年，　水清如初贮。

可受石许。　尹携归，

问其何用，　曰：　「以屑合药，

之魂也。」　殷殷然乞得少许。

道士曰：　「此缸

道士曰：　「此龙宫蓄水器也。」　尹述其破而不泄之异。

忽有道士踵门求之。

鱼亦渺然。　尹出以示。

其旧缸残石犹存。

腊月，　忽解为水，

阴湿满地，

索玩者纷错於门。

可得永寿。」

予一片，

欢谢而去。

常常络绎不绝。晁错《论贵粟疏》：「千里游敖，冠盖相望。」冠，冠服。盖，车盖。

呼，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后因称自己立法反使自己受害为「作法自敝」。敝，同「弊」。⑦冠盖常相望—谓达官贵人来访者，记·商君传》：「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鼓临轩纵击，奏《春光好》曲，曲罢，花已绽开。⑤渊然—形容鼓声低沉。《诗·商颂·那》：「鞉鼓渊渊。」⑥「作法自弊」—《史炉，上铸有狻猊，有口可通烟火。④击鼓催花为令—敲鼓催促花开，以此作为酒令。唐南卓《羯鼓录》谓唐玄宗令高力士取羯为昆仑。唐代又泛称南洋诸岛及其居民为昆仑，用这个地区的人为奴仆称「昆仑奴」。③狻猊—狮子。金狻猊为一种金属香①刺呼—名帖上的署名。刺，古代在竹简上刺刻名字，作为名帖，故称为「刺」。②昆仑—代称奴仆。我国古代称肤色黑的人

贵：

「为言我亦不要见王，

道士笑出黄金百两，　烦逐者覆中

已而复来，　中贵怒，　且逐且扑。　至无人处，

揖求之。　中贵见其鄙陋，　逐去之，

阍人不为通。　有中贵人①出，

巩道人，　无名字，　亦不知何里人。　尝求见鲁王，

巩仙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二十一

悬於空际，　下视，　则高深晕目，

道人一推，　但觉身堕楼外，　有细葛绷腰，

又从登楼上。　中贯方凭窗，

引道人自后宰门入，　诸景俱历，

其人喜，　反命。　中贯亦喜，

又以白金赂逐者。

若能导我一游，　生平足矣。」

但闻后苑花木楼台，　极人间佳景，

去地乃不咫耳。　相与失笑。

絮，　将因而断之。　甫毕，　葛绷自绝，

奏知鲁王。　王诣视③，　大奇之。　命楼下藉茅铺

遍索道人，　已杳矣。　束手无计，

欲解援之，　则葛细不堪用力。

登楼共视，　则葛②端系楼上，

无何，　数监至，　骇极。　见其去地绝远，

葛隐隐作断声。　惧极，　大号。

道士命扮「瑶池宴」本④，　　祝王万年。

遂探袖中出美人，　　置地上，　　向王稽首已。

敢献女乐，　　为大王寿。」

无他庸能。　　既承优宠，

便请作剧。　　道士曰：　　「臣草野之夫，

既，遇於途，　　遂引见王。　　王赐宴坐，

闻馆於尚秀才，　　往问之，　　则出游未复。

王命访道士所在。

曰：　「臣竭诚以奉大王，　　暂而假诸天孙，

衣，　　非人工所能制也。　　道士不乐，

道士急言：　「不可！」　　王不听，　　卒观之，　　果无缝之

光映一室。　　王意其伪，　　索观之。

女⑦来谒，　　献天衣一袭，　　金采绚烂，

许飞琼⑧，一切仙姬，　　次第俱出。　　末有织

自白「王母」。　　少间，　　董双成、

女子吊场⑤数语。　　道士又出一个，

「野人之性，视宫殿如藩笼，不如秀才家得自由也。」留居府内。

道士曰：然后纳诸袖中。再搜之，则已无矣。王於是深重道士，问之，果茫然不自知。道士以衣置火烧之，转疑此曲非所夙谙，思欲留其一二，细视之，则皆宫中乐伎耳。

王又意歌者必皆仙姬，今为浊气所染，何以还故主乎？」

烛之，则瞑坐榻上。摇之，数呼不应；入其室，故心如枯木矣。」宿府中，一夜，臣非仙人，果否？」对曰：「或仙人然耳，

王问曰：「闻仙人亦不能忘情，辄於筵间颠倒四时花木为戏。必还其所，时而坚留，亦遂止宿。每至中夜⑧，

后女子辈每於坐卧时，按之以为戏：

「一场恶睡，坠床下不觉耶！」

旦而窥之，仍眠地上。醒而笑曰：

加十余人，举掷床下，若千斤石堕地者。

刺以针，针弗入。推之，重不可摇，

作铁釜声。返以白王。王使

则应手而倒，酣卧如雷，弹其额，硬忤指，

眸一闪则复合，再摇之，鼾声作矣。推之，

一夕，问道士：「见惠哥否？」答言：

每系念之，苦无由通。

闻其名，召入供奉，遂绝情好。

惠雅善歌，弦索倾一时。鲁王

矢志嫁娶。

及旦启扉，道士已卧室中。初，尚与曲妓惠哥善，

恒终夜不归。尚锁其户，

初按犹软，再按则铁石矣。道士舍秀才家，

居其内，殊无闷苦。道士入府，与⑪宽如厅堂，几案床榻，无物不有。

中大如屋。伏身入，则光明洞彻，

「必欲一见，请入此。」尚窥之，

尚哀之不已。道士展其袖曰：

道士笑曰：「我世外人，不能为君塞鸿⑩。」

道士乃忆之。尚求转寄一语。

「诸姬皆见，但不知其谁何⑨。」尚述其貌，道其年，

萧郎⑫今又逢。」尚曰：「袖里乾坤真个大。」

「侯门似海久无踪。」惠续云：「谁识

不可不志。请与卿联之。」书壁上曰：

绸缪臻至。尚曰：「今日奇缘，

目橹间堕，视之，惠哥也。两相惊喜，

不之睹也。尚方独坐凝想，忽有美人

惠哥已纳袖中，而他人

王对弈。望惠哥至，阳以袍袖拂尘，

盖即所题句也。

后十数日，又求一入。

尚审视，隐隐有字迹，细裁如虮，

道士微笑，解衣反袂示之。

道士既归，呼之出，问其情事，隐讳不以尽言。

捉惠哥去。尚惊骇，不知所由。

认之，都与无素。默然不言，

书甫毕，忽有五人入，角冠⑬，淡红衣，

惠曰：「离人思 妇尽包容。」

但请勿忧。君宗桃赖此一线，

伏地不起。道士曳之曰：「所言予已了了，

便一拯救。」尚诺之。归见道士，

见妾三叉腰时，何处可容儿啼？烦与巩仙谋，

际。府中耳目较多，倘一朝临蓐，

「腹中震动，妾甚忧之，常以紧帛束腰

前后凡三入。惠哥谓尚曰：

尚妻接抱，始呱呱而泣。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ᠡᠬᠡᠨᠳᠡ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酣然若寐，脐梗尚未断也。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惊喜自出。道士探袖出婴儿，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子；适生女，盈月而殇。闻尚言，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尚妻最贤，年近三十，数胎而存一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道士自外入，笑曰：「携得公子至矣。可速把襁褓来！」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我所以报君者，原不在情私也。」后数月，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何敢不竭绵薄。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道士不言而去。入见王曰：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许自用，我死后亦勿忘也。」尚谓其言不祥。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久，忽告尚曰：「所藏旧衲，当留少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堕死胎。」尚从其言。居之又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烧钱许，可疗难产，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尚为易衣。道士嘱曰：「旧物勿弃却，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今为君故，二十年故物，一旦弃之。」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道士解衣曰：「产血溅衣，道门最忌。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ᠭᠳᠠᠵᠤ ᠤᠯᠠᠭᠠᠨᠠ ᠤᠨᠢᠭᠤᠯᠵᠤ

求者踵接於门。

始犹以污袖与之，

遗衲用催产，

应如响，

始悟曩言，

先告之也。

既而剪领襟，

罔不效。

王具棺木，

礼葬之。

尚临穴尽哀，

从之。

道士趋卧，

视之已死。

急起，

请就外舍，

一局，

王又止之。

亦复何言。」

王不信，

强留之。

手谈⑭

「臣欲死！」

王惊问之，

曰：「此有定数，

尚悉辞不受。

王问所欲，

曰：

王大喜，

赠白金、彩缎良厚，

立召入，

一剂而产。

三日不下，

医穷於术。

或有以尚告者，

会鲁王有爱妃临盆，

珍藏之。

断血布如掌，

及闻所嘱，

疑妻必有产厄，

乃盛备舆马，　仍以所辞彩缎，

十年前订婚嫁耶？」　尚以实对。

尚一无所好。　王笑曰：　「痴哉书生！

命遍呼群妓，　任尚自择，

今十四年矣。」　王以其齿加长，

来，　问其年，　曰：　「妾十八入府，

但赐旧妓惠哥足矣。」　王召之

「臣不敢言。」　再请，　顿首曰：　「如推天惠，

尚代奏之。　王展视，

客归，　闻道人已死，　不敢达王，

来时仓卒，　未暇璧返，　烦寄去。」

出书一卷，　曰：　「此府中物，

有久客川中者，　逢道人於途，

日念仙人之恩，　清明则上其墓。

名之秀生。　秀者，　袖也；　是时年十一矣。

为惠哥作妆，　送之出。　惠所生子，

虮虱，　　何殊桃源⑮鸡犬哉！

而又无催科之苦，　　人事之烦，　　则袖中

中有天地，　　有日月，　　可以娶妻生子，

岂真有之耶？　　抑何其奇也！

异史氏曰：　　「袖里乾坤，　　古人之寓言耳，

益服巩之先知云。

后尚子少殇，　　赖秀生承继，

果道士所借。　　疑之，　　发其冢，　　空棺耳。

设容人常住，　　老於是乡可耳。」

的世外桃源。

的称呼。⑬角冠—别本作「八角冠」。⑭手谈—下围棋。详前《连琐》注⑥。⑮桃源—指陶渊明在《桃花源诗并记》中所描绘法，使得仙客会见无双，并为无双传书于王仙客。⑪与—原文脱，补之。⑫萧郎—旧时诗词中习用语，女子对所爱恋的男子哥为谁」。⑩塞鸿—唐传奇《无双传》谓王仙客与无双自幼相爱，后来无双因家败被收为宫女。王仙客的仆人塞鸿曾多方设造云锦，故称织女。传说她是天帝的孙女，故也称「天孙」。⑧中夜—原文作「夜中」。⑨但不知其谁何—别本作「但不知其惠物上场介绍剧情，谓之「吊场」。⑥董双成、许飞琼—两个都是神话传说中西王母的侍女。⑦织女—神话人物，传说她长年织摆蟠桃宴的故事，被后代编成许多传奇剧本。这里借此剧为鲁王祝寿。⑤吊场—戏曲术语。传奇折子戏开头，先由一两个人①中贵人—宫中的宦官。②葛—原文脱，补之。③视—原文无，兹据别本补。④「瑶池宴」本—古代神话传说中西王母在瑶池

刻，烟卒不就。适读表表，不可以无良匹。」然简拔过又慧能文。玉益爱之。每曰：「吾弟后珏渐长，丰姿秀出，抚弟如子。玉性友爱，遗弟珏，字双壁。始五岁，从兄鞠养，甘玉，字璧人，庐陵人。父母早丧。

阿英

今犹汗悸。」下坐者摇手曰：「前宵一梦，大恶，一女曰：恨。」伤其右臂，不能同游，方用恨何不来？」下坐者曰：「昨自函谷来，被恶人皆殊色也。一女曰：「秦娘子，秦娘子，阿英见三四女郎席地坐，数婢陈肴酒，闻窗外有女子声。窥之，书匡山僧寺，夜初就枕，

一座无不欢叹。

谈笑间，

相催，

着得凤头鞋子即当来。」

吟罢，

乖。

嘱咐东邻女伴，

少待莫

「闲阶桃花取次开，

昨日踏青小约未应

须歌一曲，

为娘行侑酒。」

女低吟曰：

便有虎狼衔去耶？

若要勿言，

女笑曰：

「婢子胆怯尔尔！

「莫道，

莫道！

今夕姊妹欢会，

言之吓人不快。」

扶女入室，

面如尘土，

拔关出，

挥之，

中股，

股落，

负痛逃去。

玉怜不可复忍，

乃急抽剑，

齕手断指，

就便嚼食。

女即踣地若死。

强与支撑。

丈夫吼怒，

殆如鸟散。

惟歌者婀娜不前，

被执哀啼，

其貌狞丑。

众哗曰：

「妖至矣！」

仓卒哄然，

忽一伟丈夫，

岸然自外入，

鹘睛荧荧，

则床上已空，意其自归。而访察近晓而视之，自乃袱被他所。

诘其姓氏，答言：「秦氏。」玉乃展衾，俾晢休养，已隐为弟谋，之德，将何以报？」玉自初窥时，因告以意。女曰：「狼藉之人①，不能操箕帚矣。当别为贤仲图之。」

裂帛代裹之。女始呻曰：「拯命验其指，则右拇断矣。血淋襟袖，

另订秦家？」玉曰：「君家尊曾与妾有婚姻之约，何今日欲背前盟，而后问曰：「君甘家二郎耶？」曰：「然。」曰：似将有言。因以秋波四顾，

遇一二八女郎，姿致娟娟，顾之微笑，玉一日偶游涂野，并无确耗。归与弟言，悔恨若失。村，殊少此姓，广托戚朋，

玨默而退。

嫂。

兄曰：「大谬语！父殁时，当候玉音。」乃别而去。玨归，述诸兄妾陆氏，山东山望村②。三日内，「呆郎君！遂如此怕哥子耶？既如此，玨以未禀兄命为辞。女笑曰：「无须细道，但得一言，妾当自至。」

请言族阀，归当问兄。」女曰：「小生幼孤，夙好都不曾闻，

逾数日，玉在途，见一女子，待秦氏不谐，图之未晚。」纵美，必不及秦，

「想是佳人。」玉曰：「童子何辨妍媸？玨红彻面颈，不出一语。嫂笑曰：愈益鄙之。因问其貌。又以其独行旷野，遂与男儿交语，我二十余岁，倘有是说，那得不闻？」

先人襄约，实所不知。去家不远，

玉惊喜曰：「甘璧人，即我是也。

往问伯伯甘璧人，焉置妾也？」

复闻郎家二三其德，背其前盟。

贫远徙，遂绝耗问。近方归，

答曰：「我旧许甘家二郎，因家

人世殆无其匹。使仆诘焉，

零涕前行。垂鞭按辔而微睨之，

母事嫂，嫂亦雅爱慕之。

久之，女殊矜庄，又骄婉善言。

然恐其佻达招议。

家，女固止之。窃喜弟得佳妇，

始悟丽者所言，即其人也。玉欲告诸其

惟外姊秦氏同居。」

步御以归。女自言：「小字阿英，家无昆季，

请即归谋。」乃下骑授辔，

差。

嫂大骇：「苟非妖物，

女微哂之。

珏觉有异，质对参

抚问：

「夜来相对，何尔怏怏？」

女但笑，

卒不复去。

至旦，晨妆甫竟，嫂自来

珏恐嫂待，故促之。

约以继至，

而端坐笑言，良久，殊无去意。

珏意怅惘。

女遣招者先行，

夫妻方狎宴，嫂苦招之。

值中秋，

诀。」

转眼化为鹦鹉，翩然逝矣。

待我不薄耳。

今既见疑，请从此

男女，

尝欲辞去，所以恋恋，为兄嫂

故秦家姊以此劝驾。

自分不能育

曰：

「妾本非人，只以阿翁夙盟，

如其妖也，请速行，幸勿杀吾弟！」

女靦然

「家世积德，曾无怨仇。

何得有分身术？」

玉亦惧，隔帘而告之曰：

而无如何。后二年，为弟聘姜氏女，嫂悬情尤切，旦夕辍泣。玉悔之，然珏明知非人，而思之不置，戏。后断锁亡去。始悟旧约即此也。

则呼珏云：「不将饵去，饿死媳妇矣！」家人亦皆以此相父戏曰：「将以为汝妇。」间虑鹦鹉乏食，

珏时四五岁，问：「饲鸟何为？」

初，甘翁在时，蓄一鹦鹉，甚慧，尝自投饵。

同行者曰：「姊且去，我望嫂嫂来。」

果英。珏喜极，捉臂不释。女乃谓

绝类英。嫂促珏近验之，

都不知其谁何。忽闻女子小语，

挈家避难山谷上。男女颇杂，

近村里落，半为丘墟。珏大惧，

玉往省之，久不归。适土寇为乱，

意终不自得。有表兄为粤司李③，

惟一黑丑者，有宜男相。

乃唤与洗濯，

易为力耳。」

遂遍相诸婢，

女曰：

「无人不可转移，

但质丽者，

姑未遑暇。

不知婢辈可涂泽否？」

嫂奇之，

因言：

「我又无子。

欲购一妾，

艳增数倍。

如此三日，

居然丽人。

梳竟，

细匀铅黄，

人视之，

女遂早起，

为姜理妆，

始为之一往。

嫂每谓新妇不能当叔意。

然不甚归私室，

珏订之三四，

又令两婢捉左右足，

女不得已止焉。

坐数语，

嫂急握其腕，

反身欲去。

嘱安居勿出。

女撮土拦户，

乃相将俱归。

「不妨。」

女固言：

寇至，

众俱

因劝令归。

又谓：「此非乐土。」

女慰劝再三，

既至，

嫂望见悲哽。

嫂挽之过宿，
匿岩穴者，
悉被杀掳。
遂益馋女，
盗纵群队穷搜，
凡伏
纷纷俱去。
既明，
始知村中焚掠殆尽，
举家不知所谋。
俄，
门外人马鸣动，
并不计及兵火。
一夜，
噪声四起，
面色渐黄，
日惟闭门作笑，
肌理，
四七后，
脂泽沁入
已而以浓粉杂药末涂之。
如是三日，

未明已去。
玉自东粤归，
意必报之，
固当无妨。」
大难。
此无与他人事，
秦家姊受恩奢，
当乘间一相望耳。」
嫂问：「行人无恙乎？」
曰：「途中有
如谚所云，
非李非奈，
可笑人也。
我姑去，
阿伯行至，
妾在此，
徒以嫂义难忘，
聊分离乱之忧。
目之以神。
女忽谓嫂曰：
「妾此来，

后值玉他出不归，

英必暮至，

始知秦吉了即所救丽者也。

盗既散，

鸟始翔去。

既归，各道所见，

绕莽寻之殆遍。

二人气不敢息。

缺一指，

心异之。

俄而群盗四合，

展翼覆之。

一秦吉了④飞集棘上，

视其足，

各以金束腰间，

潜身丛棘中。

闻乱，

兼程进。

途遇寇，

主仆弃马，

天明，

诣嫂，

嫂怪之。

女笑云：

「中途为

面之会，

何如？」

珏不听，

卒与狎。

强合之，

恐为造物所忌。

少留有余，

时作一

女曰：

「妾与君情缘已尽，

未几，

英果来，

暴起，

要遮而归於室。

珏意英必至，

潜伏候之。

间邀之，

则诺而不赴。

一夕，

玉他往，

计玉将归，

则早去。

珏或会於嫂所，

振翼而去，不复来。

少选，飞绕室中，呼曰：「嫂嫂别矣！吾怨珏也！」

抚摩良久，始渐醒。自以喙理其翼，

之。左翼沾血，奄奄余息。抱置膝头，

辍洗急号，群起噪击，始得

嫂骇绝，固疑是英，时方沐，

居无何，有巨猫衔鹦鹉经寝门过。

强寇所劫，数语趋出。

劳嫂悬望矣。」

—鸟名，即鹦哥，绀黑色，红嘴黄爪，能学人言，类似鹦鹉。

人。②山东山望村—别本作「居东山望村」。③司李—即「司理」，各州主管狱讼之官。明代也称推官为「司理」。④秦吉了

①狼藉之人—《孟子·告子上》：「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狼疾，同「狼藉」，这里借指肢体残缺之

鸦头

诸生①王文，东昌人。少诚笃。薄游於楚，休於旅舍，过六河，里戚赵东楼，大贾也，常年不见归。见王，执手甚欢，便邀临存。至其所，有美人坐室中，又隔窗呼妮子去，王乃入。赵曳之，愕怪却步。

仪度娴婉，实神仙也。王素方直，秋波频顾，眉目含情，俄见一少女，经门外过，望见王，离席告别。赵强捉令坐。妮子频来出入。王局促不安，余久客，暂假床寝。」话间，王问：「此处何所？」答云：「此是小勾栏。」赵具酒馔，话温凉。

当作冰斧。」王怃然曰：「此念所不敢存。」酬应悉乖。

赵戏之曰：「君倘垂意，

王闻言俯首，默然痴坐，

女以齿稚哀免。今尚待聘耳。」

女执不愿，致母鞭楚，

小字雅头，年十四矣。缠头者②屡以重金啖媪，

赵曰：「此媪次女，人？」便问：「丽者何

至此惘然若失。

钱树子④，今诺得如母所愿。

媪果少之。雅头言於母曰：「母日责我不作

至，得五数，强赵致媪。

王拜谢趋出，罄资而

必当不允，故许以十金为助。

囊涩③奈何！」赵知女性激烈，

之。王曰：「雅意极所感佩，

然日向西，绝不言去。赵又戏请

既蒙缱绻，　义即至重。　若倾囊博此一宵欢，

「妾烟花下流，　不堪匹敌，

遂诺之，　使婢邀王郎。　赵难中悔，

但得允从，　即甚欢喜。

勿以区区故，　却财神去。」　媪以女性拗，

我初学作人，　报母有日，

命仆便发。　女以符系仆股并驴耳上，

王故从双卫，　托以急务，

草草偕出，　叩主人扉。

听漏鼓已三下矣。　女急易男装，

请以宵遁。」　王喜，　遽起，　女亦起。

实非所愿。　顾未有敦笃可托如君者。

女曰：　「勿悲。　妾委风尘，

明日如何？」　王泫然悲啜。

从容曰：「室对芙蓉，家徒四壁，可幸无恙。」

王略无疑贰，今幸脱苦海。

百里外，即非所知，日遭虐遇，心所积懑。

「言之，得无惧乎？」妾非人，狐耳。母贪淫，女曰：税屋而止。

王惊其异，耳后但闻风鸣，平明至汉江口，纵辔极驰，目不容启，

媪。王自是不着犊鼻⑤，但课督小肆，王与仆人躬同操作，卖酒贩浆可赢驴子作资本。」王如言，即门前设三数口，淡薄亦可自给。

女曰：「何为此虑。今市货皆可居，实难自慰，恐终见弃置。」

饮膳甚优。积年余，渐能蓄婢其中，女作披肩，刺荷囊，日获赢余，

即出索子紮女頸。

「婢子不羞，隨人逃匿！老母令我縛去。」

居无何，妮子排闼入。女笑逆之。妮子骂曰：

夜已央，自庆曰：「不妨，阿姊来矣。」

吾无忧，恐母自至耳。」

知妾消息，必见凌逼。若遣姊来，

合有难作，奈何？」王问之，女曰：「母已

而已。女一日悄然忽悲，曰：「今夜

揪发提去。王徘徊怆恻，

女迎跪哀啼。媪不言，

怒容可掬曰：「我故知婢子无礼，须自来也！」

乃急办装，将更播迁。媪忽掩入，

母必自至。大祸不远，可速作计。」

妮子惧，奔出。女曰：「姊归，

益忿，捽女断襟。家中婢媪皆集。

女怒曰：「从一者⑥得何罪？」妮子

之。

王问：「看儿何故？」

仆人怪似其主，

反复凝注

见一儿，七八岁。

后数年，

偶入燕都，

过育婴堂，

於是俵分客旅，

囊资东归。

悼丧而返。

问之居人，

俱不知其所徙。

至则门庭如故，

人物已非。

眠食都废。

急诣六河，

冀得赐赎。

心窃喜，

甚爱惜之。

及归，

见者不问而知为

念必同己姓名者，

「我即王文，

乌得有子？」

王大骇曰：

文之子。」

曰：「本师尝言，

得我时，

胸前有字，

书山东王

「子弃之襁褓，

何知姓氏？」

爱而赎之。

诘其名，

自称王孜。

王曰：

风度磊落。

自念乏嗣，

因其肖己，

仆笑以对。

王亦笑。

细视儿，

忽遇赵东楼，　巾袍不整，

自是遂安。　由是人益异之。　王一日游市廛，

令数人随指处击之。　即闻狐鸣，　毛血交落，

请孜往视之。　至则指狐隐处，

狐，　悉不之信。　会里中有患狐者，

杀。　王亦不能箝制之。　又自言能见鬼

孔武有力，　喜田猎，　不务生产，　乐斗好

王生之子。　孜渐长，

「天幸孽儿已归。」

此君遗体也。」　王出涕曰：

弃诸曲巷，　闻在育婴堂，　想已长成。

二，　因囚置之。　生一子，

楚掠。　既北徙，　又欲夺其志，　女矢死不

赵曰：　「媪得鸦头，　横施

请间。　王乃偕归命酒。

形色枯黯。　惊问所来。　赵惨然

媪见床头金尽，　旦夕加白眼。

取尤奢，　数年万金荡然。

繁费不资，　因大亏损。　妮子索

悉以贱售。　途中脚直供亿，

赵以负贩从之。　货重难迁者，

夫何言！」　先是，媪北徙，

叹曰：　不可过认真也。

「今而知青楼之好，

因述本末。　问：「君何落拓至此？」

赵乃归。　因以情为述之。

女授书使达王，

赵惧，　如梦初醒。　临行，　窃往视女。

君依恋不去，　将掇奇祸。」

「勾栏中原无情好，　所绸缪者，钱耳。

出，　鸦头自窗中呼赵曰：

激不可耐，　然无奈之。　适媪他

妮子渐寄贵家宿，　恒数夕不归。　赵愤

当与儿谋，必能脱妾於厄。

迭互暖抱时，母姊虽忍，

岁。君如不忘汉上雪夜单衾，

饥火煎心，易一晨昏，如历年

妾幽室之中，鞭创裂肤，

暗无天日，夫何可言！

自能缅悉。前世之孽，

妾之厄难，东楼君

即出鸦头书。书云：「知孜儿已在膝下矣。

变色。孜骤进杀之。宾客大骇，

妮子方与湖客饮，望见孜持刃，

询吴媪居，则车马方盈。孜直入，

孜怒眦欲裂，即日赴都，

王为述前后，因示母书。

以金帛赠赵而去。时孜年十八矣。

是所愿耳。」王读之，泣不自禁。

要是骨肉，但嘱勿致伤残，

命持葬郊野。

孜伪诺之，

急抽矢，

望屋梁射之，

一狐贯心而坠，

近室门，

孜四顾，

媪忽不见。

孜持刃径入，

见媪督婢作粪。

孜弃

以为寇。

及视女尸，

已化为狐。

投石破扃，

母子各失声。

母问媪，

遂决其首。

寻得母所，

曰：「已诛之。」

母怨曰：

「儿何不听吾言！」

顿忘挞楚耶？」

母益怒，

啼不止。

孜忿曰：

「今得安乐所，

王极力抚慰，

叱儿瘥革。

「忤逆儿！

何得为此！」

号恸自挞，

转侧欲死。

惊问之，

出两革以献。

母怒骂曰：

悲喜交至，

既问吴媪，

孜言：「在吾囊中。」

尽卷金资，

奉母而归。

夫妇重谐，

剥其皮而藏之。

检媪箱箧，

母曰：「将医汝，其勿苦。」孜大叫，

潜索其手足。孜醒曰：「我无罪。」

之，终当杀人倾产。」夜伺孜睡，

女谓王曰：「儿有拗筋，不刺去

孜承奉甚孝，然误触之，则恶声暴吼。

赵始知媪母子皆狐也。

女归，家益盛，心德赵，报以巨金。

孜葬皮反报，始稍释。王自

乡里贤之。

父母大喜，从此温和如处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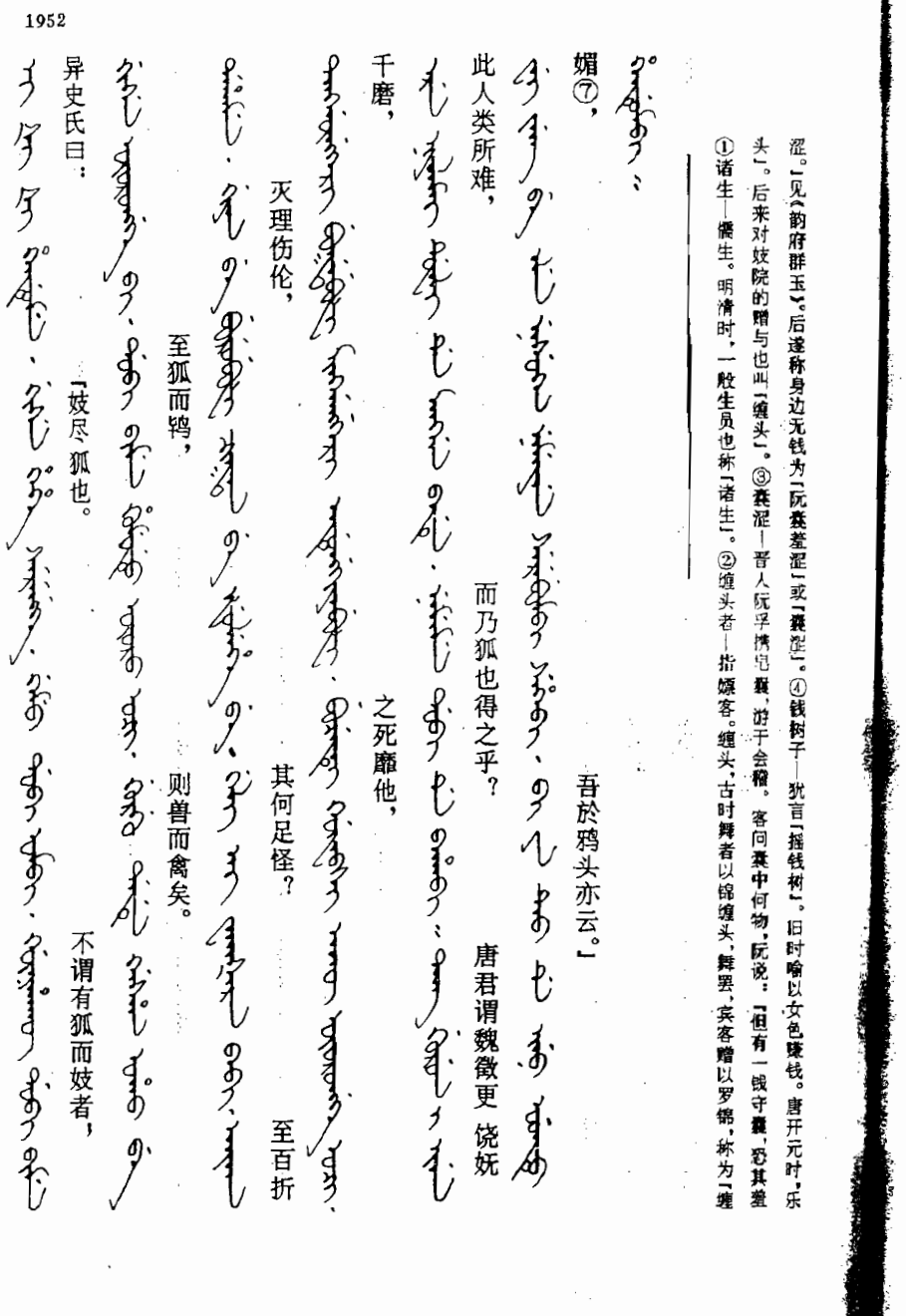
都非人类！」

涕泣曰：「儿早夜忆昔所行，

已，乃释缚，拍令安卧。天明，奔候父母，

又於肘间脑际，用力掘断，崩然有声，并如之。

深三四分许，转侧不可开。女以巨针刺左踝骨侧，



涩。」见《韵府群玉》。后遂称身边无钱为「阮囊羞涩」或「囊涩」。④钱树子——犹言「摇钱树」。旧时喻以女色赚钱。唐开元时，乐头」。后来对妓院的赠与也叫「缠头」。③囊涩——晋人阮孚携皂囊，游于会稽。客问囊中何物，阮说：「但有一饿守囊，恐其羞①诸生——儒生。明清时，一般生员也称「诸生」。②缠头者——指嫖客。缠头，古时舞者以锦缠头，舞罢，宾客赠以罗锦，称为「缠

媚⑦，

此人类所难，

千磨，

灭理伤伦，

至狐而鸮，

异史氏曰：

「妓尽狐也。

吾於鸦头亦云。」

而乃狐也得之乎？

之死靡他，

其何足怪？

至百折

则兽而禽矣。

不谓有狐而妓者，

谓举止优美可爱。

谓魏徵更饶妩媚—唐君，指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曾说：别人说魏徵举动疏漫，「我但觉妩媚」。见《唐书·魏徵传》。「妩媚」，·司马相如列传》。⑥从一者—指不嫁二夫之女。《易·恒》：「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此指嫁夫从良，不再做妓女。⑦唐君鼻—指不亲自操作。筷鼻，即「筷鼻裨」，围裙。汉代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设垆卖酒，相如亲自着筷鼻裨，与保佣杂作。见《史记伎许和子选入宫中，籍于宜春院，深受唐玄宗赏识。许临卒，谓其母曰：「阿母，钱树子倒矣！」见《乐府杂录·歌》。⑤不着犊

三僮，颠跛而至。遥见生，

侧，日已就昏，见一醉者，从二

放之。后自婿家归，至恒河之

额有白点。生以其状异，

得鳖辄献之。一日献巨鳖。

而凌夷矣。有渔鳖者，负其债不能偿，

临洮冯生，传者忘其名字，盖贯介裔，

八大王

辱寞世界矣！幸是旧令尹，

将何为？」生曰：「此间有此等令尹，

问：「汝何名？」吃然而对曰：「我南都旧令尹也①。

酒臭熏人。生益不耐，力解莫能脱。

径过之。醉人益怒，捉袂使不得行，

道者？」生驰驱心急，置不答，

醉人怒曰：「宁无姓名，胡言行

便问：「何人？」生漫应：「行道者。」

见一小村。

既入，则廊舍华好，似贵人家。

生辞之不得。

握手行数里，

先归治具。

起唤从人，

「是我恩主，唐突勿罪！」

跟跄下拜曰：

变怒为欢，

「我冯某非受人挞打者！」

醉人闻之，

生大言曰：

势将用武。

醉人怒甚，

将无杀尽途人耶？」

假新令尹，

生始询其姓字。

醉人醒稍解，

我洮水八大王也。

曰：「言之勿惊，

适西山青童招饮，

实切愧悚。」

有犯尊颜，

不觉过醉，

以其情词殷渥，

生知其妖，

俄而设筵丰盛，

遂不畏怖。

八大②王最豪，

促坐欢饮。

再作萦扰，

生恐其复醉，

连举数觥。

「既自知之，何勿改行？」八大王曰：「老夫为此？」生乃复坐，正容而谏曰：

顾未敢以无赖之行施之长者，何遂见拒如此耳。

仆虽不耻於伧偶，故犯者十九。

欺人耳。酒徒之不德，

凡醉人无行，谓隔夜不复记忆者，

笑曰：「君得无畏我狂耶？但请勿惧。

伪醉求寝。八大王已喻其意，

此不可以久佩，如愿后，当见还也。」

「相聚不久。蓄有一物，聊报厚德。

远钟已动。八大王起，捉臂曰：

兹敬闻命矣。」倾谈间，

潦倒不能横飞，故态复作，我自不解耳。

十余年矣。今老将就木，

自触帝怒，谪归岛屿，力反前辙者，

令尹时，沉湎尤过於今日。

自念所获，必鳖宝也。由此目最明，鳖，蠢蠢入水而没。错愕久之。

八大王自返。回顾村舍全渺，惟一巨笑而不答。但曰：「君宜行矣。」送生出，而漫漫坟起，类痰核状。惊问之，掠其上，释手已入革里，甲痕尚在，因以抓掐生臂，痛苦肤裂，急以小人按口中吐一小人，仅寸余。

光射里余，须眉皆可数。得一镜，背有凤，细环水云湘妃之图④，公埒富。火齐、木难之类③，皆蓄焉。镪无算，遂以重金购居之。由此与王后有货故宅者，生视其中，有藏於寝室中，掘得藏镪数百，用度颇充。即所素不知之物，亦随口而知其名。凡有珠宝之处，黄泉下皆可见，

喜而藏之。

年余，

为妻所泄，

中，

拈巾微笑，

口欲言而波欲动。

雅慕其名。

会主游蛇峒，

则前影消矣。

时肃府第三公主绝美⑤，

灭也，

若改妆重照，

或更一美人，

佳人一照，

则影留其中，

磨之不能

妃子大忧，

力言於王。

王乃

不如嫁之。」

王不许。

公主闭户不食。

窥我，

十死之，

不足解此玷，

王欲藉其家而徙之。

三公主曰：

「彼已

不难致也。

不然，有死而已，

於王诚无所益。」

使言於王曰：

「王如见赦，

天下之至宝，

去，

拟斩。

生大赂中贵人，

闻之肃府。

大怒⑥，

收之。

追镜

乃往伏山中，

伺其下舆，

「所赠之物当见还也。

佩之既久，

生一夕独寝，

梦八大王轩然入曰：

以公主嫔焉。

公主仍怀镜归。

王家不能知其名。

王大喜，

释生归，

资送者以千人。

珍石宝玉之属，

妻不听，

归修聘纳王邸，

曰：

「王侯之女，

不可以先后论嫡庶也。」

订为姊妹。

转使谕生。

生告妻

妃悦之，

使参公主。

公主亦悦之，

镜台纳妃，

辞意温恻。

既见，

妻以珊瑚

将鸩之，

妃召生妻入宫，

王怒，复逮之。

倾家可也。」

王如听臣自赎，

宁死不敢承命。

生辞曰：

「糟糠之妻不下堂，

因命中贵意示生。

释生，

此酒人之大都也。

顾鳖虽日习於酒狂乎，

异史氏曰：「醒则犹人，而醉则如鳖，

乃以口啮生臂，

痛极而醒。

视之，则核块消矣。后此遂如常人。

已三年矣。」

辞曰：「自聆药石⑦，

戒杯中物

生诺之，

即留宴饮。

八大王

耗人精血，

损人寿命。」

以宴嘉宾，

为功已久：

饮之，则醺醺腾腾，

厥名为「酒」。

其名最多，

赋曰：

「有一物焉，

陶情适口，

盍以为鳖鉴乎？

乃作「酒人赋」。

古人有龟鉴⑨，

若夫己氏⑧，则醒不如人，

而醉不如鳖矣。

鳖不过人远哉？

而不敢忘恩，

不敢无礼於长者，

而人或以酒丑。

若夫落帽之孟嘉⑯，

则酒固以人传，

齐臣遂能一石，

学士亦称五斗⑮。

糟丘之台既成，

鸱夷之功不朽⑭。

醉乡深处，

则愁人之逋逃薮⑬。

故曲生频来，

则骚客

或以为「钓诗钩」，

又以为「扫愁

以速父舅⑩，

以促膝而为欢，

以合卺而成

至如雨宵雪夜，

月旦花晨，

亦犹非害物而不仁。

甚至效螫囚而玩世㉔，

槽边缚珥玉之臣㉓。

之士㉒，

井底卧乘船

也，

自以为有神㉑。

濡首於墨汁之中

或察其无心⑳，

酣眠乎美人

彭泽之漉以葛巾⑲。

山公之倒其接䍦⑱，

荷锸之伯伦⑰，

之所不嗔。

尔乃嘈杂不韵，　俚辞并进，

果尔，　即一朝一醉，　当亦名教

总陶然而大醉，　亦魂清而梦真。

雅谑则飞花粲齿，　高吟则戛玉敲金。

忽清商兮一奏，　则寂若兮无人。

细批薄抹，　低唱浅斟，

履舄交错，　兰麝香沉，

风定尘短，　客旧妓新，

坐不言行，　饮复不任；　酒客无品，

呐呐呢呢，　犹讥主吝。

如此情怀，　不如勿饮。　又有酒隔咽喉，　间不盈寸，

病叶狂花，　觞政所禁㉖。

拂灯灭烬。　绿醑葡萄，　狼藉不靳，

引杯若鸠，　倾浡碎㉕觥，

忿争，　势将投刃，　伸颈攒眉，

坐起欢哗，　呶呶成阵。　涓滴

不能为之图。

父母前而受怍，

不能穷其状；

灯前取影者㉚，

如苏相㉙之裂於牛车。

舌底生莲者，

如李郎㉘之呕其肝脏，

其扬手而掷足也，

发蓬蓬兮若奴。

其吁地而呼天也，

尘蒙蒙兮满面，

哇浪浪兮沾襟，

口狺狺兮乱吠，

努石棱，

磔髭须，

袒两臂，

跃双趺。

於斯为甚。

甚有狂药下㉗，

客气粗，

豁然顿醒。」

止因其臀，

勿伤其顶；

捶至百余，

只须一挺。

絷其手足，

与斩豕等。

唯有一术，

可以解酪。

厥术维何？

倍益眩瞑。

此名「酒凶」，

不可救拯。

无端而受骂於灌夫㉛。

婉言以警，

妻子弱而难扶。

或以父执之良友，

百余岁，荆地有一死人名鳖令，其死尸随江水上至郫，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令为相，以遒薄不及鳖令，乃委国授之而去。」

①南都旧令尹也——这是化用神话中关于鳖令的故事。《文献》张衡《思玄赋》注引《蜀王本纪》云：「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积

温游北山，举行酒宴。宴会上，有风吹嘉帽落而不之觉。温令孙盛作文以嘲之，嘉即时以答，四坐嗟服。详见《晋书·孟嘉传》。

之孟嘉——孟嘉，字万年，晋江夏人。性嗜酒，饮多而举止不乱，自称得酒中真趣。嘉为征西将军桓温参军时，九月九日桓伊祝贺。伊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饮酒进肉，醉然已醉。⑯落帽以纵酒放达闻名。《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饮酒无度，其妻劝止，伶表示要祝鬼神自誓，然后断酒。妻便「供酒于神前，请在后宫设宴招待淳于髡，问他能饮多少酒致醉，他说：「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学士，此指刘伶，晋人，竹林七贤之一，齐臣二句——齐臣，指淳于髡。《史记·滑稽列传》载，楚国侵略齐国，齐威王派淳于髡赴赵国求救，楚兵便连夜退走。威王以望七星。」鸱夷，也作「鸱鹗」，皮制的囊袋，可以盛酒。《汉书·陈遵传》：「鸱夷滑稽，腹如大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酤。」⑰之所。⑭糟丘二句——谓酿出美酒，可以不断地盛用。糟丘，酒糟堆积成山。《新序·节士》：「桀为酒池，足以运舟，糟丘足本指逃亡罪人。《书·牧誓》：「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此指逃避。薮，渊薮，鱼和兽聚居之处，喻指人和物类聚集己的朋友。《易·系辞》：「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⑬醉乡二句——谓醉酒昏昏，可使逃避烦愁。逋逃，梳，中有美酒。坐客共饮，并说：「曲生风味，不可忘也。」后以「曲生」、「曲秀才」为酒的别称。骚客，指诗人。金兰友，同心知傲睨直入，自称曲秀才，抗言谈论，一座皆惊。其起，如风旋转。法善以为妖魅，俟其复至，以剑击之，随手堕于阶下，化为瓶曲，酒的别称。郑綮《开元传信记》载，唐代道士叶法善有异术。一日，会朝士数十人于玄冥观。正在满座思酒之时，忽一少年酒。苏东坡《洞庭春色》诗：「要当立名字，未用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⑫故曲生二句——谓酒是诗人的契友。舅，指岳父。这里是说宴请父亲和岳父。⑪或以为二句——谓酒可以钓诗（引发诗兴）、扫愁（解除烦愁），均指因喻借鉴之意。⑩以速父舅——《诗·小雅·伐木》：「既有肥羜，以速诸父。」言有了「肥　」，用以宴请诸父。速，请。舅，外文公十四年》：「齐公子元不顺懿公之为政也，终不曰「公」，曰「夫己氏」。」⑨龟鉴——即龟镜。龟可占卜吉凶，镜能照见美丑。「公」字。⑧大怒——别本作「王怒」。⑦药石——治病的药物和砭石，借喻劝善改过的规劝。⑧夫己氏——犹言「某人」。《左传·凤，细环水云湘妃之图——此二句别本作「背有凤纽，环水云湘妃之图。」⑤三公主绝美——原文作「三主绝美」。兹据别本补重沓而可开，色黄赤似金。」本难，宝珠名。也作「莫难」。崔豹《古今注·杂注》：「莫难珠，一名木难，色黄，出东夷。」④背有同。③火齐、木难——珍宝名。火齐为宝石名。《文献》载左思《吴都赋》：「火齐之宝。」刘逵注引《异物志》：「火齐如云母，南都，唐至德二年曾改蜀郡为成都府，建号南京，故称南都。令尹，本为战国时楚官，相当于宰相。②大上——原文无，补之。以下

气，指桑骂槐，痛斥田纷；因动为「骂座不敬」，终被诛杀。

宴上，田纷祝酒，人皆避席伏地表示恭敬，而当失势的魏其侯窦婴祝酒时，却只有老友避席。灌夫对此十分不满，便借酒使婴舍人而改姓灌，因平定吴楚之战有功，任中郎将，人称「灌将军」。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一次，在祝丞相田纷新婚的酒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古今一人而已。」㉛灌夫——汉颍阴人，本性张，因其父曾为颍阴侯灌记·苏秦列传》。㉚灯前取影者——谓绘画技艺高超的人。苏轼《题吴道子画后》：「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送往顺来，旁都吐出来。㉙苏相——指苏秦，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因主张合纵抗秦，曾佩六国相印。后由燕入齐，被车裂而死。事见《史之。楷闻之，谓曰：「足下饮人狂药，责正礼，不亦乖乎？」㉘李郎——指李贺。相传李贺「苦吟疾书」，其母说他几乎把肝脏松《醉乡日月》。赡政，酒令。㉗狂药——指酒。《晋书·裴楷传》：「长水校尉孙季舒尝与（石）崇酣燕，慢傲过度，崇欲表免因饮。」㉖辟——原文作「杂」。㉕病叶二句——饮酒者称醉后入眠者为病叶，醉而喧闹者为狂花。见曾慥《类说》四三载皇甫·人事》载，石曼卿素豪饮，性狂纵，每与客痛饮，「以葛束身，引首出饮，复就束，谓之『露发跣足，著械而坐，谓之放了他。而他就瓮边邀主人燕饮，醉而后归。珥玉，尚书冠上插戴的玉饰。㉔鳌因而玩世——鳌因，鳌饮，因饮。《梦溪笔谈珥玉之臣——晋代毕卓为吏部郎，常饮酒废职。邻人酒酿熟，卓夜至其酒瓮间盛饮，被主人捉住捆缚起来，知为毕卓，便释放。本诗即写他的醉态：醉中骑马似在风浪中的船上，摇来晃去；由于头晕眼花，跃进井里，在井底照样昏睡不醒。㉓糟边缚补》。㉒井底卧乘船之士——杜甫《饮中八仙歌》：「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知章，即贺知章，唐诗人，嗜酒狂——唐代著名书法家张旭，善草书。时人称之为「草圣」。性好饮酒，醉后以头濡水墨中，索笔挥毫，若有神助。详见《唐国史新语·任诞》载，阮籍邻人妇貌美，当垆卖酒。籍常到其处饮酒，「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㉑濡首二句即还著头上。⑳酣眠二句——阮籍，著名诗人，生于魏晋易代之际，为避免司马氏集团的迫害，纵酒放诞，蔑弃礼法。《世说称。据《宋书》本传载，陶渊明在家时常以葛巾（葛布做的头巾）滤酒，邻人招饮，见酒中有渣滓，也脱下头巾漉之，漉毕，随白色帽子。茗艼，同「酩酊」。⑲彭泽——指陶渊明，曾任彭泽令，因称「陶令」、「陶彭泽」，其诗中写酒处甚多，故以豪饮著童为之歌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茗艼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䍦。」䍦，亦作「簪」。白接䍦，一种公——山简，字季伦，晋河内怀县人。好酒。山简镇守襄阳时，荆州豪族习氏有园池，简常出嬉游，多往池上，每醉酒而归。儿。⑱荷锸之伯伦——刘伶，字伯伦。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相随，说：「死便埋我。」详见《晋书·刘伶传》。⑰山

对坐憩息。

但见小山耸翠，

力引出之，

已就毙矣。

惨怛无聊，

援岸方升，

有浮尸继至，

则其僮仆。

漂泊终夜，

挂③木而止。

大风覆舟。

幸扳一竹篦，

后年余，

生北归，

复经洞庭，

戏敷患处，

纵之水中，

浮沉逾刻而没。

请於贾而释之。

携有金创药，

似求援拯。

生恻然心动，

锁置梳间，

奄存气息，

而龙吻张龛，

有鱼衔龙尾不去，

并获之。

适猪婆龙②浮水面，

贾射之，

中背。

贾绾作记室①。

泊舟洞庭，

陈生弼教，

字明允，

燕人也。

家贫，

从副将军

西湖主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二十二

方凝听间，
有二女郎乘骏马来，
冀有村落。
才至半山，
闻鸣镝声。
辘辘，
饥不可堪。
於是趋山疾行，
近午始燥可著。
而栖肠
无何，
呕水数斗，
醒然顿苏。
相与曝衣石上，
忽僮仆之体微动，
喜而扪之。
自迟明以及辰后，
怅怅靡之。
细柳摇青，
行人绝少，
无可问途。

所来，
且告之馁。
驭卒解裹粮授之，
「此西湖主，
猎首山也。」
生述
有男子步驰，
似是驭卒，
因就问之。
答曰：
姝丽，
装束若一。
生不敢前。
度过岭头，
则数十骑猎於榛莽，
并皆
腰束绿锦，
一挟弹，
一背青鞴。
髻插雉尾，
著小袖紫衣，
各以红绡抹额，
骋如撒菽。
闻鸣镝声。

香花扑人。

过数折曲栏，

透巡而入，

横藤碍路，

则台榭环云，

拟於上苑，

又疑是贵家园亭。

石桥通焉。

攀扉一望，

粉垣围杳，

溪水横流，

朱门半启，

阁，

谓是兰若。

近临之，

生惧，

疾趋下山。

茂林中隐有殿

嘱曰：

「宜即远避，

犯驾当死！」

似有女子笑语，

生与僮潜伏丛花中。

恒怯未敢入。

俄闻马腾於门，

杳无人迹。

因疑地近闺阁，

有秋千一架，

上与云齐，

而宵索沉沉，

殆非人世。

穿过小亭，

深苑微风，

则榆钱自落。

怡目快心，

山鸟一鸣，

则花片齐飞，

又是别一院宇，

垂杨数十株，

高拂朱檐。

迫人声既寂，　出诣秋千架下，
嘻笑而去。　生睨良久，　神志飞扬。
已而扶下。　群曰：　「公主真仙人也！」
蹑利屣，　轻如飞燕，　蹴入云霄。
持履者，　挽扶而上。　公主舒皓腕，
公主笑诺。　遂有驾肩者，　捉臂者，　蹇裙者，
一女曰：　「公主鞍马劳顿，　尚能秋千否？」
灿如堆锦。　移时，　女起，　历阶而下。

未足方喻。　诸女子献茗熏香，
鬟低敛雾，　腰细惊风，　玉蕊琼英，
秃袖戎装，　年可十四五。
无何，　红妆数辈，　拥一女郎至亭上坐。
雁落，　几空劳仆马也。」
获禽绝少。」　又一女曰：　「非是公主射得
闻一女子曰：　「今日猎兴不佳，
未几，　笑声渐近，

则重门扃锢矣。

陶醒罔计，

题已，

吟诵而出。

复寻故径，

登其亭，

见案上设有文具，

遂题巾曰，

「雅戏何人拟半仙？

徘徊凝想。

莫信凌波便上天。」

分明琼女散金莲。

广寒队里应相妒，

知为群美所遗，

喜纳袖中。

见簷下有红巾，

女曰，

「窃窥宫仪，

若此，

何能为地？」

生失色，

哀求脱免。

「汝死无所矣！

此公主所常御，

涂鸦

然已玷染，

如何？」

因出之。

女大惊曰，

女问，

「拾得红巾否？」

生曰，

「有之。

生揖之曰，

「失路之人，

幸垂救焉。」

一女掩入，

惊问，「何得来此？」

返而楼阁亭台，

涉历几尽。

勿得攀树钻垣，
发觉不宥矣。」

怒容，
或当放君去。

「子有生望矣！
公主看巾三四遍，

良久，
女复来，

日已投暮，
吉凶不能自必，

忧煎欲死。
无何，
女子挑灯至。

一婢提壶榼，
出酒食饷生。

生徊徨终夜，
危不自安。

遂命锁君食。
此非恶耗也。」

公主沉思云：
「深夜教渠何之？」

「适我乘间言：
「园中秀才，
可恕则放之，
不然，饿且死。」

生急问消息。
女云：

辰刻向尽，

生大惊，面如灰土，长跪请教。

大骂狂伧。祸不远矣！」

妃展巾抵地，多言者泄其事於王妃，

盼望不已。忽女子坌息急奔而

转，既而斜日西

何敢屑屑渎告？」

入曰：「殆矣！

女曰：「公主不言杀，亦不言放。我辈下人，

女子又恸之。生哀求缓颊，

经数十门，至一宫殿，碧箔银钩。

陈郎入。」生战惕从之。

反身急去，少间来，曰：「王妃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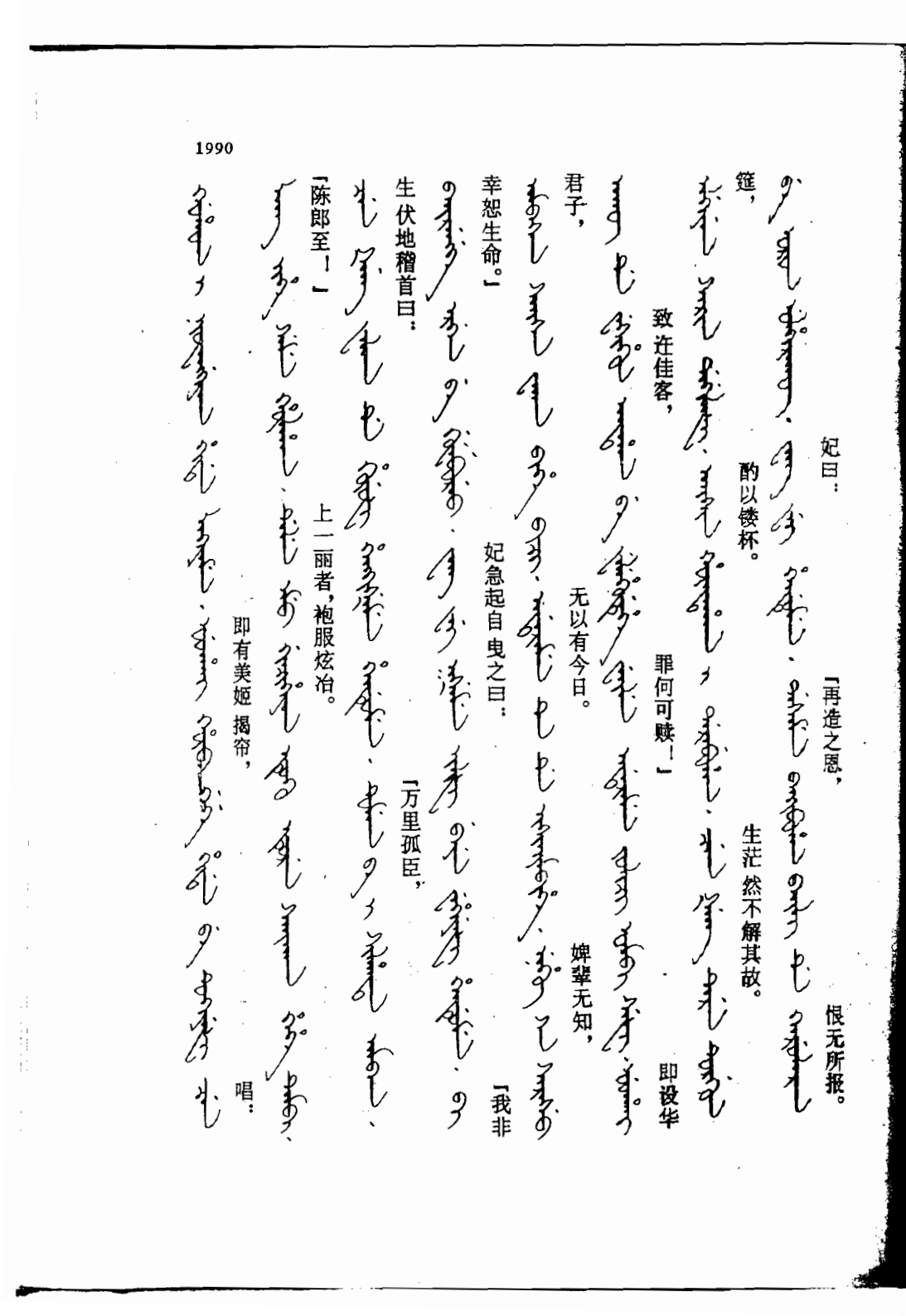
曰：「且勿，且勿，待白王妃来。」

「将谓何人，陈郎耶？」遂止持索者，

汹汹入户。内一婢熟视曰：

女郎摇手避去。数人持索，

忽闻人语纷拿，



妃曰：「再造之恩，恨无所报。酌以馈杯。」生茫然不解其故。筵，致诈佳客，即设华罪何可赎！」君子，无以有今日。婢辈无知，幸恕生命。」妃急起自曳之曰：「我非生伏地稽首曰：「万里孤臣，上一丽者，袍服炫冶。「陈郎至！」即有美姬揭帘，唱：

扶公主交拜。麝香之气充溢殿庭。门堂藩溷，处处皆笼烛。数十妖姬，阶上悉践花茵，忽尔笙管嘹嘈，遂引生就帐。日方暮，一婢前曰：「公主已严妆讫。」生意出非望，神恍恍而无着。当是天缘，今夕即遣奉侍。」息女蒙题巾之爱，

他人不及知也。」

又赐刀圭之药，

偶游湖上，

乃江阳王女。

「妾母，

幸矣，

点污芳巾，

生曰：

「羁旅之臣，

既而相将入帏，

一门戴佩，

为流矢所中。

旧岁归宁，

公主曰：

反赐姻好，

蒙君脱免，

得免斧锧，

生平不肖拜侍。

两相倾爱。

生叹曰：

「卿，我鲍叔

但不得④自主。

颠倒终夜，

何迟迟不赐纵脱？」

笑曰：

「实怜君才，

小鱼衔尾，

即此婢也。」

又问：

「既不见诛，

曰：

「尔日洞庭舟上，

曾有

生乃悟为神人，

因问：「婢子何以相识？」

得长生诀，

愿与郎共之。」

常不去心。

郎勿以非类见疑。

妾从龙君

实非所望。」

覆，

妻子缠绵，

乃先以平安书，

家中闻洞庭舟

遣仆归。

悬念綦切，

或问所遇，

言之无少讳。

「侍君有日，

生虑家中无耗，

居数日，

「大王何在？」

曰：

「从关圣征蚩尤⑥未归。」

问：

徐图塞责未晚耳。」

生曰：

「何以报德？」

笑曰：

馈食者谁？」

曰：

「阿念，

亦妾心腹。」

也⑤。

宫室饮馔之奉，

穷极丰盛。

七八年间，

生子五人。

日日宴集宾客，

声色豪奢，

世家所不能及。

囊中宝玉充盈。

由此富有巨万，

又半载，

裘马甚都，

而音问梗塞，

终恐漂泊难返。

已年余矣。

仆归，

始知不死，

念必楚襄贵官，
傍有二八妹丽，
授莎交摩。
见一少年丈夫，
科头叠股其上，
凭眺。
梁目注舫中，
缓荡烟波。
时有美人推窗
见一画舫，雕槛朱窗，
笙歌幽细，
归过洞庭，
宦游南服十余年。
有童稚之交梁子俊者，

何富贵一至於此！」
笑曰：
「君小觑穷措大
目所未睹。
梁惊曰：
「十年不见，
五，
进酒烹茗，
山海珍错，
酒雾犹浓。
生立命撤去。
顷之，美婢三
舟。
见残肴满案，
棹，
出临鹢首⑦，
邀梁过
允也。
不觉凭栏酣叫。
生闻呼罢
而趋从殊少。
凝眸审谛，
则陈明

「明允公，能令我真个销魂否？」生笑曰：前，

乘醉大言曰：

不复可闻言笑。梁见佳丽满

一言甫毕，旱雷聒耳，肉竹嘈杂，

梁欲再诘，生遽命歌以侑酒。

问：「携家何往？」答：「将西渡。」

曰：「山荆耳。」梁又异之。

不能发迹耶？」问：「适共饮何人？」

益疑。因问：「昨在洞庭，

梁归，探诸其家，则生方与客饮，

送梁归舟，开缆径去。

「小事忙迫，不及与故人久聚。」

乃趣别曰：

曰：「绿珠⑧不难购，明我非吝惜。」

可赠故人。」遂命侍儿进明珠一颗，

「足下醉矣！然有一美妾之资，

此其中具有鬼神，而要皆惻隐之一念所通

异史氏曰：「竹篦不沉，红巾题句，开之，则空棺耳。迨殡，讶其棺轻，后八十一岁而终。众异之，而究莫解其故。

生笑曰：「君误矣，仆岂有分身术耶？」

一座尽骇。

何归之速？」答曰：「无之。」梁乃述所见，

仅得其半耳。

美妾、贵子贤孙，而兼长生不死者，

享其奉，即又不可解矣。昔有愿娇妻迫宫室妻妾，一身而两也。

当仙人中亦有汾阳、季伦耶⑨？」

为汾阳郡王。郭子仪富贵寿考，子孙满堂。详见《唐书·郭子仪传》。季伦，晋石崇，号季伦，财丰积，家资巨富。详见《晋书·石崇传》。为交趾采访使，以圆珠三斛买之。」这里借指身价极高的美女。⑨汾阳、季伦——汾阳，指唐代郭子仪，唐肃宗时封

·石崇传》。这里以他们代表多子多孙、大富大贵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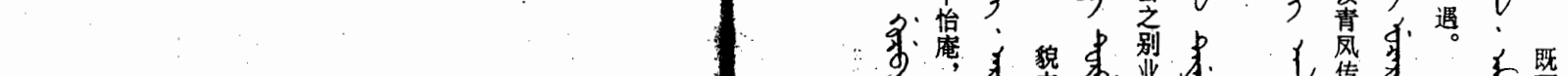
既而归斋，日已浸暮。时暑月燠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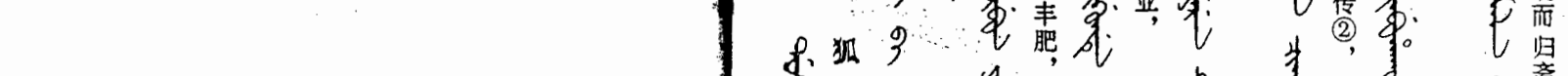
恨不一遇。因於楼上摄思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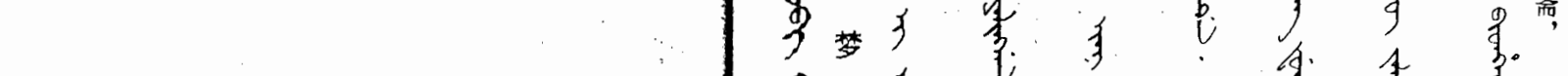
毕每读青凤传②，心辄向往，



传言楼中故多狐。



史①公之别业，休憩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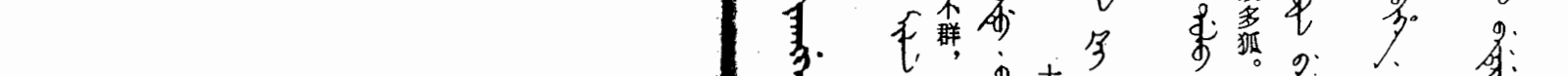
貌丰肥，多髭。士林知名。尝以故至叔刺



余友毕怡庵，倜傥不群，豪纵自喜。



狐梦



可待巾栉。

明宵，无寓人於室，

先自惭沮。

有小女及笄，

妇笑曰：

「妾齿加长矣，

心窃感纳。」

毕闻而喜，

「我狐也。

笑曰：

蒙君注念，

而风韵犹存。

毕惊起，

问其谁何。

醒而却视，

则一妇人，年逾不惑③，

当户而寝。

睡中有人摇之。

明日即屈同去。」

既夕自来，

曰：

「姊妹辈将为我贺新郎，

肥郎痴重，

使人不堪。」

笑曰：

未明即去。

握手入帏，

款恋备至。

即须留止。

事已，

明旦早归，

毕与

勿贪睡也。」

妇果携女至。

毕郎与有夙分，

态度娴婉，

旷世

无匹。

妇谓女曰：

言已而去。

至夜，

焚香坐伺。

当即来。」

纵人不见恶，

投④以嘲谑。

毕闻而喜，

问：「何所？」

曰：

刺破小吻，

今果然矣。」

我谓婢子他日嫁多髭郎，

便怒我，谓我当嫁傀侥国⑥小王子。

即笑不可耐。

遥呵手指，

数胁骨，

「记儿时与妹相扑为戏，

妹畏人

女以扇击背，

二娘曰：

白眼视之。

「妹子已破瓜矣⑤。

新郎颇如意否？」

笑向女曰：

年可十八九，

婢入曰：「二娘子至。」

见一女子入，

二旬，

淡妆艳绝。

敛衽称贺已，

将践席，

烛荧荧，

灿若星点。

俄而主人出，

年近

有大院落。

直上中堂，

则见灯

乃握手而行。

奄至一处，

女忽入曰：

才伏案头，

「劳君久伺

毕果候之。

良久不至，

身渐倦惰。

「大姊作筵主，

去此不远也。」

此是渠妗家，　　花姑即今在此，　　容传白之。」

居向。」

青衣曰：　　「男子无问章也。

安曰：　　「是吾亲好，　　偶迷

有青衣人出，　　问：「昏夜何人询章氏？」

安向门者询章氏之居。

喜诣之，　　则闭阖高壮，　　似是世家，　　重门尚未扃也。

见谷中隐有舍宇，

迷闷不知所往。　　大惧，　　方觅归途，

心疑有异，　　女抱安颈，

岂非夙缘？」　　然偎傍之际，　　觉甚膻腥，

「妗他出，　　留妾代守。　　幸与郎遇，

安问：　　「家何别无人？」　　女曰：

可伺床寝。」　　少间携手入帏。

「安郎奔波终夜，　　想已困殆，

才登廊舍，　　花姑趋出迎，　　谓青衣曰：

入未几，　　即出邀安。

自门外嗷啕而入。

抚尸掐鼻，

家中逐者穷人迹。

或言暮过於山径者。

昇归。

众方聚哭，

一女郎来吊，

惊怪莫察其由，

家人入山，

则见裸死危崖下。

少时，

惛然不觉矣。

安不归，

急欲逃脱，

而身若巨绠之缚。

安骇绝，

彻脑如刺。

遽以舌舐鼻孔，

至七夜，

安忽苏，

反侧以呻。

谨遵所教。

夜又来，

哭如昨。

尾其后，

转眸已渺。

群疑为神，

女傲不为礼，

含涕径出，

留之不顾。

勿殓也。」

众不知何人，

方将启问，

移时乃已。

告家人曰：

「停一七，

何愚冥至此！」

痛哭声嘶，

涕泗滂沱，

呼曰：

「天乎，

天乎！

「卿何能起死人而肉白骨也？

卅乃仙乎？」

所见灯光，

即是物也。」

安曰：

「此蛇精冒妾也。

前迷道时，

惟卿矣！」

因述所遇。

女曰：

煻汤升许，

叹曰：

「再杀之惟卿，

再生之

顷刻能言。

即床头进之，

安举手挥众令去。

女取山草一束，

家人尽骇。

女子入，

相向呜咽。

始得当。

今之邂逅，

幸耳。

哀之七日，

阎摩王弗善也。

父原坏道代君死，

妾与父讼诸阎摩王，

前言大德，

盖以此故。

君前日已生西村王主政家。

曰：

「然，其有之。」

曰：

「是即妾父也。

君五年前，

曾於华山道上买猎獐而放之否？」

曰：

「久欲言之，

恐致惊怪。

「妾不能终事，实所哀惨。

妖物可得。」言已，别曰：

可於晡时聚茅焚之，外以强弩戒备，

年不得飞升。其穴在老崖中，

女曰：「不难。但多残生命，累我百

生衔恨切齿，而虑其无术可以擒之。

得蛇血合酒饮之，病乃可除。」

然君虽生，必且痿痹不仁，

火熄入洞，蛇大小数百头，

蛇冲焰而出。数弩齐发，射杀之。

家人往，如其言，炽火穴中。有巨白

痛痒。乃以女言告家人。

安经宿，觉腰下尽死，爬抓无所

月来觉腹中微动，恐是孽根。男与女，

然为君故，业行已损其七，幸恫宥也。

岁后当相寄耳。」流涕而去。

异史氏曰：「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几希，此非定论也。

ᠭᠡᠭᠡᠨ ᠬᠡᠯᠡᠪᠡᠷᠢ ᠬᠦᠨ ᠴᠢᠨᠠᠷ ᠠᠴᠠ ᠵᠠᠯᠭᠠᠰᠤᠨ ᠪᠠᠢᠬᠤ ᠨᠢ ᠠᠭᠤᠯᠠᠮ ᠪᠠᠭᠠ ᠪᠠᠢᠨ᠎ᠠ᠂ ᠡᠨᠡ ᠨᠢ ᠲᠤᠭᠠᠢ ᠪᠤᠰ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ᠤᠯᠪᠠ᠃

启褥视之，男也。抱归，竟不复娶。

ᠬᠠᠪᠳᠠᠰᠤ ᠢ ᠨᠡᠭᠡᠵᠦ ᠦᠵᠡᠵᠦ ᠪᠤᠢᠴᠠᠭᠠᠵᠤ ᠪᠠᠢᠨ᠎ᠠ᠂ ᠡᠷᠡᠭᠲᠦᠨ ᠪᠤᠯᠪᠠ᠃ ᠪᠤᠴᠠᠵᠤ ᠠᠪᠴᠢᠷ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以绷席抱婴儿授之曰：「吾女致意郎君。」后独行谷中，遇老媪，

ᠡᠭᠦᠯᠡᠨ ᠳᠡᠭᠡ ᠪᠤᠭᠤᠴᠠ ᠢ ᠪᠠᠭᠯᠠᠵᠤ ᠬᠦᠦᠬᠡᠳ ᠢ ᠠᠪᠴᠢᠷ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ᠪᠢᠴᠢᠭᠡᠴᠢᠶᠡ ᠪᠠᠷᠢᠵᠤ

之恩。后因以「结草」为报恩之典。

在一次战争中，颗见一老人结草助其作战，并俘获敌将。夜梦老人来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由此知老人乃来报嫁女有病，嘱其子颗，把嬖妾嫁出去。后武子病重，又嘱其子颗，要嬖妾为他殉葬。武子死，颗不使嬖妾殉葬，而令她改嫁。后来

者①。

斋僮出应门，则一书生，

邀邱。

饮次，有剥啄

月既上，倍益无聊，不得已折简

而素有隐恶，彭常鄙之。

共语，惟邱生者，是邑名士，

中秋未归，岑寂无偶。念村中无可

莱州诸生彭好古，读书别业，离家颇远。

彭海秋

今夕何夕，　遘此嘉客！」　即命酌，

彭大喜曰：「是我宗人。」

视其人，　布衣洁整，　谈笑风流。

款若夙好。　察其意，　似甚鄙

闻君高雅，　遂乃不介而见。」

姓，　字海秋。　值此良夜，　旅邸倍苦。

客曰：「小生广陵人，　与君同

相揖环坐，　便询族居。

将谒主人。　彭离席，　肃客入。

客问：「莱城有名妓无也？」

倩代者可乎？」　彭言：「如教。」

客曰：　「仆不能韵，　莫报阳春③。

歌「扶风豪士之曲」②。　相与欢笑。

请先以俚歌侑饮。　乃仰天再咳，

彭代为之惭，　故挠乱其辞，

邱，　邱仰与攀谈，　辄傲不为礼。

察其意，　似甚鄙

女含笑唯唯。

彭异之，

客便慰问：「千里颇烦跋涉也。」

掖坐。

衣柳黄皱，

已来，

宛然若仙。

彭惊绝，

一女子逡巡户外。

年二八

在门外，

可导入之。」

僮出，

果见

谓斋僮曰：

「适唤一人，

彭答云：「无。」

客默然良久，

但愁欢会少。

眠何处？

庭中生白晓。

不怨别离多，

江天高，

山月小。

掉头去不归，

郎，

牵马洗春沼。

人声远，

马声杳，

大佳。

请再反之。」

女歌云：

「薄幸

谓女曰：

「适舟中所唱「薄幸郎曲」，

适於西湖舟中唤得来。」

便致研诘。

客曰：

「贵乡苦无佳人，

尤盛暴时，　　不可不一观也，　　能从游否？」

户耳。

今夕西湖风月，

乎？」　　客曰：　　「仙何敢言，　　但视万里犹庭

何止千里，　　咄嗟招来，　　得非仙

彭惊叹不已，　　曰：　　「西湖至此，

随声便串。　　曲终，　　笛止。

去！」　　客於袜中出玉笛，

勿作随风絮。　　便是不封侯，　　莫向临邛④

烟云绕之。　　众俱登。　　见一人持

无何，　　彩船一只自空飘落，

船来！　　我等要西湖去，　　不吝偿也。」

乃以手向空招曰：　　「船来！

客曰：　　「此处呼舟较远，　　天河中当有渡者。」

彭思舟坐为逸，　　答言：「愿舟。」

诺言：「幸甚。」　　客问：「舟乎，骑乎？」

彭留心欲觇其异，

细视，真西湖也。客於舱后，

游船成市。榜人罢棹，任其自流。

出舟一望，月印烟波，

但闻弦管敖嘈，鸣声喤聒。

其驶如箭。逾刻，舟落水中。

舟渐上入云霄，望南游行，

形类羽扇，一摇，则清风习习。

短棹，棹末密排修翎，

女曰：「如相见爱，但问娟娘

彭益动情，要后期。

惟恐其去，蹴之以足。女斜波送盼。

送君行。」

女饮间，彭依恋徘徊，

客飞一觥向女曰：「饮此

隔窗以窥，中有二三人，围棋喧笑。

少间，一楼船渐近，相傍而行。

取异肴佳酿，欢然对酌。

舟即荡去。遥见舟已就泊，

俄闻邻船曰：「娟娘醒矣。」

女伏身蛇游而进，

促女入窗，

「仙乎，仙乎！」乃扳⑤邻窗，

三年之约。」

即起，托女子於掌中曰：

绫巾授女曰：「我为若代订

名字，

无不知者。」客即以彭

天色向曙。邱亦不知何往。

久之不至。行人已稀，仰视斜月西转，

即复去，曰：「待再假两马来。」

牵一马来，令彭捉之。

因而离舟翔步，觉有里余。客后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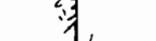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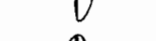
才作商榷，舟已自拢。

遂与客言，欲一登岸，略同眺瞩。

舟中人纷纷并去，游兴顿消。

比讯娟娘名字，

并无知者，

可以徐察邱耗。

不觉向午。

计不如暂访娟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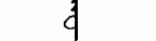
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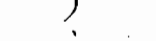
得白金三四两。

买食凝待，

天大明，

见马上有小锴囊，

念腰橐空匮，

倍益忧皇。

振辔至泊舟所，

则人船俱失。

捉马营营，

进退无主。


而致诘，

戒家人勿播。

因念独还乡井，

恐邱家闻

家人惊喜集问，

彭始具白其异。

谓其不返。

彭系马而入。

「主人已仙去。」

举家哀涕，

斋僮归白：

幸不蹇劣，

半月始归。

方三人乘舟而上也，

兴转萧索。

次日遂行。

马调良，


中夜少苏，　急欲登厕，

若丧魂魄。　灌以汤醪，　稍稍能咽。

两目启闭而已。　彭大不忍，　解伏榻上，

面色灰死，　问之不言，

骇极，　呼彭出视。　见邱垂首栈下，

及至，　马顿渺，　但有邱生，以草缠縈枥边。

众以仙人所遗，　便悉诣马厩验视。

语次，道马所由来。

乞勿泄也！」　彭诺之，　命仆马

是大耻辱，　诚不可以告妻子，

自顾已马。　心亦醒悟，　但不能言耳。

遂闷颠踣。　伏定少刻，

至空处，　戏拍项领，

邱云：「下船后，　彼引我闲语。

始能言。　彭就榻研问之，

扶掖而往，　下马粪数枚。　又少饮啜，

彭闻娟娘名，惊问其谁。

「婢子声价自高，可将索子系之来！」

公子云：「此娟女广陵第一人。公子怒曰：

即席有歌姬数辈，公子问娟娘，

通家，开筵邀饮。

州有梁公子，与彭

因往省视。

又三年，以姊丈判扬州，

驰送归。彭自是不能忘情於娟娘。

似亦错愕。公子未遑深问，

幸垂原恕。」娟娘向彭审顾，

也。谓公子曰：「是与仆有旧，

公子盛气排数。彭谛视，真中秋所见者

极欲一见之。无何，娟娘至，

彭疑名字偶同，然突突自急，

缘有微名，遂倨而无礼。」

公子云：「此娟女广陵第一人。

忽若醉。　　朦胧间，　　被一人携去，

泛西湖，　　饮不数巵，

约，　　今始践耶？」　　娟娘曰：　　「昔日从人

彭捉手曰：　　「三年之

酒阑，　　公子命侍客寝。

始度旧曲。　　听其声，　　宛似当年中秋时。

娟娘更妆，　　目注移时，

即命行觞。　　彭问：「薄幸郎曲」犹记之否？」

君勿以风尘可弃，　　遂舍念苦海人。」

哽咽而言曰：　　「仙人已作良媒，

相共叹咤。　　娟娘纵体入怀，

今犹什袭藏之。」　　彭告以故，

每所凝念，　　谓是幻梦，　　而绫巾宛在，

送妾自窗棂归，　　把手殷殷。

君其一焉。　　后乘船至西湖，

置一村中。　　一僮引妾入，　　席中三客，

使为马，　　正恨其不为人耳。

即订三年约，　　亦渡苦海也。」

异史氏曰：「马而人，　　必其为人而马者也，

悉受鞭策，　　何可谓非神人之仁爱之乎？

犹能认当年饮处云。

狮象鹤鹏，

携之以归。　　偶至别业，

又称贷於别驾⑥，　　千金削其籍⑦，

货马，　　所不惜耳。」　　诘旦，告公子，

一日未尝去心。　　卿倘有意，　　则泻囊

彭曰：　　「舟中之约，

字，指为娟娘赎身。籍，指乐户或官妓的名册。

记·司马相如传》。⑤扳——原文作「拔」。⑥别驾——明清时尊称「通判」为「别驾」。⑦削其籍——从乐籍中除掉她的名

今到何处？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邛去。」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到临邛卓王孙家作客，卓女卓文君夜奔相如，成为夫妇。见《史

借以称别人的歌曲优美高雅。④临邛——原文作「临卯」。莫向临邛去，指不要另见新欢。孟郊《古离别》：「欲别牵郎衣，郎

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阳春」，属于高级的乐曲，此

「扶风豪士歌」，赞扬扶风豪士意气相投，情谊深厚。扶风，古郡名。③阳春——古乐曲名。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

①剥啄者——敲门人。韩愈《剥啄行》：「剥剥啄啄，有客至门。」剥啄，叩门声。②「扶风豪士之曲」——唐代诗人李白有

转置二娘怀中，曰：「压我胫 股酸痛！」因提抱膝头，取肴果饵之。移时，大娘曰：「四妹妹亦要见姊丈耶？此无坐处。」雏发未燥，而艳媚入骨。忽一少女抱一猫至，年可十二三，新郎在侧，直尔憨跳！」颐之，合尊促坐，宴笑甚欢。

大娘笑曰：「无怪三娘怒诅也！

以手弄猫，猫戛然鸣。大娘曰：「尚不抛却，恐为姊夫所笑。」少女孜孜展笑，醉失仪容。

大娘曰：「小⑦婢勿过饮，毕抱与同杯饮。轻若无人。

入怀香热，肥膝耐坐。」乃捉置毕怀。

姊夫故壮伟，我脆弱不堪。既欲见姊夫，身如百钧重，二姊曰：「婢子许大，

小女郎乃抱猫去。　大姊见毕善饮，

压煞郎君，　恐三姊怨人。」

因大喧笑。　二姊曰：　「小妹子归休！

乃知小女子故⑧捉令鸣也，

毕故豪饮，　连举数觥。

众如其教。　至毕辄鸣。

奴为令，　执箸交传，　鸣处则饮。」

抱走蚤虱矣！」　二娘曰：　「请以猫

接吸百口，　更无干时。

聊以示意。」　毕视之，　一吸可尽，

酌曰：　「既不胜酒，

二娘出一口脂合子，大如弹丸，

盖也。　二娘亦欲相酬。　毕辞不胜酒。

然饮之，　觉有数斗之多。　比干视之，　则荷

视髻，　仅容升许，

乃摘髻子，　贮酒以劝。

怪道足冰冷也！」遂起，入室易鳥。

骂曰：「猾婢！何时盗人履子去，

非杯，乃罗袜一钩，二娘夺

立尽。把之腻软，审之，

便如许亲爱耶！」毕持杯向口，

则一巨钵。二娘曰：「何预汝事！三日郎君，

曰：「勿为奸人所弄。」置合案上，

女在傍以小莲杯易合子去，

弈，比辄负。女笑曰：

故托之梦，实非梦也。」女每与毕

女曰：「姊妹怖君狂噪，

曰：「昨宵未醉死耶？」毕言：「方疑是梦。」

浓，异之。至暮，女来，

暨然醒寤，竟是梦景，而鼻口醺醺，酒气犹

女送出村，使毕自归。

女酌毕⑨，离席告别。

则人觉其异，　　咸奇之。　　毕为人毕出，　　与所尝共弈者游，

女试之，　　笑曰：　　「尚未，尚未。」

有异。」　　居数月，　　毕觉稍进。

我何能益君？　　朝夕渐染，　　或当

女曰：　　「弈之为术，　　在人自悟，

今视之，　　只平平耳。」　　毕求指诲。

「君日嗜此，　　我谓必大高著。

与之寝，　　不寝。　　怅然良久，　　曰：　　「君视我孰如青凤？」

兀坐相向。　　与之弈，　　不弈，

来漫疏矣。　　积年余，　　一夕来，

女乃稍解，　　然由此

何尚尔尔！」　　佛然欲去。　　毕谢过不遑，

屡嘱慎密，

女已知，　　责曰：　　「无感乎同道者不交狂生也。

坦直，　　胸无宿物，　　微泄之。

不复得来。」

毕求赠言。

曰：「妾与四妹为西王母征作花鸟使⑪，

今已将别，

复何讳？」

问：「何往？」

襄遵旧嘱，

故秘之。」

女曰：

「向为是

毕曰：

「夙有此志，

未必千载下无爱忆如君者。」

请烦作小传，

然聊斋⑩与君文字交，

曰：

「殆过之。」

曰：

「我自惭弗如。

遂志之。

余曰：

「有狐如此，

则聊斋之笔墨有光矣。」

堂，

细述其异。

康熙二十二年腊月十九日，

毕子与余抵足绰然

「彼此有志，

未必无会期也。」

乃去。

至里许，

洒泣分手曰：

遂起，

握手曰：

「君送我行。」

曰：

「盛气乎，

过自寡。」

里指侍奉西王母寿筵的仙女。

——蒲松龄的书斋名，这里指代蒲松龄。⑪花鸟使——唐玄宗曾挑选风流艳丽的宫女，叫她们照料宴会，称为「花鸟使」。这身长仅一尺五寸。⑦小——原文作「少」。⑧故——「故」字下原衍一「故」字，去之。⑨女酌毕——别本作《女约毕》。⑩聊斋⑯僬侥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矮人国。《史记·孔子世家》：「僬侥氏三尺，矮之至也。」《列子·汤问》又说僬侥国人游《无题》诗：「碧玉当年未破瓜，学成歌舞入侯家。」后世多以女子第一次性行为后破处女膜为「破瓜」，这里即指这种情况。八字，二八十六岁，故诗文中习称女子十六岁为破瓜之年。《艺文类聚》四三《情人歌》：「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又宋陆《论语·为政》：「四十而不惑。」后称四十岁为「不惑之年」或「不惑」。④投——原文脱，补之。⑤破瓜——瓜字可分剖成二①刺史——清代用作「知州」的别称。②青凤传——指《聊斋志异·青凤》。见本书上册卷三。③年逾不惑——年过四十。

因税居於逆旅阁上。

江水澄波，

命舟抵镇江访友。

友他出，

将为择偶。

生不听，

江北名士，

友于甚笃①。

劝弟勿游，

每远游，

恒经岁不返。

兄弟，

广交游。

年十八，

娶妻，殒。

秦邮王鼎，

字仙湖。

为人慷慨有力，

伍秋月

梦女复来，

方狎，

烛，

身虽偃卧，

惕然自惊。

才交睫，

又梦之。

如是三四夜。

心大异，

不敢息

颇怪之，

亦以为偶。

上床与合，

入夜，

既寤而遗。

夜梦女郎，年可十四五，

容华端妙，

请生移居，

辞不去。

居半月余，

金山在目，

心甚快之。

次日，

友人来，

遂於易数。

常珍爱妾，

答云：「妾伍氏秋月。

先父名儒，

敢明告也。」

生始诘之，

女若不堪，

曰：「狂暴如此，

无怪人亦不

意亦甚得，

无暇问讯，

直与驰骤。

颇自愧怯。

生虽知非人，

俨然犹在抱也。

见生醒，

忽自惊寤，

急开目，

则少女如仙，

明月莹澈，　　问女：
则遗泄淋漓，　　沾染裈褥。　　一夕，
无异生人，　　但女既起，
欢若生平。　　灭烛登床，
遂起而去。　　次日，　复至，　对坐笑谑，
合无限，　　何必今宵。」
欲求复生，　　后日好
实不禁此风雨。
曰：「妾少须阳气，
故假之梦寐耳。」
自荐，　　寸心羞怯，
今已三十年，　　君适至。　　亟欲
三十年，　　嫁王鼎。」
棺侧，曰：　　「女秋月，　　葬无冢，
令与地平。　　亦无冢志，　　惟立片石於
后十五岁，　　果夭殁，　　即攒瘗阁东，
但言不永寿，　　故不许字人。

王亦喜，　　复求讫事。

「我兄秉礼君子，何至缧绁如此！」言：「自不知何事，强被拘囚。」王怒曰：兄见生，潸然零涕，趋近之，果兄。骇问：「兄那得来？」末一人怪类其兄。

俄二皂隶三四人过，堕在杳霭中，路上行人，如趋墟市。视夜色，不殊白昼，顿见雉堞在杳霭中，路上行人，如趋墟市。视夜色，不殊白昼，顿见雉

涂其两眦，启之，明倍於常，殊罔所见。女以唾王瞻望，女诺之。

女飘忽若风，王极力追随。数至一处，女言：「不远乘月去，答云：「亦可。」生请往观，问：「生人能见之否？」但以夜为昼。」

冥间城府，不在此处，去此可三四里。答曰：「等耳。」「冥中亦有城郭否？」

不能制止，即解佩刀，立决皂首。

兄顿颠踬。生见之，忿火填胸，

哭失声。皂怒，猛掣项索，

弟归，宜措置。」生把兄臂，

但余之用度，索贿良苦。

兄止之曰：「此是官命，亦合奉法。

皂不肯，殊大傲睨。生恚，欲与争。

便请二皂，幸且宽释。

下钥，始入。视兄已渺，入室，

知兄果死。闭门

火急北渡。归见吊客在门，

王乃挽兄，夜买小舟，

杜门绝出入，七日保无虞也。」

迟则祸及！请即觅舟北发，归家勿摘提幡，

女大惊曰：「杀官使，罪不宥！

一皂喊嘶，生又决之。

朦胧欲寝，见一妇人来，曰：「秋月娘子致意阁，乘烛久待，女竟不至。

想念颇烦。遂复南下，至旧亲友集问，但伪对之。转思秋月，去丧幡，人始知其复苏。

生乃备言其故。七日启关，时死已二日，家人尽骇。

则亡者已苏，便呼：「饿死矣！可急备汤饼。」

并无秋月。又进一小扉，斗室中有灯火。见房舍颇繁，寄顿囚犯甚多，门曰：「小娘子暂寄此间。」王入，至一城都，入西郭，指一作经纪。」王悲忿，便从妇去。押役遇之虐。日日盼郎君，当谋捉得娘子去，见在监押，郎君：前以公役被杀，凶犯逃亡，

即而出。幸无觉者。裁至旅舍，

一役一刀，摧斩如麻，纂取女

王怒，不暇语，持刀直入，

「既为罪犯，尚守贞耶？」

女啼益急。一役挽颈曰：

撮颐捉履，引以嘲戏。

月坐榻上，掩袖呜泣。二役在侧，

王近窗以窥，则秋

三日可活。但未满时日，骨耎足弱，

载妾同归，日频唤妾名，

今已如此，急何能待！当速发瘥处，

定数。妾待月尽，始是生期，

生惊曰，「且为奈何？」女叹曰：「此有

告之以梦。女曰，「真也，非梦也。」

见秋月含睇而立。生惊起曳坐，

蓦然即醒。方怪幻梦之凶，

果如女言。

发棺视之，

掘尺许，

即见棺木，

亦已败腐。

侧有小碑，

妾背。」

送之出，

志其没处，

笔疾书两符，曰②：

「二君自佩，

一粘

言三十年后，

可佩夫妇。」

乃索

冥追若何？

生时，

父传我符书，

言已，

草草欲出，

又返身曰：

「妾几忘之。

不能为君任井臼耳。」

长呼秋月，

夜辄拥尸而寝。

亦莫敢直言其惑。

生启衾，

始告兄嫂。

一家惊顾，

甫晓已达里门。

抱女安置，

将送归其家。

幸南风大竞，

负至江滨，

呼拢泊舟，

伪言妹急病，

粘符已，

以被褥严裹，

女颜色如生。

抱入房中，

衣裳随风尽化。

至此皈依甚虔。

后亦无恙。

不然，春秋恐不永也。」

生素不信佛，

「君罪孽太深，

宜积德诵经以忏之。

转更增媚。

每劝生曰：

屡欲倾侧。

见者以为身有此病，

但十步之外，

须人而行，

不则随风摇曳，

七日能步，

更衣拜嫂，

盈盈然神仙不殊。

日渐温暖，

三日竟苏，

遂可幸而逃哉？」

若人心之所快，

即冥王之所善也。

岂罪至冥追，

刀锯鼎镬，

不以为酷。

况冥中原无定法，

倘有恶人，

便为循良，

即稍苛之，

不可谓

杀者也。

故能诛锄蠹役者，

三等。」

盖此辈无有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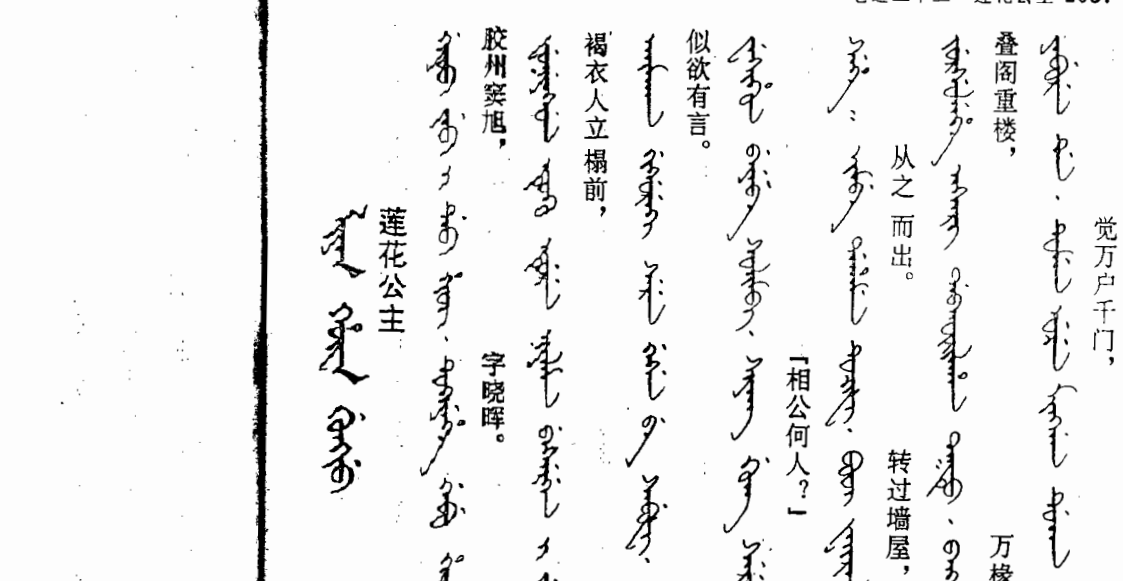
异史氏曰：

「余欲上言定律：

「凡杀公役者，

罪减平人

①友于甚笃——兄弟情谊深厚。见前《向果》注①。②曰——原文脱，补之。



觉万户千门，迥非人世。
叠阁重楼，万椽相接。屈折而行，
从之而出。转过墙屋，导至一处，
「相公何人？」曰：「近在邻境。」
似欲有言。生问之，答云：「相公奉屈。」
褐衣人立榻前，逡巡惶顾，
胶州窦旭，字晓晖。方昼寝，见一
莲花公主

生益骇，问：「王何人？」

倾风结慕，深愿思晤焉。」

贵官曰：「寡君以先生清族世德，

遂疏参谒。过蒙爱接，颇注疑念。」

既登堂，生启问曰：「素既不叙，

俄一贵官出，迎见甚恭。

都向褐衣人问曰：「窦郎来乎？」褐衣人诺。

又见宫人女官，往来甚夥，

便当畅怀，勿致疑畏。」

王曰：「忝近芳邻，缘即至深。

曰：「桂府」。生局蹙不能致辞。

践席，列筵丰盛。仰视殿上一匾，

降阶而迎，执宾主礼。礼已，

见殿上一王者，见生入，

以双旌导生行。入重门，

答云：「少间自悉。」无何，二女官至，

传语公主，不可不出一晤君子。」

乃公主小字，

何适合如此？

宁非夙分？

「君子爱莲花。」

王曰：「莲花

四座方思，

生即应云：

「朕一言，

烦卿等属对：

「才人登桂府。」

稍间，

王忽左右顾曰：

下，

钲鼓不鸣，

音声幽细。

生唯唯。

酒数行，

笙歌作於

但自惭不类，

如何？」生怅然若痴，

王似微察其意，

乃曰：「息女宜相匹敌，

王举觞劝饮，

目竟罔睹。

生睹之，

神情摇动，

木坐凝思。

曰：「此即莲花小女也。」

拜已而去。

妙好无双。

王命向生展拜，

兰麝香浓，

则公主至矣。年十六七，

移时，环佩声近，

卿既不住，　亦无敢於强。　若烦萦念，

君子，　实惬心好，　何仓卒而便言离也？

即告出也。」　王起曰：　「既见

幸能宽宥。

然日旰君勤①，

「臣蒙优渥，　不觉过醉，　仪节失次，

生茫乎若失，　嫘愧自惭。　离席曰：

「王揖君未见耶？

王言君未闻耶？」

即又不闻。　近坐者蹑之曰：

而邯郸路渺②，　悔叹而已。　一夕，

冀旧梦可以复寻，

冥坐观想，　历历在目。　晚斋灭烛，

遂已至家。　忽然醒寤，　则返照已残。

生顿足而悔，　步步追恨，

似欲附为婚姻，　何默不一言？」

途中内官语生曰：　「适王谓可匹敌，

更当再邀。」　遂命内官导之出。

俄见数十宫女，拥公主出。

酒阑，宫人前曰：「公主妆竟。」

拜谢。王命学士大臣，陪侍宴饮。

想不过嫌也。」生即

曰：「别来知劳思眷。谬以小女奉衣裳，

谒。王曳起，延止隅坐，

传王命相召。生喜，从去。见王伏

与友人共榻，忽见前内官来，

已而以带围腰，公主笑问：

市指度足。

诘旦方起，戏为公主匀铅黄，

公主掩口曰：「明明妾与君，那得是梦？」

但恐今日之遭，乃是梦耳。」

生曰：「有卿在目，真使人乐而忘死。

洞房温清，穷极芳腻。

与生交拜成礼。已而送归馆舍。

以红锦覆首，凌波微步，挽上氍毹，

国祚将覆，且复奈何！」生惊问何说。

方图永好。讵期孽降自天，

王执手泣曰：「君子不弃，不远矣！」

生大惊，趋见王。

王避偏殿，凶祸「妖入宫门，

调笑未已，一宫女驰入曰：

故细志之。倘是梦时，亦足动悬想耳。」

「君颠耶？」曰：「臣屡为梦误，

尽成丘墟，等因。臣奋勇前窥，

盘居宫外，所过宫殿，

自五月初六日，吞食内外臣民一万三千八百余口，

以存国脉事：来一千丈巨蟒，

为非常妖异，据黄门报称：

授生启读。祈早迁都，

王以案上一章，章云：「含香殿大学士臣黑翼，

「妖物至矣！」　　合殿哀呼，

面如灰土。　　即有宫人奔奏，

速迁乐土云云。　　生览毕，

危在旦夕！　　乞皇上早率宫眷，

万代不遭之祸！　　社稷宗庙，

伸腰则楼垣尽覆。　　真千古未见之凶，

目等江海，　　昂首则殿阁齐吞，

确见妖蟒，头如山岳，

有茅庐三数间，　　姑同窜匿可乎？」　　公主含涕

「小生贫贱，　　惭无金屋③。

生怆恻欲绝。　　乃捉腕思曰：

牵衿曰：　　「郎焉置妾？」

鸣，　　见生入，

生坌息而返。　　公主方与左右抱首哀

但泣顾曰：　　「小女已累先生。」

惨无天日。　　王仓遽不知所为，

公主伏床悲啼，不可劝止。

安用郎也！」即已入室。

生略慰解，

公主号啕曰：

「不能急人之急，当举国相从。」

生难之。

父母何依？请别筑一舍，

曰：「此大安宅，胜故国多矣。

生乃挽扶而出。然妾从君来，未几，至家。公主

曰：「急何能择，乞携速往。」

而群蜂自墙外来，络绎如织。

生如所请，督工构造。方竖两堵，

殊非人声，乃蜂子二三头，飞鸣枕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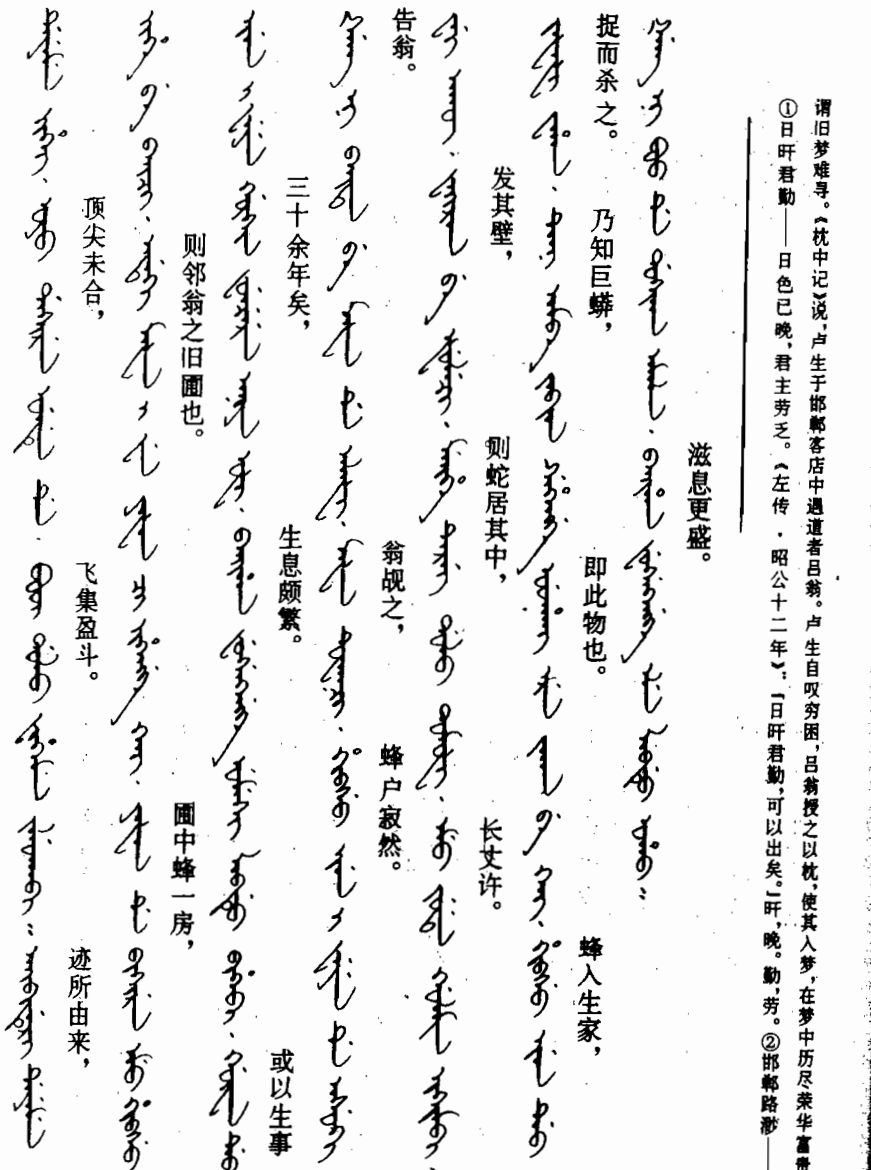
拂之不去。友人劝为营巢。

乃以梦告。友人亦诧为异。共起视蜂，依依裳袂间，

大叫怪事。友人诘之，

而耳畔啼声，嘤嘤未绝。审听之，

焦思无术，顿然而醒，始知梦也。



滋息更盛。

捉而杀之。　乃知巨蟒，　即此物也。　蜂入生家，

发其壁，　则蛇居其中，　长丈许。

告翁。　翁战之，　蜂户寂然。

三十余年矣，　生息颇繁。　或以生事

则邻翁之旧圃也。　圃中蜂一房，

顶尖未合，　飞集盈斗。　迹所由来，

谓旧梦难寻。《枕中记》说，卢生于邯郸客店中遇道者吕翁。卢生自叹穷困，吕翁授之以枕，使其入梦，在梦中历尽荣华富贵。

①日旰君勤——日色已晚，君主劳乏。《左传·昭公十二年》：「日旰君勤，可以出矣。」旰，晚。勤，劳。②邯郸路渺——

帝，指其女问曰：「阿娇好不？」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后称男子有外宠为「金屋藏娇」，本于此。

后世据此故事改编为戏曲《邯郸记》。③金屋——供美人居住的华屋。《汉武故事》：汉武帝为太子时，长公主欲以女配

乃略近拂拭曰：「桑中之游，乐乎②？」心悦之，欲就绸缪，实惭鄙恶。女子亦起。细审之，雅甚娟好。即见男子靦然结带，草草径去。一笑将返。则有男女野合。见禾稼茂密处，振摇甚动。越陌往觇，疑之，湖州宗湘若，士人也。秋日巡视田垄①，

荷花三娘子

以卿丽质，即私约，亦当自重，乃村牧猪奴所为，我不习惯。耶？」宗曰：「野田草露中，即别东西，何劳审究？岂将留名字作贞坊曰：「春风一度③，诘其姓氏，「腐秀才！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为？」女笑曰：肤腻如脂。於是挼莎上下几遍，宗近身启衣，女笑不语。

密无知者。

会一番僧，卓锡④村寺，备极亲爱。积有月日，更初，果至宗斋。殚雨尤云，急行而去。乃趋斜径，夜分可耳。」

恐人见疑，问宗门户物志甚悉，

请过留连。」

女曰：「出门已久，

宗言：「荒斋不远，

何至屑屑如此？」

女闻言，极意嘉纳。

验矣。明日屈之来，便求符咒。」

「曩和尚谓妖惑我，今果病，其言非人，而亦无术绝使去。因曰：宗抱病，颇不耐之。心疑其之好。然卧后，必强宗与合。女每夕携佳果饵之，殷勤抚问，如夫妻曾何所遇？」答言：「无之。」过数日，悄然忽病。见宗惊曰：「君身有邪气，

夜深，女始至，探袖出金橘，

ᠦᠨᠳᠦᠷ ᠪᠣᠯᠵᠤ ᠪᠠᠢᠨ᠎ᠠ᠂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ᠢᠷᠡᠪᠡ᠂ ᠰᠠᠭᠤᠯᠠᠨ ᠳᠤᠭᠤᠯᠠᠭᠰᠠᠨ ᠤ᠋

可跪。」家人归，如僧教。

ᠪᠣᠯᠣᠭᠠᠷᠠᠢ᠃」 ᠭᠡᠷ᠎ᠡ ᠬᠦᠮᠦᠨ ᠤ᠋ᠨ ᠪᠤᠴᠠᠵᠤ ᠢᠷᠡᠪᠡ᠂ ᠠᠳᠠᠯᠢ ᠰᠡᠳᠬᠢᠯ ᠲᠠᠢ ᠪᠣᠯᠵᠤ

盆。再以一符贴盆上，投釜汤煮之，

ᠠᠮᠠᠨ᠎ᠠ᠃ ᠳᠠᠬᠢᠵᠤ ᠨᠢᠭᠡ ᠳᠤᠭᠤᠯᠠᠭᠰᠠᠨ ᠢ᠋ ᠠᠮᠠᠨ ᠤ᠋ᠨ ᠳᠡᠪᠰᠢᠭᠡᠷ ᠳᠡᠭᠡᠷ᠎ᠡ ᠪᠤᠴᠠᠭᠠᠵᠤ᠂ ᠤᠰᠤᠨ ᠳᠤ ᠤᠰᠤᠨ ᠢ᠋ ᠤᠷᠤᠭᠤᠯᠵᠤ

待狐窜入，急覆以

ᠬᠦᠯᠡᠭᠡᠵᠤ ᠢᠷᠡᠪᠡ᠂ ᠬᠤᠯᠢᠭᠠᠨ᠎ᠠ ᠪᠤᠷᠤᠭᠤ ᠪᠣᠯᠵᠤ ᠤᠷᠤᠭᠰᠠᠨ ᠤ᠋ ᠳᠡᠪᠰᠢᠭᠡᠷ ᠢ᠋ ᠬᠠᠪᠴᠤᠷᠠᠵᠤ᠂ ᠨᠢᠭᠡᠨᠳᠡ

即以一符贴坛口。

ᠳᠡᠪᠰᠢᠭᠡᠷ ᠳᠡᠭᠡᠷ᠎ᠡ ᠪᠤᠴᠠᠭᠠᠵᠤ ᠢᠷᠡᠪᠡ᠃

「归以净坛一事置榻前，

「ᠭᠡᠷ᠎ᠡ ᠬᠦᠮᠦᠨ ᠦᠷᠢᠵᠤ ᠢᠷᠡᠪᠡᠳᠡ᠂ ᠮᠢᠨᠢ ᠴᠡᠪᠡᠷ ᠪᠤᠶᠠᠨ ᠤ᠋ ᠠᠵᠢᠯ ᠢ᠋ ᠲᠤᠰ ᠪᠤᠷᠤᠭᠤ ᠪᠣᠯᠵᠤ᠂ ᠨᠠᠶᠢᠮᠠᠨ

易就缚束。」乃书符二道，付嘱：

ᠬᠠᠪᠴᠤᠷᠠᠯ ᠲᠠᠢ ᠪᠣᠯᠵᠤ ᠪᠠᠭᠯᠠᠭᠠᠵᠤ ᠪᠣᠯᠬᠤ ᠶᠡᠬᠡ᠃」 ᠬᠤᠶᠠᠷ ᠳᠡᠪᠰᠢᠭᠡᠷ ᠳᠡᠭᠡᠷ᠎ᠡ ᠪᠢᠴᠢᠵᠤ ᠤᠭᠲᠠᠭᠠᠵᠤ᠂

情告僧。僧曰：「此狐也。其技尚浅，

ᠬᠤᠪᠢᠯᠭᠠᠨ᠎ᠠ ᠬᠡᠯᠡᠵᠤ ᠢᠷᠡᠪᠡ᠃ ᠰᠡᠭᠦᠳᠡᠨ ᠤ᠋ᠨ ᠬᠡᠯᠡᠪᠡ᠃ 「ᠡᠨᠡ ᠨᠢ ᠬᠤᠯᠢᠭᠠᠨ ᠪᠤᠶᠠ᠃ ᠲᠡᠷᠡᠭᠦᠨ ᠤ᠋ ᠠᠷᠠᠭ ᠨᠢ ᠤᠳᠤᠭᠠᠨ ᠪᠠᠭᠠ᠂

女惨然变色。宗益疑之。次日，遣人以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ᠬᠤᠶᠢᠨᠠᠴᠢ ᠶᠡᠬᠡ ᠬᠦᠮᠦᠨ ᠦ᠋ᠨ ᠬᠡᠯᠡᠪᠡᠷᠢ ᠪᠤᠷᠤᠭᠤ ᠪᠣᠯᠵᠤ᠂ ᠡᠷᠲᠡ ᠡᠳᠦᠷ ᠲᠡᠮᠳᠡᠭᠯᠡᠵᠤ᠂ ᠬᠤᠶᠢᠨᠠᠴᠢ

君仁人也，誓必相报。」

ᠬᠦᠮᠦᠨ ᠤ᠋ᠨ ᠰᠠᠶᠢᠨ ᠪᠠᠢᠨ᠎ᠠ᠂ ᠪᠠᠳᠤᠯᠠᠨ ᠲᠠᠨᠳᠠ ᠪᠠᠢᠬᠤ ᠪᠣᠯᠪᠠ᠃」

稽首曰：「大道将成，一旦几为灰土！

ᠭᠡᠷᠡᠯᠲᠡᠨ ᠳᠡᠭᠡᠷ᠎ᠡ ᠬᠡᠯᠡᠪᠡ᠃ 「ᠤᠯᠠᠨ ᠵᠠᠮ ᠤ᠋ᠨ ᠡᠬᠢᠯᠡᠯ ᠪᠣᠯᠵᠤ᠂ ᠨᠢᠭᠡᠨᠳᠡ ᠬᠡᠳᠦᠨ ᠤᠷᠤᠨ ᠤᠯᠠᠨ ᠪᠤᠯᠵᠤ᠂ ᠠᠭᠤ

去覆。女子自坛中出，狼狈颇殆，

ᠬᠦᠷᠭᠡᠵᠤ ᠢᠷᠡᠪᠡ᠃ ᠬᠤᠶᠢᠨᠠᠴᠢ ᠶᠡᠬᠡ ᠬᠦᠮᠦᠨ ᠦ᠋ᠨ ᠬᠡᠯᠡᠪᠡᠷᠢ ᠪᠤᠷᠤᠭᠤ ᠪᠣᠯᠵᠤ᠂ ᠡᠷᠲᠡ ᠡᠳᠦᠷ ᠲᠡᠮᠳᠡᠭᠯᠡᠵᠤ᠂ ᠬᠤᠶᠢᠨᠠᠴᠢ

怆然感动，遽命释之。揭符

ᠤᠭᠲᠠᠭᠠᠵᠤ᠂ ᠰᠡᠭᠦᠳᠡᠨ ᠤ᠋ᠨ ᠬᠡᠯᠡᠪᠡ᠃ ᠳᠡᠪᠰᠢᠭᠡᠷ ᠢ᠋ ᠬᠠᠪᠴᠤᠷᠠᠵᠤ᠂ ᠨᠢᠭᠡᠨᠳᠡ

覆口贴符，追念情好，

ᠬᠦᠷᠭᠡᠵᠤ ᠢᠷᠡᠪᠡ᠃ ᠳᠡᠪᠰᠢᠭᠡᠷ ᠳᠡᠭᠡᠷ᠎ᠡ ᠪᠤᠴᠠᠭᠠᠵᠤ ᠢᠷᠡᠪᠡ᠃ ᠰᠡᠭᠦᠳᠡᠨ ᠤ᠋ᠨ ᠬᠡᠯᠡᠪᠡᠷᠢ ᠪᠤᠷᠤᠭᠤ ᠪᠣᠯᠵᠤ᠂ ᠠᠳᠠᠯᠢ ᠰᠡᠳᠬᠢᠯ ᠲᠠᠢ ᠪᠣᠯᠵᠤ᠂

方欲就煮。宗见金橘散满地上，

ᠠᠮᠠᠨ᠎ᠠ᠃ ᠳᠠᠬᠢᠵᠤ ᠨᠢᠭᠡ ᠳᠤᠭᠤᠯᠠᠭᠰᠠᠨ ᠢ᠋ ᠠᠮᠠᠨ ᠤ᠋ᠨ ᠳᠡᠪᠰᠢᠭᠡᠷ ᠳᠡᠭᠡᠷ᠎ᠡ ᠪᠤᠴᠠᠭᠠᠵᠤ᠂ ᠤᠰᠤᠨ ᠳᠤ ᠤᠰᠤᠨ ᠢ᠋ ᠤᠷᠤᠭᠤᠯᠵᠤ᠂

女已吸入。家人暴起，

ᠬᠤᠶᠢᠨᠠᠴᠢ ᠶᠡᠬᠡ ᠬᠦᠮᠦᠨ ᠦ᠋ᠨ ᠬᠡᠯᠡᠪᠡᠷᠢ ᠪᠤᠷᠤᠭᠤ ᠪᠣᠯᠵᠤ᠂ ᠡᠷᠲᠡ ᠡᠳᠦᠷ ᠲᠡᠮᠳᠡᠭᠯᠡᠵᠤ᠂ ᠬᠤᠶᠢᠨᠠᠴᠢ

方将就榻问讯。忽坛口隐隐一声，

ᠭᠡᠷ᠎ᠡ ᠬᠦᠮᠦᠨ ᠦᠷᠢᠵᠤ ᠢᠷᠡᠪᠡᠳᠡ᠂ ᠮᠢᠨᠢ ᠴᠡᠪᠡᠷ ᠪᠤᠶᠠᠨ ᠤ᠋ ᠠᠵᠢᠯ ᠢ᠋ ᠲᠤᠰ ᠪᠤᠷᠤᠭᠤ ᠪᠣᠯᠵᠤ᠂ ᠨᠠᠶᠢᠮᠠᠨ

果大瘳，旬日平复。心德之，
迄无姊妹。知是狐报。服其药，
家人受归。宗念中表，
适有故不得去。灵药一裹，劳寄致之。」
「宗郎是我表兄。闻病况笃，将往省视，
问曰：「汝是宗湘若纪纲否？」答云：「是。」女曰：
家人趋市，为购材木。途中遇一女子，
遂去。数日，宗益沉绵，

早赴南湖，如见有采菱女，着冰縠帔者，
宗问：「何人？」曰：「非君所知。明日辰刻，
今为君⑤觅一良匹，聊足塞责否？」
「别来耿耿，思无以报高厚。
称谢，延止共饮。女曰：
拔关出视，则狐女也。大悦，把手
闭户独酌，忽闻弹指敲窗。
将诸虚空，愿一再觏。一夜，

厉色辞去。宗如言，顿悟大道。即奈何以衾裯之爱，取人仇怨？」女曰：「自遭危劫，既而告别，当得美妇，兼致修龄。」宗固挽之。宗谨受教。便采归，以蜡火熬其蒂，即视堤边，有短干莲花隐叶底，当急舟趁之。苟迷所往，果有红莲一枝，干不盈尺，忽迷所往。即拨荷丛，绝代也。促舟剧逼，中一垂髫人，至南湖，见荷荡佳丽颇多。女曰：「痴生！我是妖狐，一回头，化为殊丽。宗惊喜伏拜。入门置几上，削蜡於旁，将以熬火。折之而归。

遥⑧闻芗泽，　展视领襟，

惟恐其去。　平旦视之，　即又非石，　纱帔一袭，

之。　入夜，　杜门塞窦，

面面玲珑。　乃携供案上，　焚香再拜而祝

随手而下，　化为怪石，　高尺许，

何待教也？」　捉臂牵之，

「谁教子者？」　答曰：「小生自能识卿，

将为君祟！」　宗不听。　女曰：

女曰：「如此，　我便化去！」　宗惧而罢。

若不胜任，　屡乞休止。　宗不听。

乃不复拒。　而款洽间，

「孽障哉！　不知何人饶舌，　遂教风狂儿屑碎死！」

哀祝而后就之。　女笑曰：

喜极，　恐其复化，

暮起挑灯，　既返，　则垂髻人在枕上

犹存余膩。　宗裹衾拥之而卧。

又六七年，谓宗曰：「夙业偿满，
令宗裂帛束之，过宿而愈。
自乃以刀剖脐下，取子出，
入室，嘱宗杜门，禁款者，
怀胎十余月，计日当产。
似口不能道辞，生亦讳言其异。
亦不知所自来。女见人喏喏，
由是两情甚谐。而金帛常盈箱箧，

妾本何氏，倘蒙恩⑧眷，抱妾旧物而呼曰：
儿福相，君亦期颐⑦，更何求？
曰：「聚必有散，固是常也。
亦一恨事。」女亦怅怅
且卿又无邦族，他日儿不知母，
赖卿小阜，何忍遽言离逖？
「卿归我时，贫苦不自立，
请告别也。」宗闻泣下曰：

并肖生平，　　但不语耳。

抱呼「三娘子」，　　则宛然女郎，　　欢容笑黛，

初来时所着冰縠帔尚在。　　每一忆念，

莹彻，　　若水精然。　　拾而藏之。　　检视箱中，

及地，　　化为石燕⑨，　　色红於丹朱，　　内外

已高於顶。　　宗跃起，　　急曳之，　　捉得履，　　履脱

言已，　　解脱曰：　　「我去矣。」　　惊顾间，　　飞去，

「荷花三娘子！」　　当有见耳。」

部下》引《湘州记》：「零陵山有石燕，遇风雨即飞，止，还为石。」

人至百岁，饮食起居无所不待于养，故称百岁为「期颐」。⑧恩——别本作「思」。⑨石燕——形状如燕的石块。《初学记·天原文作「苦」。⑥遥——原文作「追」。⑦期颐——百岁。《礼记·曲礼上》：「百年曰期颐。」郑玄注：「期，犹要也。颐，养也。」男女交合。④卓锡——僧人居留称「卓锡」。卓，植立。锡，锡杖，禅杖，僧人外出所持，故以植立禅杖代指其居止。⑤君——①垄——原文作「陇」。②桑中之游——指男女幽会。《诗·鄘风·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③春风一度——指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二十三

花姑子

一矢之外，忽见灯火，趋投之。迷窜山谷中。心大恐，往助执绋①。暮归，路经华岳，辄不惜重直，买释之。会舅家丧葬，见猎者获禽，喜放生。安幼舆，陕之拔贡。为人挥霍好义，

睹小村。叟扣荆扉，茅庐可以下榻。」安大悦，从行里许，「此非安乐乡。幸老夫来，可从去，必是山村，将以投止。叟曰：安以迷途告，且言灯火处，数武中，数见一叟伛偻曳杖，方欲致问，叟先诘谁何。斜径疾行。安停足，数见一叟伛偻曳杖，

殆类天仙。

曳顾令煨酒。

秋波斜眄。

安视之，

芳容韶齿，

以馔具入，

立曳侧，

可唤花姑子来酾酒。」

俄女郎

姬曰：

「此非他，

是吾恩主。

婆子不能行步，

又谓

便命随事具食。

「诺。」

既入，

则舍宇湫隘。

曳挑灯促坐，

一姬出，

启关曰：

「郎子来耶？」

嫂曰：

称不容口，

曳方谦挹，

答云：「尚未。」

安赞其慧丽，

幸勿哂也。」

安问：「婿家何里？」

遂敢出妻见子，

家少婢仆，

以君非他人，

止有此女。

「此公何人？」

答云：「老夫章姓。

七十年，

女即入房拨火。

安问：

房西隅有煤炉，

蒙君子奖誉，岂不羞死！」

「贪此生涯，致酒沸腾。

许，裁如婴儿！」持向安曰：

回首见炉傍蓟心插紫姑未竟③，

呵曰：「老大婢，濡②猛不知耶？」又呵曰：「发蓬蓬

则酒沸火腾。曳乃救止，

忽闻女郎惊号。曳奔入，

欲通媒妁，恐其不遂，如何？」

谓女曰：「睹仙容，使我魂失。

曳便去。安觑无人，

安注目情动。忽闻呶呼，

嫣然含笑，殊不羞涩。

亦见慧心。」女频来行酒，

斟酌移时，

制甚精工。赞曰：「虽④近儿戏，

安审谛之，眉目袍服，

「酒复涌沸，非郎君来，

安释手而出，殊切愧惧。女从容向父曰：

曳偬遽入门。狎接剧函⑤。女颤声疾呼，

安暴起要遮，女夺门欲出。

哀之。

厉色曰：「狂郎入闼，将何为！」生长跪

生渐入室。女起，

女把壶向火，屡问不对。默若不闻，

安遂命仆马，寻途自往，

终日而返，竟莫得其里居。

至家，即洽交好者，造庐求聘，

安不寐，未曙，呼别。

女亦遂去。曳设栩櫏，阖扉乃出。

丧所怀来⑧。於是伪醉离席，

心始安妥，益德之。魂魄颠倒，

壶子融化矣。」安闻女言，

觉有人揣而抗之，略开眸，

守者困怠，并瘁。生蒙瞳中，

不解，但终夜环伺之，气势阽危。一夜，

则花姑子立床下，辄呼花姑子。家人

溃乱中，强唉汤粥，则噤咯欲吐，

昏昏之疾，并忘食寝。由此得

失望而归，则此姓绝少。

至则绝壁巉岩，竟无村落，访诸近里，

我不便住。三日，当复相望。」又於绣袂中出

渐达肢体。小语曰：「室中多人，

按数刻，忽觉汗满天庭，

安觉脑麝奇香，穿鼻沁骨。

坐安股上，以两手为按太阳穴。

「痴儿何至此耶？」乃登榻，

熟视女郎，清清涕堕。女倾头笑曰：

则花姑子立床下，不觉神气清醒。

潜出斋庭，　　悉脱肩键。

乃遣散家人。　　又虑女来不得其门而入，

三日饼尽，　　精神倍爽。

辰分始醒，　　如释重负。

遂尽三枚。　　又以衣覆余饼，　　懵腾酣睡。

不知所苞何料，　　甘美非常，

安至中夜，　　汗已思食，　　扪饼啖之。

数蒸饼，　　置床头，　　悄然遂去。

实所不忆。」　　女不言，　　但云：「君自思之。」

「素昧生平，　　何处与卿家有旧？

幸早别图。」　　安默默良久，　　乃问曰：

实不能永谐琴瑟，

「妾冒险蒙垢所以故来，　　报重恩耳。

缪，　　恩爱甚至。　　已而曰：

不谢巫耶？」　　安喜极，　　抱与绸

未几，　　女果至，　　笑曰：　　「疾郎子！

我姨行，为君故淹留至今，

曰：「妾固未归。东头聋媪，

女曰：「必欲相偕，明宵请临妾家。」

安闻言，邑邑而悲。

亦不能。」

问曰：「道途辽远，卿纤纤之步，何遂能来？」

安乃收悲以忻，

「屡屡夜奔，常谐伉俪，

固不可，

生固求永好。

女曰：

曳媪欢逆。酒肴无佳品，杂具

女果伺待，偕至旧所。

女约相候於路。安抵暮驰去，

女早起言别。安虑迷途，

「妾生来便尔，非由黛饰。」安益奇之。

芗泽，致侵肤骨？」女曰：

但觉气息肌肤无处不香。问曰：「熏何

家中恐所疑怪。」安与同寝，

安不忍释，俯仰悲怆。依恋之间，夜色与君合好，尽此夜耳。」答曰：「父以小村孤寂，故将远徙。此宵之会，乃百年之别。」安惊问之。洽洽终夜，谓安曰：女始至，曰：「父母絮絮不寝，致劳久待。」不瞻顾，颇涉疑念。更既深，女子殊藜藿。既而请客安寝。

遂乘夜窜往，蹀躞山中，即令事泄，当无大遁。因思夜往，逾墙以观其便。叟固言有恩，潜奔而归。数日徘徊，心景殆不可过。安惊房愕怯，无以自容，草草奔去。叟亦出，且行且置。门，女失色，渐曙。叟忽闯然入，骂曰：「婢子玷我清

王嗤曰：「福泽诚不可知，若反身修道，尚可登仙籍。」

被「轻薄辈」折除几尽矣。以子智慧，视之曰：「子相极贵，多所凌折。偶遇一①道士，善诮骂，心气颇高，屡冠文场，王勉，字黾斋，有才思，有才思，灵山人。

仙人岛

觉杖粗於五斗囊，凌空翕飞，令如己状。啊合眼，呵曰：「起！」遂以杖夹股间，即以一头授生，可立见之。」问：「在何处？」曰：「咫尺耳。」「我何足异。能从我去，真仙数十，王益笑其诬。道士曰：「子何见之卑？无他求，即我便是仙耳。」然世上岂有仙人！」道士曰：

道士易盛服以伺。

少顷，

诸客自空中来，

殿上列数十筵，

铺张炫目。

即命童子设筵招宾。

宏丽无比。

道士曳客上，

类帝王居。

有台高丈余，

台上殿十一楹，

落巨宅中，

重楼延阁，

移时，

又呵曰：「止！」

即抽杖去，

潜扣之，

鳞甲齿齿焉。

骇惧，不敢复动。

寂坐，

惟目注丽者，

入口甘芳，

并异常馐。

王默然

不知何名。

酒既行，

珍肴杂错，

长五尺以来，

非琴非瑟，

跨彩凤，

宫样妆束，

有侍儿代抱乐具，

皆赤其两足。

中独有一丽者，

又各携乐器。

有女子，

有丈夫，

所骑或龙，

或虎，

或鸾凤，

不一其类。

侍儿始启绣囊，　　横陈几上。

独有跨凤者，　　乐技无偶。

丝竹之声，　　响彻云汉。

共队为曲。」　　於是各合配旅。

自宜尽欢。　　请以器之同者，

「蒙崔真人雅召，　　今日可云盛会，

心爱其人，　　而又欲闻其乐，　　窃恐其终不一弹也。

备王寝处。　　王初睹丽人，

鹤唳龙吟，　　一时并散。　　道士设宝榻锦衾，

哉！」　　大众皆起告别，

如击清磬。　　共赞曰：　　「云和夫人绝调

合殿寂然，　　无有咳者。　　既阙，　　铿尔一声，

柔可荡魂。　　弹半炊许，

其亮数倍於琴，　　烈足开胸，

女乃舒玉腕，　　如挡筝状，

实欲拔出恶浊，
遂堕尘网。
仆不自他於君，
后缘意念不坚，
道士似已知之，
何求弗得。
涉想尤劳。
心情已动，
则大海茫茫，
景界，
未审何似，
风声灌耳，
不知所行几许。
已乃以鞭驱石。
长石，
令闭目坐坚，
仙，
须再劫③矣。」
今当送君行，
未必无复见之期，
梦梦不可提悟。

不料迷晦已深，
谓曰：
「子前身与我同学，
顷刻百绪，
富贵后，
自合芥抬青紫②，
闻乐之后，
浑无边际。
隐将两眸微开一线，
忽念下方
石飞起，
嘱无视。
遂指阶下
然作天
乱如蓬麻。

求火燎衣。

女子言：

颜色艳丽。

王出水寒栗，

吉利！

秀才「中湿」④矣！」

视之，年可十七八，

一女子援登舟上，

且曰：

「吉利，

「美哉跌乎！」

危殆方急，

略谙泅浮。

闻人鼓掌曰：

汩没若鸥。

幸夙近海，

大惧，即复合，

而身已随石俱堕，

砰然一声，

进历数重门，

女子先驰入。

半里入村，

见朱户南开，

於舱中携所采莲花一握，

导与俱去。

催艇，

疾如风雨，

俄已近岸。

身报，

何但不忘！」

女子以棹

偶遭狼狈，

过此图以

勿相忘。」

王曰：

「是何言哉！

我中原才子，

「从我之家，

当为处置。

苟适意，

「此名仙人岛，
远绝人世。
以故不愿栖隐。」
丈夫起敬曰：
文若，姓桓。
世居幽僻，
何幸得觐名流。」
自分功名反掌，
崔真人切切眷恋，
招升天阙。
王曰：
「某非相欺，
才名略可听闻。
为王更易。
既，询邦族。
命侍者取冠袍袜履，
揖王升阶，
少间，
一丈夫出，是四十许人，

立唤女郎。
无何，
顾左右，
招二三齿德来⑥。
离席称谢。
桓命於乡⑤党中，
如何？」
王意必采莲人，
只今未遭良匹。
欲以奉侍高人，
矣，
言曰：
「仆有二女，
长者芳云，
年十六
因而殷勤置酒。
又从容而
何幸得觐名流。」
文若，姓桓。
世居幽僻，
自分功名反掌，
崔真人切切眷恋，
招升天阙。
王曰：
「某非相欺，
才名略可听闻。
为王更易。
既，询邦族。
命侍者取冠袍袜履，
揖王升阶，
少间，
一丈夫出，是四十许人，

出作何务？」乃顾客曰：「此绿云，即仆幼女。动。桓曰：「女子不在阃中，曼，笑依芳云肘下，秋波流仅十余龄，而姿态秀亦在焉。酒数行，一垂髫女自内出，拜已，即坐。群姝列侍，则采莲人光艳明媚，若芙蕖之映朝日。美姝十余辈，拥芳云出，异香浓射，

「一身剩有须眉在，小饮能令块磊消⑪。」顾盼自雄。中二句云：王慨然诵近体诗⑩一作，可使鄙人得闻教乎？」宿构⑨必富，桓因问：「王郎天才，坐。便令傍姊隔娇婉可听。因令对客吟诗。遂诵竹枝词三章⑧，颇慧，能记典、坟矣⑦。」

笑。

绿云告父曰：「渠为姊夫续下句矣。沉吟，芳云向妹咕咕耳语，遂掩口而「潴头鸣格磔，……」忽忘下句。甫一云：「狗腚响绷巴。」」

王述水鸟诗云：

一座鼓掌大笑。

桓请其他。

下句是猪八戒过子母河也。⑫」

芳云低告曰：

「上句是孙行者离火云洞，

邻叟再三诵之。

「圣人赞大贤之孝……」绿云顾父云：闵子骞」二句，破云：

乃炫其冠军之作，题为「孝哉

王意世外人必不知八股业，

桓复请其文艺⑬。

桓顾芳云，怒之以目。

王色稍定，

合席粲然。

王有惭色。

云：

「狗腚响绷巴。」」

有云：「字字痛切。」　绿云告父曰：

王诵至佳处，

幹木文宗⑭评语，

似有月旦之词⑮，

但嘴嗫不可辨。

每数句，

姊妹必相耳语，

何知！　不在此，　只论文耳。」　王乃复诵。

王闻之，　意兴索然。　桓笑曰：　「童子

「孝哉……」一句，　即是人言。」

「圣人无字门人者，

曰：「婢子敢言，　打煞矣！」　众大疑，

众又不解。　绿云启口欲言，　芳云忍笑呵之，

绿云又告曰：　「姊云：　「羯鼓当是四挝。」」

两人皆笑不可仰。

则万花齐落⑰。」　芳云又掩口语妹，

不敢研诘。　王诵毕，　又述总评，有云：「羯鼓一挝，

众都不解。　桓恐其语嫚，

「姊云：　「宜删「切」字。」」

桓谀而慰之曰：「适有一言，请席中至此，神气沮丧，徒有汗淫。目中实无千古，因而自起泛卮，谢不遑。」

众大笑。

桓怒呵之。

鼓四挝，

其云「不通又不通」也。」

「去「切」字，

言「痛」则不通⑱。

互有猜论。

绿云不能忍，

乃曰：

诸婢导夫妇入内寝，

桓咄之，

始笑而去。

邻叟辞别。

不以为非，

宁他人一句，

便不许耶？」

绿云解脱而走，

回顾曰：

「何预汝事！

汝骂之频频，

芳云失笑呵，

手扭胁肉数四。

「黿翁头上，

再着半夕即成龟。」

众未措对，

绿云应声曰：

「王子身边，

无有一点不似玉。」

属对焉：

而房帏之内，　犹相爱好。　王安居闲，

幸芳云语言虽虐，　屡受消辱，　自恐不见重於闺名。

则采莲者趋应，　由是始识其王至此，

始觉望洋堪羞⑲。　女唤「明珰」，有。

略致问难，　响答无穷。

又视洞房中，　牙签满架，　靡书不陈设精备。

灯烛屏榻，

每作房中之戏，　招与共事，

愿少假以辞色。」　芳云许之。

告芳云曰：「明珰与小生有拯命之德，

久之，　与明珰渐狎。　王大惭，　遂绝笔。

亦藏拙之一道也。」

问：「何言？」　曰：「从此不作诗，

「妾有良言，　不知肯嘉纳否？」

无事，　珮吟哦。　女曰：

「独要，乃乐於人要，

问乐，孰要乎⑳？

不通，

今益验矣。

句读尚不知耶？

劝招明珰，

芳云不许。

乐」数语？」

芳云曰：

「我言君

何不记「独乐

「卿无书不读，

王曰：

强自解免。

一夕，

对酌，

王以为寂，

芳云微觉，

责词叠加，

王惟喋喋，

两情益笃，

时色授而手语之。

实无可以方略。

既非痛痒，

听之可也。」

实供之。

芳云曰：

「自作之殃，

「必明珰之恩报矣！」

王不敢隐，

大惧，

以告芳云。

云笑曰：

觉小腹微痛，

痛已，

而前阴尽缩。

急引明珰，

绸缪备至。

当晚，

王得间，

适芳云姊妹赴邻女之约，

一笑而罢。

曰：「不。」

哀求方剂。

曰：「君不听良言，

故以此戏之也。

王失笑，

盖「没有」之「没」，

俗读似「眸」，

「卿所谓「胸中不正，

则瞭子眸焉」。㉒」

芳云笑曰：

「卿所谓「胸中不正，

则眸子瞭焉」㉑。」

王曰：

盈，朗若曙星。

亦不问讯，

但凝视之。

秋水盈

忧闷寡欢。

芳云知其意，

数日不瘳，

每切怀思，

以意告女。

笑已而瘳。

逾数月，

王以亲老子幼，

无止於楚㉔！」

王不觉大笑，

乃探衣而咒曰：

「黄鸟，黄鸟，

无已，

为若治之。

然医师必审患处。」

若东风之吹马耳㉓，

故唾弃不相怜。

不知此婢原不可近。

曩实相爱，

而君

前此未必不疑妾为妒。

创。」

芳云拜而受之。

近而谛

夙夜代营宫室，

勿嫌草

恐至海南，

无以为家，

绿云

提篮入曰：

「姊姊远别，

莫可持赠。

始许之。

桓翁张筵祖饯。

哀与同归。

女筹思再三，

王涕下交颐，

女曰：

「归即不难，

但会合无日耳。」

老父，

待父天年，

遂得陪从。

本不欲践红尘，

徒以君有

我等皆是地仙，

因有宿分，

而心窃叹其工。

芳云曰：

「实与君言，

类麻粒焉。

王儿戏视之，

榱题，

历历可数，

其中供帐床榻，

小如橘，

约二十余座，

每座梁栋

视，

则用细草制为楼阁，

大如椽，

其阔数丈。瞬息驰过，堤亦渐收。

望南抛去，化为长堤，

芳云出素练一匹，

王心虑其无途。

行踪骤驶。俄至海岸，

则车马已候於门。谢别言迈，

愿陆。出，

王以风涛险，

「陆耶？舟耶？」桓问：

王敬诺。

须臾还也。」

命王迎养。王命

时已昏暮，因止宿焉。早旦，

洞房内几榻宛然。

并入解装，则与㉘岛中居无少差殊，

布置如法，转眼化为巨第。

取篮中草具，偕明珰数辈，

芳云止勿行，下车，

至一处，潮㉙水所经，四望辽邈。

自念富贵纵可携取，与空花何异。

及闻此况，沉痛大悲，

王初归时，尚有功名之念，不恕於怀，

暂僦居於西村。

田产并尽，祖孙莫可栖止，

惟㉗老父尚存。子善博，

问之里人，始知母及妻皆已物故，

趋诣故里，至则居宅已属他姓。

骑，

子一日寻至其处，王绝之，

与之谈筵，享奉过於世家。

寝以香舍。又遥致故老，

进以锦衣，

芳云朝拜已，煽汤请浴，

则赌未归。王乃载父而还。

哭各失声。问不肖子，

衣服滓敝，衰老堪怜。相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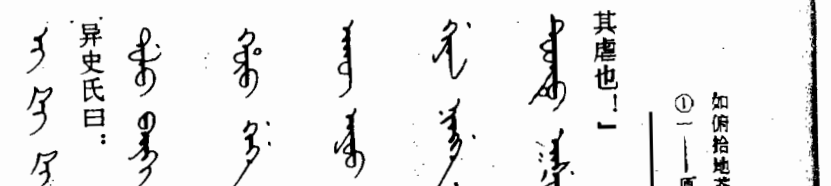
驱马至西村，见父

王留之甚久，时与密语，
夙与同门学，亦名士之坎坷者，
於平日。独有黄子介，
然故人偶至，必延接盘桓，
不甚与人通礼，
王自归，子泣而去。
则鞭挞立毙矣！」
「可持此买妇，再来，
以图生业。
不听入，使人传语曰：
但予以廿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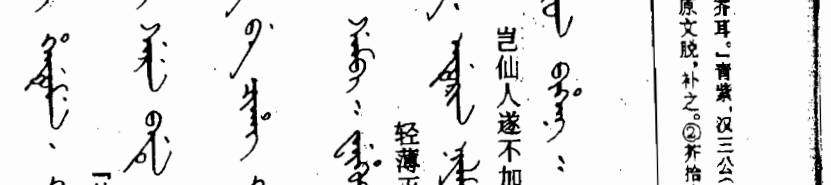
黄及子往省视，不知所在。
则舍宇全渺，
赐三百金，翼日，
为田产之费。
芳云一见，
许其能家，
是日临丧，始得拜识姑嫜。
妇束男子严，子赌已少间矣，
王翁卒，营葬尽礼。
王万钱卜兆，
赂遗甚厚。居三四年，
时子已娶妇，

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瞭，明亮。眊，蒙胧。廋，隐匿。㉑乐。㉑「胸中正」二句——谓心术端正，则眼光是明亮的。语出《孟子·离娄》上。原句为：「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人一起欣赏更快乐。」王勃引用此语，意在强调「与人乐乐」，而芳云将原文添字换字，故意读错断错，戏言不能「要」那种快意是说：孟子问梁惠王：「单独欣赏音乐感到快乐和同别人一起欣赏音乐感到快乐，哪一种更快乐？」王说：「不如跟别语——王勃所引为《孟子·梁惠王下》中的一段话，原文为「《孟子》曰：「独乐乐，与人乐，孰乐？」曰：「不若与人。」」大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⑳独要数其文句不通。⑲望洋堪羞——谓以自己见闻鄙陋为羞。望洋，仰视貌。《庄子·秋水》：「（河泊）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烈。万花齐落，喻文采缤纷。⑱「痛」则不通——吕湛恩注谓「言人有痛处，则血脉不流通也。见《士材三书》。」此借以讽刺见前《考城隍》注①。⑰羯鼓二句——谓其文意旨高远，文采斐然。羯鼓，古羯族乐器，形如漆桶，两头可以敲击，其音急促高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后因称品评人物为「月旦评」，或省作「月旦」。⑯文宗——指提学使，剖析全题，破云，即文章开头语。⑮月旦之词——月旦，品评。《后汉书·许劭传》：「初，劭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能令块磊消」。⑬文艺——本指写作方面的学问。此指八股文。⑭破云——破，破题，为八股文程式之一。起首两句必须概括「剩有须眉」，以猪八戒过西梁女儿国子母河时，因喝河水而怀孕，后来吃了「落胎泉」水才消了胎气的故事，借以讽刺「小饮块，故须酒浇之。」⑫上句是二句——这里借用《西游记》故事：以孙悟空在号山村松林洞被红孩儿妖被烧事，借以讽刺说「小饮」，与上句不相连属。故被芳云讥笑。块磊，喻心中郁结不平之气，又作「磊块」。《世说新语·任诞》：「阮籍胸中磊上句本要说自己具有刚强不屈的须眉男子气概，却说「一身」只「剩」「须眉」，辞不达意，下句写以酒浇愁，应说「痛饮」，而却句、排律之分，除排律句数不拘外，诗的句数、字数、平仄、对仗、用韵等都有严格要求。⑪一身二句——这两句为蹩脚诗：时人常以为宿构。」此指旧作。⑩近体诗——我国古代诗歌体裁之一，也称今体诗，即格律诗。其形式有五言、七言律诗、绝仿巴渝一带民歌而成，故又名「巴渝辞」。⑨宿构——谓预先构思。《三国志·魏·王粲传》：「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扶世导民，奠善于德。」⑦典、坟——五典、三坟的简称。相传为古书名。此泛指古代文籍。⑧竹枝词三章——竹枝词，词调名，之语。③乡——原文作「卿」。⑥齿德——年高而有德者。《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诏：「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到毁灭谓之一劫。这里「再劫」指再世。④秀才「中鹄」——「中鹄」为「中式」的谐音。科举考试被录取叫「中式」。这里为讥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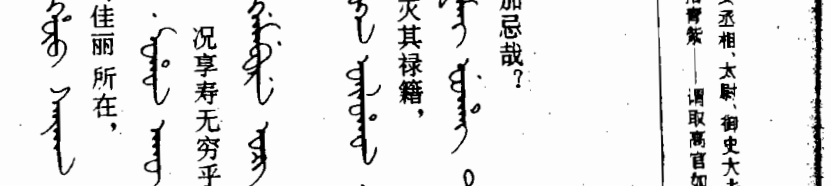
其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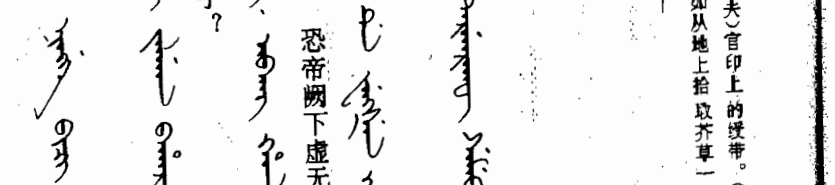
岂仙人遂不加忌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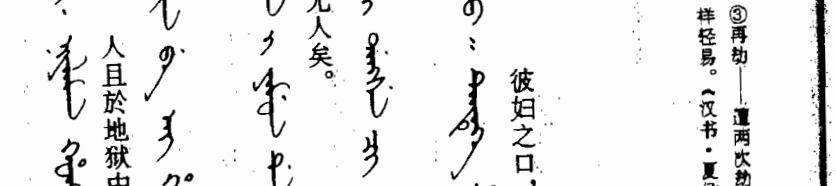
抑何彼妇之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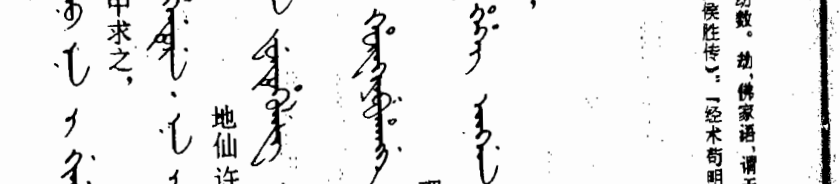
理固宜然，轻薄灭其禄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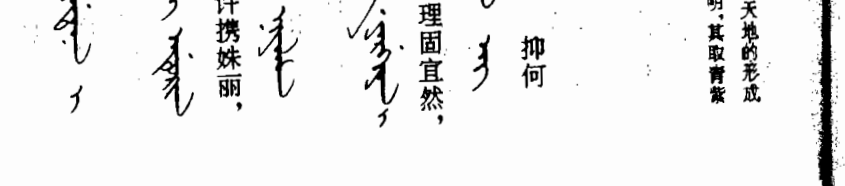
恐帝阙下虚无人矣。



地仙许携姝丽，况享寿无穷乎？



人且於地狱中求之，「佳丽所在，



异史氏曰：

「潮」。㉖与——原文脱，补之。㉗惟——原文脱，补之。

黄鸟」的诗句凑合成句，用作戏语。黄鸟，喻指男子生殖器。楚，树名，即牡荆。此借为「痛楚」之「楚」，痛苦。㉕潮——原文作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㉔黄鸟二句——由「诗·秦风·黄鸟」和「诗·小雅·瞭子——山东方言，男性生殖器的谐言。㉓若东风之吹马耳——犹言如同风过马耳边，漠然无所动于心。吹，也作「射」。李

女四娘，

擢出①，　母早亡，

皆裸中论亲於大家，　止有少

可妻也。」　银台有三子四女，

胡公试使文，　大悦之，曰：　「此不长贫，

求佣为胡银台司笔札。

父母俱早丧，　家赤贫，　无衣食业，

剑南人。　少慧能文。

程孝思，

胡四娘

侧，

程携卷去读於闽中。

旁厌讥之，

程读弗辍，

群人以鸣征鼍聒其

研读甚苦。

众从

仆婢咸揶揄焉。

生默默不较长短，

供备丰隆。

群公子鄙不与同食，

乱命，

而公弗之顾也。

除馆馆生，

或非笑之，

以为惛耋之

笄年未字，

遂赘程。

「何知吾家郎君，

便不作贵官耶？」

四娘有婢名桂儿，

意颇不平，

大言曰：

若罔闻知。

渐至婢媪亦率相呼。

之，

而四娘端重寡言，

及赘程，

诸姊妹皆呼之「贵人」以嘲笑

娘至，

乃曰：

「此真贵人也！」

遍观之，

都无诙词，

惟四

初，

四娘之未字也，

有神巫知人贵贱，

桂儿噪诉四娘，　四娘方缋，　不怒

恒礼重四娘，　往往相顾恤。　每谓三娘曰：

氏，　三姊所自出也，

愈益狎之。　独有公爱妾李

四娘坦然，　殊无惭怍。　人见其事事类痴，

二妇曰：　「两肩荷一口！」

大妇嘲四娘曰：　「汝家祝仪何物？」

诸婿皆至，　寿仪充庭。

亦不言，　缋自若。　会公初度，

夫人闻知，　即亦无所可否，　但徼哂焉。

二姊忿其语侵，　立批之。　桂儿号哗，

击掌为誓曰：　「管教两丁盲也！」

曰：　「二娘食言，　我以两睛代之。」　桂儿益恚，

恐不舍得眸子也！」　二姊有婢春香，

当抉我眸子去！」　桂儿怒而言曰：　「到尔时，

二姊闻而嗤之曰：　「程郎如作贵官，

序②。

明年，学使科试士③，

是年，程以公力，得入邑

故三娘每归宁，

宜善之，他日好相见也。」

而不自知。

况程郎昼夜攻苦，

诸婢子皆在其包罗中，

「四娘内慧外朴，

思，以求必售。无何，放榜，

程入闱，砥志研

耳。」临别，李氏及三娘赂遗优厚。

今万分不可矣！倘能吐气，庶回时尚有家

「暴久居，所不被呵逐者，徒以有老父在，

四娘赠以金，使趋入「遗才」籍⑤。嘱曰：

未得与试。既离苦块④，

而公适薨，程缵哀如子，

辄加意相欢。

汝勿效尤，

夫岂久为人下者？

聪明浑而不露，

连战皆捷，授庶吉士⑨。自乃为之纳贡⑧，使应顺天举，收诸幕中，资以膏火⑦，求潜身於大人之门。

时妻党多任京秩，恐见诮讪，乃易旧名，诡托里居，竟被黜。愿乖气结，难於旋里，

戚眷登堂为馔⑩，又审其名字不符，叱去之。适三郎完婚，有邮报者，举宅皆恶闻之，先是，程擢第后，遣舆马往迎四娘。货其沃墅，因购焉。既成后，第。时胡大郎以父亡空匮，先使纪纲赴剑南，为之恰实言其故。李公假千金，

耳有听，　　听四娘，　　目有视，　　视四娘，

捉坐者，　　寒喧者，　　喧杂满屋耳。

无何，　　翩然竟来。　　申贺者，

姊妹惴惴，惟恐四娘衔恨不至。

筵中诸眷客，　　请见四娘。

兄弟发视，　　相顾失色。

忽一人驰入，　　呈程寄四娘函信，

姊妹诸姑咸在，　　独四娘不见招於兄嫂。

非解脱，　　几抉去矣！」

二娘呵之，　　始泣曰：　　「桂儿逼索眼睛，

共诘之，　　哭不对。

群致怪问。　　俄见春香奔入，面血沾染。

方宴笑间，　　门外号啼甚急，

稍就安帖，　　於是争把盏酌四娘。

口有道，　　众见其趣所短长，

道四娘也，　　而四娘凝重如故。

惟李夫人赠一婢，　　受之。　　居无何，

器具相赠遗，　　四娘一无所受，

什物多阙。　　夫人及诸郎，　　各以婢仆、

即程也。　　四娘初至墅，

出门登车而去。　　众始知买墅者，

四娘盛妆，　　独拜李夫人及三姊，

合座寂无一语。　　客始告别。

二娘大惭，　　汗粉交下。　　四娘漠然，

事事尽礼。　　殡日，　　冠盖相属，

竟不谋於诸郎，　　刻期营葬，

渐将以华屋作山丘⑪矣。　　程瞎之悲，

柩弗顾。　　数年，　　灵寝漏败，

已升舆矣。　　胡公殁，　　群公子日竞资财，

夫人。　　诸郎衣冠既竟，

诣岳家，　　礼公柩，　　次参李

程归展墓，　　车马悬从如云。

四娘扶而笑曰：

大郎五体投地，泣述所来。

问：「大哥人事大忙，万里何暇枉顾？」

亦颇草草。

食毕，四娘出，颜色温雾，

导入厅事，具酒馔，

阍人既通，即有旧媪出，

而后诣之。冀四娘念手足之义，而忘睚眦之嫌。

不敢遽入，觇程入朝，

而自觉无颜，乃持李夫人手书往。至都，

殊无裁答，益惧。欲往求妹，

大郎浼妇翁王观察，函致之，

为程同谱。风规甚烈。

二郎适以人命被逮。直指巡方者，

罔不竭力。

余年历秩清显，凡遇乡党厄急，

里中咸嘉叹焉。程十

乃以大讼来求贵人耶！」

作色曰：

「我以为跋涉来省妹子，

大郎无词，

即亦可了，

何至奔波到此？」

「诸兄娘子，

都是天人，

各求父兄，

大郎乃出李夫人书。

四娘曰：

妹子一女流，

几曾呜呜向人？」

「大哥好男子，

此何大事，

直复尔尔？

言：「夫人为二舅事，

遣发甚急，

唤入，

仆陈金币，

俄白四娘遣价候李夫人。

方笑四娘之徒取怨谤。

逾数日，

二郎释放宁家，

众大喜，

李夫人亦谓其忍。

归家详述，

大小罔不诟詈。

拂袖径入。

大郎惭愤而出。

又以李夫人无子，

迎养若母焉。

程施报逾於常格。

乃程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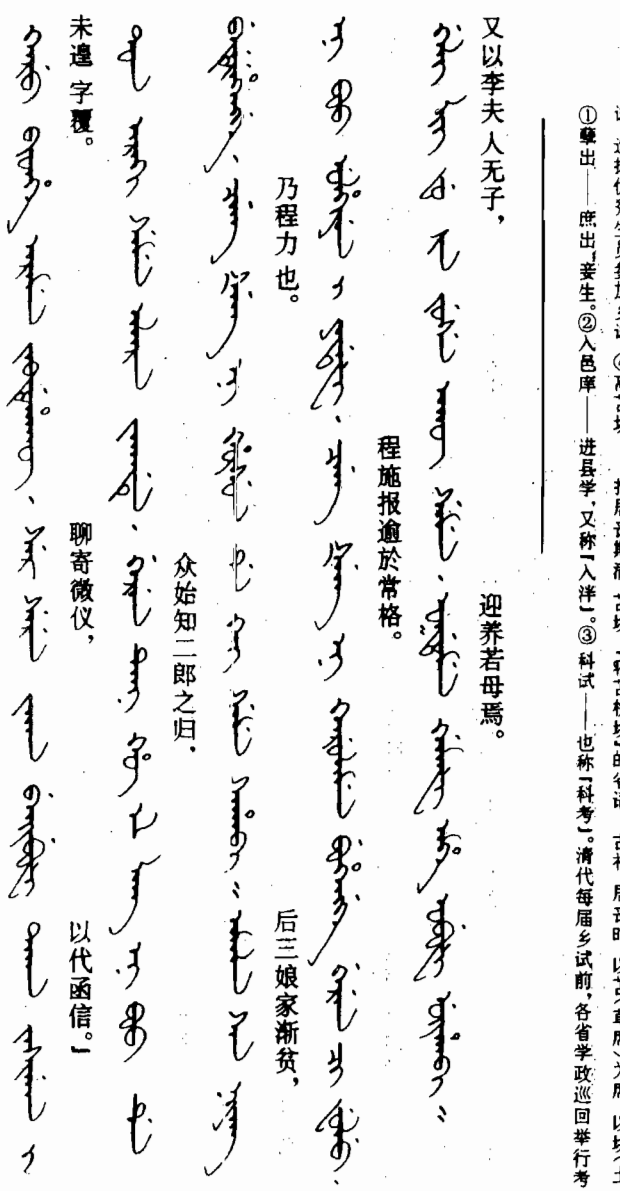
后三娘家渐贫，

众始知二郎之归。

聊寄微仪，

以代函信。」

未遑字覆。



的房屋，活人居住的地方，山丘，死人埋葬的地方。曹植《妾薄引》：「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

经考试，根据成绩另授官职。⑩为惯——也称「惯女」。旧时女儿嫁后三日，母家馈送食物。⑪以华屋作山丘——华屋，华丽

属于翰林院，以进士擅长文学及书法者充任。清代于翰林院设庶常馆，进士殿试后，朝考前列者得选用为庶吉士。三年后再由普通身份纳捐的监生称「例监」，由生员纳捐的称「纳贡」。纳贡者有资格参加乡试。⑨庶吉士——官名，明初置，永乐时隶

⑥膏——别本作「卷」。⑦膏火——灯油，代指学习费用。⑧纳贡——明清时代，准许向政府纳资，捐得国子监监生的资格。毕后可集中在省城举行一次补考。这种考试叫做「录科」，也称「遗才」试。考试合格者册送参加乡试。这种名册称「遗才」簿。

块）为枕。⑤入（遗才）簿——指参加录科考试，以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清代科举制度，生员因故未参加科试者，在科考完试，选拔优秀生员参加乡试。④离苫块——指居丧期满。苫块，「寝苫枕块」的省语。古礼，居丧时，以苫（草席）为席，以块（土

①孳出——庶出，妾生。②入邑庠——进县学，又称「入泮」。③科试——也称「科考」。清代每届乡试前，各省学政巡回举行考

僧术

能置十千否？」答言：「不能。」僧曰：「请为君贿冥中主①者。今尚白纟耶？想福命固薄耳。」

见黄，叹曰：「谓君腾达已久，既而僧云游去，十余年复归。村外兰若，有居僧某，素与分深。黄生，故家子。才情颇瞻，夙志高骞。

有一钱泛起，当拜之。」到寺，即推堕水中。候半炊时，僧命束置井边，戒曰：「约我水深不竭，云通河海。黄生家旧有汲井，三日，僧果以五千来付黄。三日为约。」黄诺之，竭力典质如数。「请勉办其半，余当代假之。

谦让之曰：「胡不尽投？」黄云：

为大钱所隔，不得沉。日暮，僧至，

千投焉。落下，击触有声，

黄大惊。既拜，又取四

突起，大如车轮。

蹙然而破，即有一钱浮起，

九，而以一千投之。少间，巨泡

而十千可惜。乃匿其

乃去。黄不解何术，转念效否未定，

沉。是岁，黄以副榜准贡③，

以绠钩上，大钱乃

僧固辞而去。黄视井中钱犹浮，

甲科立致矣。」黄大悔，求再禳之。

此子之命合以明经②终，不然，

僧叹曰：「鄙吝者必非大器。

何以妄言？」黄实告之，

「已尽投矣。」僧曰：「冥中使者止将一千去，

明经不第，何值一钱？」

准贡，犹昂贵耳。

十千而得一第，直亦廉矣。然一千

异史氏曰：「当冥中亦开捐纳之科④耶？

卒如僧言。

自明代宗景泰年间始开生员纳资入国子监之例，后扩大及于平民，亦可按例纳款为监生。

古代，政府准许士民以捐资纳粟得官之法，始于秦，历代相沿，为封建时代弊政之一。这里指科举考试中，以捐纳取得功名。

称。③副榜准贡——即副贡。副榜，指乡试副榜。明嘉靖年间始设，清因之。副榜录取者准作贡生，称副贡。④捐纳之科——

①主——原文作「使」。「冥中主者」，指阴世主持福禄之神。②合以明经终——该当以贡生终老。明经，明清时代对贡生的敬

「我死，劳看阿保，勿令守也。」

期以死守。金摇手呼母曰：

勿守也！」妻闻之，甘辞厚誓，

谓妻曰：「我死，子必嫁，

生一子，方周岁。金忽病，自分必死，

金生色，晋宁人也。取同村木姓女。

金生色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二十四

何患无良匹？

小儿女不早作人家，

以儿好手足，

「人尽夫也。

媪惭而罢。

夜伴女寝，

私谓曰：

不胜愤激，

盛气对曰：

「必以守！」

将何为计？」

母悲悼中，

闻媪言，

忧，

女太幼弱，

婿遽遭夭折。

木媪来吊，

哭已，

谓金母曰：

「天降凶

母哭应之。

既而金果死。

心异之。

使人言於木，

约殡后听妇所适。

母①夜梦子来，

涕泣相劝，

乃必以守！」

媪怒而去。

本不教妇守也。

今既急不能待，

益恚。

明日，

谓媪曰：

「亡人有遗嘱，

金母过，

颇闻余语，

倘必令守，

不宜以面目好相向。」

耽耽守此粮物，

宁非痴乎？

见而好之，以金啖邻妪，

於是妇益肆。村中有无赖子董贵者，

善也，以其将为他人妇，亦隐忍之。

一归宁，则崭然新艳。母知之，心弗

不忘涂泽。居家犹素妆，

妇思自炫③以售，缳经之中，

本年墓向不利②。而询诸术家，

俄闻二人骇诧声。

见亡者自帐后出，带剑入寝室去。

声如爆竹。婢在外惕，

一夕，两情方洽，闻棺木震响，

妇室夜惟一小婢，妇腹心也。

丑声四塞，所不知者惟母耳。

因与会合。往来积有旬日，

求通殷勤於妇。夜分，由妪家逾垣以达妇所，

相与骇怪而已。

董窜过邻家。

婢始战惕而出，

具言其异，

灯火犹亮。

见男子履，

呼婢，

寂不闻声，

竟迷所往。

入妇室，

方将启关。

问之，不答。

出门追视，

金卒妇发亦出。

见妇赤体走去，

母惊起，

少顷，

董裸奔出。

无何，

疑，

狎亵备至。

先是，

邻子以故赴北村，

妇醒，

问：「汝来乎？」

应曰：「诺。」

妇竟不

顿生淫心，

乘其寝，

潜就私之。

触女子足，

知为邻子妇。

双扉虚掩，

因而暂入。

暗摸榻上，

将假衣於妪。

视院中一室，

始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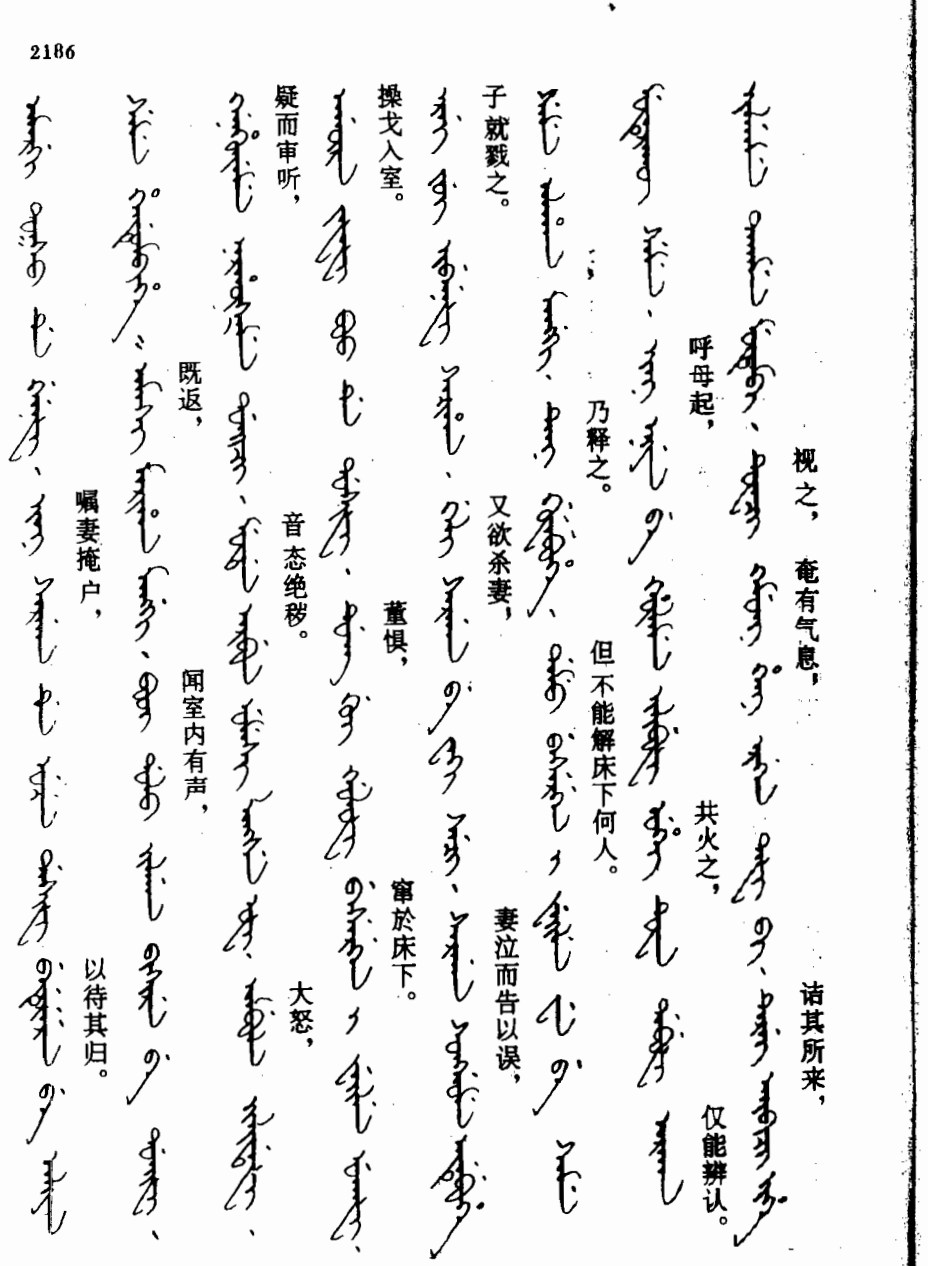
身无寸缕，

苦寒甚战，

团伏墙隅。

移时，

闻人声渐息，



视之，奄有气息，诘其所来，
呼母起，仅能辨认。
共火之，
乃释之。但不能解床下何人。
又欲杀妻，妻泣而告以误，
子就戮之。
操戈入室。窜於床下。
董惧，
音态绝秽。大怒，
疑而审听，
既返，闻室内有声，
嘱妻掩户，以待其归。

尚易扑灭。命人操弓弩，
翁大呼，家人毕集。幸火初燃，
则火炽於檐，而纵火人犹彷徨未去。
闻户外拉杂之声，出窥，
子不得已，遂又杀妻。是夜，木翁方寝，
谓子曰：「捉奸而单戮之，子且奈何？」
血溢不止，少顷已绝。
犹自供吐。而刃伤数处，

骇告主人。

翁姬惊怛欲绝，

细烛之，

则翁女而金妇也。

则女子白身卧，

矢贯胸脑。

问之不应，

射之而毙。

启扉往验，

踪迹殊杳，

惟墙下块然微动，

登以望，

数人梯

园中四缭周墉皆峻固。

竟越垣去。

垣外乃翁家桃园，

逐搜纵火者。

见一人趁捷如猿，

登翁门，

金有叔兄金光怒，

令自营葬。

但告以故，

而金母殊不怨怒，

长跪哀乞。

以实情白金母，

既曙，

计无所出。

翁大惧，

气亦遂绝。

血暴注，

女嘤然

足踏项顶，

而后出之。

不可出，

使人拔脑矢，

口气细於属丝④。

面色灰败。

不解其故。

女合眸，

具陈底里。

又唤金母，母托疾，遣生光代质，

既薄责逐释讫，而妇兄马彪素健讼，

俄邻子以执奸自首，而终不知妇所私何名。

赂令罢归。

诟数前非。翁惭沮，

而诸恨并雪，可不谓神乎！

抑何明也！一人不杀，

异史氏曰：「金氏子，其神乎！谆嘱醜妇，

杖之毙。案乃结。

笞，使自赎，家产荡然。邻妪导淫，

坐纵淫，尽出一切赚得其情。不以诲女嫁，

於是前覆并发。牵木翁夫妇，

具词控妹冤。官拘妪，

生矣！」

「欲知后日因，　　当前作者是」，

报更速於来

木媪爱女，

而卒以杀女。

呜呼！

邻妪诱人妇，

而反⑤淫己妇，

有无呼吸。新丝绵质轻，遇气即动。《礼记·丧大记》：「疾病，男女改服，属纩以俟绝气。」⑤反——原文作「返」。

行也。」《越绝书·越绝外传·记范伯》：「炫女不贞，炫士不信。」④属丝——即属纩。人将死，在口鼻上放新丝绵，以观察暂厝，另作选择。③自炫以售——这里指卖弄风姿，意欲改嫁。自炫，自我矜夸。曹植《求自试表》：「夫自炫自媒者，士女之丑

①母——原文脱，补之。②木年墓向不利——旧时举行葬礼，要请术家选择墓地，选定时日、墓向，方得安葬。如有碍忌，则

展望颜色，　　似欲有言。

女亦诣之。　　方随喜间④，　　一女子步趋从，

作「盂兰盆会」③。　　是日，游女如云，

会中元日②，　　水月寺中诸尼，

求聘者，　　女恒少可。

辄令自择，

风雅尤绝。　　父母钟爱之，

范十一娘，　　峴城祭酒①之女。　　少艳美，

封三娘

依恋不舍。十一娘问：「何无

辞致温婉，遂大相爱悦，

氏，第三，近在邻村。」把臂⑤欢笑，

亦审里居。女答言：「妾封

名，人言果不虚谬。」十一娘

「姊非范十一娘乎？」答曰：「然。」女子曰：「久闻芳

悦而好之，转用盼注。女子微笑曰：

审视之，二八绝代姝也。

十一娘乃脱金钗一股赠之。

十一娘固邀之。答：「俟异日。」

妾素无葭莩亲⑥，虑致讥嫌。」

封曰：「娘子朱门绣户，

十一娘亦惘然，遂邀过从。

十一娘将归，封凝眸欲涕，

留守门户，故不得来。」

曰：「父母早世，家中止一老姬，

伴侣？」

窥园，

设榻东篱下。

十一娘赢顿无聊，

倩侍儿强扶

访，

并无知者。

时值重九⑦，

使人於近村谘

父母讯得故，

甚异之。

日望其来，

怅然遂病。

出所赠簪，

非金非玉，

家人都不知识，

十一娘既归，

倾想殊切。

封亦摘髻上绿簪为报。

然贫贱者与贵人交，

前言近村者，

缘舅家耳。

别后悬思颇苦，

时来舅家作耍。

且问所来。

答云，「妾家去此尚远，

顿起，

曳坐褥间，

责其负约，

侍儿从之，

蓦然遂下。

十一娘惊喜，

则封女也。

呼曰，

「接我以力！」

忽一女子攀垣来窥，

战之，

所不堪受。」十一娘诺。

造言生事者，飞短流长，

封泣下如雨，「妾来当须秘密。」因曰：

十一娘因述病源。

冀是娘子，今果如愿。」

闻女子语，便一攀望，

适经墙外过，是以不果来。

恐为婢仆下眼觑，

足未登门，先怀惭怍，

友，我两人所欢，胡不早白？」

因谓十一娘：「闺中有良

夫人掩入。谛视，惊曰：「真吾儿友也！」

夫人颇闻之。一日，两人方对弈，

则隐匿夹幕间。积五六月，公及

辄互易著。见人来，

病寻愈。订为姊妹，

偕归同榻，衣服履舄，

快与倾怀。

辱！」

惊问之，曰：「适出更衣⑧，

泣曰：「我固谓不可留，今果遭此大

乃止。一夕，自门外忽仓皇奔入，

十一娘苦留之，

默然拈带而已。夫人去，封乃告别。

何昧之？」封羞晕满颊，

「伴吾儿，极所忻慰，

十一娘因达封意。

行半里许，辞谢自去。

十一娘知不可留，使两婢逾垣送之。

「舅家咫尺，但须以梯度我过墙耳。」

十一娘请待天曙。封曰：

杖责之。」封坚辞欲去。

谢曰：「勿须怪，此妹痴兄。会告夫人，

复何面目！」十一娘细诘形貌，

一少年丈夫，横来相干，幸而得逃。如此，

夫人顾谓三娘，

归启园门，　　我自至。」

封曰：「我亦思妹，　　但不乐使家人知。

「三姑过我。　　我家姑姑盼欲死！」

讯十一娘兴居。　　婢捉袂曰：

婢喜，拜问。　　封亦侧侧，

喜归，　　遇封女从老妪来。

后数月，　　婢以故至东村，

十一娘伏床悲恼，　　如失

婢返，

如欲得佳偶，　　请无以贫

然纨绔儿教不足数。

以才色门第，　　何患无贵介婿，

私语曰：「妾固知妹子未字。

乃起，　　移与十一娘同枕，

相见，各道间阔，　　视婢子眠熟，

从其言，　　则封已在园中矣。

婢归告十一娘，　　十一娘喜，

十一娘便邀同车。 携手出门，

封已先在。 眺览一周，

约俟兰若。 十一娘果往，

颇不参差。」 昧爽，封即去，

妾少读相人书， 当令见一如意郎君。

明日再烦一往， 今复作道场，

封曰： 「旧年邂逅处，

富⑨论。」 十一娘然之。

封曰： 「妹子亦堕世情哉！

十一娘知其贫， 不以为可。

详， 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

我即继至。」 入暮，果至， 曰： 「适物色甚

封别曰： 「妹子先归，

「此翰苑才也⑩。」 十一娘略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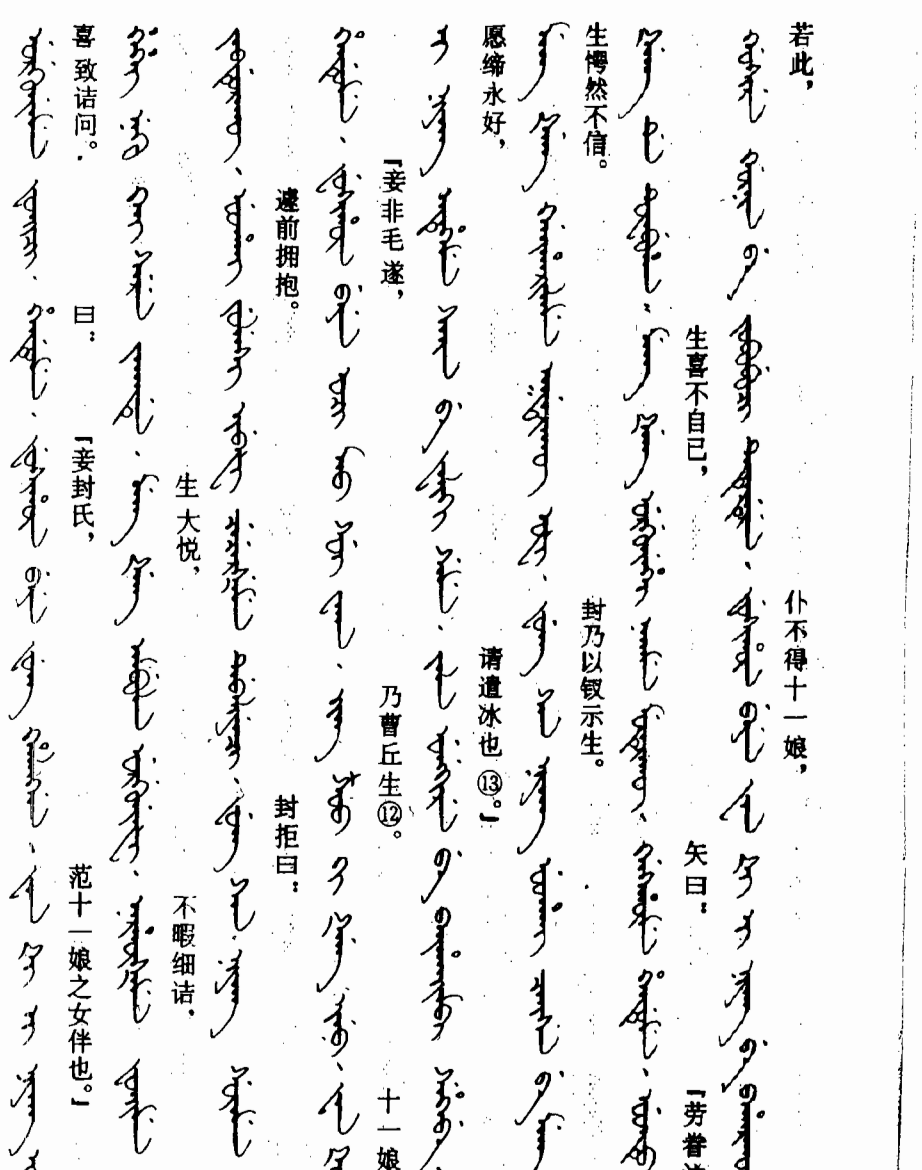
而仪容俊伟。 封潜指曰：

见一秀才， 年可十七八， 布袍不饰，

封曰：「娘子姻缘已动，志若坚，生死何可夺也！」十一娘必不可。封曰：「此为正恐其不遂耳。父母在，不遂如何？」十一娘曰：「姊何草草？「且为奈何？」曰：「原得一物，持与订盟。」不复相天下士矣。」十一娘曰：「余当抉眸子，此人苟长贫贱者，

烛之，识为日中所见，归涉冥想。一更向尽，封三娘款门入。是日，忽睹双艳，意将择偶，故十八犹未聘也。封已出门去。时孟生贫而多才，娇命赠之。」十一娘方谋更商，好耳。请即别，当以所赠金凤钗，而魔劫未消。所以故，来报前⑪

若此，仆不得十一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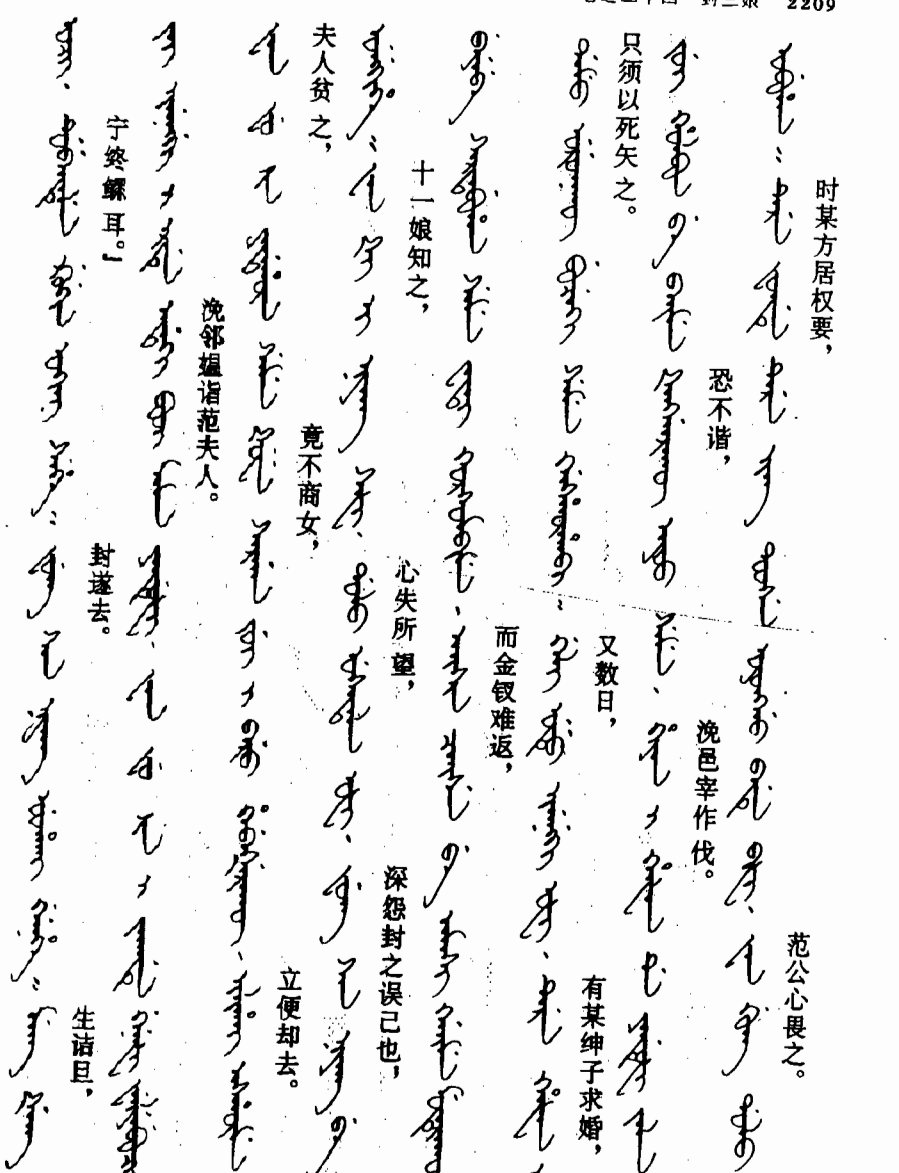
生喜不自已，矢曰：「劳誉注生愽然不信。封乃以钗示生。愿缔永好，请遣冰也⑬。」

「妾非毛遂，乃曹丘生⑫。十一娘遽前拥抱。封拒曰：

生大悦，不暇细诘。

「妾封氏，范十一娘之女伴也。」曰：喜致诘问。

时某方居权要，范公心畏之。



恐不谐，浼邑宰作伐。只须以死矢之。又数日，有某绅子求婚，而金钗难返，十一娘知之，心失所望，深怨封之误己也，夫人贫之，竟不商女，立便却去。浼邻媪诣范夫人。宁终螾耳。」封遂去。生洁旦，

忽起揽镜自妆。

夫人窃喜。

日惟耽卧。

至亲迎之前夕，

十一娘忿不食，

遂涓吉速成礼。

竟许某绅家。

且疑益怒，

非孟生，

死不嫁。

公闻，

默默不言，

但有涕泪。

使人潜告夫人：

以问十一娘，

不乐。

母诘之，

恨不从丽人俱死。

向晚出门，

闻玉葬香埋，

惨然悲丧，

忿火中烧，

万虑俱断矣。

未几，

妄冀复挽。

察知业有主，

愤恨欲绝。

然遥遥探访，

三日遂葬。

孟生自邻媪反命，

举家惊涕，

痛悔无及。

俄侍女葬白：

「小姐自经！」

发冢破棺，复掩其穴。生自负尸，

之饰，用为资度，亦将⑭小有。

十一娘泣留作伴，使别院居。因货殉葬

避匿山村。封欲辞去，

封惧漏泄，相将去十五里，

因告以故，始如梦醒。

「此何所？」封指生曰：「此孟安仁也。」

投以药，逾时而苏。顾见三娘，问：

与三娘俱归，置榻上，

我有异药，能令苏。」生从之，

其亡。可急唤家人发冢，

封曰：「我所谓就者，正以

生茫然曰：「卿不知十一娘亡耶？」

向生曰：「喜姻好可就矣。」

有一人来，近之，则封三娘。

意将乘昏夜，

一哭十一娘之墓。

行而效者谁也？」封曰：「妾所得，生术，汗牛充栋，故不愿嫁耳。」十一娘笑曰：「世传养异诀，吐纳可以长生⑯，封曰：「妾少得然终无百年聚。计不如效英、皇⑮。」从容曰：「吾姊妹，骨肉不啻也，封每遇生来，辄走避。十一娘

三娘醒曰：「妹子害我矣！倘色戒不强劝以酒，既醉，生潜入污之。使伪为远出者。入夜，非其验耶？」十一娘阴与生谋，若得厄逆症，作虎形立止，凡修炼家，无非欲血气流通耳。惟华陀五禽图⑰，差为不妄。非人世所知。世所传者，并非真诀，

无底止矣。

娘子福泽正远，

珍重自

情魔之劫，

非关人力。

再留，则魔更生，

如茧自缠，

此乃

缘瞻丽容，

遂有今日。

忽生爱慕，

「实相告：

封曰：

我乃狐也。

十一娘告以诚意而哀谢之。

今堕奸谋，

乃起告辞。

命耳！」

道成当升第一天⑱。

破，

使人探诸其家，

方大惊喜。

生请间，

具道情事。

公不深信，

疑生儇薄。

执子婿礼，

伏拜甚恭。

公大怒，

公愧悔不见。

固请之，

乃见。

生入，

官翰林。

投刺谒范公，

逾年，

生乡会果捷⑲，

言已而逝。

夫妻惊叹久之。

爱。」

始归宁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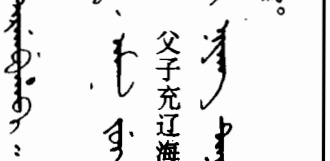
父子充辽海军。

十一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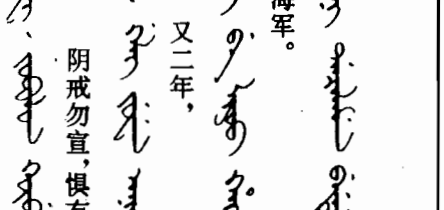


又二年，

某绅以关节发觉，



阴戒勿宣，惧有祸变。



推荐。曹丘生，汉人，他到处赞扬季布，季布因此而享盛名。见《史记·季布传》。后遂以「曹丘」或「曹丘生」指代荐引者或介绍者。⑬冰——冰人，媒人。⑭转——别本作「称」。⑮效英、皇——意为同嫁孟生。英、皇，指女英和娥皇，是尧的次女和长女。相传尧把她们俩一起嫁给舜。见《列女传》。⑯吐纳——吐纳，道家的养生术，口吐浊气，鼻吸清气，据说可以延年。⑰华陀五禽图——古代一种体育图谱，相传为东汉名医华佗首创。其法是仿效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姿态，去病延年。⑱华陀——陀，应作「佗」。⑲道成当升第一天——道家称神仙居住的地方为天，履毛俾足，俯身仰首，进行锻炼。见《后汉书·华佗传》。

共有三十六天，升第一天，指成道后能达到道家修持的最高境界。⑳乡、会果连——乡试、会试果然考中。

辄相哗以鬼。

两月余，丧一婢。无何，

亦姑废置。

家人夜惊，

东院楼亭，

购居之。

生康其值，

死亡相继，

愿以贱售。

时大姓有巨第，

白昼见鬼，

卫辉戚生，

少年蕴藉，

有气敢任。

章阿端

反复扪挲。

生醒，

久之无他，

亦竟睡去。

忽有人以手探被，

袱被，

独卧荒亭中，

留烛以觇其异。

生怒，

盛气

僚慄自伤。

婢仆辈又时以怪异相聒。

生不听。

而块然无偶，

数日毙。

家人益惧，

劝生他徙。

生妻以暮至楼亭，

既归得疾，

耳。」　遂起，裸而捉之。　女急遁。

笑曰：　「小生，此间之第主，　候卿讨房税

「何处狂生，居然高卧！」　生起，

神情婉妙。　闯然至灯下，　怒骂：

婢惭，　敛手蹀躞而去。　少顷，　一女郎自西北隅出，

笑曰：　「尊范不堪承教！」

生知其鬼，　捉臂推之，

视之，　则一老大婢，　挛耳蓬头，　臃①肿无度。

愤怛夭逝，　瘥此二十余年矣。

误适荡子，　刚愎不仁，　横加折辱，

已而自白：　「妾张氏，　小字阿端。

生强解裙襦，　则亦不甚抗拒。

女笑曰：　「狂生不畏鬼耶？　将祸尔死！」

对烛如仙，　渐拥诸怀。

女既穷，　便坐床上。　近前之，

生先趋西北隅，　阻其归路。

听邻钟响断，著衣下床，

鬼益侮弄之，刚肠者，不敢犯也。」

然亦太不自谅矣。要之，馁怯者，

笑曰：「此婢三十年未通人道，其情可悯，

问：「扪捽何为？」

人居，则鬼不安於夜室，适令驱君耳。」

曰：「亦一故鬼，从妾服役。上有生

此宅下，皆坟冢也。」问：「老婢何人？」

逾夕，告生曰：

然闻投生有地矣，不知尚在冥司否？」

君诚多情，妾当竭力。

「妾死二十年，谁一致念忆者！

致之否？」女闻之，益感曰：

谢，感悼不释於怀。卿能为我

入夕，果至，绸缪益欢。生曰：「室人不幸殂

曰：「如不见猜，夜当复至。」

老婢引生妻而至。

生执手大悲，

摩天子③，

不及知也。」

二鼓向尽，

结，

有监守者。

以故迟留。

今尚寄药王②廊下，

曰：

「凡枉死鬼，

不自投见阎

娘子将生贵人家。

婢自缢死，

此案未

或将来也。」

生问：

「卿何闲散？」

妾使婢往行贿，

以前生失耳环，

挥涕流离，

哀不自胜。

女劝曰：

乖离苦长，

奈何！」

生闻言，

后五日，

「明日将赴山东，

妻忽泣曰：

款若生平之欢。

由此遂以为常。

妻曰：

「无妨，

结矣。」

上床偎抱，

也。」

生慰问婢死事。

曰：

「两人可话契阔，

另夜请相见

妻含涕不能言。

女别去，

过七八日，生以期将满，

留与连床。暮以暨晓，惟恐欢尽。

俾缓时日。生从之。至夕，

妻至曰：「幸赖端娘，今得十日聚。」

共收涕询之。女请以钱纸十提，

焚南堂杏树下，持赂押生者，

「妾有一策，可得暂聚。」

灯烛不绝。如是年余，女忽

自此，白日亦不复去。令生塞户牖，

心始摇。今已以他鬼代生矣。」

初甚难，既见多金，

女来，喜曰：「妾使人与押生者关说，

可。」生焚之如数。

「势难再谋。然试为之，非冥资百万不

夫妻终夜哭。问计於女。女曰：

可往召之。然去此十余里，妾足弱邻媪王氏，今行术於冥间，人死为鬼，鬼死为蔫④。

妻曰：「不然。鬼何可以人疗？生欲为聘巫医。鬼之畏蔫，犹人之畏鬼也。」

妻抚之曰：「此为鬼病。」生曰：「端娘已鬼，又何鬼之能病？」

病昏冈，如见鬼状。懊侬恍惚，

幸遇小神，福泽不浅哉！

起曰：「我黑山大王也。娘子病大笃，端坐，首偈倏作态，仆地移时，瞬而姬入，既而切女十指。

少间，与一老妪叠骑而来，絷马廊柱。授绥庭下，转瞬已杳。

生从之。马方蒸，即见女婢牵赤骝，不能行，烦君焚刍马。」

夫妻大悦，抚问之。女忽言曰：

金百锭，钱百贯，盛筵一设，

但是病有瘳，须厚我供养，

此业鬼为殃，不妨，不妨！

欣然而去。入视女郎，似稍清醒。

既而欲去。妻送诸庭外，赠之以马，

蜒又仆地而苏，向病者呵叱，乃已。

不得少缺。」妻一一嗷应。

「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

惊问，则端娘已毙，床上委蜕犹存。

他出，半日而归，闻妻哭声。

如此六七日，夫妻无所为计。会生

似畏扑捉。生一起，则惊叫不宁。

若有所睹。拉生同卧，以首投怀，

越宿，病益沈殆，曲体战栗，

合目辄见冤鬼，因泣下。

命也！」

乃起去。 逾刻而来曰：「余已命人邀僧侣。

「度鬼，

非君所可与力也。」

生早起，

即将如教。

妻止之曰：

衔恨索命去，

乞我作道场。」

言其夫为暂鬼，

怒其改节泉下，

鸣咽。

摇而问之，

答云：「适梦端娘来，

以生人礼葬於祖墓之侧。

一夜，

妻梦中

启之，

白骨俨然。

大恸，

则隔窗启棄。

生不在，

居三年，

家人初闻而怛，

久之渐习。

将生作城隍之女。

烦为转致。」

言：

「冤已解矣，

生殊不闻。

妻又梦端娘来谢，

道场既毕，

一如人世。

妻每谓其聒耳，

生从之。

日方落，

僧众毕集，

金饶法鼓，

当先焚钱纸作用度。」

偷死罪小。」

言讫，不动。

曰：「薄有所罚。然偷生罪大，

曰：「是不可为也。」问：「受责乎？」

决，得非数乎！」生皇遽求策。

本愿长死，不乐生也。今将永

久聚矣。」数日，果疾，曰：「情之所钟，

今情弊漏泄，按责甚急，恐不能

一夜，向生啼曰：「前押生者，

人心遂安。

独宿亭中，冀有他遇，终亦寂然，

细审之，面庞形质，渐就渐灭矣。生每

之，鬼死作蹩，鬼见怕之。若篆书此字帖于门上，一切鬼祟，远离千里。」

官、分管十八地狱，司决断善恶，追摄罪人，轮回转世等事。④蹩——迷信传说鬼死为蹩。《五音集韵》：「人死作鬼，人见惧

③阎摩天子——即阎罗王。原为古印度神话中管理阴间之神，佛教沿用其说，称为管理地狱的魔王。传说他下面有十八判

①瘫——原文作「拥」。②药王——佛教菩萨名。据传为施良药治除众生身心两种病苦的菩萨。见《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

因诣柳，将以卜姻。　　入客舍，

未几，妇果亡。　　家室萧条，

恐不能佐君成业。」　　不可聊赖。

尚可以人谋。　　然尊阃薄相，

周曰：　　「子功名无分，　　万钟之资，

柳得异人传相人之术。　　尝谓

周生，　　顺天宦裔也。　　与柳生善。

柳生

周曰：　　「缘相交好，　　遂谋隐密，

曰：　　「此君岳翁，　　宜敬礼之。」

遇之否？」　　曰：　　「遇之。　　褴褛若丐。」

周喜，　　问之。　　答曰：　　「甫有一人携囊出，

求月老系赤绳耳②。」

今始得之。　　适在内作小①术，

再三，　　始出，曰：　　「我日为君物色佳偶，

坐良久，　　柳归内不出。　　呼之

之。

其人凶而贱，然当生厚福之女。

何知其子？」

柳曰：「我以数信之。」

周笑曰：「尚未知犁牛，

曰：「未也。我素与无旧，姓名亦问讯知

何害？」周问：「曾见其女耶？」

柳曰：「不然。犁牛尚有子④，

犹是世裔，何至下昏於市侩？」

何相戏之甚也！

仆即式微③，

心内不合，而柳阳浮道与之，

俄客至，盖傅姓营卒也。

周不谕其故，如命治具。

问：「为谁？」曰：「但无问，宜速作黍⑥。」

柳忽至，曰：「有一客，我已代折简⑤矣。」

诸方觅之，迄无一成。

一日，周既归，未肯以其言为信，

容复攘之。」

但强合之，必有大厄，

「千金不能买此友，何乃视之
既而客去，柳让周曰：
病，不可骑，柳亦俯首为之筹思。
邀，可谓仓卒主人矣。」饮间，傅忧马
曩昔始得晤。又闻不日远征，立刻相
「公子向慕已久，每托某代访，
草具进。柳起告客：
生承应甚恭。少间，酒肴既陈，以杂恶

「并如君愿。」及至江西，值大冠
几幸前言之不验也，能否？」柳曰：
「我意无他，但薄有所猎，当购佳妇，
柳言：「大吉！」周笑曰：
将如江西，投臬司幕⑧。」诣柳问卜。
知，稍稍不快，已无如何。过岁，
登门持赠傅⑦。周既
漠漠？」借马骑归，因假周命，

思不如暂从其请，因从容而弃之。

周不答。盗怒，立命枭斩。周惧，因曰：「我有息女⑨，欲奉箕帚，当即勿辞。」盗首诘其家世，惟周被掳至巢。

释零去，同难七八人，后稍平，选日遵路，中途为土冠所掠，劫其金资，三年不得归。

也。因述柳言，所望。细审姓氏，乃知其父即当年荷囊人盖天人也。当夕合卺，深过引入内，妆女出见，年可十八九，「我方忧女子累人，此何不可从也！」得相将俱去，恩莫厚焉。」盗曰：恐益为丈人累耳。如使夫妇遂告曰：「小生所以踟躇者，以文弱不能从戎，

解其缚，问所从来。周诡曰：「此吾乡世家名士，安得为贼。」谓僚曰：「此非周某耶？」盖傅卒已以军功授副将军矣。周自分已无生理。一员审视，已将妇公斩讫，寻次及周。视，全家皆就执缚。忽大军掩至，有将官三员监为之感叹。过三四日，将送之行。

请以马二匹，金五十两，助君北旋。」旦夕不忘。但伧攘间，不遑修礼，助以资斧，曰：「曩受脱骖之惠⑫，令其自认，得之。饷以酒食，更赐瓦全。」傅命列诸俘，德戴二天⑪！但室人离散，求借洪威，陷盗窟，幸蒙拯救，「适从⑩江梟娶妇而归，不意途

嘱骑者候於路，

两人至旧处，

余者携归，

尚足谋生。」

藏巨金，

可以发，

赎父骨，

冀他日能收亲骨耳。

某所窖

所以偷旦暮者，

以少时曾为相者所许，

母氏死之。

知有今日久矣，

途中女告周曰：

「痴父不听忠告，

又遣二骑持信矢护送之。

哄然尽逃，

只⑬有一妪、一婢、一老奴在焉。

荡无所存。

及闻主人归，

大惧，

谓其已死，

恣意侵冒，

粟帛器具，

厚赐骑者而去。

周久不归，

家人

又引拜母冢，

始行。

至直隶界，

以百金赂骑者，

使瘗翁尸，

果得金，

尽装入囊，

乃返。

庐舍已烬，

於灰火中取佩刀掘尺许，

矣。

乃遣人移亲骨，

数年，伙商盈百，家数十巨万

辄指其讹。

内外无敢欺。

女垂帘听之，

盘中误下一珠，

而均其息。

每诸商会於檐下，

择醇笃者授以资本，

则不知所适矣。

女持家逾於男子，

周以出死得生，

及访柳，不复追问。

况以相天下士哉？」

此鄙人论耳。

妇人女子犹失之，

乃盗也，有是女耶？

培搂无松柏⑮，

媒妁之同於牙侩矣⑭。

异史氏曰：「月老可以贿嘱，无怪

厚葬之。

驳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犁，杂文」，赤也。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杂色牛所生之子长着赤色毛，端正的双角，人为主管男女婚姻之神。③式微——谓家世衰微。语出《诗·邶风·式微》。④犁牛尚有子——《论语·雍也》：「犁牛之子书。问之，说书为「天下之婚牍」，用囊中赤绳以系夫妻之足，虽仇家异域，此绳一系，亦皆谐合。后因以月老、月下老或月下老①小——原文脱，补之。②月老系赤绳——唐代李复言《续幽怪录·定婚店》载，韦固夜经宋城，遇一老人倚囊向月，翻检一

松柏——谓小土堆上长不出大树。培塿，本作「部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部娄无松柏。」「培塿」，原文作「掊揂」。经赠马教其困急之事。⑬只——原文脱，补之。⑭牙侩——集市上为买卖双方说合成交，从中赚取佣金的经纪人。⑮培塿无有贤名，系狱时，晏子解其左骖从狱中赎出，并延为上宾。骖，一车三马或四马中的旁马。这里是借用这个故事，感谢周生曾说：「人皆有一天，我独有二天。」后诗文中常用「二天」作为感恩之词。⑯脱骖之惠——《史记·管晏列传》载，春秋齐越石父二天——犹言恩同再生。二天，《后汉书·苏章传》载，苏章为冀州刺史巡视属下时，特别宴请其老友清河太守，太守高兴地公曰：「……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正义》：「息，生也。谓所生之女也。」季，刘邦字。⑰从——原文脱，补之。⑱德戴本补。⑲投枭司幕——投奔按察使，作幕僚。枭司，明清时代按察使的别称。⑳息女——亲生女。《史记·高祖本纪》：「吕邀请。折简，书信，此指请帖。㉑作黍——谓准备酒饭。语本《论语·微子》：「杀鸡为黍而食之」。㉒傅——原文无，兹据别它具备作牺牲的条件，山川之神一定不会拒绝享用。这里借此说明：其人虽低贱，其子却不一定不好。㉓代折简——谓代为

大哭投地。

王恻动心怀，

无何，妻至，望见夫，

聂政之墓，冀妻经过此，得一遥诀。

强异而出。王亡去，隐身

所睹，遣舆马直入其第。女子号涕不伏，

窥见女子，辄夺之。有王生妻，为王

怀庆潞王①，有昏德②。时行民间，

聂政

丈夫亦入墓中而没。

夫妻叩墓归，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ᠬᠤᠮᠤᠭᠤᠨ ᠳᠤ ᠣᠷ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ᠤᠴᠠᠵᠤ ᠢᠷᠡᠪᠡ᠃

众大骇，

ᠤᠯᠠᠨ ᠬᠦᠮᠦᠨ ᠠᠶᠤᠯᠳᠠᠵᠤ᠂

弃车而走。

ᠲᠡᠷᠡᠭᠡᠨ ᠴᠠᠭᠠᠰᠤ ᠪᠤᠯᠵᠤ ᠭᠠᠷᠤᠨ ᠠᠷᠭᠠ ᠪᠠᠷᠢᠵᠤ ᠶᠠᠪᠤᠭᠰᠠᠨ᠃

若不改行，

ᠬᠡᠷᠪᠡ ᠡᠭᠦᠨ ᠢ ᠡᠷᠬᠢᠯᠡᠵᠦ ᠵᠠᠰᠠᠬᠤ ᠦᠭᠡᠢ ᠪᠤᠯ᠂

不日将决其首！」

ᠡᠳᠦᠷ ᠤᠨ ᠳᠤᠷᠠᠳᠠᠬᠤ ᠦᠭᠡᠢ ᠪᠤᠯ ᠲᠠᠨᠤ ᠶᠠᠮᠠᠷ ᠪᠠ ᠪᠢᠴᠢᠭᠡᠳ ᠤᠨ ᠲᠤᠯᠤᠭᠠᠢ ᠶᠠᠪ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念汝辈非所自由，

姑且宥恕。

ᠭᠤᠤ ᠴᠢᠨᠢ ᠲᠠᠨᠤ ᠶᠠᠮᠠᠷ ᠪᠠ ᠪᠢᠴᠢᠭᠡᠳ ᠤᠨ ᠲᠤᠯᠤᠭᠠᠢ ᠶᠠᠪ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寄语无道王④：

ᠮᠠᠭᠤ ᠵᠠᠰᠠᠭ ᠦᠭᠡᠢ ᠤᠨ ᠬᠠᠭᠠᠨ ᠲᠠᠨᠤ ᠶᠠᠮᠠᠷ ᠪᠠ ᠪᠢᠴᠢᠭᠡᠳ ᠤᠨ ᠲᠤᠯᠤᠭᠠᠢ ᠶᠠᠪ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也！

良家子岂容强占③！

ᠰᠠᠢᠨ ᠭᠡᠷ ᠤᠨ ᠬᠦᠦᠬᠡᠳ ᠦᠭᠡᠢ ᠪᠠᠷ ᠪᠤᠯᠠᠵᠤ ᠶᠠᠪ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气甚威猛，

厉声曰：

「我聂政

ᠠᠴᠢᠭ ᠤᠨ ᠬᠦᠴᠦ ᠶᠡᠬᠡ ᠪᠠᠢᠵᠤ᠂ ᠳᠠᠷᠤᠭᠤᠯᠵᠤ ᠬᠡᠯᠡᠪᠡ᠂

执之，将加搒掠。

忽墓中一丈夫出，

手握白刃，

ᠭᠡᠭᠡᠳᠦ ᠭᠠᠷᠴᠠᠭ ᠤᠨ ᠳᠤᠭᠤᠷᠠᠨ ᠡᠷᠬᠡ ᠪᠠᠷ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不觉失声。

从人知其王生，

ᠠᠷᠠᠳ ᠤᠨ ᠮᠡᠳᠡᠵᠦ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有曹⑧之智。

至於荆轲⑨，

ᠪᠤᠴᠠᠭᠠᠨ ᠤ ᠵᠢᠷᠭᠤᠭᠠᠨ ᠲᠤ᠂ ᠵᠢᠩ ᠬᠠ ᠭᠡᠵᠦ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力不足以谋无道秦，

有鲔⑦之勇，

皮面自刑，

ᠰᠠᠢᠨ ᠭᠡᠷ ᠤᠨ ᠬᠦᠦᠬᠡᠳ ᠦᠭᠡᠢ ᠪᠠᠷ ᠪᠤᠯᠠᠵᠤ ᠶᠠᠪ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不累骨肉，

有豫⑥之义，

白昼而杀卿相，

ᠡᠳᠦᠷ ᠤᠨ ᠳᠤᠷᠠᠳᠠᠬᠤ ᠦᠭᠡᠢ ᠪᠤᠯ ᠲᠠᠨᠤ ᠶᠠᠮᠠᠷ ᠪᠠ ᠪᠢᠴᠢᠭᠡᠳ ᠤᠨ ᠲᠤᠯᠤᠭᠠᠢ ᠶᠠᠪ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其锐身而报知己也，

「余读刺客传⑤，

而独服膺於轵深井里也，

ᠮᠠᠭᠤ ᠵᠠᠰᠠᠭ ᠦᠭᠡᠢ ᠤᠨ ᠬᠠᠭᠠᠨ ᠲᠠᠨᠤ ᠶᠠᠮᠠᠷ ᠪᠠ ᠪᠢᠴᠢᠭᠡᠳ ᠤᠨ ᠲᠤᠯᠤᠭᠠᠢ ᠶᠠᠪ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云。

ᠭᠡᠵᠦ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竟无消息，

心始安。

王自此淫威亦不少杀

ᠴᠢᠨᠢ ᠡᠬᠢᠨ ᠦ ᠴᠢᠯᠠᠭᠤᠨ ᠪᠤᠯ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犹惧王命复临。

过十余日，

ᠤᠯᠠᠨ ᠬᠦᠮᠦᠨ ᠠᠶᠤᠯᠳᠠ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噫！ 聂之⑫贤，

於此益信。」

为人之贤不肖何如哉！

其视聂之抱义愤而惩荒淫者，

则生不成名，

死犹丧义，

果尔，

其坟见掘於羊、左之鬼⑪。

而聂政之所嗤者矣。

闻之野史：

遂使绝袂而去，

自取灭亡。

轻借樊

闻数十里。」清明视之，荆轲墓破，白骨抛露，祠庙焚毁，「荆轲之灵，自此绝矣。」⑫之——原文脱，补之。

梦龙《古今小说·羊角哀舍命全交》则加以演义，说羊角哀死后「埋于伯桃墓侧。」「是夜二更，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喊杀之声当大战以决胜负。」角哀至期，陈兵马诣其冢，祚三桐人，自杀，下而从之。」见《后汉书·申屠刚传》注引《烈士传》。而明代冯死。角哀至楚，为上卿。楚王因以上卿礼葬伯桃。「角哀梦伯桃曰：「蒙子之恩而获厚葬，正苦荆将军冢相近。今月十五日，角哀、左伯桃。相传羊、左为友，闻楚王招贤，一同赴楚。途中遇雪，衣薄粮少，势难俱生。伯桃即以衣食赠角哀，自入空树中以达谋刺秦王的目的，而使樊自杀，借其首以献秦。事详《史记·刺客列传》。⑪其坟见掘于羊、左之鬼——羊、左，指战国羊客列传》。⑩樊将军之头——樊将军，指樊於期，秦国战将，获罪，逃至燕。秦以千金、万家邑购其头。荆轲为取得秦王信任，於期的首级及燕督亢地图为名，将匕首藏于图中，行至秦王前，展图抽匕首刺秦王，未中，被捉当场杀死。事详《史记·刺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事详《史记·刺客列传》。⑨荆轲——战国末燕国的刺客，为燕太子丹赴秦刺秦王。荆轲以献秦逃将樊战中多次失利，以致使鲁国献土求和。于是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于柯。曹沫于会盟时，以匕首劫齐桓公，逼其退还侵地，从而献鱼为名，借机刺死僚，自己也当场被杀。事详《史记·刺客列传》。⑧曹——指春秋鲁国刺客曹沫。沫事鲁庄公，在与齐交楚人伍子胥避难于吴，事公子光。公子光欲刺杀吴王僚而自立，伍子胥即推荐专诸去刺杀僚。席间，专诸置匕首于鱼腹，以吞炭为哑，誓杀襄子以为智伯报仇。后被执自杀。事详《史记·刺客列传》。⑦蝑——即蝑诸，亦作「专诸」，春秋吴国刺客。刺客，其事亦在列传之中。⑥豫——指豫让，春秋战国之交的刺客，为晋国智伯所知。后智伯被赵襄子所灭，豫让漆身作癞，德。」此指淫乱之行。③占——原文作「站」。④王——原文作「主」。⑤刺客传——指《史记·刺客列传》。聂政，战国时的①潞王——指明穆宗第四子朱翊镠。②昏德——不德。《左传·襄公十三年》：「上下无礼，乱虐并生，由争善也，谓之昏

其子往。

少顷，空手而返。

商使

当早有以处此矣。」

妻固强之，

商曰：

「无益。脱兄怜我贫也，

无以为计。

妻令往告兄。

踱，

一日，日向午，

尚未举火，

枵腹踯

康熙间，

岁大凶，

弟朝夕不自给。

莒人商姓者，

兄富而弟贫，

邻垣而居。

二 商

邻人共嫉之，

无援者。

不得已，

入。

夫妻惊寤，

鸣盥器而号。

少，

窥大商饶足，

夜逾垣

少易 糠秕而生。

里中三四恶

复能相顾也。」

夫妻无言，

暂以残盎败榻，

伯母告我曰：

「兄弟析居，

有饭各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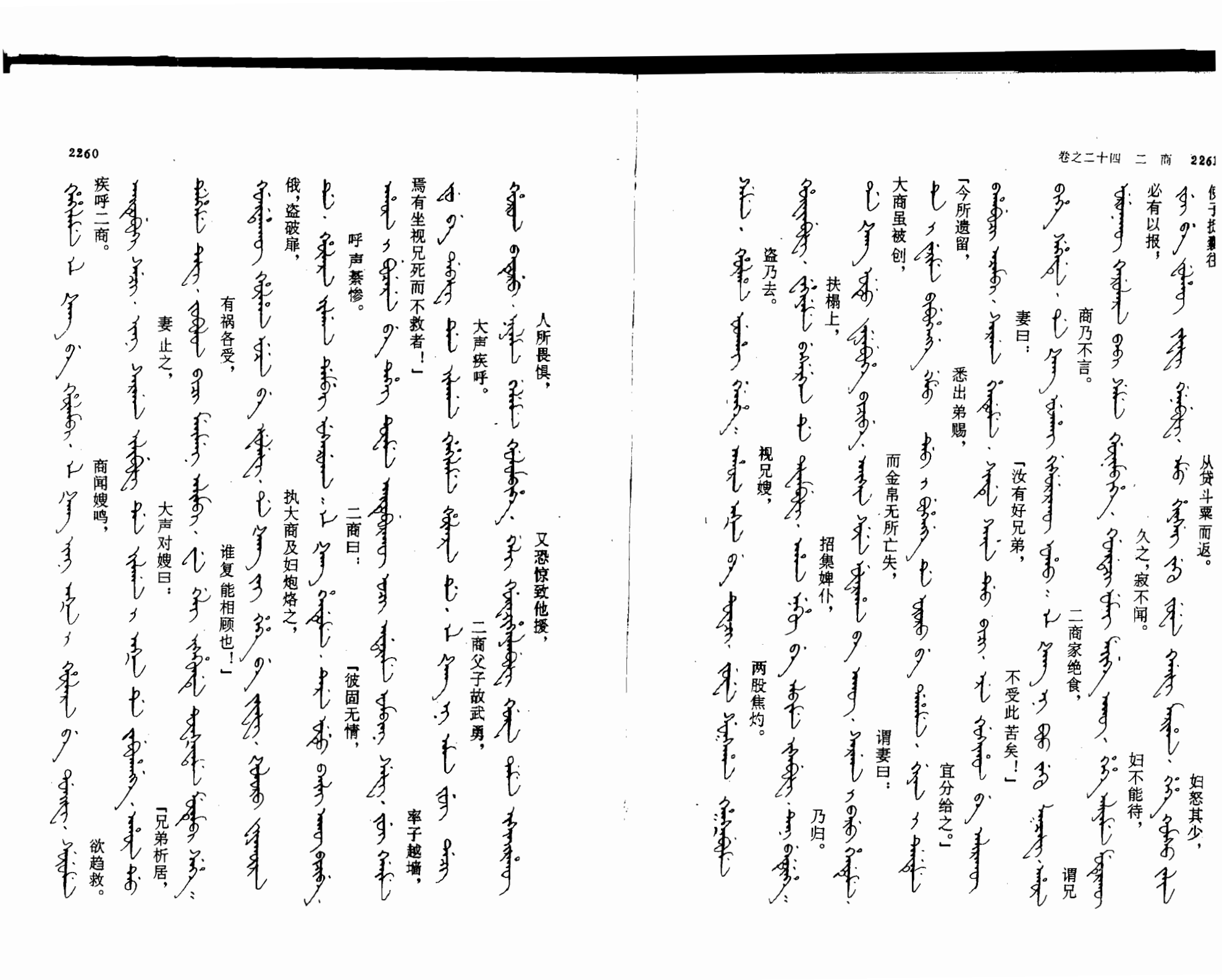
谁

子曰：

「伯踌躇目 视伯母，

商曰：

「何如哉？」妻详问阿伯①云何，



依子拔赵召　从贷斗粟而返。　妇怒其少，
必有以报，　久之，寂不闻。　妇不能待，
商乃不言。　二商家绝食，　谓兄
妻曰：　「汝有好兄弟，　不受此苦矣！」
「今所遗留，　悉出弟赐，　宜分给之。」
大商虽被创，　而金帛无所亡失，　谓妻曰：
扶榻上，　招集婢仆，　乃归。
盗乃去。　视兄嫂，　两股焦灼。

人所畏惧，　又恐惊致他援，
大声疾呼。　二商父子故武勇，
焉有坐视兄死而不救者！」　率子越墙，
呼声萦惨。　二商曰：　「彼固无情，
俄，盗破扉，　执大商及妇炮烙之，
有祸各受，　谁复能相顾也！」
妻止之，　大声对嫂曰：　「兄弟析居，
疾呼二商。　商闻嫂鸣，　欲趋救。

周之。」

妻曰：「不然。彼言去，弟即不仁，我手足也。彼去则我独立，不如反其券而诣大商。

大商告之妇，且曰：得余金，亦可存活。」妻以为然，遣子操券而恤焉，未可知，纵或不然，不如鬻宅於兄。兄恐我他去，或不受

二商曰：「今无术可以谋生，欲反之，二商止之。逾两月，贫馁愈不可支。

捞楚并兼，桔毒惨至，所有金资，闻二商去，又攻之。复执大商，二商於是徙居邻村。乡中不逞之徒，令二商押署券尾，付直而去。从所适，亦可以广吾宅。」计定，亦足自固。

不如受其券，弟者，便都死却耶？我高葺墙垣，挟我也，果尔，则适堕其谋。世间无兄

州守亦莫如何。

贫民，

莫可缉获。

盗粟者百余人，皆里中

二商忿诉邑宰。

但以手抓席而已。

盗首逃窜，

少顷遂死。

则兄已昏愦不能语，

开目见弟，

顷刻都尽。

次日，二商始闻，

乃奔视，

开廪呼村中贫者，

恣所取，

悉以赎命。

盗临去，

二商乃不复至。

后岁大饥，

又数年，

大商妇卖其旧宅，

嫂得直足自给，

阴负斗粟与嫂，

使养儿。

如此以为常。

数枚，

自送之。

过数日，

又避妻子，

「渠父母不义，

其子何罪？」

因市蒸饼

则涕不止。

二商妇颇不加青眼。

二商曰：

数日不归，

送之归，

大商遗幼子，

才五岁，

家既贫，

往往自投叔所，

藏有窖金，

发之，

可以小阜。

今尚空闲，

宜徙而居之，

屋后蓬颗③下，

念前嫌，

增我汗羞，

所卖故宅，

「余惑於妇言，

遂失手足之义。

弟不

一夜梦兄至，

颜色惨戚，

曰：

使携篮从兄货胡饼。

不能他顾。

侄年十五，

荏弱不能操业，

道殣相望，

二商食指益繁，

按月廪给之。

数年家益富。

商妻欲勿与，

二商念其孝，

一锱铢必告。

二商益爱之。

一日，

泣为母请粟。

记算无讹，

又诚悫，

凡出入，

兄弟设肆廛间。

侄颇慧，

就，

果发得五百金。

从此弃贱业，

既醒，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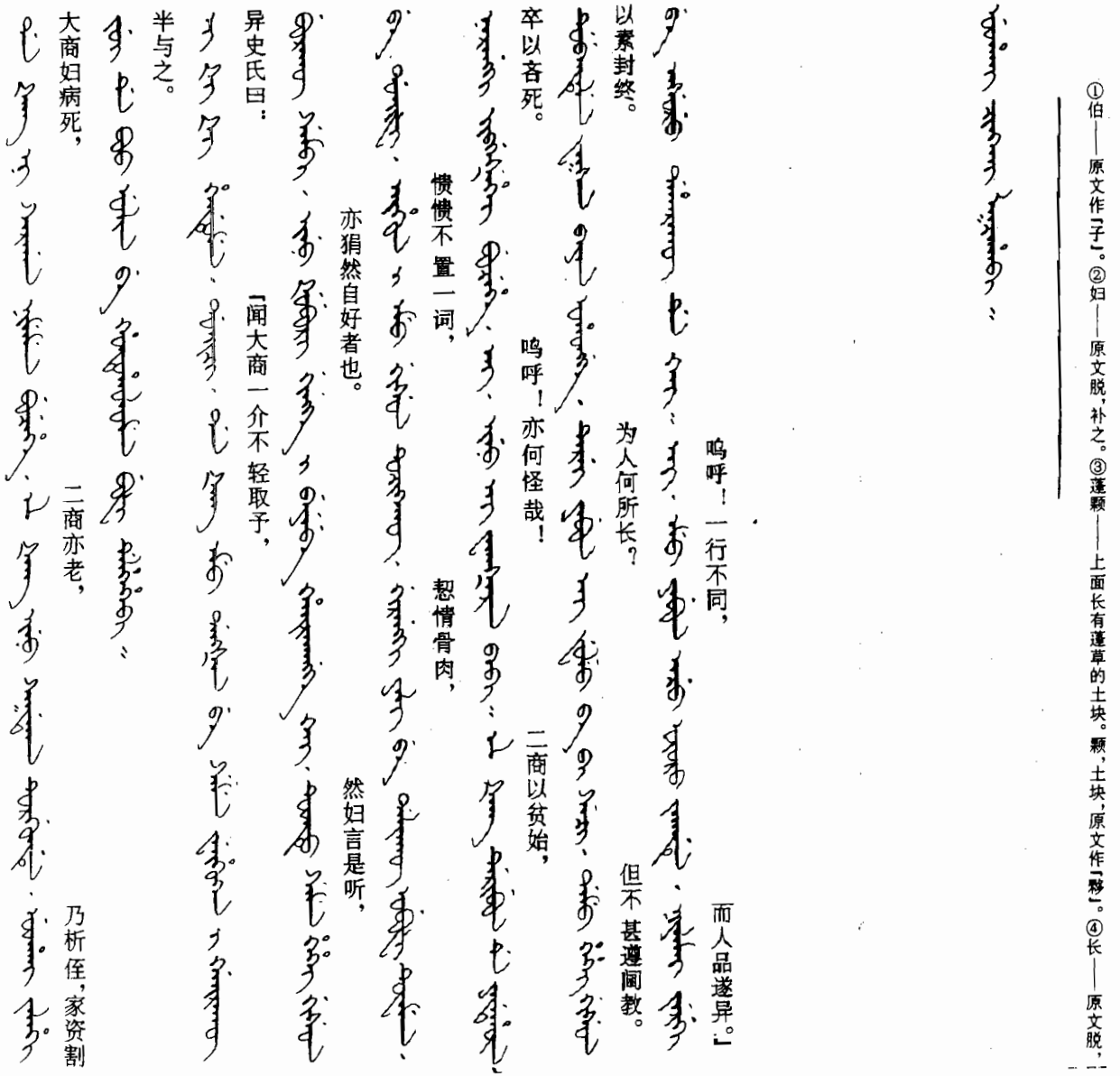
以重直啖第主，

始得

使丑儿相从，

长④舌妇余甚憾之，

勿顾也。」



补之。

①伯——原文作「子」。②妇——原文脱，补之。③蓬颗——上面长有蓬草的土块。颗，土块，原文作「稞」。④长——原文脱，

何劳穷问？」

于心好之，遂与寝

「君视妾，当非能咋噬者，

于知非人，固诘里居。

女曰：

视之，绿衣长裙，婉妙无比。

赞曰：

「于相公勤读哉！」

于惊起，方夜披读，

忽一女子在窗外

于生名璟，字小宋，

益都人。读书醴泉寺。

绿衣女

君必欲之，请便献丑，

但只微声示意可耳。」

曰：「妾非吝惜，恐他人所闻。

恐消君魂耳。」

于固请之。

必能消魂。」

女笑曰：

「不敢度曲，

于曰：

「卿声娇细，倘度一曲，

一夕共酌，谈吐间，妙解音律。

更筹方尽，翩然遂去。

由此无夕不至。

处。

罗襦既解，腰细殆不盈掬。

「卿何疑惧之深？」

笑曰：

绕屋周视，

乃入。

生曰：

歌已，

启门窥曰：

「防窗外有人。」

而静听之，

宛然滑烈，

动耳摇心。

声细如丝，

裁可辨认。

不怨绣鞋湿，

只恐郎无伴。」

「树上乌臼鸟，

赚奴中夜散。

遂以莲钩轻点，

倚床而歌云：

徘徊复返曰：

「不知何故，

只是心怯。

更漏既歇，

披衣下榻。

方将启关，

何遽云此？」

女稍怿，

复相绸缪。

于慰之曰：

「心动眼瞤，

盖是常也，

「妾心动，

心动，

妾禄尽矣。」

殆止此乎！」

于急问之，

女曰：

既而就寝，

惕然不喜，

曰：

「生平之分，

「谚云：

「偷生鬼子常畏人。」

妾之谓矣。」

哀鸣声嘶。　　于破网挑下，

举首细视，　　则一蛛大如弹，　　捕捉一物，

四顾无迹，　　声在檐间。

女号救甚急。　　于奔往，

寂不复见。　　方欲归，　　忽闻

君方归。」　　于曰：「诺。」　　视女转过房郎，

女曰：　　「君烦望我，　　我逾垣去，

乞送我出门。」　　于果起，　　送诸门外。

已乃穿窗而去。　　自此遂绝。

出伏几上，　　走作「谢」字。　　频展双翼，

始能行步。　　徐登砚池，　　自以身投墨汁，

捉归室中，　　置案头。　　停苏移时，

去其缚缠，　　则一绿蜂，　　奄然将毙矣。

岂不善所能绝耶？

横如故。

尚有二十余年天禄，

归语夫人。

计一人终年仅食面二十石，

「君再食米二十石，

面二十石，

天禄乃终。」

能知人禄数①，

诣之。方士熟视曰：

殊不听信。

适有方士，

某显者，

多为不道，

夫人每以果报劝谏之，

禄数

①禄数——指寿数。②除中——病名。《伤寒论·辨脉阴病脉证并治》：「若中气将绝而反能食者，称为「除中」，属危象。」

死矣。

而旋饥，

一昼夜十余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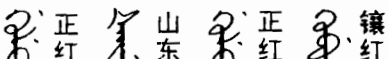
逾年，

未及周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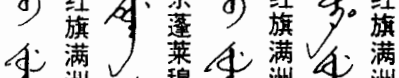
病「除中」②，

食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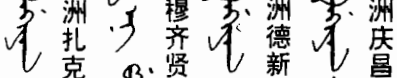
正红旗满洲松林鹤汀　续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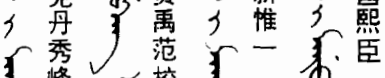
正红旗满洲长兴祥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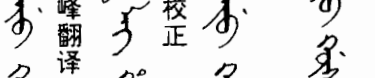
镶红旗满洲庆昌熙臣　恭订



正红旗满洲德新惟一



山东蓬莱穆齐贤禹范校正



正红旗满洲扎克丹秀峰翻译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吉旦，五费居士题

三韩才子之一快事也。是为序。

订正，仍恐不能尽善也。唯期博学君子阅后，去非存是，使无微瑕。倘能与同好与共，亦为逢花开月明之际，辄取一册翻阅，择其易晓之篇译之，日居月诸，积累若干篇。虽求诸师友此文思悠然涌起，不揣己之才学浅疏，置他人齿冷于不顾，于丙戌年盛京工部主事任上，每也。后寻得先师明右圃先生所译《花神》等四篇阅之，果然神传于形外，恰合文中之奇。由之妙旨玄理以清文译出，或益能显扬前贤所创之佳境，亦未可知。然立意虽久，尚未敢着笔善，乃至于戏谑、理谕诸言中，皆寓劝善惩戒之道，实乃有功于名教矣。愚窃思，若将此书异》。此何故耶？盖此书效司马迁之志，取《春秋》之义，诸凡弘扬通达喻世警人、改过迁谋差行事耳。不意考取翻译举人，再中翻译进士。公余之暇，浏览诸书，尤爱读《聊斋志呼，何其圣哉！仆禀性鲁钝，未尝通览经文，亦不习诗赋，因家贫年壮，故暂习清文，聊以现，奉旨逐次翻译四书五经、纲纪渊鉴诸书，启迪后人，故千载未睹之奇书由此始焉。呜清文，乃我朝本土之语言，而其形合阴阳，其音通律吕。于是乎主事之巴克什陆续涌

附 录

《择翻聊斋志异》序（汉译文）

好者。

求考订。慨然许诺，不惮寒暑，细心丹黄，而余受益实多。今付之剞劂，故列书首，以示同就，已隶旗籍六品。此或可遂其投笔之志，而乘长风破万里浪耶！余有翻译《聊斋》底稿，因尝与穆禹范、长祥圃、德惟一为友，以道义相切劘。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不得已而小庆公，镶红（旗）满洲世胄。名锡，字熙臣，余之老友也。其人品行方正，学问淹博，

扎克丹拜识

庆锡小传

范修饰润色之力也。故作小传，冠诸书，以志不忘，并晓同人之意云尔。

扎克丹拜识

异》底稿，亲往就正，忻然乐从。于是恨相知晚。彼此切劘，始克成编，公诸同好。此皆禹学之暇，益肆力于清文，十数年已登岸矣。虽老师宿儒，有所弗如也。余有翻译《聊斋志水之需，惟资舌耕。既乃颠连不偶。戊戌初秋，淮部议入籍顺天。绛帐甫设，生徒云从。典之。若有夙缘，及至年壮，以母老家贫，聊应亲藩记事。不图落落难合，遂尔甘考蓬苑。薪直，见义必为，威武不屈者也。方其少时，读书塾中，见有肄清文者，心甚忻慕，亦兼学

穆公，登郡蓬莱人，名齐贤，字禹范，号友莲，余之忘年交。其人天资纯粹，秉性腼

禹范小传

五费主人识

刻书传世最为难，镪俸倾箱且未完。幸有鹤汀能继志，公诸同好心始安。

偶题

铙，安见今人不若古人耶！余甚欢乐，故作序作诗以志之。

矣。昔汉字《聊斋志异》，出资鹤事者鲍子以文；今余清文《聊斋志异》，鹤汀又能慷慨续际，适吾胞侄名松林号鹤汀，来自和阗，闻知此事，情愿倾囊，以竣此役。可谓善继志者因求同志，与之商确，率皆摇手咋舌，不敢承当为辞。余欲罢不能。既竭吾才，正在踟蹰之《聊斋》，择翻甚伙。后遇穆子禹范诸公，各竭心力，始克成编。今欲付剞劂，而迫于力，夫天下之事有易为之者，亦有难为之者。易为之者，心力，难为之者，财力。余性癖嗜

序

扎秀峰识

讨论，得其力者居多，诚所谓青出于蓝。以志欣乐云尔。

荣多多矣。余有翻译《聊斋》底稿，因浼穆子禹范斧正，约二子考订，以匡不逮。皆能搜罗敢当师，请为友。彼皆不肯，遂以世交论焉。不意三二年间，学业优足，累擢高科，余之余祥圃、惟一，余之世交也。二子聪明颖秀，受教于明师，铮铮有声。后欲从余学，余不

祥圃惟一小传

文，皎若列眉，洞若观大，凡聊斋未传之神，罔不曲为绘之，先生之为文，可谓三伐毛五洗倦。尝以《聊斋志异》自娱，悦其文辞藻丽，因择翻数卷，欲付枣梨，以公同好。锡读其摩，独得妙诀焉。先生年近古稀，仕至台谏，公余之暇辄流览古今书籍，愤学之志老益不于胸中，洵所谓枕经葄史、佩实衔华者矣。尤癖嗜清文，以翻译成名，故寝馈于斯，精意研

秀峰先生者，锡师事之有年矣。性刚介，好学虚心，凡六经诸子、人情事故，无不洞悉

序

时道光二十八年岁在著雍涒滩律应太簇，穆齐贤拜识

序。

一契。不禁临文感慨，莫喻于怀。若夫翰墨之雕镂，国书之刻画，又其糟粕余绪者欤。是为鸦，讵能增华岳之卷石，益沧海之勺水也哉。顾扎翁心乎斯民之热中，百数十年与留仙若合经悉能穷其理义，固先正之功臣，来许之师范也。乃妄参己意，谬易数字。而余之泼墨涂深惧弗胜，逊谢未遑，而翁意转恳。敬而读之，妙不容赞。片言只字莫不探其根源，入史出蓬茸，出所翻《聊斋志异》一编，挽余正亥豕，且曰：此吾五更灯草一腔心血也。第余荒陋，万世之下，意良厚也。嗣是名贤多为训诂刊刻传布，而支流浸广。戊申上元，秀峰扎翁停车述托奇异之空言，昭伦常之要道，彰善瘅恶，树之风声。所以振斯民于三代之上，绵圣学于之司牧，莫不各有当然之则；抱道知命之士，未必以田野之优游遂忘庙堂之忧乐也。故其著

余于熟经后，窃取聊斋之书而读之，慨然叹曰：留仙其心乎斯民者矣！盖上天生民，立

五更头。经阅几春秋，推敲方成就。虽灾梨，以垂后，窃恐鲁鱼篇内有。尚希识者指南修，笔墨馈，几时休？嗜奇书，苦穷究。聊斋一部，脍炙人口，仔细择翻百余首。功夫大半

自题辞

受业长兴
德音泰拜识。

望博雅君子，如不嗤余二人有附骥之羞，则幸矣。

之讹舛，字句之脱落，因忝列门墙，袜线不弃，命之详加校雠，以冀免鲁鱼亥豕之讥焉。惟纯粹精华，皆寓于是书矣。虽不敢仰邀高明之赏鉴，或可为来学之一助耶。然恐其中有笔画一书，尤夫子之酷好者。遂择翻百十余则，经营辛苦，几历寒暑，方始脱稿。而夫子一生之

秀峰夫子，余二人之清文业师也。夫子之于清文，如性命焉。而蒲留仙之《聊斋志异》

序

时道光戊申年夷则望后谨书于槐荫山房，愚侄庆锡拜撰

生颇不见弃，同人亦忿愚之，故勉从附骥焉。冀高明恕其固陋，不嗤为门外汉也。是为序。哉！虽然诸君皆科甲知命之士，锡识拘才浅，夙钝于学，何敢以鱼目混珠，致滋笑柄。然先雠，使无毫发遗憾。而后已并许附名简端，以垂不朽，则先生之灵心逊志，加惠后学为何如见其经义湛深，清文渊海，私衷倾慕，因乞为考正鲁鱼，厘定亥豕。复命我二三子详加校髓矣。然意不自倍，犹欲质诸博雅知命之士，以就考证。友人穆子禹范，为翻译名下士也，

ISBN 7-228-02932-1/I·1051
24.75 1—400
1994 7
1993 12

无点金之能。漫把酒资樽节，陆续付梓以行。

择翻《聊斋志异》，灾梨半部告成。工料价昂难继，劝将是役暂停。中心曜曜不已，恨为跋。

五费居士题

跋

传，文长雄踞一时，必待中郎而后著。自今而后，焉知无慷慨同志之士，续刻其余乎！是暂刻数本以问世。唯望海内诸君，勿以不全哂之。此正所谓昌黎文起八代，必待欧阳而后同志。与之商榷，率皆摇手咋舌，不敢承当为辞。繁，岂不欲哉吝其财力耳！余故节俸廉，聊斋，择翻甚伙。后遇穆子禹范诸公，各竭心力，始克成编。今欲付剞劂，而迫于力，因求夫天下之事有易为之者，亦有难为之者。易为之者，心力；难为之者，财力。余性癖嗜

五费居士题

即事

搜罗讨论几经时，各尽其心罄所知。敢与柳泉垂不朽，无非开卷解人颐。
古稀年近性尤痴，镇日钻研苦构思。幸遇友莲多助我，发挥精蕴妙文词。
劝君薄饮且翱翔，世事无非梦一场。唯有立言兼立德，芳名博得后来香。
只因坎坷译奇书，虽有愁怀亦自舒。理义悦心贤者训，此中滋味美堪茹。

愚合先酬酒数瓯。

满汉合璧

聊斋志异选译

蒲松龄著

扎克丹译　永志坚校注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邮政编码830001）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4.75印张 2插页 395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

ISBN7—228—02932—1/I·1051　　定价：9.05元